

天豹图（清）不题撰人

不题撰人。有嘉庆十九年（1814）半胜书坊刊本。开头序前半叶缺，署“嘉庆阙逢阉茂畅月三影张氏题于鹭门醉月轩书屋”。半叶十行，每行二字，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又有英秀堂刊小本，有道光丙戌张某序；又有民国二年萃英书局石印小本，书题“绣像剑侠飞仙天豹图”，六卷四十回，正文半叶二十行，每行四十三字。有人物绣像四叶，藏天津图书馆。

《天宝图》几无淫秽描写，也少神魔鬼怪，然也遭禁，可见清时禁书之荒唐。料是为书中的皇上、太子与草寇共处，天子与百姓称兄道弟，有违封建纲常。是书写世道不平，非仗状元及第，清官巡查而得雪，而是以遭害之人，共同协力与恶斗争而维持正义，在古时小说少见。虽假皇帝贵戚与民结义，但与《水浒》、《西游》中的抗恶精神有相通之处。只是亦染有英雄美人的恶习，为使英雄人物光彩，不惜重复安排几个女子出场就使小说在艺术成就上大打折扣了。

原序

- 第一回 赛专珠施仁济困 净街王伏霸凌贫
第二回 玉珍观英雄病笃 万香楼烈女全贞
第三回 铁罗汉活擒侠士 小孟尝夜困园林
第四回 撞生巧计贪欢放火 仆察机关挟恨搜查且
第五回 救火失了孟尝君 报恩险遭大恶主
第六回 花子能堕楼埋计 李荣春寄迹邻房
第七回 花虹挽妻惊绣阁 赛金设计辱嫂嫂
第八回 卢赛花伤情成怨 李荣春女扮回家
第九回 万香楼花虹三上 沉香阁恶妇阴谋
第十回 花府中姑嫂大闹 绣楼上闺女盟交
第十一回 相府中恶妇求情 玉珍观英雄病愈
第十二回 拖必显大闹花府 曹天雄已归黄泉
第十三回 女结盟赠金违别 净街王聘师报仇
第十四回 必显兄妹谢恩人 子能夫妻再设计
第十五回 小吕布思兄探望 曹天吉误打花家
第十六回 施碧霞神针救兄 飞天义别妹辞灵
第十七回 秦氏玩花楼图趣 曹通养性获奇缘
第十八回 思谊盟独自无聊 触好情毒意残姑
第十九回 义婢含冤藏宦宅 恶妇逞毒败门风
第二十回 送回阳赛金附身 闹酒楼英雄聚会

第二十一回 田御史按临扬郡 陶天豹密探花楼
第二十二回 玩花楼奸淫难遁 巡按堂铁面无私
第二十三回 花子能被羞进京 卢赛花逢妖受毒
第二十四回 陶天豹得铜求师 万花山老祖炼丹
第二十五回 张环露泄施家信 花虹到京谋私仇
第二十六回 锦章欺君害忠良 素娘恶夫思娇儿
第二十七回 一奉旨奸臣私托 两筵席孽兽图欢
第二十八回 李荣春甘心待戮 李国华置席谢恩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终成呆汉 佞残忠激动寇心
第三十回 施碧霞亲行讨救 众好汉聚议下山
第三十一回 陈松遇鬼会英雄 汤隆搬家归寨主
第三十二回 天齐庙私议路径 三英雄劫取钦犯
第三十三回 邱君陞怒发加兵 强四爷搜捕受辱
第三十四回 李夫人婆媳自投 卢赛花女扮男妆
第三十五回 汤胜姑活捉锦文 施碧霞喜见荣春
第三十六回 元宰未会先讨敌 君陞回朝奏情由
第三十七回 梅素娘贪欢杀主 花子能绝欲探亲
第三十八回 必显计议抢景凡 汤隆意外擒花虹
第三十九回 荣春救驾进仙丹 锦章全家刑正法
第四十回 晏平侯会轴完婚 太平王荣归团圆

原序

若夫指帝天而喻美，赋云雨以传奇，此固小说家铿金戛玉，多存嫵婉之词，是世人之不可与庄语也。然谓柳絮之才罕柏舟之操，如云之媛罔崩城之烈，辞华之嫵多同车之行，苙罗之姝靡坐台之守，窃香之姬无坠楼之志，琴心之女乏投梭之贞，何哉？竹箭不花，芙蕖寡节，岂非骚人墨客借古人以浇胸中垒块也。细阅此书，寓旨隐跃，如讽如嘲，全在浩然之气耳。观施碧霞卖身葬母，陷入虎穴，终保完璞；李荣春仗义疏财，临大节而不可夺；花锦章专国柄残害忠良；花子能倚父势导情恣欲，强占人家三十一女，难逃冶女淫风，不保妻子；父子聚，忝不知微，尚欲弑君僭位。若非万花老祖预知、陶天豹指点，诸英雄何知救驾，奸相满门焉能伏诛，则施必显之辈聚集蟠蛇山岂不几几终为草寇也耶？予观古今书籍多无如江如海之才，儒墨旅人集倾国倾城之句，未若此《天豹图》一书，包罗忠孝，罔乖大雅，其胆豪神隽可及也，其浩然之气不可及也。是为序。庆阙逢阍茂畅月三影张氏题于鹭门城东醉墨轩书

屋。

第一回 赛专珠施仁济困 净街王伏霸凌贫

诗曰：雨断云归甫作晴，夕阳鼓角动高城。客愁正得酒排去，草色直疑烟染成。莺为风和初命友，鸥缘水长欲寻盟。不须苦问春深浅，陌上吹箫已卖常话说大明成化年间，扬州府江都县有一官家子弟，姓李名芳，字荣春。因他为人慷慨，仗义疏财，济困扶危，怜孤惜寡，就是远方之人流落到此不能归家的，就来李府向他求借，荣春无不相助其盘资，送他归家，故人人赠他一个美号，叫做小孟尝君，又一别号为赛专珠。扬州一府无一个不知其名，无人不感其恩。况他祖公三代俱为司寇、司农，父、叔二人亦受司徒、司马之职，俱皆作古，家中只有夫人文氏在堂。李荣春娶妻淡氏，完婚三年尚未有子。荣春在家勤苦读书，今已中了解元，因老夫人在堂，不忍远离膝下，所以未曾进京赴试。又且家资百万，有进益，无亏损，真是日进千金，凡此且按下不表。且说那日乃是六月初三日，李芳吃过早饭。天气炎热，意欲到海丰寺与法通长老闲叙凉爽。遂到内堂禀知夫人说道：“孩儿欲到海丰寺与法通长老闲谈，不知母亲可肯准孩儿去么？”李夫人就说：“我儿去去就来。”李芳说：“孩儿知道。”遂别了夫人，来到书房，换了衣服，带了两个家人，一个叫做来贵，一个叫做三元，随了李芳来到玉珍观前。只见围了许多人在那里看，不知这看什么？李荣春道：“三元，尔上前去看那些人在那里围住看甚么？”三元走上前一看，只见观门里坐着一个女子，低了头，前面放一条板凳，上面放一张纸，那纸上写着：卖身人施碧霞，家住在山西平定州人氏。父亲乃是山海关总制，因被奸臣花锦章陷害，奏请被斩，家资产业一尽搜去，因此一贫如洗，只存母子三人，靡处求告。今欲要往宁波投靠亲戚，谁知来到此地，母亲一病身亡，哥哥现又卧病沉重，不知人事。奴家举目无亲，无奈何只要卖身，以备棺椁衣衾之费，免得母亲尸骸暴野。感恩不荆买去之后，奴家只愿为婢，不愿为妾。三元举眼观看，心中想道：“原来是个孝女。”遂走回身来到李荣春面前禀告：“大爷，但前面乃是一位小姐，因要往宁波去探亲，为因到此母亲病死在此，无钱收埋，故要卖身葬母的。”李荣春听了心中不忍，就叫三元：“尔去与他说，叫他不要卖身，我家大爷乃孝德之人，闻小姐言此，不忍其心，欲助银子五一两以为收埋之费，免致小姐卖身。”李荣春又叫声：“来贵，尔回家去禀知太太，说我要取银子五十两来助施小姐，以买棺椁衣衾收埋他的母亲。我要先去海丰寺。”来贵道：“小人晓得。”遂即回家去取银。再说三元来到观前，只见一个道人立在施小姐身边，三元见了，叫声：“道人，尔那里来？我有话对尔说。”道人见有人叫伊，应声就说：“谁叫小道？”三元道：“是我。”道人一见：“原来是李府小大叔呼唤

，小道未知有何吩咐？”三元道：“我且问尔，那施小姐到此，死了母亲，病了哥哥，尔就该代伊一走，来我家见我大爷说知，为其求借，怕没有银子与他使用？安可置其官家之小姐亲出卖身，这是何意思？”道人应说：“小大叔，尔有所不知，小道亦曾向他说过的，尔家大爷为人甚好行善，向其告贷必然见允。施小姐道：”人生世上，素无相识而走贷于人，其理所无。虽李大爷有片心行善，但与奴家老爹在日无瓜葛之亲，并非相知之友。而今我虽落难，母亲身死，哥哥病重，若到其府求借，得了银子而来费用，然夫人在于九泉之下必知此情，心亦不安。‘以此执意不肯去府上与尔家大爷求借。’”三元道：“这也罢了。如今尔可去对小姐说知，叫他不必卖身，我家大爷见了十分不忍，已差来贵回家取银子，我亦要去助他买的棺槨衣衾来与小姐相帮，尔先去对小姐说知。”道人应说：“如此甚好，小道去说与小姐知道了。”三元道：“我去就来。”此且不表。且说道人走入观里来说道：“小姐且进去，有个好主顾尔不要卖身了。”道人又说：“列位请散了，此女子有人买了。”那些看的人见说有人买他，各人自己散去。列位看官，尔说这个道人为何不说明白？其中有因，所以惟言有个好主顾一语，乃因施小姐不肯白受人财，他故出此言，欲全小姐之意。若是说明，小姐又不肯受人财，而今天气甚热，致及夫人身尸臭坏，如之奈何？故道人只说有主顾，使施小姐不知头脑，等其收埋夫人事毕方要讲明。此且勿言。单说施碧霞听了道人说有主顾了，便立起身要进房去，谁知才立起来，遇着冤家对头的人。那小姐彼时坐的，低了头，面却向内的，而今欲起之时，将身一转，面却向外而起的，起得不早不迟，却被个人看见了。尔说这个人是谁？原来此人姓花名虹，字子能，伊父亲名叫花锦章，官居当朝宰相。又有三位叔父，皆为巨官：其二叔名叫花锦文，官拜九州招讨使；三叔名花锦龙，官居太子太保，兼管总漕；四叔名叫花锦凤，乃先王驸马，是当今皇上的姊夫。那花子能恃其父叔之势，靡所不为，又是色中的饿鬼，赫赫的名声，年纪二十余岁，生性狠心狗行，正是：倚恃父叔官高显，威势拿来作泰山。那日花子能亦因天气炎热，心中郁闷，欲到街中闲走玩耍，若有遇着美貌的佳人，他即时就叫家人抢了就走，故人家妇女见伊一到，宛如鼠见猫一般，走得无踪无影，无处栖身，关门闭户。起他一个绰号，人人叫他“净街大王”，因他一出街上，成条街成条巷遂即肃静，并无一人敢与他作对，所以人人叫他“净街大王”。他家中小妾三十一人，妻秦氏，乃当朝镇殿将军秦泰之妹。那许三十一个小妾，只有三个是买的，其余二十八人俱是人家抢来的。凡他所有抢来女子，若中意留在家中永不许出门，若不中其意的，不过奸淫一两月就打发回家去。正是：佳人不敢窗前立，秀女闻声亦闭门。所有人家女子被他抢去，即告于本官，官府见是花家名姓

，随批不准，故此处的人见官府怕他亦莫他何，惟是避他而已。此且按下。

再说花子能走到玉珍观前，忽见了施碧霞，心中大悦，口称“好个女子！”那花子能带了四名家人前来，一个名花吉，一个名花祥，一个名花荣，一个名花福。花子能道：“花吉，尔将道人叫来。”花吉闻言即走上前叫声：“道人，少爷叫尔。那道人见是花子能叫他，心中暗暗叫苦道：“又冲犯着这个色中饿鬼，却如何是好？”没奈，叫声：“小姐先进去，贫道就来。”慌忙走上前道：“少爷呼唤小道有何吩咐？”花子能道：“我且问尔，这个女子那里来的？”道人应说：“他乃山西来的。”花子能问道：“他来此何事？”道人应说：“他为有一个亲戚住在浙江宁波府，伊要往宁波去探亲的。”

花子能道：“尔这道人好不正庄，尔乃出家人，焉得窝藏妇女？快快说来。”道人答道：“少爷休得取笑，内中有个缘故。他母子三人行至此所，母子俱病，无处投宿，兼盘资费荆贫道乃出家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有一间空寺房屋，故借其母子暂宿一夜。不料其母子身中乃染疾病，故有多赘日，却是无奈何的。此女子之母昨夜西归，收殓之费一毫无有，故小姐愿将其身出卖，更言甘作人婢，不作人妾。”花子能道：“甚么小姐？”道人说：“少爷，尔有所不知，伊家老爷在日曾为山海关总制，小道故称其夫人、小姐。”

“花子能道：”蚂蚁之官，甚么稀罕？那卖身女子叫做甚么名字？”道人道：“他姓施，名碧霞。”花子能道：“碧霞，碧霞，必定伏侍我少爷。”就叫花祥：“尔快去叫轿子来接施碧霞回去我府中。”又叫花吉：“尔先回去吩咐家人，嘱其府中铺设整齐，张灯结彩，等我少爷回来成亲，而今凑成一盘象棋。”何言凑成？因府中小妾有三十一人之数加之施碧霞，合算岂不是一盘三十二之象棋子乎？那花吉、花祥分头而去。道人心中暗想道：“怎么一句话也无，竟然用强抢去？怪不得人人号他叫做净街大王。也罢了，待我说出李荣春来，看他如何。遂即说出，叫声：”少爷且停，这个施小姐已经李荣春买了。“那花子能听了一时大怒，应道：”尔这贼道人，可晓得我花少爷么？天不怕，地不怕，除了君父外还怕那个？尔就将李荣春要来挟制我么？“一连将两手掌，打得道人两手捧面，叫道：”少爷不要怒气，是贫道说错了。

“那花子能即刻叫：”花荣、花福，将这贼道人拿去送在江都县，打他四一大板，枷他四个月，勿许他在这玉珍观出家。“那道人原晓得他的利害，起先说出李荣春是望花子能念同乡之友乎，而且李荣春又是官家子弟，可得相让其面上乎。谁知花子能竟是奸臣之子，无情无义之人，只作不知道三个字，反骂道人将李荣春的名字来挟制，更打了两手掌，尚且不饶，还要拿去送官打枷。

那道人即忙跪下叩求道：“少爷，原是小道不是，求少爷饶了小道罢。

”那花福、花祥在旁做好做歹道：“少爷，念他无知初犯，饶了他罢。”花子

能道：“若下次再如此，定不饶尔。” 花福道：“道人快叩头拜谢少爷。” 道人连忙叩了四头，爬了起来道：“请少爷里面坐。” 花子能走进观来朝南坐下，道人连忙拿茶拿糕请少爷吃点心。花子能吃了两块糕一杯茶，只见花祥押了轿子已到。花子能叫声：“道人，轿子已到，快叫他上轿。，，道人应说：”待小道去请他上轿。“那道人随即一面走又一面想，口称：”花子能啊花子能，尔何故为人太不良心？他母死兄病无人看待，尔一见立刻要抢去。我若向小姐说明此事，第恐小姐不肯上轿，原是我的干系。罢了，但事到其间也顾不得小姐。“遂走到内房来。谁知后面花子能也随他进来。那花子能因方才看不甚详细，所以此时特随道人进来，原欲再看施碧霞。谁知施碧霞跪在床前面朝里而泣，花子能却看不见面，只见他的背后而已。 忽见旁边卧一个青面獠牙红须的大汉，大叫一声“暖哟！”花子能一见回身就走，花祥、花福说：“少爷，何故如此？”花子能应道：“施碧霞房内有个青面鬼。”花祥道：“青天白日哪里有鬼？此必是人生的貌丑，少爷不必惊怕。”再说道人走进房来，叫声：“小姐休得啼哭，快些上轿，好将银子来备棺木，如此炎天，休得耽搁了。”只因道人怕事，故此含糊而说，也是施碧霞命该如此。正是：为人在世总由天，善恶到头终有报。 话说施碧霞听了道人的话，花容失色，手足如冰，说道：“长老为向就叫奴家上轿？尔看我哥哥，奄奄只有一息之气，昏迷不省人事，就是母亲也须奴家送下棺木然后可去，怎么一些无备就叫奴家去了？”道人听了想道：“如今怎么是好？那花子能强要，施碧霞是一定不能免的，若再迟延，恐遇了李府大叔来到，事又是不妙的，如今只得骗他便了。”遂说：“小姐，尔不晓得内中有个缘故。因本处乡风必须人先到其家，他然后将银付出，如今小姐且去他家，若说夫人收殓，小道自然请一个妇人来与夫人收殓就是，尔家大爷，小道亦自然去请个医生来与他看病，这两件事算在小道身上。”施碧霞听了道人这些言语道：“必要人到才付银付钱么？”道人应说：“正是。” 施碧霞听了，心中好不苦楚，犹如乱箭钻心一般，跪倒在地，叫了一声：“亲娘啊，尔的命好苦啊，若是在着府中好不风光，霁日高车驷马好不威风，谁知被好贼屈害了爹爹，家私抄灭，我母子三人没奈要到宁波投我姑丈家中暂祝谁知来到此处，母亲病危，哥哥亦病，指望母亲病好、哥哥病痊，我心则宁。何知母亲一病而亡，哥哥昏迷又不省人事，教女儿如何是好？更兼又无一钞可用，今日只得卖身收殓母亲。那知此处乡风要人先到他家而后付银，如今女儿去了，哥哥现又得病沉重，无有一个子女送母亲人棺。母亲啊，为何死得如此苦惨？” 说罢放声大哭，抱住伊娘尸首不肯放离。 道人见了也觉伤心，不觉双眼亦下泪来，遂说：“小姐不必悲哭，事到其间却是没奈何的，快些上轿，倘或夫人臭了尸首如何是好？”施小姐

道：“尔乃出家之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念我母子乃异乡之人，把我母亲生成收殓，我的哥哥尔亦应代我请医与他调治。”说完便跪下托付，那道人亦连忙跪下说道：“小姐请起、一切之事小道自然留心代理，不须致意。”

施碧霞才放心，乃立起来说道：“长老，我母亲收殓之时须要请一二名妇人伏侍才好。”道人道：“这个自然。”施碧霞抬头一见，兄长昏迷不省人事，不觉心酸，泪流满面，叫声：“道长，奴家兄长病重，望道长须要小心替奴家延医调治。若得病好，奴家自当报答。倘或有些长短，也要与奴家母亲同在一处的。”道人应道：“小姐不必吩咐，小道自当留心，请小姐快些上轿。”施碧霞心如油煎，三回九转不忍离身，那花祥又来催逼上轿，施碧霞没奈何，只是哀哀哭哭上轿而去。不知此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玉珍观英雄病笃 万香楼烈女全贞

话说花子能见施小姐上了轿，遂喜洋洋的进前跟随了轿而去。道人见花子能同施碧霞去了，心中想道：“小姐啊小姐，非是贫道敢来骗尔，实是出于无奈，若再迟了又恐李府家人来到，若知此事又是贫道的干系。如今只等李府家人来到与他说明，那时随他到花府去吵闹，就不干我事了。”不说道人自思自想，且说来贵回到家中，正吃午饭的时候，遂将此事禀与李太太知道。李太太立即吩咐总管：“取银五十两与来贵去办。”那淡氏大娘道：“婆婆，我想妇人死尸必须妇人收殓才是，不如叫王婆前去伏侍下棺，不知婆婆心下如何？”李太太道：“媳妇，尔说得极是有理。”便叫王婆前去伏侍。来贵与三元同王婆三人走到半路，来贵道：“我去买棺木，三元哥，尔同王婆先去，但此银子必须交施小姐亲收。”三元道：“晓得。”遂一齐直走到玉珍观。三元道：“道人，尔去请施小姐出来，银子在此要交与他。”道人应道：“即交小道也是一样的。”三元道：“要当面交与小姐的。”道人暗想：“料瞒他不过的，待我向他说明个明白，或是或非就不干我的事了。”遂说道：“小大叔，若说施小姐已被花子能抢去了。”三元道：“尔这道人，做甚么勾当惹伊抢去？”道人道：“小大叔，难道尔不晓得他的利害？小道只说得一句施小姐是李大爷买了，他就将两个巴掌打得小道满面通热，他尚不肯歇，还要将小道送交县官去打枷。小道再三哀求才歇，实不干小道之事。”三元道：“歹了，歹了，别人由他抢去，我家大爷周济的人尔也敢抢去了。花子能，尔这狗亡八、小乌龟真不仁，不是我说夸口，别人怕尔，我家大爷是不怕尔的。道人，这里五十两银子拿去快办丧事。王婆，尔进去照顾照顾。我去报与我家大爷知道。”说完，就行如飞的去了。那道人同王婆进房来，道人道：“此位就是施大爷，生成如此奇形怪状，却不要害怕他，我去了就来。”说尚未毕，只见来贵买了棺木已到，道人也将此事对他说明，来贵闻言，一时大

怒，将花子能名姓大叫就骂不绝口，也来帮助道人料理丧事，又请医生来看施必显的病，按下不题。再说花子能押着轿子来到府中，吩咐家人预备今晚成亲物件。此时施小姐轿已到内堂，那三十一个偏房小妾早已闻知娶了施小姐回来，遂大家商议前去接他。那些小妾多是艳妆打扮，抹粉胭脂，走到施碧霞轿前叫道：“小姐请出轿。”施碧霞一看，心中暗想：“为何这些女子尽是艳妆娇娇打扮？看他们这等举动不似上等之人的模样，若是下等之人，又不是这般打扮，奴家到此还是做丫头，为甚么小姐称呼？看此家却是个大官家，只是这三十余人教奴家如何称呼他？”只得叫声道：“列位请。”这些小妾一齐说道：“小姐请。”遂将施小姐引上万香楼。这些小妾道：“小姐请坐。”施碧霞道：“列位请坐。”才得坐下，只见丫头捧了三十二杯茶来，各人吃了茶。又见花子能也上楼来，各人立起身叫道：“少爷来了。”施碧霞也立起来，见他们叫少爷，也随口叫道：“少爷万福。”满面含羞，正要跪下去，花子能道：“不要如此。”一手扶起，再将施碧霞一看，说道：“果然生得妙，还是我少爷的好造化了。”乃执其手叫声：“这里来。”那施碧霞连忙顿脱了手。此时心中已经明白，想道：“他必是官家恶少爷，奴家好比鲜鱼上他的钩钓。不知道人因何瞒我，奴家因时忙意乱，不曾问得明白，被伊骗了来此，看伊行谊乃是不良之徒，不然为何小妾如此之多？奴家自有主意。”花子能叫道：“碧霞尔来，少爷与尔说话。”施碧霞身子却不肯动，只答说：“少爷有何话说？”花子能走上前来，双手拦腰一抱。施碧霞心中大怒，将身一闪，将手一推，将花子能推跌了一跤。花子能爬了起来，心中大怒，骂道：“尔这喧人，敢如此大胆么？我少爷的名声谁人不怕，就是官府也怕我少爷。尔这贱人敢如此放肆。”遂叫“丫头：”将这贱人的衣服都剥了，按倒在床好与我作乐。“这些小妾一齐道：“少爷不必生气，念伊新来的不晓得道理，暂且饶他初次。”又道：“施小姐，尔乃聪明伶俐的人，山西来到此处遇着我家少爷，可知古人说的好：有缘千里能相会。我家少爷因爱尔花容月貌，生得美妙如此，叫尔几次不来他不怪尔，若是我们如此，早已被他打得半死了。我们好比群花劝牡丹，凡为人万事总要耐性。尔可知花府的威风谁人能及他？吃的俱是山珍海味、龙肝凤髓，呼奴唤婢，尔若从了他好不受用。”施碧霞道：“若不从便怎么？”花子能道：“我怕尔不从么？尔今到此犹如飞虫投入蜘蛛网，看尔飞得出去么？”施碧霞道：“淬！休得胡说，尔不可把我施碧霞小觑了，我祖父亦曾做过冢宰之官，就是我爹爹亦受总制之职。奴家算是千金小姐，现虽落难，不致狼狈。况我在上尚有哥哥，日后青云得路，恢复我祖先之职亦未可料，何其欺辱，尔亦不要看错了。”花子能道：“尔说尔家曾做官么？依我少爷看起来犹如芝麻大的官，待我少爷说出来

，恐连尔的魂也唬出来呢。我爹爹花锦章，官封一品，当朝宰相；我二叔花锦文，官居九州都招讨；三叔花锦龙，亦受太子太保兼管总漕；四叔花锦凤，他的官最小，现今是皇上的姊夫、先王的驸马。我名花虹，字子能，莫说是尔，就是文武官员谁不怕我花少爷？”那施碧霞不听此言便罢，听了一时心中大怒、柳眉倒插，暗想道：“原来杀我父亲就是他么？待我先杀了此贼为我爹爹雪些怒气，然后再杀其父叔便可报仇了。”又想一想道：“不可，我杀此贼不难，只奈哥哥病在玉珍观，岂不害了我哥哥，绝了施家香烟？等待哥哥病好再来报仇便了。”遂叫声：“花子能啊花子能，尔这狗奴才，尔这小贼囚，凭尔花言巧语说得天花乱坠，我施小姐是不好惹的。自古至今须当依礼而行，何曾见灭孔门大礼而就犬意？任尔势大如天，我施小姐是不怕的。尔若见机者快些下楼而去，如若不然恐难逃我施小姐的拳了。”花子能道：“尔这不识好歹的贱人，既然愿将身卖，那里有人来买尔？多亏我少爷收留了尔，也有轿子接尔来的，也不为无礼了，反说我灭礼么？”施碧霞道：“啐！奴家母亲身死，奴家卖身收殮愿做丫头，若要奴家为妾，除非太阳西升东沉，水向上流即相从也。”花子能道：“尔休得嘴硬，尔若是和和顺顺便罢，再敢如此硬强，我少爷是不依的。”一面说一面走近身边，一手伸去摸他的乳。施碧霞就将左手撇开，右手一连几个巴掌，打得花子能叫喊连天道：“好打、好打，尔这贱人当真打了我么？”施碧霞道：“就打死尔这贱囚亦何妨？”说声未完，一连两手几个嘴巴，打得花子能眼目昏迷，头眩心痛，一跤跌倒在地上。这些小妾扶起花少爷，个个埋怨施碧霞，说道：“施碧霞，尔休得装呆，少爷是打不得的，打了少爷是有罪的。”花子能气得咆哮如雷道：“尔这贱人，今日敢打主人么？我送到官去打尔下半截来，尔才晓得我利害呢。”施碧霞道：“我是不怕人的，若还说尔是主人，为何逼奴为妾？就到当官奴是有理，凭官判断也不能从的。尔们这一班歪货不要帮其恶、助其凶，大家驶了一帆的风，我是坚心立志不从的，看尔们怎奈何得我。”那花子能家中也有请教师习法的人，学其拳法亦非一日之功，为何一个女子也打他不得过呢？为了酒色太过度，虽然拳好，但奈脚步空虚，况施小姐是个将门之后，武艺精强，那花子能那里是他对手？故被施碧霞连连打跌了两倒。只是心中气恼不过，若要认真呢又打他不过，若要歇呢心中又不愿。回意一想又爱他生得美貌，故假笑脸道：“怪是也怪尔不得，但山西人原是抠蛮的，只是来到此处就比不得尔山西了，尔就应学此处的风俗，万般总要听人劝解。”口里虽是说，两手又来摸他的胸乳。那施碧霞将手一拨按倒在地，等伊爬起来又将脚望花子能屁股上一踢，花子能叫声：“暖唷！”双手捧屁股臀上道：“尔这贱人敢如此撒野。不好了，屎都踢出来了。”又道：“尔们这些贱人坐视不救

，却呆呆立着看视。”这些小妾道：“少爷尚且跌了三倒，何言我等那里是他的对手？”花子能此时发怒如狂道：“尔这贱人好不中抬举，敢如此无法无天么？”尔们将这贱人与我捆绑起来。“这些小妾大家上前劝道：”少爷不必生气。“花子能道：”这个娼根敢如此无礼，将他捆绑吊在花园树上，活活打死他。“这些小妾又劝道：”少爷不必生气，大人莫怪小人之过，今日是做亲不成了，等待三日，我们劝他回心转意便了。“花子能道：”我若不念着众人面上劝解，就将尔活活打死。“遂怒气冲冲走下楼而去，这且不言。

再说李荣春来到海丰寺与法通长老下棋谈叙。那法通长老只得三十多岁之人，兼有道德，更学的琴棋书画无所不晓，虽然是个和尚，往往与俗人来往周旋，就是这些土人因他一团和气，都爱与他相处，所以李荣春常来与法通长老闲谈。那日李荣春来到海丰寺与法通长老着棋，只见三元跑到里面叫道：“大爷不要下棋了，那施小姐被花子能抢去了。”李荣春道：“施小姐被花子能怎么样就抢去了？”三元道：“因被他一见就抢去。如今大爷快到花家去讨了他回来，若是迟缓就无用了，许时就不是原封货。”李荣春道：“胡说！我且问尔，方才吩咐尔的银子可曾挪去么？”三元道：“小人已挪去，本要交与施小姐，因他被花子能抢去故交与道人。”李荣春道：“只要有棺木之费就罢了，施碧霞又非我的亲戚，何必我去取讨，我也不要见花子能这禽兽的人。”这正是：闭门推出窗前月，吩咐梅香自主张。

那李荣春乃仁厚君子，素乃不犯女色，那花子能平生不仁，恃强为胜，李荣春虽然不怕他，奈之何，而去要恐闲人的闲话，知者说我义气，为其路见不平；不识者道我为贪其容貌美丽与之争夺，恐有闲人是言，所以不往，只叫三元回去便了。那三元只望李荣春去花家取讨施小姐回来，他在外面也有风光，亦有脸面，谁知李荣春竟不以为意。那三元心中一想，道：“必须如此如此。”遂叫：“大爷，尔说罢了不去与他计较，依小人愚见是罢不得的，必要向他理论为是。”李荣春问道：“为甚么样一定要我去取讨？”三元道：“那花子能平日作恶多端，今日又抢去施小姐，必然逼他成亲。那施小姐乃总兵之女，千金贵体之人，必知守礼，定不肯做他小妾与他成亲。想花子能强暴成性之人，焉肯干休？如此看来，两个必然打做了一堆。尔想花家人众几多，施小姐乃一个孤身妇女，如何是他对手的？”大爷啊，尔是济困扶危的好汉，必须去救他出来才好，不然就被旁人议论说大爷的人被花家抢去，连讨也不敢去讨，岂不被人笑杀？“李荣春道：”怎么是我的人？”三元道：“施小姐卖身葬母，大爷将银周济他，虽然大爷不要他，在旁人总晓得是大爷买的人了。”三元话说未完，忽然肚痛难当，李荣春道：“尔既肚痛可先回去，我就自去对他讨人。”那三元遂即先回去。李荣春说道：“道长，小生就此告别了。”法通道：“为着

何事如此着急？”李荣春将前事说明了一遍与道长听，那道长亦为其怒气不平，道：“大爷，尔生平未受人欺，今日花家明明要来欺着大爷，但是也还与不还，休得与他赌气，万般事只能容忍为是。”李荣春道：“长老，我想花子能虽然不仁，见了我未必敢甚无礼。”法通道：“虽如此说，我见大爷面色不好，须应以忍为要。”李荣春道：“多谢了，来日再会。”遂别了法通望花家而来。他因被三元激了几句话，所以容貌带怒，那些闲人见李荣春气色昂昂的走，不知要与谁人打架，大家说道：“不知大爷如此大怒与谁冤家，我随他去帮助帮助。”众人齐声说道：“讲的有理。”遂随了李荣春而行。谁知来到太平桥，那桥下新开一间碗店，店门上挂一个莺哥，那莺哥口里叫道：“尔们来买碗，尔们来买碗。”店内伙计因无生理，大家俱在店内下象棋。那李荣春才下了桥，听得莺哥叫得好听，又听得店内说一声：“将军。”又一个说：“不妨，有车在此的。”又听得：“再将军。”李荣春将头向店内看一看，把头点一点，其实是看莺哥并看店中的人，谁知这班人说：“是了，必此店内的人与大爷冤家。”遂大喊一声：“一齐打进去与李大爷报仇。”那店内的人说是白日抢劫，叫救连天。李荣春道：“尔们为着何事把着这店打得如此模样？”众人应道：“与大爷报仇。”李荣春道：“胡说，那个叫尔打的？”众人又应道：“是尔叫我打的。”李荣春说道：“我何时叫尔？”众人见李荣春不坐账，齐说：“不好了，大家走了罢。”一说随各散去，走得干干净净。店主人与邻右各向上前来说：“大爷莫得说了，要尔赔我货价就是赔我此事放释，乃念着尔素行好善，惟以要尔赔了货价。”李荣春问道：“怎样要我赔？”店主人说：“尔不听见众人齐说道是尔叫他们打的？”李荣春闻店中人语此，遂应道：“罢了，尔去算算该的多少钱项，我就赔尔。”那店人约略一算，说道：“计共该银三百八十四两。”李荣春道：“我写一张票，与尔到如春银店取挪。”店主人道：“多谢大爷。”李荣春写完了银票，直向花家而来。但想李荣春不听三元的话还好，一听其言几乎性命险遭火烧。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铁罗汉活擒侠士 小孟尝夜困园林

话说李荣春来到花府门首，叫道：“管门的，尔去报尔少爷知道，说我要见。”管门的见是李荣春，就说：“大爷请人厅上坐，待老奴去请少爷出来相见。”说完，随即人内禀与花子能知道，说：“少爷，李大爷在厅上要见少爷。那花子能因被施碧霞踢着了屁股臀疼痛难当，正在纳闷，忽见管门报说李荣春要见，乃想道：”李荣春从来不到我家的，今日何故突然而来？必为施碧霞之事。也罢，待我出去见他便知分晓。”连忙换了衣服，带了花瑞、花兴二名家人随了出来。管门的报道：“少爷出来了。那花子能见及李荣春，叫声

：”李兄，久不相会了。“李荣春想道：”我亦未尝与他称兄道弟。“只叫声：”少爷，久久不见了。花子能道：”不敢，不敢，我学生何德何能敢承光顾，接待不周，多多有罪，请进内奉茶。“李荣春应道：”请。“两人谦逊了一回，遂携手同行，来到加德堂。这加德堂是第二进的大堂。那花子能与李荣春到堂中，遂分宾主坐下，家人献茶吃毕。花子能道：“请问令堂大人纳福。”李荣春应道：“托赖”。花子能又问道：“令正纳福。”李荣春答道：“颇过。”花子能又道：“老兄近来一向清吉？”李荣春道：“不过如此。”亦回问道：“少爷近来清吉？”花子能答说：“亦不过如此。但思我与老兄均是宦家，彼此又是个富翁，又同乡居住，尊府离我寒舍虽说有二里之远，亦算是隔邻右，为何路上相遇犹如不认得一样，亦无一言相问，却是为何？”李荣春道：“少爷乃赫赫相门，四海名闻，我是一介贫士，安敢与少爷往来？”花子能应说：“又来取笑了，小弟早欲与兄结拜，弟奈山鸡不敢人凤群。”李荣春应声：“言重。”花子能道：“我想李兄虽有百万家资，到底不是自己趁来的，乃承祖先遗下的，故有如此看其太轻。闻得尔近来挥金似土，又听得旁人称兄叫做甚么济困扶危小孟尝君。我说尔这小孟尝君饥不得食，寒不得衣，要他只个虚名何益？尔自己的钱钞日出日销，难聚易散，想其穷人银子借到伊家，儿女夫妻吃饱且醉，使遇诸途，不过叫一声李相公罢了。到尔自己乏时恐怕靡人莫能救尔。不是我胆言，尔宁趁早收了这小孟尝君名号，免致后来自己缺用，许时恳祈他人就难了。”李兄，尔说我说此语是也非也？”李荣春道：“说得不错，只是尊府名门宦族，高车驷马，而且少爷自己作事般般件件达于礼义，惟有一事少爷作差了。”花子能问道：“我甚么事会作错了？”李荣春道：“就是玉珍观施小姐，他因无棺木收埋，是故买身以葬母，我怜其外方之人举目无亲，兼有孝行，助他银子五十两，谁知被少爷将他抢来，恰是有心要来欺我么？”花子能答道：“原来就是这个施碧霞么？他自己情愿卖身，是故我用银买来的，并非抢来，又非是我强占的，尔说甚么抢字来，真是不通之极。”李荣春道：“说那里话，何曾见尔用甚么银买他的？”花子能应道：“怎么没有？”李荣春道：“请问尔使用多少银子？我情愿一个赔还尔两个。”花子能道：“李兄，尔家中使唤丫头不少，为何要来夺我家的人？”李荣春道：“我并非要来与尔争买，他亦非尔家的人，我因念他是总兵之女落难到此，助他几两银子俾他好还乡而去，并非要贪他的人。”花子能道：“既是李兄不贪他的人，一发让我买了罢。”李荣春应道：“这个使不得，望看我面上容情罢，快些放他出来，使他快去送母入棺，俾他兄妹好还乡，也使他感尔的恩。”花子能道：“李荣春，尔好不识事务，真是一个蠢才。我买使女与尔何干，敢来我府中言东道西，尔可自己去

想想看，该有此理抑是没有此理？”李荣春闻言怒骂道：“尔这狗奴才为何开口骂人？尔的一片狼心狗行我岂不知？尔现的小妾成群也可以去得，这个施小姐我劝尔丢开罢。”花子能道：“别个却也可以做得，这个我是定必要他的。李荣春，尔虽会读书，真是不识时务，我也不与尔说了多话。”就叫家人：“尔们快将里面安排齐整，酒筵伺候，今夜我要与施碧霞成亲。”李荣春听了心中大怒，道：“花子能，尔这狗奴才好不近人情，我今日必要尔还出施小姐才罢。”花子能也不答应他，立起身来望内便走。李荣春见他要去，心中着急，向前拦住道：“慢走。”用手将花子能头上一把遂拖了出来。花子能道：“李荣春，尔休得无礼。”遂起一拳望李荣春面门打来，李荣春遂举一手拦过他的拳，一手将花子能按倒在地，一脚踏住背心。众家人见花子能被李荣春如此惨打，大家即要上前来救，被李荣春另开一拳打得众家人东跑西走，走得无踪无迹。那花子能被李荣春踏住背心，要爬起来任他爬不得起，以致受李荣春打的宛如杀猪一般大叫。那李荣春一边打一边问道：“花子能，尔这狗奴才，还是要放施小姐出来抑是不放出来？”花子能说：“放出什么来？”李荣春道：“尔还假呆么？我说就是放出施小姐。”那花子能被打不过，疼痛难当，想要脱身，遂答道：“待我去放他出来。”李荣春道：“也不怕尔不放他出来。”把脚一放，那花子能爬起身来直跑入内，吩咐家人快快将门一尽锁的，自己跑进后花园，一路大声叫道：“教师，教师那里去了？”且说那教师姓曹名珏，字天雄，混名叫做生铁罗汉，乃江西南昌府人氏。尚有一位兄弟叫做曹天吉，混名叫做小吕布赛温侯，本事比着天雄还高。那花子能请了天雄来家为教师，每年束金三百两，在家学习拳捶。虽然学了两年，一则却无甚勤学，二则被酒色过度，以此被李荣春一按就倒。那花子能一路喊进园中来，曹天雄正在荷花池边玩花，只见花子能喊叫而来，曹天雄问道：“少爷为何如此慌忙？”花子能叫道：“教师，不好了，李荣春打进我家来了，打得我身上痛疼难当，几乎性命难保。”曹天雄又问道：“为着何事？李荣春怎敢打上门来？”花子能道：“为着施碧霞起见。”曹天雄道：“施碧霞是何等之人，李荣春怎么为他鼎力打上门来？”花子能见问，遂将前事说了一遍。曹天雄听了，心中想道：“那李荣春乃官家公子，多行好事，济困扶危，人人皆感其恩，就是他州外府亦闻其名。今日为了施碧霞事打上门来，虽然不该，内中总亦有缘故，我想情理少爷必曲，兼恃强行事。待我去向他分解分解，我把好言相劝，释其两边仇恨，免得他二人结怨，岂不是好。”想了一回，叫道：“少爷不必发怒，任他三头六臂也不怕他。”花子能道：“教师，尔不可看轻了他的本事，然他本事实实在利害，须要仔细仔细将他拿来，我好架起松柴把他活活烧死才雪了我胸中恨气。一来教师也顾自己名声，二来尔的本事

高强亦扬四海，我除束修外再添五十两作谢金，尔快去将他拿来。”曹教师应道：“少爷说那里话，小可在少爷府中多谢少爷照顾，感恩不尽，难道一点小事就要加恩说谢？此情小可不敢当。”说完即刻来到厅后屏风边，只见丫头使女并家人们在这里乱跑乱走，喊声：“不好了，打得落花流水。”又有一个丫头说：“不可连白玉的花瓶也被他打破了。”说声未完，只听乒乓一声，白玉花瓶果然粉碎了。那丫头们说：“不好了，可惜三千两银子买这玉花瓶被他打破了。”

不说丫头使女乱乱纷纷，且说李荣春要等花子能放出施小姐，谁知等到半日不见出来，叫了几声又无人答应。李荣春一时心头火发，大叫一声道：“花子能，尔这狗奴才，既然不放施小姐出来，我就要打进去了。”说声未完，将一只楠木的八仙桌两手一摇，扯断两支桌脚拿在手中，将厅上所有椅桌、桌上所排玩器等件尽行打得粉碎，就是壁上挂起名人山水字画也一尽撇破。正值打得高兴，忽见曹天雄走出厅来，喝退众丫头道：“尔们在此看甚么？还不进去。”这些丫头并家人被教师一喝便退去。曹天雄迟迟上前叫道：“李大爷何必如此发怒，可已罢了。”李荣春正打得兴起，暮见里面走出一座小宝塔来。

尔说是甚么小宝塔？原来是曹天雄，因他生得上尖下大，犹如宝塔一般，故有是号。那李荣春因打得发兴、一时心粗，也不问他是谁，举起两支桌脚乱打。曹天雄眼快，一见翻身就闪，便大喝道：李荣春休得无礼，我曹天雄在此。“李荣春问道：”尔是曹教师么？别人怕尔，我李荣春是不怕尔，我若挪此桌脚打胜于尔亦算不得好汉，我与尔手对手拳对拳来斗输赢方算好汉。“说完将桌脚丢在一边。曹天雄本是要来解劝的，今见李荣春要打他，他一时大怒，亦要与他见个高低，遂各人立一门户，尔一拳我一拳，尔一脚我一脚，两人在大厅上厮打约有三五十合未分胜败。

那李荣春起先打了花子能，又打了这些家人，又将厅上物件畅打一回，此时又与曹天雄对敌，这一回虽然力微尚不怕他，还敌得过。谁知厅上被他打坏的桌椅七横八直满地俱是，那李荣春脚被这些椅桌脚缠绊，一时移动不得，被曹天雄两手按住，飞起一脚把李荣春踢倒在地，随用脚踏住背心。花子能在屏风后看见曹天雄打倒了李荣春，遂大声叫道：“众家人，尔们快快将这个小狗奴才捆绑起来。”这些家人慌忙挪索向前围住，将李荣春紧紧捆绑了。曹天雄呵呵大笑道：“李荣春，尔如今才晓我的利害么？”此时李荣春若肯认输了曹天雄，叫声：“曹教师，方才是我不是，今已知罪矣，放我回去感恩不尽，自当厚报。”曹天雄也就放了他回去。

谁知李荣春是梗性的人，死也不肯服输，而且又非是真输的，不过被椅桌脚绊住跌此一倒，故被他拿住，如何肯服？反大喝道：“曹天雄我的儿，尔李大爷非是真输了尔，不过被椅脚害了，被尔侥幸成功，谁肯服尔这狗瘟的门客？尔的本事想来亦有限的，非可夸言，若花家势败，我李大爷要

尔来我书房倒尿甌还不中我意。”曹天雄听了一发大怒，骂道：“尔这无知的狗匹夫，而今被我拿住还敢无礼么？”那李荣春又转看花子能，遂大骂道：“花子能尔这狗奴才，敢拿尔李大爷么？教尔死无葬身之地，尔的子将来为盗为娼。”骂不绝口。花子能被他一骂气得乱跳，叫家人：“尔们快将这贼囚吊在梧桐树上，等到三更时候架起松柴将他活活烧死。”“这些家人答应一声道：”晓得。“遂蜂拥上前，将李荣春拖拖扯扯拿到花园内吊在梧桐树上。花子能又吩咐花瑞、花兴、花福、花禄、花冰道：“尔们大家须要小心看守，休得使他逃走了，明日领赏。”又叫花吉、花祥、花云、花庆道：“尔们去架起松柴，端正松香、硫磺、焰硝，此物件大家须要小心，早备其便，明日一齐领赏。”众家人各各前去办理不表。再说花子能同曹天雄来到书房坐下，又吩咐花荣道：“尔去吩咐管门的，言少爷吩咐：若李荣春家中有人来问，只说他并不曾来，不许漏风。如若漏了风声，也是拿来一样烧死。”花荣应道：“不必吩咐，小人晓得。”尔说花家这些松柴、硫磺、焰硝焉有是便？系平时备办的，若有人得罪了他，便拿来就是放火烧死，不知烧了多少人。

再说花子能吩咐厨房备酒与曹教师贺功，不一时家人将酒席安排，请少爷与曹教师入席，花子能遂与曹天雄分东西而坐，对面而饮。花子能说：“方才若不是教师拿住了这狗奴才，我们家里物件定要被他一尽打完了。”曹天雄道：“少爷说那里话。我想李荣春的本事只好欺着少爷，小可的拳，他怎么便宜得去？”花子能道：“果然好个天生的生铁罗汉，今日俾李荣春晓得教师的利害，今日是他拨草寻蛇惹出来，并非是我无端与他作对。这个若不害死使其逃回，譬如放虎归山，终有后患，不如早将他烧死除了祸根。”曹天雄道：“方才少爷说施碧霞之事，小可尚未明白，其中到底是怎样的还要请教说个明白。”

花子能道：“若说施碧霞的面貌果然是妙不可言，他乃山海关总兵之女，要到宁波去寻他的亲人，谁知到此母亲死了，兄长又病，他故卖身葬母，被我见了接到家中以做小妾。那知李芳敢来我家争夺，强要此人。今日若不是教师将他拿住，还不知要怎么样的打了。此时他乃笼中之鸟，到今夜三更便是落火的鬼了。”曹天雄道：“少爷，这是李荣春自来送命的。”花子能应道：“这叫死而无怨。”曹天雄道：“少爷，那施碧霞既是少爷心爱的人，何不择一吉日以成亲，也是一件正事。”花子能叹了一口气道：“不要说起，可恨这个贱人心性强硬，执意不从，反把我一连三倒。”曹天雄道：“吓，他乃一个女子，怎敢如此无礼么？”花子能道：“我也看不出他有此本事。”曹天雄道：“任他有通天的本事，到此地好似鼠入瓶中出路难。”花子能道：“就是为此，我所以任他倔强，我心无怨，不怕他鲤鱼不上金钩钩。”

不说他二人饮酒谈叙，且说这丫头都说：“可惜李大爷，为着施小姐一人，却

自己身体将以陷入火坑，死在目前。不知他做了多少好事，救了多少的人，今日却叫谁人来救他，我们大家来看烧人。”内中有一个道：“甚么好看？前日我曾看过了，臭气难闻，大家早睡的好。”众人齐道：“不错，早睡的好。”谁知被了一位救星听见此事，想欲来救他。不知此人是谁，能救得他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撞生巧计贪欢放火 仆察机关挟恨搜查

说这些丫头说话之时被一位救星听见了，尔道这救星是谁？原来亦是一个丫头，这个丫头名唤红花，乃花子能妹子花赛金的丫头，因到厨房取热水与小姐洗面，听得此话吓了一跳，双脚一软，手中一松，跌了一倒，把一盆水泼倒在地，满身是水。连忙抓了起来，再到厨房取水。回至房中换了衣服，心中想道：“可怜恩公子有难在花园，无人搭救，想我父母与他为邻，家中贫苦难以度日，母亲常到他家与太太告借，或借钱或借米，幸得夫人宽洪大度，周济穷人，常将柴米钱银或将穿过旧衣裳以及吃完的荤菜都拿到我家来，故此我母子三人得以度命。母亲受夫人的恩惠无以为报，所以将奴送到夫人府中当为使女服侍夫人。那知夫人竟然不要，道：“若如此便不像邻居了。‘决然不肯。后来母亲身亡，又感夫人帮助十两银子、一口棺木成殓了母亲。自从母亲死后，我父亲掩上门就再不到李府了。那知隔壁起火烧了房子，连我的房屋也烧了，无处安身，搬到东门居住，贫苦难以度日。父亲将奴卖入花府服侍赛金小姐，多蒙小姐待奴犹如姊妹。奴想若无李夫人不时周济，连我的命不知到那里去了。如今大爷有难，我红花怎么想一法儿救他才好。自古道：有恩不报枉为人。我必定搭救恩公子才算知恩报恩。话虽如此说，却怎样的救法？若要到他家中去报信，又不能出此大门，就是李夫人在家，那里晓得大爷有此大难？就是我要进园去放他，又有许多家人看守，教我如何是好？”想来想去，肝肠寸断，无计可施，只是暗暗叫苦，心祷观世音菩萨来搭救去。红花呆呆立在房门口，忽听得小姐呼唤，红花没奈，只得走进道：“小姐洗面。”花赛金将水一摸，道：“为何捧冷水来？我看尔鬼头鬼脑，叫尔取热水，尔又用冷水拿来，叫尔取茶，茶也不见，此时还不点灯，没心没绪，不知在外面做些甚么？”那红花一时人急计生，答道：“因为头上一支银钗不知掉到那里，所以在外面寻了一回。”花赛金道：“可寻着了么？”红花道：“因寻不见，所以慌忙。”花赛金道：“这等不小心，想是掉在外面了，可先点灯与我，然后下去寻寻。”红花答应，即先与小姐点灯，又去拿茶与小姐吃。花赛金道：“红花，今夜热得紧，可将窗门一齐开了。”红花道：“晓得。”遂将窗门开了。花赛金将身坐近窗前，红花道：“小姐，”丫头下楼去寻银钗就来。“花赛金道：”寻着也好，寻不着也就罢了，我

再与尔一支便了。“红花说声：”多谢小姐。“急急走下楼来，心内犹如滚油煎的一般，叫道：”天啊！天此时已是初更了，若到三更，李大爷的性命就难保了。天啊天！自古天无绝人之路，难道李大爷一生行善，就是如此死了不成？“

想来想去再想不出一个主意，东跑西望好似要偷东西一般，一心只想要救李荣春，呆呆立在黑暗之处胡思乱想不表。

且说这些丫头妇女家人小使吃完了饭，收拾明白，也有去睡的，也有到各处去乘凉的，因花园要烧人，臭气难闻，这些人都闪开了。只有书房四个人，二名小使服侍花子能、曹天雄饮酒。那花子能道：“教师，今夜可到花园去看烧人么？”曹天雄道：“多谢少爷，小可不去看了。”花子能道：“如此，多吃两杯去睡罢了。”

吩咐花荣、花贵：“不要瞌睡。”花荣、花贵答道：“小人的两个眼睛比月还光呢。”

且说这四个家人看守李荣春，花子能赏他一桌酒，四人在树下吃酒猜拳，甚是高兴，只有李荣春吊在梧桐树上好不苦楚，想着：“家中如何晓得我死在此处？我死固不足惜，只是老母、妻子倚靠何人？可恨花子能这狗男女，我生不能吃尔的肉，死也要拿尔的魂魄。”不说李荣春怨恨，且说这四名家人说：“我们吃完，堆柴草加硫磺焰硝，堆得好了少爷谅也有赏。”这四名家人一面吃酒一面说：“李荣春也是自己不好，为甚么到老虎头上来抓痒？惹了少爷犹如惹了花太岁，如今吊在此处还是一个人，再等一回儿恐怕就要做火神爷了。”花吉道：“他做了一世的好人，不知行多少的好事，今日也不过如此而死。”

花云道：“我实在吃不得了，要去睡一睡了才来动手。”花吉道：“如此尔先去睡，我们吃完还要乘凉。”

花云别了众人要先回房去睡，却打从鬼出房经过，遂大声咳嗽道：“秋香姐，尔不要来怕我，我不曾得罪尔。”列位，尔道花云为何说此几句话？因此鬼出房乃秋香丫头之房，因花子能两年前要与秋香私通，秋香不肯，恼了花子能，被花子能一脚踢着阴户，一时呜呼哀哉。自从死了秋香，冤魂不散，常常出现，人人害怕，走到此处定要叫他两声才敢走过去。前日花子能偶然打从鬼出房经过，天色昏暗，被秋香阻住他的身子，花子能一时昏迷，被秋香一连打了七八个巴掌打倒在地。秋香道：“花子能，尔来得正好，我同尔前去见阎王。”花子能一时着急，高声大喊道：“救命啊！救命啊！”这些家人使女听见都赶上来，连忙扶起救入书房，病了一常连忙请僧超度，礼拜梁王忏，做了道常那里晓得这个冤鬼阴魂不散，任尔怎样的拜佛念经超度，再赶他不去。自古道：人衰鬼弄人。因花子能命将要死，而且家也要败，所以鬼敢弄人。是以花云走过鬼出房，才转得身，忽冲着红花。花云只说是鬼，吓得一身冷汗，喊道：“不、不、不好了，鬼、鬼出现了。”

红花因要想救李荣春无法可救，立在那里想出了神，忽被花云喊此一声，吓了一跳，见是花云才放下心，叫道：“云哥，不是鬼，是我红花

在此。”花云将灯火提高一照，果是红花，叫道：“红花，尔为何一个人立在此做甚么？我险被尔惊死。”红花想道：“花云平日与我鬼打混要想着我，我如今将计就计，骗他叫他救李荣春便了。遂道：”云哥，我在此并无别事，只为等着尔。“花云听了此言满身都是痒，魂飞在九霄云外，心中喜不可言，道：”红花姐，乖乖的妹子，我为尔不知费了多少心机，今日怎能毅得尔自来等我？“口里说，手伸去捏他的手，红花闪过说道：”此处恐有人走来。

“花云道：”要那里去好？“红花道：”尔将灯吹熄随我来。“花云从未做过偷香客，此刻熄了灯火随了红花而走到觉得胆寒发抖。那知走到一个小小井亭，红花道：“云哥，尔看此处可有人来么？”花云道：“人是无人来，只是井神见了岂不要发抖么？”红花道：“啐！休得胡说。”花云道：“不要管他，只是尔往日为何推三阻四？心肠太硬。”红花道：“非是我心肠太硬，只为常伴着小姐，若片时不见就要盘问根由，难以久留在外。”花云道：“为何今夜能得在此？”红花道：“尔有所不知，因今夜小姐先睡了，我所以大胆走下楼来与尔说一句话。”

花云道：“好妹子，真正多谢尔好心肝，只是这里难以成其好事，这井栏杆硬石条难以做快活的风流床，须到我房里去才做得好事。”红花道：“且慢，尔不要慌张，我今先有一句话与尔计议

，若还依得我时，不要说是今夜，还要与尔地久天长的做夫妻呢。”花云问道：“甚么事？尔说总要依尔的。”红花道：“尔若果要与我成美事，可去花园放了李荣春。”花云道：“尔真真说呆话了，那李荣春乃少爷的囚人，要将他烧死的，尔说那里话来？谁人敢去放他出来？如此难题目我却做不来。

”红花道：“尔若不肯，我决不从尔的。”花云道：“尔不从我，我去告诉少爷，说尔要放李荣春出去，那时看尔怎么了？”红花道：“我是出于无奈要救李荣春，故来与尔计议，看尔有甚妙计救得李大爷，尔反要去告诉少爷。若少爷晓得此事，奴的性命定然难保，奴死何足惜，只是与尔夫妻永远做不成了。

”说完，呜呜咽咽的泣个不住，又装出千娇百媚的体态。花云见了一身都软起来，好不难过，道：“何必如此？我是与尔取笑的，尔要与我做夫妻，我岂忍害尔？只是尚有一说：那李荣春与尔有甚情由，尔乃如此着急？尔须说个明白再来计较。”红花遂将前情一一说了一遍，花云听完呆了半晌，想道：“如今此事是怎么好？若还不救李大爷，岂不负了红花的情意？又不能成其好事，况非只此一次，且要与我做长久夫妻，这个必要想个妙计救了李大爷才好。”左思右想，再想不出一个妙计来。

红花道：“云哥，可有妙计么？此刻将近二更了，再迟一更就不好了。那火烧人实是难当，更且臭气难闻，尔要做个好心，想出个好计救出火中人。”那花云被红花说出“火中人”，一时满心欢喜道：“好了，我有计了。”红花连忙问道：“云哥，有甚妙计？”花云道

：“计虽有了，只是要尔帮助。”红花道：“这个自然，尔快快说来，到底是甚么好计？”花云道：“我这个计就是孔明再生，他也料不着的。那花园东边靠墙十二间柴房是无人看守的，我先到柴房内放起几把火来，等火烧焰了，那些看守的人见火发了必然走去救火，我就好去放李大爷，尔却要在花园门口等候，接着了他必要将他藏密才好。”红花道：“何不放了他出去，岂不干净？”花云道：“这个断然使不得，尔不想那大门是落锁了，边门的钥匙也是管门的收了，花园的后门也是锁的，钥匙又是少爷收的，如何放得他出去？如今先藏过了，等待明日夜间再用一计放他出去才好。”红花闻言满心欢喜，说道：“果然妙计。云哥，我帮助尔便了。”花云道：“且慢，尔要将李大爷藏在那里？”红花道：“藏在鬼出房，人人怕着鬼，不敢到那里去搜的。尔道妙么？”花云道：“不可，倘或鬼秋香出现，岂不唬死了李大爷？”红花道：“这也顾不得许多了，如今急似燃眉，快些打点，不可再迟了。”花云道：“这事只有尔知我知，倘若走漏风声被少爷晓得，不但我尔吃饭的处所就要分开了，连我二人的‘性命定必难保呢。”红花道：“这个自然，不必吩咐。”花云道：“如今计议已定，先来成事快乐一场，然后再去放火。”红花道：“此时已是二更了，事已急迫，况且此时我心乱神昏，不能同尔行乐。待尔放了李大爷，那时我心欣意乐才好与尔做夫妻，任凭尔取乐罢。”花云道：“我此时心神也是不定的，罢了，只是事成之后，尔不可又推三阻四，那时我就不依了。”红花道：“这个自然。”花云道：“如今待我先去打听，看他们怎样才好下手。”红花道：“我也要上楼去看小姐睡也未。”花云道：“如此快去快来，我也要去了行事了。”红花见花云去了，也就上楼去看小姐，走到楼上却不见了小姐，遂叫道：“小姐那里去了？”原来花赛金楼窗夕屹一露台，因夏天天气炎热，起此露台好避暑乘凉的，花赛金因坐在窗前觉得热气迫人，遂走出露台上坐着乘凉，所以红花走上楼来寻不见小姐。大声叫了两声，花赛金听见了道：“我在此露台。”红花才走过露台道：“小姐还未睡么？”花赛金问道：“尔银钗可寻着了么？”红花道：“不知丢到那里去，再寻不见。”花赛金道：“不见罢了，我明日再挪一支与尔。”红花道：“多谢小姐，请小姐安睡罢。”花赛金道：“尚早，我还要坐坐。”红花没奈，只得立在旁边呆呆的看，只望园中火起便好去救李荣春，又未知花云能成事否，怀着一肚鬼胎不提。且说花云来到池滩，一看不见一人，想道：“他三个都走往那里去了，难道也去睡了？”又走到丹桂厅上一看，只见东横一个、西倒两个，鼻息如雷，三人都已睡着烂醉如泥。花云看了道：“好了。”又去看花兴等四人，却还在那里吃酒。花云问道：“吃得快活否？”花兴道：“这是少爷赏我们的，尔们也有一桌的。”花云道：“我们早已

吃完了，如今要去睡一醒好来帮助尔们。”花兴道：“再喝一杯方好去睡。

”花云道：“醉了，要先去睡了。”一面说一面走。走回房来拿了皮罩的灯笼，走到柴房内将皮罩提起，拿几把草点着火，每间柴房放几把火，再将皮罩将灯罩好，走在暗处一看，道：“好了，火焰了，再一阵大风来一发妙的紧了。

”花云不过心中如此想，口里如此说，谁知果然起了一阵狂风，风趁火势，火乘风威，一时烈焰冲天。也是李荣春后来有封王之福，故此天助一阵狂风作他的救星。且说花兴等忽见火起，大喊道：“不好了，失了火了，大家快些去救火！”众人一时心慌意乱，救火心急，竟忘记了树上有吊着李荣春。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救火失了孟尝君 报恩险遭大恶主

诗曰：春寒还是暮冬天，败絮重披有虱缘。虽欠高僧分口叠，偶蒙暴客恕青毡。 浊醪盎盎贫犹醉，倦枕昏昏昼亦眠。年少从渠笑里懒，相呼禹

庙看龙舡。话说花云见众人去救火了，遂走到梧桐树下，将身边解手刀拔起来将绳割断，放下李荣春，又将身上绳索一尽割断。李荣春问道：“足下何人，为何救我？”花云道：“我叫花云，乃红花姐教吾来救尔，尔今不必多言，快随我走。”一手携了李荣春就走。且说红花身虽伴着小姐在露台之上，心中却在花园，两个眼睁睁只望着花园。望了一回忽见烟起，心中暗喜，已知花云下手了，便说：“小姐，尔看那边烟起了。”花赛金抬头一看道：“不好了，火起了，看来不远，却似在花园内的火。红花，尔快去看个明白来回我。”红花应声晓得，随即下楼，好似开宠放鸟一般。他一心挂着李荣春，不能前进照顾：却好小姐叫他下楼来看火，正中其怀。急急走到花园，咳嗽一声，花云正寻不见红花，甚是着急，忽闻咳嗽吃了一惊，问道：“是谁？”

红花道：“是我。”便问：“如今事情如何？”花云道：“在此，快些领去藏好了，我去救火。”说完如飞的去了。红花道：“李大爷不要慌忙，随奴这里来。”拽了就走。慌忙之际，李荣春也不问情由，红花也不说甚话，也顾不得男女，带到鬼出房推入房内将门带好，要回楼上去。走不得几步，忽遇着花荣提灯而来。那花荣、花贵二人原在书房服侍少爷，曹天雄酒醉先睡了，花子能叫花荣、花贵打扇，自己又吃了一回酒，问道：“此刻什么时候了？”花贵道：“将近三更了。”花子能叫道：“花荣，尔去吩咐花兴等预备火具，等我一到就要烧了。”花荣领命，提了灯笼走到花园门口，遇着红花。红花才要转弯，劈头撞花荣，啊哟一声，连忙倒退两步。花荣唬了一惊，只道是秋香鬼，也退一步，因听着声，遂大胆上前问道：“是那个？ 黑夜之间鬼头鬼脑在此做什么？”上前一把拿住，将灯提起一照，道：“尔是红花姐，为何在此？”红花道：“快放手。”花荣将手放了，便问道：“尔为何独自一个在

此做什么？”红花道：“我同小姐在露台上乘凉，只见花园内烟火冲天，小姐叫我来看的。”花荣道：“是那个在此快活放烟火，待我告诉少爷打死这个狗奴才。”自言自语的去了。尔道柴房失火，花子能同花荣为何不知？因这花园周围有三十里宽阔，而且火一焰，花兴等俱往救火，花子能又在西北边的书房内，所以全然不知，及花荣来到时火已救灭了。只见花兴如飞的跑来道：“荣哥，不好了，快去请少爷。”花荣道：“为何如此大惊小怪？”花兴道：“因李荣春不见了，所以如此着急。”花荣道：“住了，因何不见了？”花兴道：“我们四人正在吃酒，忽见柴房火起，我等一时救火心急偕去救火，等到火救灭了，回来又不见了李荣春。”花荣道：“花园门可曾开么？”花兴道：“门仍旧锁的。”花荣道：“如此说想不曾出去，还在家内。快些同去禀少爷知道。”红花见他们去了，心中暗暗叫苦道：“我想花荣生性多诈，他去禀知少爷必然要来搜寻，倘若被他搜出，性命定然难保，岂不枉用心机？也罢，我且在此看其动静再作道理。”

且说花家这些隔壁邻右见花家园内火起，个个道：“好了，不要管他，任他烧尽才好。”内中有个乔阿二，他的妻子被花子能抢去，怨恨在心，今见火起，心中大喜道：“我早已说了，他定被天火烧，今日果然烧得好。”傍边有一人道：“乔阿二，快些去领尔妻子回来，再等一回儿就要烧完了，岂不连尔妻子也烧在内。”乔阿二道：“那个贱人如今是穿好吃好戴好，连夜里睡都是好的，真正自在享福，他还想什么丈夫儿女，他那里有想回来？我也不要他了，就是领了回来也被人笑柄道：”这是被花子能抢去干过的了。‘岂不被人说乌龟？’又一个道：”这也不妨，被他抢去的人也不少，难道都是乌龟？这不过被他抢去没奈何的人，非我情愿的。”

“正在说话之间，只见火也渐息了，一会儿也就灭了，众人道：”可惜不烧完，待烧完了才出得我们的气。“这也是花子能平日为人不好，所以这些个人个个怨恨着他。这且按下。

且说花荣、花兴等走到书房道：“少爷，不好了，李荣春不见了。”将前情说了一遍。花子能道：“火烧柴房乃是小事，李荣春要紧，快去搜寻。花荣等众人一路喊入园内，李荣春听见花子能喊进园来，本要出去打死他，又想道：”且慢，要打死他也不难，只是门户甚多，路径不熟，一时恐难得出去，定遭其毒手，岂不负了红花一片好心？罢了，只得暂做痴呆汉，权为懵懂郎。“

且说花子能一路喊进园来，叫家人们快点灯球、火把，各处小心去寻。家人领命，各处去寻，寻来寻去总寻不见。花子能道：“这也奇了。”花荣想道：“他飞了去不成？”又想道：“是了，必是红花这贱人藏去。”便道：“少爷，依小人看来，李荣春必然尚未出去，只要从大门起并各处门户着人把守，不怕他飞出去。”花子能道：“不错，尔们着几个去把守门户。”自己也到各处去寻。只见红花也走了进来道：“少爷寻什

么？” 花子能道：“不见了李荣春，尔可有看见么？”红花道：“什么李荣春？丫头不晓得。”花子能道：“尔既不晓得，不要尔管。”花荣道：“是了，看他如此吱唔，必是他藏匿无疑了。必然藏在鬼出房，他料人人怕鬼，不敢进去搜寻。”叫声：“少爷，可到鬼出房去搜寻。”花子能道：“狗奴才！尔晓我被鬼秋香打了，今又叫我去凑第二次打么？”花荣道：“非是小人多言，鬼出房定要去寻。”花子能道：“尔做头阵。”花荣道：“就是小人做头阵。”口内虽说不怕，心中到底恐吓，硬了头皮走向前去。此时急坏了红花同花云，没法可救，然亏得花云人急计生，随在花荣后面道：“秋香姐，尔不要出来唬人。”花荣本是怕的，又听花云的话，心中一发害怕了，回转身来道：“云哥，李荣春敢是尔藏了？”花云道：“放尔的屁，尔藏过了，到来硬争要来做头阵，为何又转来？只好作弄少爷，我花云是偏不信的。”花荣道：“尔为何说鬼来怕我？”花子能道：“尔们不必多言，我有个不怕鬼的在此。”便叫道：“红花，我晓得尔胆子最大，是不怕鬼的，尔可做头阵。”红花暗想道：“若要推辞，方才黑暗之中被花荣见了，推辞不得。”无奈，只得提了灯先走。那花云想道：“如今怎么好？若再多言又恐被少爷见疑。也罢，待我提醒他一句，看红花怎样。”花云乃大声道：“花荣，尔见了鬼只是跑，尚有何能？”红花听了心中明白，便心生一计，走到鬼出房将手去推门，忽然大叫一声：“啊哟！有鬼。”望后便倒。花云一见也就大叫道：“不好了，鬼来了。”退后便走。大家见红花一倒、花云一走，大家走得干干净净。

红花见众人去了，然后爬了起来道：“幸亏我人急计生，救了此危，只是花荣这个奸贼此时被我唬退了，还恐他回马枪又来搜寻，那时便不好了。也罢，事到其间也顾不得了。”走进房内将李荣春拖了出来，将门闭好，拖了李荣春望内而走。走到楼下，将楼下门闭了，道：“大爷受惊了。”李荣春道：“不妨，且问姐姐为何有此侠肠义气来救我？须要说个明白。”红花道：“大爷小声些，我父名叫王瑞奇，乃是做裁缝的，”与大爷隔壁。奴家贫苦难常，母亲常到府中，多蒙太太为人好心，常常赐银赐柴赐米，有时或赐我衣服荤腥之类，倚蒙照顾，所以父子三人得以不致饿死。后来母亲死了，又蒙太太赐银并棺木方得收殓。后因火烧房子搬到东门，父亲贫苦难以度日，又不好再到府上来告借，只得将奴卖在此服侍小姐，改名红花。今日忽闻大爷有难，吓得我魂不附体，忙与花云计议放火烧柴房，方救得大爷性命。“李荣春道：“如此说，恩姊乃王翠姊了。若非恩姊相救，今夜必遭毒手，何以报恩姊活命之恩？待我回去说与太太晓得，慢慢的报恩便了。”红花道：“大爷何出此言？我受太太、大爷的深恩尚未报得，今夜相救聊表吾心报答而已。如今各处门户俱将人把守，不能出去，只好在我房中暂歇一夜，等明日夜间看看有甚

机会再图出去便了。“李荣春道：”多谢姊姊。“红花带了李荣春走上楼，将自己房门开了将李荣春放入，将门闭好，仍旧去见小姐道：”是柴房失火，今已救灭了。小姐，夜深好安睡了。“花赛金道：”且慢，我还要坐坐。“红花只得与小姐打扇，这且不言。再说花子能寻不见李荣春，心中不愿，叫众人仔细去寻，寻得出来赏银一百两，免一月的差。众人贪着赏，又到各处去寻，搜来搜去再寻不见。花子能道：“花园后门又锁的，前门料他不能出去，各门俱有人把守，难道他飞出去不成？为何不见，必是尔们放他走了。”花兴等道：“若说小人放他这是断然不敢的，就是要去小便大恭都是一个去了一个来、一个来了一个去的，半步不敢放松。都是柴房起火，一时心慌意乱，大家救火心急忘了看守，想是救火之时被他走了也未可知。”花子能道：“如此说难道飞去不成？还是尔寻不到处，再去搜寻。”只有花荣好刁，道：“不必他处去寻，还要去鬼出房去寻。”花子能道：“尔不见红花吓倒么？”花荣道：“如今众人一起打进去，就是有鬼也被我们冲散了。”花子能道：“这也说得是。”便道：“大家一齐向前打入去。”只有花云一人心中着急，想来想去没法解救，只得随众人打入鬼出房内。一看并无半个人影，只有些零星家伙而已，花子能见没有李荣春在内，叫道：“大家出去，将门闭了。”花云此时才放了心。只有花荣这万恶的奴才道：“少爷不必着急，李荣春还在府中。”花子能道：“我岂不晓得在府中？不知到底在那里？”花荣道：“必在小姐楼上。”花子能听了大怒，一连将花荣打了几个巴掌两个脚尖，道：“尔这狗奴才，如此胡说！”花荣道：“少爷虽然打了小人，李荣春必然在小姐楼上的。”花子能道：“何以见得必在小姐楼上？”花荣道：“因小人与花贵要去看花兴等，走到转弯劈头遇着红花，他暖哟一声退了两步，灯火也无。我问他为何灯火也不拿，一人在此做什么？他道因园中火起，小姐叫他来看火。我想他既是小姐叫他出来的，为何见了我们反退了去？而且柴房平日半个火种也无的，为何忽然火起？必然是他放的。就是方才鬼出房跌那一倒，其中定有缘故，既然遇鬼跌了，爬起就走也不迭，为何能去闭好了门？这必是起先将人藏在房内，看大家拥去要搜，故假此一倒吓退了我们，他却领了进去。及我们再去搜寻他已带了出去，是以再寻不见。少爷尔想一想，可是如此么？”花子能听了花荣的话便道：“楼上还有小姐，红花怎么敢藏他？”花荣道：“少爷真是老实人，那红花一人如何做得来？此事必是小姐与他同做的。”花子能道：“也未可知，尔们悄悄伏在楼下，我上楼去拿。倘若拿他不住，他必然走下楼来，尔们大家拿住就打，打他半死，打他行走不动就好来烧了。”花荣道：“千万不可说是小人说的。”花子能道：“这个自然。”众家人随了花子能来到楼下埋伏了，然后花子能才打门。花云想道：“不知红花可是藏在楼上否

？千万不要藏在楼上才好，万一藏在楼上，被他拿住如何是好？”看官，尔说花荣为何要与红花此作对？因去年花荣思与红花苟且，在厅堂边撞见红花，调戏了几句。红花不肯，就去告诉少爷，少爷登时大怒，将花荣叫来痛打一场，打得花荣疼痛难当，在地滚来滚去。少爷尚不肯饶他，罚跪在庭中，三日三夜才放他起来。他怀恨在心，所以今日要来报仇。又道：“红花啊，尔千万不要藏在楼上才好。”不说花云心中烦恼，再说花赛金与红花在露台上乘凉，说些闲话，直到三更后。方要进房去睡，只听得楼下打门，花赛金道：“红花，半夜三更那个打门？快去看来。”红花道：“小姐，这声音好似少爷，敢是他吃醉了酒来此生事？待奴去对他说小姐睡了罢。”赛金道：“胡说，少爷黑夜到此必有正事，快去开来。”红花没奈，只得下楼去开门。不知可搜得出李荣春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花子能堕楼埋计 李荣春寄迹邻房

话说红花见小姐要他去开门，没奈何只得下楼来，心中暗想道：“如今教我藏在那里去好？大爷啊，尔如今是潭内的鱼了，要想出路是难上难了。事到其间无可奈何，拼其一死罢了。”将门开了道：“少爷半夜三更到此何事？”花子能道：“不要尔管，门也不必闭。”手提灯笼怒气冲冲的走上楼来。那花赛金立在房门，嘴上叫声：“哥哥，此时到此何事？”花子能道：“无事不登三宝殿，红花，尔将这个楼门开了。”花红听了，门也不闭，只是呆呆立着，看花子能提灯四处搜寻，只寻得赛金的房，并不寻到红花的房，因红花的房在楼外边，开了楼门在门边一间，而且花荣说小姐与红花同谋的，所以只搜赛金的房。那花赛金全不知其事，问道：“哥哥不见了什么在此搜寻？”花子能道：“还要假装痴么？此刻尔是瞒不过的了，快快放出来的好。”花赛金道：“哥哥，尔叫我放出什么来？”花子能道：“就是李荣春，他与我做尽了冤家，我要放火烧死他，那知柴房失了火，被尔与红花将他藏在此楼中。快快放他出来的好。”赛金道：“什么李荣春？到底是男是女？为何说在我楼中？也要说个明白。”花子能道：“还要假装不知的样子呢，他是清秀秀的后生，又是个解元，扬州一府人人叫他做小孟尝君。”赛金小姐一听此言柳眉倒竖，怒气冲冲的道：“哥哥说话好不中听，尔说我藏男人在房中，被人知道教我如何做人？休得在此胡说，快些下楼去，我要睡了。”花子能心中一发疑惑道：“必定在此了。”叫道：“妹子，不是我哥哥的来欺尔，只为李荣春不见了，所以走来看一看，就是在此也只是说自己走上来的，不干尔事。若还不在此也就大家罢了，有甚么做不得人？何必动气。”花赛金道：“住了，不是这等容易说的，尔若要搜也不妨事，总要与尔赌个输赢，若寻得出要怎么样，寻不出要怎么样？”花子能道：“也罢，我就与尔赌一桌

酒罢。“花赛金道：“怎么说得如此轻易的事？尔若寻出李荣春来，妹子也做人不成了，尔将我一剑分为两断，死而无怨。尔若寻不出李荣春来，尔却怎么样说？”花子能道：“也罢，我将这首级输与尔罢。如今该与我搜了。”

花赛金道：“且慢，说便这等说，倘尔若赖了便怎么样？”却又做出似有李荣春在楼一般，假装出惊忙之态。花子能见了一发信以为真，便道：“红花，尔将壁上挂的剑与我拿下来，拔出了鞘，尔做干证，若有李荣春在楼上尔将小姐杀了，若无李荣春在楼上尔将我杀了，不许容情。”红花道：“晓得。”

花子能道：“如今就没得说，该与我搜了。”遂将各处细细的寻了一回，只是不见。花赛金道：“可有么？红花，看剑伺候。”花子能道：“且慢，我寻尚未了。”又将床下橱柜箱笼各处搜过了，也不见有个人影，连便桶也去掀开看了，亦无。

花赛金道：“如今尔也没得说了，红花，拿剑与我。”花子能着急，连忙跪下道：“好妹子，不要太没了情分，我是与尔取笑的，怎么就认真要杀起来？若不看我面上也看在父母面上，自古道千朵桃花一树开，求妹子饶我罢了。”花赛金道：“胡说！尔既知千朵桃花一树开，就不该黑夜上楼来无端造言，说甚么李荣春在我楼中，倘被外人闻知，教我如何做人？”花子能道：“这个原是我不是，该死，该死。明日叫一班戏子备办一桌酒请尔吃了醉，此事一笔勾销了罢，下次再亦不敢了。”花赛金道：“不相干，尔若搜出李荣春来岂肯饶我？”怒气冲冲便将红花手中的剑拿过手来道：

“不是我今日无情，谁叫尔屈言屈语的来蹈我。”说罢拿起剑来便砍，花子能忙了，爬起就走。花赛金与红花随后赶来道：“拿住了他，不要被他走了。”

花子能心忙脚乱，走到楼门只要下楼梯，谁知心急一脚踏空，两脚朝天翻一个跟斗滚下楼来。这些家人见楼上跌下一个人来，误认是搜着李荣春来的，走将下大家上前道：“拿住了，打这狗男女的，不要放松了他。”

此乃花子能方才吩咐他们道：“若李荣春走下楼来，尔们拿住便打。”所以这些家人见有人跌下楼来，只说是李荣春，又且黑夜之间又无灯火，如何认得明白，又听得楼上喊声叫拿，所以大家拿住就打，打得花子能犹如杀猪一般，大喊道：“不要打，不要打，我是少爷。”众人听说是少爷，连忙放手。花子能爬了起来叫痛连天，一步一拐拐进书房。头巾也不见了，衣服也扯破了，头发也散乱了，重新梳洗，换了衣服，叫齐家人道：“尔们人也不看个明白，拿着就打，打得少爷如此模样，明日送到江都县去，每人重打四十大板，枷号满日放。”众人道：“少爷不必发怒，此乃是少爷吩咐过的，我们见有人跌下楼来，又听得楼上喊声叫拿，我们只道是李荣春，是以拿住就打，并不知是少爷，真正该死。”又有一个就道：“不知者不罪，望少爷恕罪。”花荣问道：“李荣春可有么？有在楼上乎？”花子能道：“若在楼上我也不跌下楼来了

，都是尔这个狗奴才害我。”花荣道：“只恐还有寻不到的所在。”花子能道：“慢说搜去不遍，就是连马桶都看过了。”遂将前事一一的说了一遍。花荣道：“红花房内可曾搜过么？”花子能道：“性命要紧，那里顾得到他房里去寻？”花荣道：“少爷错了又错，红花房里乃第一要紧之处，为何不寻，却往他处去搜？若是李荣春不在红花房中，我情愿割下头来与小姐。少爷不要迟了，快快再去红花房中，一搜包管就有李荣春在内。”花子能道：“尔不要抬举我了，我老实对尔说，我不堪再跌下楼了。”花荣道：“如今只消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必定拿住李荣春，红花是饶不得的。”花子能道：“果然妙计，就依尔如此而行便了。先拿酒来我吃。”花荣叫着众人仍旧伏在楼下，花荣怀恨红花昔年之事，所以要报此仇，这且不表。再说红花起先见花子能上楼遍搜，心中着急，后见搜寻不出反跌下楼去，方才放心，随即下楼将门闭好，又上楼将门也闭了。花赛金叫声：“红花，我且问尔，尔好大胆，将李荣春藏在那里累我受气，快快说明，我不打尔。”红花才放了心，又被小姐问此一句，惊得面如土色，两目睁睁一句话也说不出，心中暗想道：“小姐为何亦疑心起来？”花赛金见红花呆呆立着不说，又问道：“红花，尔为何不说，呆呆立着则甚？”红花道：“没有此事呵，丫头服侍小姐寸步不离，如何敢做此事？”花赛金道：“胡说，我起先叫尔的时节看尔十分慌张，言语歧唔，只说银钗不见了，就是往寻银钗，去了多时，及后出房看火，又去了许久才来，谅尔其中必有怪事，好好说来便罢，如若不说，定要打尔的下半截来。”红花道：“丫头与李荣春并无瓜葛，又不认得他是谁，我救他则甚？”花赛金假做怒容，取一枝短短的戒方道：“贱人，尔说不说？”红花连忙跪下，眼泪汪汪道：“小姐饶了丫头罢。”花赛金道：“说了便饶尔。”红花道：“并无此事，叫丫头从何说起？”花赛金道：“罢了，罢了，枉了我待尔一片真情，我与尔虽系主仆，待尔如同姊妹一般，今日此事如此明现尚要瞒我，可知往日待我都是假心假情了，我也不与尔说，待我去搜罢了。”红花着急，连忙扯住小姐的衣说道：“小姐，丫头并无此事，不必去搜。”花赛金一发疑心起来，道：“我以真心待尔，尔又不以真心待我，尔若有甚疑难之事，对我实说我也好与尔排难分解。尔若不对我说明，总要弄出事来的，那时连累我，连我也做人不得了。”红花想道：“如今是瞒不得了，若少爷再来搜寻岂不连累了小姐？不如说明，求小姐周全此事才救得李大爷之命。”遂道：“小姐是要恕了丫头的罪，丫头方才敢说。”花赛金道：“老实说明，自然饶尔。”红花遂将前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花赛金道：“如今怎样能放他出去？”红花道：“要求小姐用个计策放他出去才好。”花赛金道：“贱人，莫说难以放他出去，尔想少爷搜寻不出，难道他就罢了不成？”

必然再来搜寻，若被他搜出，莫说李荣春活不成，连尔我的性命亦难保了。我看尔这贱人敢做出如此大事来，我不问尔尔亦不说，及我认真查问尔还敢如此推三阻四，如今尔虽说明，叫我如何放他出去？”红花哀哀位求道：“小姐啊，念我往日并无差错，今日不得已作了此事，还求小姐见怜。”花赛金道：“喧人，既是如此害怕，何不早早先与我计议，自然与尔分解，如今与我有甚么相干？若不念尔往日无差错，我定与少爷说知。”红花道：“我因受恩深处须报恩，若欲预先说明，犹恐小姐不容，所以私自去做此事，如今只求小姐格外施恩全了两命。”花赛金道：“喧人起来，我也不便见他，尔将壁门开了，放他过去再作计议。”红花道：“恐卢家小姐不肯相容，如何是好？”花赛金道：“不妨，我有耽戴。”红花闻言满心欢喜，说道：“小姐暂请回避。”花赛金走进房去。红花将自己的门开了，李荣春道：“恩姐怎么放我出去？”红花道：“不要性急，且过了今夜，等待明日再作计议。”李荣春道：“为何今夜不能放我出去？”红花道：“大爷，尔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少爷如狼似虎，他虽上来搜尔不着，岂肯干休？必然还要再来搜寻。”李荣春道：“如此怎么躲？”红花道：“我是千思万想无法可放尔出去，不得已与小姐计议，寻了一个好所在，将尔暂且安顿再作计较。多蒙小姐贤德，许我将尔暂时去藏在西楼。”李荣春道：“西楼是什么所在？”红花道：“说也话长，西楼乃是卢府小姐名叫赛花，西楼就是他的卧房。卢小姐与我小姐乃是结拜姊妹，虽然异姓，赛过同胞。他二人做说得话来，起初在露台之上不过隔帘闲谈，后来打算要私自来往，故将西楼一堵墙拆去做了一扇便门，与壁一样，只用手将门推开便可走来走去，并无人晓得，再看不出，只用一幅字画挂在壁门，再排一张小桌，桌上排些香炉烛台花瓶之类，再看不出有此一门。”李荣春说道：“恩姊，尔说什么私自二字，这是何缘故？尔小姐要开便门就开，谁敢阻当他？”尔却说私自两字，这是什么缘故？”红花道：“大爷，尔有所不知，只为我家那不贤慧的少奶奶曾与卢老夫人斗口伤了情分，因此少爷也将卢家怪了，不许小姐与卢家往来。我家小姐恐少爷、少奶奶知道了必不容的，所以开此便门乃是私自与卢小姐开的，虽少奶奶上楼几次，壁上有挂字画，他再也看不出有此一门。”李荣春道：“原来如此。只是我过去恐卢小姐不容，如何是好？”红花道：“不妨，卢老夫人同小姐到他舅舅家拜寿去了，有几日耽搁，如今暂借西楼去歇一夜，即使卢小姐回来看见，自有我家小姐耽戴，谅亦不妨。”李荣春道：“事已至此，我也不得不然了。恩姊，既如此带我过去罢了。”红花道：“且慢，待我去了就来。”红花又来禀知小姐道：“李大爷腹中饥饿，求小姐一发行个方便，赏些糕饼与他充饥。”花赛金道：“尔自己去取便了。”红花走去，将厨食门开了，挪四碟

糕饼一壶茶走进房来，说道：“大爷肚中饥了，请吃些点心。”李荣春道：“多谢姐姐，有水取一盆来与我。”红花道：“有，待我去龇”若讲花赛金的房中诸物皆有，就是要开南京的杂货店都开得来的。红花连忙取炭起火扇风炉，登时水热，倒了一盆热水，取了一条手巾拿进房来，说道：“大爷，热水在此。”李荣春道：“有劳恩姐。”点心也吃完了，将面洗了，红花带了李荣春走到房中，将画桌移在一边，一手将门推开，放李荣春走了过去。红花亦随他进去，说道：“大爷，这张床是小姐的，这张床是使女青莲的，要睡在此睡，切不要声张。”李荣春道：“晓得，尔去罢。”红花退出，将门关好，将画挂好，将桌排好，然后走进小姐房中回复，花赛金才放下心，说道：“红花，少爷与李大爷有甚冤仇，要将他烧死？”红花就将施碧霞卖身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花赛金道：“算来乃是少爷不是，全不想作恶多端，人人恨他，将来不知怎样结果，就是奴家的婚事也是难做的，他还要逞甚么威，行甚么凶？还要抢甚么女子，那李荣春疏财重义，济困扶危，扬州一府谁人不知？他一点善心要救落难女子，险些儿遭人放火烧死，亏了尔救他，算尔有些义气。”红花道：“小姐救是救了，只是方才少爷上楼来搜时，急得我魂魄都无，若不是小姐赶他下楼定遭他拿祝如今是不怕他了，任他来搜亦搜不出了。”花赛金道：“我要睡了。”红花服侍小姐安睡，自己亦进房去睡。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花虹挽妻惊绣阁 赛金设计辱嫂嫂

话说李府太太与淡氏大娘见日已西坠，尚不见李荣春回家，叫三元来问道：“大爷到花家去讨施小姐，不过留一杯茶，还与不还也该回来，为甚到这时候尚不见回？尔与来贵去花家问。”三元道：“晓得。”同了来贵走到花府问管门的老家人，那管门的受过花子能吩咐，只说不曾来，三元与来贵道：“这就奇了，大爷亲口与我说要来花家讨施小姐，为何他们说不曾来？”又到海丰寺问法通，只见门是锁的，又到各处访问，并无下落，只得归家回复太太。太太与大娘十分忧闷，只得又差三元再往各处去打听，这且不表。且说花子能听了花荣的计，叫了几十名家人埋伏在小姐楼下，守了一夜不见动静，花子能见没动静，遂到沉香阁来，见碧桃问道：“少奶奶可起来否？”碧桃道：“起来了。”花子能走上阁来。那秦氏梳妆正完，尚未穿衣服，斜倚在窗前，一手拿一枝鸟羽毛扇，一面摇扇一面想道：“少爷小妾三十一个，那里轮得到我？一月之外才得一次，好似活守寡，前世不修，今世来嫁着他。昨日又抢了一个施小姐来家，不知为甚不肯与少爷成亲，反将少爷打了三倒。”不说秦氏正在思想，忽见少爷走入房来，忙起身问道：“少爷起得早埃”花子能道：“不要说起，昨夜一夜未曾睡着。”秦氏道：“请问何事一夜不睡？请坐了

好说话。”花子能道：“尔也坐了。”遂将李荣春来讨施碧霞说起，一直说到跌下楼止，又道：“现时家人还伏在楼下，如今要求少奶奶上楼去将红花卧房也搜一搜，不知少奶奶可肯行否？”秦氏道：“少爷，尔太粗心了，红花房里乃第一要处，为何不搜，却到赛金房里去搜。这正是痒处不扒，不痒处扒到血流。”花子能道：“为因心忙意乱，失此一处，却又被“花赛金将剑要杀，只得逃命要紧，却忘了红花的卧房未搜。”秦氏道：“反了，反了，焉有妹子敢杀亲兄的理？又将男人藏在房中，真正气杀我也。只是我与丫头们都是女人，拿他不住，如何是好？”花子能道：“不妨，我楼下埋伏着家人，尔若见了李荣春只要大声喊叫，我们就好上楼来拿他。”秦氏道：“如此说不妨，待我去搜便了。”花子能道：“到底是夫妻，尔好去拿住李荣春，待我放心夜夜好来伴尔睡。”秦氏道：“我是不想尔的，尔去伴他们，我是独自睡惯了。尔自下去，我也立刻就去。”花子能道：“原是我不是，改日来谢罪。我如今且下去，在书房等少奶奶尔的消息。”说完下阁去了。秦氏叫齐了这些丫头、使女，自己穿好了衣服，下了沉香阁，带了丫头来到赛金楼下。见这些家人们俱埋伏在楼下等候，碧桃说道：“少奶奶来了，尔们还不立起来？”众人见秦氏走到，大家立起身道：“少奶奶来了。”秦氏道：“尔们在此等着，若听我叫尔们上去拿，尔们就要上去拿，若李荣春走了下来，尔们拿住了等少爷发落。”众人道：“晓得。”秦氏带了四名丫头，一个名叫双桂，一个名叫碧桃，一个名叫春梅，一个名叫秋菊，这四名丫头狐假虎威将门乱打。那红花同着小姐三人都是四更以后才睡的，此时红花服侍小姐梳洗才完，只听得打门甚急，那叫门的人声甚多，花赛金道：“如何的，他又来了。”红花道：“小姐，如今不怕他了，待奴下去开门。”走下楼来，此刻胆便大似昨夜的几十倍了。遂将门开了，见是秦氏，道：“我道是谁，原来是少奶奶。”秦氏道：“尔们将此门关好了，随我上楼。”双桂将门关了，秦氏又道：“红花，尔先走。”红花道：“丫头不敢，少奶奶先请。”秦氏道：“不要尔假有礼，叫尔先走尔就先走，谁要尔多礼。”红花道：“如此恕丫头无礼了。”“遂先上楼报与小姐道：”少奶奶来了。“四个丫头随了秦氏上楼来。那赛金没奈何，勉强起来迎接道：“嫂嫂来了？”秦氏道：“我的来意姑娘谅是晓得的。”赛金道：“嫂嫂说得好笑，我又不是神仙如何晓得尔的来意？”秦氏道：“不必假不知，就是那李荣春的事。”赛金道：“李荣春怎么样？”秦氏道：“咳，姑娘啊！他与尔哥哥有天大的冤仇，尔不该黑夜将李荣春藏在楼上，又如何敢欺负兄长，拿剑就要杀他？”红花在旁道：“少奶奶，这是少爷不是，自己走上楼来欺负小姐。”秦氏道：“不要尔管，尔何必多言。”赛金气得两眉倒竖，满面通红，道：“就算我藏了李荣春，尔便怎么，有甚

凭据？”秦氏道：“不要管有凭据无凭据，待我做嫂嫂来看看。”赛金道：“胡说，我父乃一品当朝，三位叔父俱为高官，我虽女子，颇知礼义，焉肯收藏男人？无凭无据，劈空陷人，昨夜哥哥来搜不出，尔今又要来搜，一次风波尚未歇，尔又要来再起风波。还是哥哥叫尔来，还是尔自己要来寻我惹气？”秦氏道：“不要尔管，我自来亦可，尔哥哥叫我来亦可，总是要搜的。”

说声未完便叫四个丫头将红花房里先搜起来。这四名丫头领命先去红花房里搜寻。花赛金见了登时大怒，道：“秦氏啊秦氏，尔休得太无礼，听信了丈夫之言来与我作对，尔休得太欺负人，我见过多多少少的恶妇，并不曾见这不良恶妇。”秦氏也大怒道：“赛金，尔休得开口伤人，尔就有礼岂将男人藏在房中么？”这四名丫头道：“少奶奶，红花房里搜寻不见。”秦氏道：“尚有赛金房里各处都去搜来。”这些丫头东掀西拨，各处搜遍并无影响。赛金见他们搜不出李荣春，遂道：“秦氏，如今可有李荣春么？”一把将秦氏胸前扯住道：“如今怎么说？”秦氏道：“赛金休得无礼。”将头撞去，赛金顺势一手将秦氏头发扯住，将脚一蹬将秦氏按倒在地，骑在秦氏身上抡拳就打，打得秦氏叫痛连天道：“赛金，尔敢打我么？”赛金道：“我就打尔这不良之妇，尔便怎么？”说完又打。秦氏叫道：“好打，好打，天下那有尔这恶妇？藏男人，杀哥哥，打嫂嫂，尔们这些丫头是死的，为甚不向前来救我一救？”这四名丫头要走上前来劝，赛金道：“谁敢来，连尔们也打个半死。”双桂道：“春梅姊、秋菊姊，尔们去请少爷来救奶奶。”那红花也假意来劝，却暗地里将拳头来奉送。秦氏道：“赛金，尔的拳头为何有许多？”赛金忍笑不住道：“我是千手千眼的观音菩萨。”秦氏道：“尔当真要打死我么？”赛金道：“我也不要打死尔，只打尔半死，使尔下次晓得姑娘的手段。尔下次敢再来欺我么？”

不说秦氏在楼上被打，却说春梅、秋菊二人走到书房报花子能道：“少爷不好了，少奶奶被姑娘打得不亦乐乎。”花子能听了，连忙走上楼来喊道：“那个敢无礼欺负我小姐？”红花叫道：“小姐起来罢，少爷来了，看少爷面上饶了少奶奶罢。”花子能道：“小妹为着何事如此动怒？有话起来说。”赛金见花子能假小心，也就立起身来坐着涕泣。双桂扶秦氏起，春梅将秦氏头发缠好，秋菊将秦氏首饰拾起，花子能假意道：“为着何事如此相打？”秦氏道：“真是天翻地覆，那里有如此不良的恶女子，藏男人、杀哥哥、打嫂嫂，有如此的恶人么？”赛金一面哭泣一面说道：“都是父母不在此，被哥哥欺负了，今日又被这恶嫂来欺负，我如此还要做甚人？不如我与尔三人拼了命，免得日日来欺负我。”花子能道：“好小妹，昨夜原是我做哥哥的不是，得罪尔了。今日嫂嫂不知何故，无事又来生风波，害惹尔受气。”秦氏听了心中不愿，气冲冲的道：“尔到说得好看，我好好坐在沉香阁，不

知是那个狗乌龟公叫我来此，害我受此苦楚，倒反说我无事生风波，真正气死我也。” 花子能笑嘻嘻的道：“如今都不必说，总是我不是。妹子，尔也不必哭，妻子，尔也不必气，待我去备桌和气酒请尔姑嫂双双和好息了怒气罢。” 秦氏道：“我是没有如此的好姑娘。” 花子能道：“什么话，总是一条缝里钻出来的。” 花赛金道：“啐！我也没有这样的嫂嫂。” 花子能道：那里话，与尔哥哥一头睡的总是嫂嫂。“秦氏道：”我也不与尔这呆子说了。

“立起身来下楼去了。花子能就借此势道：“我去备酒与尔们和好。”一溜烟下楼。走来与曹天雄说知其事，曹天雄呵呵大笑道：“少爷若说李荣春尚未出去这也不难，只要前门后户叫家人用心把守，不怕他飞上天去。”花子能道：“虽然如此说，倘若他已出去了这便如何？”曹天雄道：“这也容易，只消得力的家人差几个到外面打听，若李荣春尚未回家，必然有他的家人在外寻觅主人，若是已经归家就无在外寻觅了，他必然又另起事端来寻我们了。花子能道：”教师说得不错。“即忙吩咐一众家人各处门户小心把守，又叫花吉、花祥：”尔到外面打听李荣春消息。

“那花吉、花祥领命，才出大门就遇着三元与来贵。花吉乖巧，就叫道：“三元哥，尔们要到那里去？”三元道：“奉了太太之命特来寻大爷，昨日大爷说要到尔们府上来，为何一夜不见回来？我昨日来尔府上问两三次，尔那管门的总说不曾来。我去回复太太说不在花府，太太与大娘猜疑说必在花府，所以今日又打发我们来问。尔少爷就要留我家大爷也不是如此留法，既留了一夜也该放了出来，为何还不放出，是何主意？”花吉摇手道：“尔不要胡说，尔大爷从不曾到我府中来，我少爷从不肯留人过夜。”三元道：“这也奇了。”“没奈何，别了花吉又去别处访问。那花吉回身进了大门，来到书房道：“少爷，李荣春尚未回家。”花子能道：“尔何以晓得？”花吉遂将三元的话说了一遍，花子能道：“如此说来果然尚未回家，尔们小心打听。”这且按下不表。

且说秦氏恨着花赛金切齿道：“可恨这贱人，杀哥哥、打嫂嫂，世间难容这等人，我若一朝权在手，那时决要将令来行。”双桂在旁道：“少奶奶，尔被小姐痛打这也罢了，不过姑嫂不和相打而已，谁知被红花那小娼根假意上前相劝，却暗地挥拳将少奶奶乱打，我真正替少奶奶不愿。”秦氏大怒道：“暖啊！他敢如此大胆。我道赛金拳头为何有许多，原来是这个贱人亦来打我么？我叫他主仆认得我便了，正是有恩不报非君子，有仇不报非丈夫，我若不报此仇也在为人了。”且不说秦氏要报仇，再说花云一心想着红花，道：“如今不怕他不依从我了，他要想将恩报我，便帮他做报恩人，如此的难事我也与他做了，还怕他不依从我，也不怕他不从。待成了事我去求少爷要他将红花赏我为妻，那时挽起眉毛做人家。只是今日为何不见他下来？也罢，自古道：要吃无钱

酒，须要工夫守。待我守着他便了。“ 不说花云痴思妄想，却说花赛金对红花说：“此事若不是早预备着，今已被他搜出了，尔的性命难保自不必说，连累我也难以做人，那屈言屈语如何听得？就是长江之水也洗不清。”

红花笑嘻嘻的道：“多谢小姐莫大之恩，丫头就是碎身粉骨也难报小姐之恩。”

赛金道：“我且问尔，那李荣春藏在那边，怎么得放他出去？”红花道：“解铃还须系铃人，再去问花云，看他有甚妙计可以放李大爷出去。”赛金道：“不可，那花云到底是小使，不便与他长往来，且等卢小姐回来我将此情与他说知，要他用个金蝉脱壳之计放他出去。”红花道：“小姐，前日卢小姐说他母舅安老爷乃六月初四日生日，今日初四日乃是拜寿之曰，必有戏酒留住，安老爷必要留赘日，明日未必就回。李大爷度日如年，岂不急坏了他？”赛金道：“这也无法。”

红花也是没奈何，不过李荣春早一时回去，他早一时放心，虽说搜不出，到底是怀着鬼胎，就是一日三餐羹饭，乃是厨房端正办来的，不过红花与小姐二人吃的羹饭而已，如今多一个人要吃，不敢到厨房多取，恐起疑心，只好二人少吃些，留些与李大爷吃，这且不言。再说卢赛花同夫人到安府拜寿，那日安老爷夫妇一早起来与众人拜过了寿，内中有个史翰林的小姐，为人生性价做倚，他是富贵人家的小姐，将卢赛花看不在眼底，甚至谈说言语之中好生嘲笑。那卢赛花焉能受得这气，与他斗了一场气，卢老夫人道：“今日母舅生日，须要大家和气欢喜，为何斗起口舌来？”卢赛花道：“我却受不得这闲气，母亲，回去罢。”安老爷夫妇与众人都来相劝，卢赛花执意不从，登时与母亲上轿回府。夫人归到府中，出了轿走进房中，小姐伴夫人坐了一回也进自己楼中。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卢赛花伤情成怨 李荣春女扮回家

话说卢赛花同使女青莲走上楼来，青莲将钥匙开了锁，推开楼门同赛花进入房内。忽听得鼻息之声，四处一看，忽见小姐床上睡着一个男人，大声叫道：“不好了，小姐尔看床上睡着一个男人！”卢赛花见了又惊又怒，道：“好生奇怪，这男人那里来的，为何睡在我床中？”那卢赛花在安府受了气回来，此时见个男人睡在床中，岂不气上加气，气得满面通红，将壁上挂的剑拔了起来要杀下去，青莲道：“小姐，使不得的。”将剑夺下道：“待我叫醒他来，问个明白再作道理。”遂大声叫道：“尔这个人是何等样人，怎么在此睡？还不快起来说个明白。”李荣春正在熟睡，忽闻有人叫唤，开眼一看道：“暖哟！不好了。”连忙爬起身滚下床来，自觉无颜，连忙作揖道：“小姐，难人李荣春作揖。”那卢赛花听见“难人李荣春”五字，口内不言，心中想道：“久闻的有个李荣春，乃是官家之后，济困扶危，多行善事。扬州一府尽闻其名，因何在我房中睡着？又何故自称难人？待我问个明白再作道

理。“便道：”我且问尔，尔家住在那里，为何自称难人？“青莲道：”说得明白便饶尔，若说不明不白我小姐性子不好，说与夫人晓得，送尔到官究治。

“李荣春道：”小姐听禀：小生家住在四牌坊达子巷，祖居在此扬州，祖公世代居官，虽然薄币财也不为富，半文半武也曾中过文解元。“青莲道：”如此说是小孟尝君李大爷了，为何在此睡着？“李荣春道：”因为施小姐而起。

“即将“见及施小姐卖身，不忍见他落难将银助他，被花子能见了抢去，我到他家取讨反被他拿住用火要烧死我，亏了红花救我，暂寄在此，望小姐恕我之罪。”

卢赛花道：“可恨红花这贱人，尔要救人与我何干，却将男人来藏在我房中？倘被花子能晓得，此祸非校赛金姐姐也太粗心，枉他读书知礼，纵容他自己的丫头也罢，怎么藏到我房中来？往前一向的知心从此永永断绝了。”青莲道：“小姐，这都是花子能不好，不于李大爷之事，就是花小姐与红花也是一时出于无奈藏过来的。况且李大爷是个豪杰，平日是个济困扶危的大丈夫，今日小姐也要做个杰豪，救了李大爷才好。”卢赛花道：“此事叫我如何是好？也罢，我将此事禀过母亲，随母亲主意便了。”李荣春道：“小姐，这个使不得，倘或夫人生气如何是好？还望小姐周全。”青莲道：“大爷不必害怕，我家夫人甚是慈悲，决不怒尔，而且甚爱花家小姐，断不害尔。”

说完，随小姐下楼来到夫人房内。卢赛花将李荣春之事一一禀过夫人，夫人听了说道：“那花赛金一向为人甚好，就是红花也老成，他将李荣春藏过来也是一时急了，没奈何。我儿，尔不要怪他。只可恨花子能这狗男女，仗势欺人，无恶不作，欺负别人也罢了，怎么连李大爷也要害他性命？真正可恶之极。我儿，尔不要受气。青莲，尔去请李大爷来，我出去见他。我儿，尔且在此坐坐。”随即换了衣服走出厅来，那青莲已引李荣春来到厅上。李荣春道：“无知小侄李荣春拜见伯母。”卢夫人道：“岂敢，公子少礼请坐。”

“李荣春告坐了，卢夫人道：“公子乃昂昂烈烈的美丈夫，老身与尊府相近，乃是邻居，久仰大名，不能得见，今日相见乃三生有幸。”李荣春道：“岂敢。”卢夫人道：“尔为施碧霞小姐之事险些性命难保，若没有红花相救必遭毒手。可恨花子能万恶的奸贼如此作恶，不知将来如何报应呢。”李荣春道：“那贼作恶必然有报应，自古道善恶到头终有报，只差来早与来迟。只是要求伯母放小侄出去，感恩不尽，自当厚报。”夫人道：“却那里话来，本该就送尔回去，犹恐花子能恶念未消，有甚不测之事，反为不美。自古道若要人怕我，还须我怕人，且在我家暂赘日，粗茶淡饭，莫笑不恭，看有甚机会再送公子回去。未知意下如何？”李荣春道：“多谢伯母厚情，小侄本该从命才是，怎奈家母在家不知怎样悬望，小侄归心似箭，度日如年，难以久留。”卢夫人道：“既是公子为母挂心，老身也难以扳留，只是如何出去？若是黑夜出

去，恐被花家见了说是在我家中出去的，虽然不怕他奈何了我，只是被他说不清楚的话，这便如何是好？”想了一回道：“有了，公子，尔若决要回去，必须如此如此可免其患。”李荣春道：“多谢伯母，小侄没世不忘。”卢夫人吩咐：“备酒厅堂，与李公子压惊，要等黄昏才好行事。”且说红花拿了午饭过来要与李荣春吃，忽见卢小姐已在房中。那卢赛花见夫人留李荣春吃酒，遂同青莲归楼，忽见红花拿饭过来，一时大怒，道：“好啊，尔做得好事！”红花惊得满身冷汗直流，将盘放下，双膝跪下道：“小姐不必动怒，总是丫头该死，望小姐开恩饶了丫头。”卢赛花道：“尔这贱人好大胆，岂不知闺房严似禁地，敢将男人藏在我房内，尔主婢通同前来欺我，尔这贱人尚敢说甚的？”红花哀求道：“小姐不必动气，念我小姐与小姐结拜面上饶了丫头罢。”卢赛花道：“尔这贱人，既知我与尔小姐结拜姊妹胜过同胞，就不该如此欺我，幸亏是李大爷有名声的君子，如若不然，我立刻就叫喊起来，看尔们有何面目做人？”红花道：“多谢小姐格外开恩，丫头感激不荆”卢赛花道：“我与尔小姐名虽说结拜，实胜同胞，谁知他看我太轻了，不是我无情，这是他无义，从此多年的交往一旦休了。”红花道：“小姐错怪了，此事乃丫头该死，不干小姐之事，望小姐念红花向前并无差错，此事乃父母受过李府大恩，未能图报，故此救了李大爷此难、也因知恩报本，不得已做了此事，望小姐去开此事罢。”卢赛花道：“胡说！过失是人人有的，此是甚么事，如何做得？我又非小孩童，将男人藏在我房内，若不看往日之情，李荣春怎得出去？”红花道：丫头感恩不尽，待丫头去请我小姐来谢罪便了。“遂急急走回来跪在小姐面前道：”卢小姐已回来了，将我骂不绝口，我苦苦哀求，怎奈他执见如山，任求不转，连小姐也怪起来。“赛金道：“痴丫头，如此胆小就不该做这大事了，随我来。”花赛金带红花来走到西楼见卢小姐说道：“贤妹为何就回转来了？恕我来迟，不知迎接。”卢赛花全然不动，亦不开口。花赛金道：“我与尔从小至今并无口舌，今日为何如此模样？”赛花小姐两目流泪道：“我想往日与尔交情何等相爱，谁知尔今日如此待我！”花赛金道：“贤妹啊，我知罪了，如今是特来与尔赔罪。”红花道：“小姐，”丫头跪在此，任小姐责罚。“卢赛花道：“我也没得说，只恨寡母孤女被人欺负，有玷终身名节。前事都不必说，从此断绝往来罢了。”赛金道：“贤妹，千不是万不是总是我不是，看在多年交情恕了我罢。”卢赛花道：“若还不是看在前日交情，李荣春焉能出去？尔们安能无事？快快而去，不必多言。”红花跪在地下将头乱磕道：“小姐啊，丫头万死何辞，只求两位小姐和好如初，我就万死无怨。”青莲也劝道：“小姐不必如此，花小姐亦是一时出于无奈，彼既知罪也就罢了。”那知卢赛花执意不听，叫

声：“青莲，随我下去。”花赛金见了亦动怒道：“尔既如此不情，要绝便绝，有甚相干？红花，随我回去。”红花哭泣哀求道：“小姐且慢去，再与卢小姐和好了我才放心。”花赛金道：“不妨，有我在此，随我回去。”青莲道：“红花姐，尔放心回去，我小姐性子本是如此，等他性子气过了自然就好。”红花道：“望姐姐与我解劝。”青莲道：“晓得，尔且先去，我自劝他。”红花无奈何，捧了饭盘随花赛金回房来道：“小姐，早知如此，不寄他西楼也好。”花赛金道：“我只说多年姊妹是不妨的，谁知他如此无情，正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取杯茶来我吃。”红花去取茶来与小姐吃了，心中忧闷自不必说。那卢赛花心中所怪花赛金者，不过说我的房中岂肯许尔将男人藏匿在内，幸亏是李荣春，倘若是个游方僧道尔也藏过来，那时如何是好？为此缘故而生气，是以怪了花赛金主婢，这且不言。再说卢夫人留李荣春在厅吃酒，直到黄昏时候，卢夫人吩咐备轿伺候，道：“公子，尔乃豪杰之士，因为侠气而受此祸，如今得保性命，归家切莫使英雄之性，就是花家若来寻尔生事，尔总以忍为上策。回家时代老身带问令堂与大娘安好。”李荣春道：“多谢伯母，小侄何以报德。”只见轿已抬进内堂，卢夫人带李荣春进内与他男扮女妆，将李荣春衣服打作一包袱放在轿内。李荣春拜别夫人上轿，将轿帘放下，卢夫人吩咐二名使女、二名家人道：“尔们随大爷回他府中，倘花家若问，只说我要往亲戚人家饮酒，不许多言，回来重重有赏。”家人领命，随轿而去。来到李府叫门，管门的问道：“是谁？”卢家的家人道：“是李大爷回来，快些开门。”管门的听了好不欢喜，连忙开门。轿子歇下，李荣春出了轿道：“尔们随我进来。”那管门的见了甚是惊疑，也不敢问，只道：“大爷回来了？”李荣春应了一声道：“是，赏他轿夫酒钱。”管门的道：“晓得。”卢家这四名家人使女随李荣春进内。这些家人使女见大爷如此妆扮回来，个个嘻嘻笑道，走进内堂道：“太太大娘，真正好笑。”夫人与大娘正在忧闷不见李荣春回来，苦不可言，忽见这些家人笑嘻嘻的走来道。那李荣春见些家人嘻嘻而笑遂道：“狗奴才，有甚好笑？”忽叫声道：“母亲，孩儿回来了。”夫人抬头一看道：“我儿为何如此妆扮？”李荣春就将前情一一禀知，夫人听了大怒，大骂花子能：“狗男女、小贼种，连我孩儿也要害死，真是可恶之极。”又道：“我儿从今以后莫管闲事，免得招灾惹祸。”淡氏大娘道：“官人如今不必与他计较，恶人自有恶人磨，且自由他，请官人里面改妆。”李荣春道：“贤妻说得有理。”遂进内房改妆。李夫人吩咐备办酒饭款待卢府的家人、使女，又道：“多感尔家夫人小姐如此厚情，何以克当，又劳尔们往来相烦，回去多多致谢夫人小姐，水酒一杯多有简慢。”这四人应道：“多谢夫人大娘厚赐，不必了，我们就此告辞。”

”淡氏大娘道：“不必客套，老实些坐了。”众人道：“如此说多谢了。”

告了坐吃了一回，遂辞谢要回去。太太道：“卢家姐姐们劳动尔们，我有些薄礼不成意思，希望笑纳。”众人道：“蒙赐酒食已感不尽，这个断不敢受。”

李夫人道：“若还不收，敢是嫌薄？”众人道：“夫人如此说，丫头们大胆收了。”遂收了银子，叩谢夫人大娘辞别回去。这且不言。再说来贵、三元这两个书僮在外面访了一日也不见一些影响，气闷在心，三元道：“来贵兄弟，我想大爷亲自与我说要到花家去，为何花家总说不在？必然是他留住，内中定有缘故。我们如今回去吃了饭，打到花家与他讨人。”

来贵道：“不错，说得有理。”遂一直走回家打门道：快些开门，我们吃了饭要去花家讨大爷。”管门的开了门道：“大爷已回来了，尔们不必大惊小怪。”三元道：“怎么说，大爷回来了么？”

连忙走进，叫道：“大爷在那里，为何今日才回来？”李荣春道：“我在此。”三元道：“大爷昨日在那里？小人无处不寻到。”李荣春将前事略略说了一遍，三元听了心头火发，大骂：“花子能，尔这狗亡八，尔敢害我大爷么？我必要将尔这万恶的贼囚碎尸万段方消我恨。”又说：“大爷不必忧闷，小人们与大爷报仇便了。”李荣春道：“胡说，谁要尔多事，还不退出。”

三元敢怒而不敢言，退了出来。这且按下。再说花子能搜不出李荣春，又受了两场没趣，总是不愿，想道：“为了施碧霞一个起受了李荣春打上门之辱，却又烧他不死被他走了，走了不打紧，恐他要来报此仇，如何是好？”

又道：“斩草不除根，萌芽依旧发，必要除的，只是要晓他的下落才好。若要明白其中事情，必须问红花，难道这丫头看中了李荣春么？若有此事，妹子难保贞节了，怎么能得红花来问个明白才好。”想了一想道：“有了，去与我的少奶奶计议便了。”不知此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万香楼花虹三上 沉香阁恶妇阴谋

诗曰：竹篱数掩傍鱼矶，初剪梅花掠地飞。正喜帘来索笑，已悲临水送将归。影横月处愁空绝，子满枝时事已非。自古种情在我辈，尊前莫怪泪沾衣。

话说花子能搜不出李荣春胸中气恨，因想：“花荣的话不错，必是红花藏了。只是两次搜不出，不知何故，必要问红花个明白。只是红花服侍妹子常在楼上，怎么得他来拷问明白才得放心，也好预备。”因思：“不得红花来问，只得要去与秦氏计议，看有甚妙计骗得红花来拷问。”想定主意随即走到沉香阁。只见秦氏露体，不穿衣服也不穿裙，只穿一条大红裤。

花子能道：“少奶奶好白身体。”秦氏见花子能走到，忙立起身道：“少爷来了，请坐。”花子能道：“少奶奶同坐了。”秦氏道：“少爷到此必有正事，请道其详。”花子能叹口气道：“少奶奶不要说起，为了施碧霞这喧人被李

荣春打上门来辱了一场，幸得曹教师拿住了要烧死他，谁知又被他走了，到弄得我一肚子气。若要说出去了，他家的人又在外寻访，若说未出去，家中已经搜遍，又不见影响。我想决是红花藏过的，必须将红花究出真情我才放心，也免得放虎归山终受其害。”秦氏道：“若说要拷究红花，真正容易之极，待我打发丫头去叫了他来打他个半死，不怕他不招出李荣春来。”花子能笑道：“少奶奶真正直心人无弯曲肚肠，尔不想，红花那赛金的心肠，他两个犹如姊妹一样时刻不离，焉能叫得他来？尔去叫他，就使他不来，倘若赛金不放心与他同来，岂不枉然？”秦氏道：“如此便怎么能得他来才好？”花子能道：“我亦想无妙计骗他出来，故来与尔计议，看尔有甚妙计骗得他来。我想少奶奶尔乃镇殿将军之妹，岂无妙计骗得红花出来？”秦氏道：“少爷又来取笑了，少爷尔乃是首相的公子，难道亦想不出个计来？”花子能道：“我又蠢又呆，怎及得少奶奶尔又聪明又伶俐，必然想得出妙计，使赛金不知骗得红花来才好。”秦氏道：“待我想想看。”想了一回道：“有了，如今只叫秋菊去如此如此，再如此这般，这般又这般，少爷尔道可好么？”花子能道：“果然好妙计，若能究出真情实事，我去请一班上好戏子，备一桌满汉酒席请少奶奶尔吃酒看戏。”秦氏道：“多谢少爷，夫妻之间怎说这话。”花子能道：“如此说我拜托少奶奶就是了。”秦氏道：“这个自然。只是那施碧霞如今怎样了？可肯与少爷成亲么？”花子能道：“咳！那施碧霞真正可恶极矣，我为了他受了多少的气，粪门被他踢得血流不止，自从初三日至今不要说成亲，连近其身亦是不能，若要近他身边不是打便是踢，又加个大骂不歇。”秦氏道：“难道就是如此罢了不成？”花子能道：“我岂肯罢了？因爱他容貌故且暂容他至今，赛貂蝉劝我再容他三日，包管劝他回心转意，我今就要到万香楼去。今将要拷问红花之事托少奶奶，我要去了。”秦氏道：“少爷请便，我自然就去做事。”花子能说声“拜托”，遂下楼去了。秦氏遂叫秋菊道：“尔可去厨房，等红花来拿午饭时尔可如此如此骗了他来，我将一个银红纱肚兜赏尔。”秋菊道：“晓得。”遂到厨房去等候红花了。且说花子能来到万香楼上，赛貂蝉正在劝施小姐，忽见花子能走到，忙立起身道：“少爷来了，少爷请坐，丫头拿茶来。”那施碧霞见花子能走来，恨如切骨，气满心胸，双眉倒竖，满面怒容，也不立起身也不开口。花子能见了叫道：“施碧霞，尔怎么如此大模大样的，见我少爷来立也不立起，叫也不叫一声，到底甚么意思？”赛貂蝉道：“少爷不要生气，他是山西风俗原是如此，不必怪他。”花子能道：“尔今到我江南就应学此处的风俗，怎么还要使尔山西的性子？”赛貂蝉道：“他是新来的，不知此处的规矩，等过了一月两月他自然晓得。”花子能笑嘻嘻的走近碧霞身边道：“碧霞，我因爱尔容貌生得好，所

以如此容尔，如若不然，尔早已归阴了。如今与尔说过，不许尔再如此倔犟，若敢再如此我定不饶尔了。今夜乖乖的顺我成亲我便饶尔前非，若不依我时，此遭定不再饶了。”一边说一手却又来摸他的胸膛。施碧霞一手隔开花子能的手道：“花子能休得无礼。”将手一推，花子能倒颠了几步，仰面一跤跌倒在地，爬了起来道：“尔这喧人敢如此凶恶，今日必要打死尔这娼根。”丫头们，快些来绑此恶妇活活烧死。“施碧霞道：”谁敢来？花子能，尔这万恶的贼囚，人面兽心的狗奴才，别人由尔欺侮，我施小姐是不怕尔的。尔休得在此做梦要想成双，尔若识时务者快些下去，免得讨打。若敢仍然如此胡说，叫尔认我拳头的利害。“花子能气得乱跳道：”小娼根，尔敢如此横恶么？“走上前两手拦腰抱祝施碧霞一时大怒道：”也罢，今日是尔要来冲我了，尔放手不放手？“花子能道：”不放手尔便怎么？“施碧霞两手望花子能两太阳边一打，这叫做钟鼓齐鸣，花子能头晕眼暗，双手一放，仰面一跤跌倒在地。施碧霞正要上前来打，赛貂蝉见了连忙上前劝住道：”小姐使不得，不必动怒，有理不用高声，为甚如此横行？并不是少爷不是，尔的性子太觉不好了。少爷的赫赫威风谁人不知？要算扬州一个小君王，文官武将人人敬重，百姓人家个个害怕，尔不要认错了。少爷在尔面上要算逆来顺受，任尔打骂他只软求尔，不要越装越醉，看得太不在眼里了。少爷的性子若发作起来就了不得的，尔也要揆情度理去想一想。“施小姐道：”尔也休得胡说，我今日到此已将性命放在度外了，正所谓虎落平阳被犬欺，待我除了这恶贼，也为地方除了一害。“赛貂蝉道：”施小姐，这是断断不可。万事须要三思，不可乱为。“又道：”少爷，尔念他是强性于，况且只来得三日，不要逼他，从宽而行总能成事，包在我身上，三日内必然成事，如今且请下去。自古道事宽则圆，急则缺。“花子能没奈何，道：“尔这娼根如此可恶，今日且再饶尔这一次，如若下次仍然如此，天大的人情也不来饶尔。”说完恨恨的走下楼去了。那施碧霞想起心事，双目流泪道：“不知母亲怎样成殓，谁人将纸钱去烧；又不知哥哥病体如何，有谁请个医生与哥哥调治。奴家在此好似坐在牢中，怎能出去看治母亲哥哥。就是花子能几次威逼于我，怎能动我的心，他若再来，我与他见个死活便了。”

且不说施碧霞暗地愁苦，再说秋菊奉了秦氏之命，要去厨房等待红花来拿午饭，就好骗他出来拷问李荣春之事。秋菊来到厨房外面静处等着，不一时只见红花已来到厨房道：“杨家婶婶，午饭可好了未？”那管厨房的杨婆道：“红花姊坐一坐，就有了。”红花才要坐下去，只见秋菊一面走一面叫来道：“好笑，好笑，众位婶婶姊姊们，尔们可要看胜会？真正好笑死，尔们若见了就要笑死。”那管厨房的杨婆道：“秋菊姊，有甚奇事如此好笑？”秋菊道：“就是李荣春的妻子要来讨李荣春，大闹不歇，少爷是男不与女斗躲开去了

，少奶奶不愿与他对敌打做一堆，衣服裙裤都被少奶奶扯得粉碎，赤身露体被少奶奶擒住，叫我来拿粗绳去捆绑。尔有绳拿一条来与我。”那杨婆听说果然拿一条绳与秋菊挪去，秋菊一手接绳一手牵红花道：“红花姐，如此的胜会同我去看看。”一手拖着红花就走。红花心中想：“李大娘也没分晓，大爷才得出天罗，尔又来投地网。待我去看个明白，禀知小姐前来搭救便了。”想定主意，遂急急的随了秋菊而行。到了沉香阁，秋菊叫道：“少奶奶，红花带到了。”秦氏道：“将门关了。红花，尔今日也来此处了。”红花想一想道：“不好了，中他的计了。”乃说道：“少奶奶放我出去取午饭与小姐吃，不得在此耽搁。”秦氏道：“娼根既然如此性急，来此则甚？今既来了就不能去了。”红花道：“叫我在做甚么？”秦氏道：“我且问尔，李荣春到底藏在那里？红花道：丫头不晓得。”秦氏道：“红花，尔胆太大了，此事也敢做出来，故违主命就该死罪。”红花道：“少奶奶，真正冤枉，丫头终伴着小姐，寸步不离，怎么敢做得此事？望少奶奶详察。”秦氏道：“娼根到赖得干干净净，今日是要尔将李荣春的事实说，或是放他出去了，或是藏在那里，实实说了便罢，若再花言巧语抵塞，恐尔性命难逃吾手。”红花道：丫头并无此事，叫我怎么说？“秦氏道：”官府堂上那有不打自招的犯人？双桂，拿取门闩来。“双桂将一支门闩呈与秦氏，秦氏接过手来道：”红花，尔招也不招？“红花道：”叫我招什么？“秦氏道：”尔真不招么？与我跪了。“红花没奈何，只得跪下道：”少奶奶，念我往日并无差错，看在小姐面上饶了我罢，休得屈捧打平人。“秦氏道：”娼根，今日此事尔就做错了，尔不提起赛金，我也忘了他前日打我之恨也罢了，还是姑嫂平辈。尔这贱人也来打我么？“红花道：”我焉敢打少奶奶？并无此事。“秦氏道：”尔还说无此情？“拿起门闩就打，也不管他是头是面一味的乱打，打得红花疼痛难当，滚来滚去，口口声声只叫小姐来救。秦氏道：”尔就喊破喉咙也无人来救尔，尔前日能救李荣春，今日因何无人来救尔？我且问尔，李荣春与尔有甚瓜葛，尔却放他？好好直说便罢，如若不然，性命在顷刻了。“红花道：”我实无此事，叫我说什么？要打便打，不必多言。“并无半句求饶。秦氏道：”我打死尔不怕尔那赛金来与我讨命。“举起门闩又打，不一回将门闩打断做了两节。

秦氏打得手酸，叫：“秋菊，取茶来与我吃，一面再取门闩来与我代打。”那春梅、秋菊见了不忍道：“红花姐，不如招了罢。”红花只是不招。秦氏道：“与我实实打。”秋菊那高高举起，轻轻打下，秦氏见了道：“尔这贱人会做好人，与我跪了。”叫双桂代打。双桂却比秦氏打的更重，红花死了几次复再还魂，只是不招，叫苦连天。秦氏道：“尔这贱人如此强么？我岂没法尔么？”叫“头丫们将他衣服剥了，只留一条裤，其余剥得干干净净，道：”与

我吊起来。“拿了绣剪道：”尔这贱人还是招不招？“红花道：”尔何不一刀杀的我性命，何苦如此害人？尔要我性命是有的，要我招是万万不能。“秦氏道：”尔这贱人，还敢如此吃硬来伤我么？“举起绣剪就剪，剪得红花满身是血，心如油煎，痛不可当，只是哭叫小姐来救不题。且说这些丫头使女道：“红花被秋菊骗去，少奶奶关了门打，看来要打死样子。我们只说是李大娘果然来与少奶奶相打，随了去看，那知是要骗红花去拷问李荣春之事。如今招也是死，不招也是死，有谁去救他？”这些丫头正说时被花云听见，吃了一惊道：“秦氏啊，尔这娼根，打别人不管我事，打红花却使不得，尔打了他，我心上却痛起来。我如今去报与小姐晓得，叫他来救便了。”遂走到小姐楼下大声叫道：“小姐，不好了，快些去救红花！”那花赛金正在想道：“红花去取午饭为何此时尚不取来？这贱人有些作怪了。”正在想时，忽听见花云在楼下喊叫，花赛金道：“何事如此叫喊？”花云将前事说了一遍，花赛金道：“尔先去，我就来。”随即将门关好，急急下楼而去。且说秀琴丫头取了午饭上万香楼与施碧霞吃，一路口里说七道八说上楼来，赛貂蝉道：“秀琴，尔说什么？”秀琴将红花被打之事说了一遍，被施碧霞听见了想道：“事皆为我而起，李大爷被烧，红花被打皆是为我，我岂可不去救他？叫声：”秀琴，尔带我到沉香阁去。“秀琴道：”这个我不敢。“施碧霞道：”料尔也不敢去。“赛貂蝉见施碧霞要去，一时大惊道：”无尔的事，尔不要去。“一边说一边用手将施碧霞衣服牵住不放，施碧霞道：”放手。“将手一推推倒赛貂蝉，竟自下楼来要到沉香阁，却认不得路。正在呆望，却好那边来了一人，不知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花府中姑嫂大闹 绣楼上闺女盟交

话说施碧霞要到沉香阁去救红花，因认不得路，正在东张西望，却好有一女子走来，那女子就是花赛金，施碧霞未曾会过，所以不认得。施碧霞道：“来的姊姊何人？”花赛金道：“奴家花赛金，姊姊莫非施碧霞姊姊么？”施碧霞道：“正是，失敬了。奴家到府以来尚未拜会过，此处又不便行礼，明日亲身到闺香阁叩见小姐。”花赛金道：“岂敢，不知姊姊要到那里去？”施碧霞道：“要到沉香阁。不知小姐也要到那里去？”花赛金道：“也要到沉香阁去。”碧霞道：“如此同去。”二人来到沉香阁，只见门是闭的，只听得秦氏道：“尔招也不招？”那红花哀哀的哭道：“并无此事，叫我招甚么来？尔既要害死我，何不将我一刀砍了岂不干净？”又道：“小姐，”丫头在此受苦，小姐尔那里晓得前来救我？恐今生今世再不能见小姐的面了。”秦氏道：“尔在此叫，就叫到死也无用的。”那花赛金在外面听了心中大怒，将门乱打道：“秦氏休得无礼，不要眼中太无人。”那施碧霞见门打不开，上前

叫道：“小姐闪开些，待奴家来。”一脚将门踢开。花赛金一见红花满身是血，两泪汪汪，乃叫道：“红花，尔好苦埃”红花道：“小姐快快开恩救丫头一命。”施碧霞上前将红花放下。那秦氏将施碧霞一把扯住道：“尔这娼根敢放他么？无我的令，虽少爷亦不敢擅放，尔这贱人好大的胆，就放了么？”施碧霞道：“秦氏休得无礼。”一把将头发抓住，一脚将秦氏绊倒在地，将身骑住，抡拳就打，不管上下一味乱打，只伤命之处不打，其余遍身打完了道：“我将尔这不贤之妇活活打死。”那花赛金心中恨他不过，也上前乱打道：“尔这不良之妇，为何只管来寻我生事？红花待尔也不错，为何将他打得如此光景？尔是铁打心肠，将他剪的一身血淋淋，我也将尔来剪，看尔疼也不疼。”骂一声打一下。施碧霞道：“我也打尔不得许多。”叫道：“小姐，尔打了我再来打。”那秦氏疼不可言，叫道：“我与尔是姑嫂，尔打不得。”花赛金道：“到今日尚有甚姑嫂之情？”秦氏道：“尔们这些丫头，还不快去请少爷来救我？”秋菊领命连忙去请少爷。施碧霞将衣服与红花穿了，红花道：“小姐莫非就是施碧霞小姐么？”施碧霞道：“正是。”红花道：“今日若不是小姐来救，我命必休，真是恩同天地，何以为报。”施碧霞道：“真正受苦了。”花赛金道：“红花，尔敢是被鬼迷了？为何走到此来？”红花将秋菊骗来之事说了一遍，花赛金叫道：“秦氏，尔这贱人没法我，却骗我的丫头来打。”说完又打。秦氏被打疼极了，只得说道：“姑娘难道姑嫂之情一些也无，当真要打死我么？”花赛金道：“尔还敢说么？尔若有姑嫂之情岂是将我的丫头如此处治么？自古打狗也须念着主人，尔打他就是打我一样，我今要报仇了。”说完又打，道：“红花，尔先回去。”红花领命去了。却说花子能闻报急急走来，一见施碧霞问道：“尔在此则甚？他姑嫂相打与尔何干？还不去。”施碧霞道：“我在此尔便怎么？”花子能是被施碧霞打过几次，晓得他的利害，又且贪他生得美貌，到有些怕他，道：“在此、在此，尔在此便了。”又道，妹子，尔向来是知书识理的人，近来为何如此撒野？前日拿剑要杀我，亏我走得快，不然性命岂不送在尔手里？前日打尔嫂嫂，说是无端寻尔生事，今日却是为何？”花赛金道：“都是尔们来欺我，今日无事又来打我的红花。自古道：敬使及主。如此欺我主婢，从今兄嫂之情不必提起。”花子能道：“说什么话？自古道：长兄为父，长嫂为母。打嫂嫂自有罪的。放了起来，有话好好说来，不必如此。”花赛金道：“有罪我也不怕。”碧霞道：“小姐，如今也好了，且起来，有话说个明白。”花赛金只得立起。秦氏才能爬得起来，将头发缠好，指定花赛金道：“尔这贱人，好打。”花子能假做不知道：“到底为着何事如此相打？”秦氏想道：“尔却佯为不知，到教我做歹人。”遂不开口。花子能见秦氏不做声，遂道：“妹子，还是

尔说的好。” 花赛金将前事说了一遍，道：“打着红花犹如打我一样，尔们到底是怎么？ 无事常要起风波来欺负着我，我不如与尔拼了命罢。” 花子能道：“说那里话来，我不好看在嫂嫂面上，嫂嫂不好看在我面上，哥嫂都不好看在父母面上，万事就丢开了。少奶奶，尔也不要多事，如此的热天打得一身的汗做甚？” 秦氏道：“我前世修不到今世受苦，被他打得如此模样，如今是冤仇结的屡深了。” 花子能道：“不必如此，自己姑娘结甚仇怨？万事着在我面上罢了。施碧霞，尔劝小姐回去。” 施小姐顺势劝花赛金出去，花赛金道：“我只有一个红花服侍我，今日打得他这般光景，秦氏啊秦氏，亏尔下得这样毒手，是甚心肠？今日拼命与尔打死了罢，免得终日怀恨难消。” 走上前一把扭住胸前道：“同尔死了罢。” 秦氏道：“尔、尔、尔又来打了。” 两手乱遮，防他打来。花子能上前叫声：“贤妹，如今打得他也打好够了，放了手罢。若说红花打坏，我去请医生来调理，明日请一班戏子与尔赔罪。” 又叫：“施碧霞劝小姐回去。” 施碧霞劝道：“小姐不必动怒，且回楼上去，有话明日再说罢。” 扶了花赛金出去。那秦氏只是哭，花子能装了一个笑脸道：“少奶奶，看在我面上不要气坏了。” 秦氏道：“我好好快活人，一年四季无事，闲是闲非，都是尔来害我受此苦楚。” 花子能道：“不必气苦，有日拿住李荣春，自然与尔报此冤仇。” 又道：“丫头，与少奶奶梳洗换去衣服。” 又叫道：“少奶奶，我且下去暂歇再来陪尔吃酒。” 说完了下阁而去。秦氏梳洗明白换了衣服，想道：“可恨这贱人，如此行凶，我必要除此贱人，若不除此贱人，有何面目做少奶奶，也算不得我的手段。这叫做君子能吃眼前亏，若不报仇枉为人。” 且不说秦氏怀恨要报仇，且说花子能怒冲冲的来到书房，将此情说与曹天雄晓得。曹天雄道：“依小可看起来，李荣春逃走并非红花放走的。” 花子能道：“何以得见？” 曹天雄道：“那红花与李荣春并不认得，况且李荣春日里被拿夜里被走，能有多久，就疑到红花身上？且又小小丫头怎么有此胆量做得此事来？就是小姐乃知书达理的千金之体，岂肯容纵丫头做此事么？又兼两次上楼搜查并无踪迹，揆情论理与红花何干？少爷，这叫做烦恼不寻人，人自去寻烦恼，从今不必苦追求，免得兄妹不和好。” 花子能想道：“如此说不干红花的事了，将他打得如此，必须请个医生与他调治。” 乃叫道：“花云，尔去请个医生来与红花调治。” 花云领命去请医生，这且慢提。再说花小姐与施小姐来到楼上，重新见礼坐下，红花道：“二位小姐在上，待丫头叩谢救命之恩。” 施小姐道：“不必如此。” 连忙扶起。红花道：“不知二位小姐如何晓得丫头有难前来搭救？” 花赛金道：“我在房内等尔不来，正在烦恼，多亏了花云前来通报，我一闻此言心中火发，即时下去要来看尔，却好遇着施小姐，一同来救尔。” 施碧霞道：“红

花姐，那李荣春可是尔放的么？”红花想道：“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答道：丫头并无此事。“施碧霞道：”但说何妨，我也是受李大爷的恩，巴不得有人救了他才好，我岂来害尔？”红花道：”丫头实是不知。“花赛金遂接口道：”我也要问施小姐，既李大爷周济与尔，尔为何又被我哥哥接来舍下？”施小姐道：”我父名唤忠达，镇守山海关总兵，因无钱孝敬府上太师，太师矫旨，道我父克减军粮，将我父亲杀了，又将家私抄没。母子三人无依无靠，苦楚难言，要到宁波姑丈家去，谁知到此母亲病亡，哥哥又病得不知人事，没奈只得卖身。蒙李大爷周济，那时我也不知祸因，老道说错了话，只说有主顾，我那里晓得其中之事？及到府之后，才晓得令兄的主见要谋我为妾，我是愿为婢不愿为妾。我到府未久即闻小姐贤名，与令兄天差地远，我要来拜见又恐见绝，所以不敢惊动。“花赛金道：“岂敢，难得小姐节行无亏，实为可敬，恨相见晚。未知令兄的贵恙如何？”施碧霞道：”自从别时奄奄一息，不知近来如何，今要求小姐救我。“花赛金道：”慢慢想个计策出去便了。“心中暗想道：”可怪哥哥如此纵横，恶名传遍扬州，他父又死在我父之手，将来要报起仇来如何是好？也罢，必须如此如此才免此患。“乃道：”红花，尔去吩咐备酒，不可又被秋菊骗去。“红花道：”晓得。“施碧霞道：”小姐，红花为人果然伶俐，小姐必然另眼看他。“花赛金道：”不是他为人聪明知心贴意，我焉肯容他做此事？”施碧霞问道：”何事？”花赛金遂将李大爷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施碧霞道：”难得他知恩报恩，只是可惜断了卢家往来。“那红花已将酒席排上，二位小姐对面而坐，红花道：”少爷请了医生来与丫头调治。“花赛金道：”尔要与他看抑不与他看？”红花道：”羞人答答与他看则甚？将伤处去对诉医生说，问他取丸药，叫他开了药方，只须三五日就好了。“花赛金道：”这也使得。“二人吃了一回酒，花赛金忽见施小姐两眼流泪，便问道：“小姐为河流泪？”施碧霞道：“只为哥哥病重，举目无亲，不知吉凶如何，故此伤心。”花赛金道：“我到忘了，那晚李大爷与红花说五十两银一口棺木成殓夫人，又请医生去看施大爷的病，可有这句话么？”红花道：“丫头不知。”花赛金道：“不妨，我已将前事与施小姐说明了。”红花道：“既是小姐说明，我也不敢相瞒，果有此话。”施碧霞道：“虽然如此，不知他家人可肯用心办事否？”红花道：“这也不难，待我吩咐花云到玉珍观看个明白便了。”花赛金道：“奴家有句话要说，不知小姐可肯依从么？”施碧霞道：“小姐有话请说，奴家无所不依。”花赛金道：“奴家意欲与小姐结拜为姊妹，未知尊意如何？”施碧霞道：“这个不敢，小姐乃千金贵体，奴家何等之人，焉敢与小姐结拜？”花赛金道：“说那里话来，均是官家之女，这有何妨。”施碧霞道

：“这个差得远呢，奴父不过一总兵，小姐令尊乃当朝首相，尊卑有别，贵贱有分，这断难从命。”花赛金道：“何必客套，彼此俱吃皇上的俸禄，有何尊卑之别。敢是小姐弃嫌我么？”施碧霞道：“岂敢，只是乌鸦不入凤凰群，野鸡难结金凤友。”花赛金道：“不必虚套，今日定要结拜。”红花也来相劝，施碧霞暗想道：“若与他结拜，将来如何报仇？也罢，到那时自有道理。”便道：“既蒙不弃，敢不从命。”花赛金见他肯了，心中大喜，对红花说道：“此时要办牲礼谅也不及了，快排香案起来。”红花闻言，遂将香案排了。二人对天结拜，各通了乡贯姓名年纪，施小姐大花赛金一岁，叫花小姐妹妹，花小姐小施碧霞一岁，叫施小姐姊姊。二人结拜为姊妹，一发相爱，重新入席饮酒。花赛金道：“姊姊如今只在我房中同住，等候令兄病痊一同回去，路费都在我身上。”施碧霞道：“多谢妹妹。”却说赛貂蝉见施碧霞去后，即差秀琴去打听，秀琴打听的明明白白即来回报，赛貂蝉闻说着了一惊，道：“不好了。”连忙往报与花子能知道。花子能一听此言，气得拍桌乱跳，大骂赛貂蝉：“尔这贱人，我将施碧霞交与尔，尔为何被他走了？如今若有施碧霞来交我便罢，如若不然教尔性命难保。”赛貂蝉道：“少爷不必发怒，待我去叫他来就是。”话说完，急急来到花赛金楼上，连忙双膝跪下道：“二位小姐救命。”施碧霞问道：“何事如此慌张？”赛貂蝉道：“少爷请施小姐回楼去，若是不去时便要杀我，望施小姐回去救我一命。”施碧霞道：“我已与花小姐结拜姊妹，不回去了，尔自去罢。”赛貂蝉道：“小姐啊，望尔好心救我一命，胜造七层宝塔。”施碧霞道：“不必多言，如今要我再到万香楼，除非红日西出，水向上流，我方再到万香楼去。”赛貂蝉道：“小姐啊，望尔可怜我一命，为尔而起，必要回楼去，一去了再来就不干我事了。”施碧霞道：“胡说，我主意已定，不必多言，若再在此惹厌，叫尔性命难保。”花赛金道：“红花，取宝剑来。”红花应声晓得，即时将壁上所挂的剑取下，双手呈与花小姐。花赛金将剑接在手中说道：“尔这贱人还是去不去？”赛貂蝉吓得魂不附体道：“小姐饶命埃”花赛金道：“谁教尔多言惹厌。”赛貂蝉道：“是，再不敢多言了。”爬起急急走下楼来，又不敢去见花子能说施碧霞不来，心中想道：“如今怎么好？”想了一回道：“也罢，去求少奶奶，求他代我向少爷面前说个人情。”想定主意，遂急急奔到沉香阁要求少奶奶。不知秦氏肯为他求情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相府中恶妇求情 玉珍观英雄病愈

话说赛貂蝉走到沉香阁，跪在秦氏面前只是磕头道：“少奶奶救命埃”秦氏正在气闷，忽见赛貂蝉跪着磕头，口口声声只叫救命，到觉好笑，道：“为何如此？”赛貂蝉将前事说了一遍，道：“如今少爷要取我的性命，望少奶奶与少

爷说一声求情救我一命，感恩不荆”秦氏道：“尔将施碧霞放来打我，如今被他走了去，又来求我则甚？”赛貂蝉道：“少奶奶，总是我不是，求少奶奶开恩救我一救，胜烧万柱香。”秦氏道：“尔如今也认得我了。古人说得好，皂隶门前过，留他吃杯茶，虽说无路用，也是冷热债。自从去年初秋尔到我家，尔就做势装腔迷着少爷，少爷被尔迷昏了，竟将我搁起放在一边，我也不做声，情愿孤眠独睡。我不是怕尔不敢与尔争风，惟恐被人闻知大小争风，说笑起来。况且三十一人单单爱我一个，难道这点小事尔就说不来，何必来求我？”赛貂蝉道：“少奶奶啊，我从今以后再也不敢了。”秦氏道：“不相干，这个人情我说不来，尔自己去说。”赛貂蝉只是磕头求救。只见秀琴走来道：“七奶奶，少爷气得了不得，叫我来寻尔去说话，尔如今快些同我去。”赛貂蝉道：“尔先去，我就来。”又道：“少奶奶须要救我一命呵。”秦氏道：“自今以后可认得我了？”赛貂蝉道：“以后再不敢了。”秦氏道：“尔且在此，我先去说看，有来叫尔尔才可去。”又道：“春梅、秋菊，尔们随我来。”遂下了阁来到万香楼。花子能见了立起身来道：“少奶奶来了。”秦氏道：“少爷请坐。这两日天气甚热，就是民间夫妇也要分床另睡，少爷也该分床。”花子能道：“我是再也分不来的，夜夜空不得的。”秦氏道：“虽然少爷精神充足，也要须应保体，一人焉能当得三十二人？”花子能道：“那有三十二个？”秦氏道：“施碧霞难道算不得数？”花子能道：“不要说起他了，他是算不得数的。”秦氏说：“如此言三十一人之中，那个最中少爷的意？”花子能道：“只有第七房赛貂蝉，他的内才外才真为第一。”秦氏道：“比我何如？”那秋菊口快，便接口道：“少奶奶，若说七奶奶的内才比少奶奶好得多呢，他也能写字，也能刺绣，也能做诗。”秦氏道：“贱人，谁要尔多嘴。”秀琴道：“秋菊姐，尔说错了，那个内才不是这个内才。”秦氏道：“尔也来多嘴，要讨打么？”春梅将眼一丢，将手一招，二人随他下楼道：“春梅姊叫我们做甚？”春梅道：“尔们好不知事务，他说起房里的事，我们就该走开才是，还要多嘴多舌，我听了好不替你捏一把汗。”秋菊道：“什么内才，尔说与我听。”春梅道：“尔来我说与尔听。”三人去说私估不提。且说秦氏道：“少爷，既是赛貂蝉中尔的意，自然百无过失。”花子能道：“虽无过失，却有一错。”秦氏道：“什么错？”花子能道：“就是放施碧霞下楼去与赛金结拜，我恨他此一错。”秦氏道：“那施碧霞性强力大，少爷尔尚且被他打倒了三次，何况他一个女人，焉能留得他住？”花子能道：“不是如此说，他是有心放走的，我必要他还我施碧霞来才罢。”秦氏道：“不是我埋怨尔，说施碧霞的容貌也不为奇，一进门就欺着少爷，看此事势是不能与少爷成亲的，尔也不必去想他了。比如他不到我扬州

来，难道尔走到山西去抢他不成？就是这件事是要两相情愿的，才有情有趣、如水似鱼，若有一个不愿就无趣了。比如我与少爷成亲之后，蒙少爷见爱我也不敢推辞，格外讨好少爷尚不中意，还要娶这许多小妾，连我合凑在内共成一盘象棋，随尔下着何子，何故必定要他？”花子能道：“难道不成罢了？”秦氏道：“若必不肯饶他，这也容易，他又未出去，慢慢图他必然到手。饶了赛貂蝉罢。”花子能道：“既少奶奶讲情，饶他罢了。”秦氏道：“果然少爷大量。秀琴、秋菊、春梅。”叫了两声不见一个，道：“这些贱人那里去了？”又大叫两声。那春梅等围住私讲内才，正在说得高兴，忽听秦氏呼叫，三人连忙走上楼来。秦氏道：“去叫七奶奶来。”秋菊领命去叫了赛貂蝉来，跪着只是磕头，秦氏道：“施碧霞走下楼去，虽然是他强悍自走下去，到底是尔管束不严之罪。我如今与尔说了情，少爷宽洪大度不来罪尔，快快与少爷多磕几个响头。少爷今夜要尔仰面尔就仰面，要尔覆背尔就覆背，要尔横倒尔就横倒，要尔直竖尔就直竖，须比往夜要留心讨少爷的欢喜。”赛貂蝉答道：“晓得，叩谢少爷、少奶奶。”“赛貂蝉此时才放了心。只见丫头报上楼来道：”曹教师请少爷说话。“花子能道：”少奶奶，我失陪了。“秦氏道：“少爷请便。”花子能下楼去与曹教师说话不表。且说红花要叫花云去看施必显病症如何，心中暗想道：“倘若花云要与我罗嗦如何是好？前夜因要救李大爷所以骗他，如今若见他面，花云必不肯干休耳。”想一想道：“有了，我只说被打的遍身重伤，等待医好再来便了。”道：“云哥啊，尔虽有恩情在我身上，只是此事断然苟且不得，将来另外的将物件报尔恩情罢。”遂等二位小姐吃完夜饭，将碗盘搬入厨房，四处一看并不见花云，没奈何只得回房。谁知身上发寒发热痛疼难当，因吃了药，药性发作觉得一发疼痛，起先还可以扶得到，此刻药性发作实是难当，一夜疼到天明，次日不能起床。

花赛金见了心中又不愿，又走去与花子能大闹起来道：“红花被尔们打得如此模样，命在旦夕，快些请医生来看病调治，如若他死了还要尔来赔命。”花子能喏喏连声说：“我就去请医生来便了，如若果然死了，我做哥哥的赔命就是。”即刻差家人去请医生，花赛金犹恨恨的骂回楼去。那花子能不知怎样，自从与花赛金赌气输赢砍头之后见了就怕，所以花赛金说的话无所不依。

且说飞天夜叉施必显病在玉珍观奄奄一息，多亏李荣春差家人请医调治，自古道药医不死病，不消几日病就渐渐好了。施必显食量最大，日食斗米，每日与道人讨食，到晚只是吃不饱，也不想母亲妹子那里去了，只是要食。那日病已痊愈，正在吃饭，忽然想起母亲妹子为何不见了，难道回去不成？又想到：“非也，母亲前途中得病，到此卧床不起，怎么能得回去？再没有他回去将我一个病人丢在此之理，必无是事。只是他们那里去了？待我叫道人

来问便知明白。“遂叫道：”道人快些来。“道人听见叫唤连忙走进道：”

大爷，饭是没有了。“施必显道：”不是要饭，我问尔：我的母亲、妹子都那里去了？“道人想道：“我原恐他病好了要问我讨人，如今怎么好

？”那施必显见道人沉吟不语，问说：“道人为何不说？”道人说：“小道不知。”施必显见道人说不知，心中大怒，走上前一把将道人胸前扯住道：“尔这贼道人，我母亲妹子都在尔观中，怎说不知，莫非尔害死了么？”道人被他扯住一时忙了，道：“施大爷放手，小道怎敢害死，有个缘故。”施必显放了手道：“尔说来，是甚么缘故？”道人说：“施大爷啊，皆因老夫人身故。

”施必显道：“我母亲死了么？几时死的？为何尔也不与我说一声？”道人说：“大爷，尔病得人事不知，叫小道怎么与尔说？就说尔也不知的。”施必显道：“这也罢了，只是我的妹子那里去了？”道人说：“因为老夫人死了，没有棺木成殓，所以卖身。幸亏得此处有个仁人君子姓李名芳字荣春，他不忍小姐卖身，助银五十两、棺木一口，又请医生与大爷调理，大爷尔才得病好。

”施必显道：“如此甚好。何故我妹子又不见呢？”道人说道：“因被此处有个姓花名虹字子能、绰号净街王，被他看见将小姐抢去了。”施必显大怒道：

“他抢去做甚么？”道人说：“无非抢去做小妾。”施必显闻言大骂道：

“花子能，尔这狗男女！尔敢如此大胆，将俺妹子抢去做小妾么？尔这道人为何不对他说是我的妹子？”道人说：“小道才说得一句使不得，他就拳头脚尖乱打乱踢，还要送到江都县去打枷，小道再三求了才罢，怎么敌得他过

？”施必显道：“我且问尔，我母亲的灵位放在那里？”道人说：“在后房，我同大爷去看。”施必显随同道人走到后房，一见灵位双膝跪下，放声大哭道：“我的母亲啊，母子三人自从离了故土要往宁波姑丈家中，谁知行至此地母子双双同病，不料母亲竟丢了孩儿归天而去，为儿的不能送终真是不孝，可怜也无人奉饭烧纸。”道人说：“这都是小道早晚留心侍奉。”施必显道：

“难得尔如此好心，我自当报尔的恩。”道人说：“不敢，些许小事何须言报。”施必显道：“我且问尔，那花子能家住在那里？我要去讨我的妹子。

”道人想道：“这个凶煞神莽撞之极，若说与他晓得，倘生出事来岂不又连累到我身上来，道是我说的？”遂说道：“施大爷，尔身体才好不要去动怒，等候再过两日身体勇壮方才可去。”施必显道：“这个不要尔费心，尔只说那花子能住在那里。”道人说：“这个我却不知。”施必显见道人不肯说，大声叫道：“尔不说难道我就罢了不成？待我自去问。”遂将长衣服脱了穿件短衫

，装束停当，拿一对四百斤重生铜打就的金爪锤走出现门，一路乱喊道：“花子能，尔这狗男女，我来与尔算账也。”不知要由那条路去，只是乱走乱叫，街路上这些男妇老幼见了吓得魂不附体，个个道：“不好了，魁星罡出现了

，快些走罢。”这些人见了施必显就走，因施必显生得奇形怪状，青面獠牙，头大如斗，发如朱砂，身高丈二，声如铜钟，所以这些人见了个个害怕。

那施必显东奔西跑，也不知花子能家在那里，只是奔走。走得肚中饥饿，四处一看并无可吃的物，正在停望，忽见转弯来了一人挑着一担粽来，施必显道：“好了，有点心来了。”飞步走上前叫道：“卖粽的快快挑来我吃。”那卖粽的挑着担低了头的走，忽听得这一声犹如雷响，吃了一惊，抬头一看道：“不好了，魁星罡出现了。”回转身就走。施必显赶上一步扯住了担道：“尔走往那里去？”那卖粽的被他扯住的了不得脱身，惊得满身发战。施必显道：“尔为何如此的抖？”卖粽的道：“我怕尔的面。”施必显道：“呆子，我是个人，尔也是个人，何必害怕？”卖粽的道：“尔是个神就该住庙里，为何出来怕人？”施必显道：“狗奴才，我是凡人。”卖粽的道：“尔该死了，既是犯人就该在监牢内坐。”施必显不等他说完，一个巴掌将卖粽的一掌打去就跌倒在地，方说道：“我是与尔的一样之人。”那卖粽被这一掌打得头昏眼花，停了一回才爬得起来道：“尔既是个人，为何如此凶恶？”施必显道：“我不晓得什么凶恶，从小就是如此。我且问尔，尔这粽可要卖么？”卖粽的道：“是要卖的，不卖我打出来做什么？”施必显道：“既是要卖，拿来与我吃。”卖粽的道：“拿钱来买。”施必显道：“吃了自然有钱与尔。”

卖粽的只得将粽一边剥与他，他一边接来吃，一连吃了一百余个，将一担的粽吃得干干净净。卖粽的暗暗吃惊道：“怎么如此大吃？”见他吃完了道：“拿钱来。”施必显道：“该多少钱？”卖粽的道：“一个粽三个钱，尔共吃一百一十三个粽，共该钱三百三十九文。”施必显将手去身边一摸，并无一文，方道：“卖粽的，今日我无带钱在身上，明日来拿罢。”卖粽的道：“尔这人到说得好笑，我又不认得尔，叫我明日那里去寻尔讨钱？”施必显道：“尔明日到玉珍观来向我拿钱，我如今要到花家去了。”说完大踏步如飞而去。那卖粽的见施必显如飞的走去，只是叫苦，赶又不敢去赶，晓得他是利害的，只一巴掌尚当他不起，如若被他打一拳，岂不白送了性命，只自己认造化不是罢了，挑起担子自去了。

且说施必显吃了粽一直走，心中想道：“不知花子能他住在那里，我如此走来走去走到几时？不如待我问一声。”举眼四处一看，并无一人。正在张望，却好来了一人，施必显就赶上前一把扯住道：“花子能的家从那里去？”那人被他一扯，回头一看吃了一惊，道：“望西而去，过了和合桥再问就是。”施必显放了手望西而去。尔说那人因何不老实说叫他由东而行，却叫他望西而去？因恨他莽撞又被他吃了一惊，所以骗他西去。

若施必显识礼的走上前拱手叫声伯叔，年轻的叫声兄弟，借问一声花子能家那里去？那人自然与他说在某处，望那里去。施必显乃莽撞之人，动不动扯

住了人叫道：花子能家望那里去？也不称呼一声，也不拱一拱手，又生得奇怪的相貌，那人怕也怕坏了，那里还肯对他实说？不知施必显能到花家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拖必显大闹花府 曹天雄已归黄泉

话说施必显被那人骗了望西而走，走到和合桥，谁知有两个人坐在和合桥石栏杆上说闲话。尔说此两人是谁？一个姓王名玉，一个姓李名秀，这二人在此谈论花子能与李荣春的事，说得高兴，忽见施必显走上桥来大声一叫道：“花子能，尔这狗男女，我今病好已来了，尔们快快好将我妹子送出来还我么？”那王玉、李秀吃了一惊，叫声不好了，一个个倒栽葱跌下桥去，二人不识水性都淹死在水里。施必显见二人跌下桥去也不去看，只是一直走落桥下，又见来了一人，施必显又上前问道：“花子能家在那里？”那人胆子还大，老实对他说：“汉子尔走错了，不是这条路，尔回转身望东走去再问。”施必显道：“走错了路么？”回身又走。那人道：“慢些走，我且问尔，尔问花家则甚？”施必显道：“我的妹子被他抢去，我要去向他讨妹子回来。那人也是要去黄石街，因有个妹子也是被花子能抢去，怀恨在心无处伸冤，今见施必显生得奇形怪状，又拿了一对大铜锤，暗想道：”此人必是一个英雄，此去花家必然有一场大闹，待他去打个落花流水，也出得我胸中之气。“便道：”我也要到黄石街去，尔既不识路径，待我带尔去便了。“施必显道：”如此甚好。“那人又道：“只是尔要离我一丈远而行。”施必显道：“这却为何？”那人道：“尔有所不知，我若与尔同走，倘被花子能的家人看见说是我带尔到他家去的，倘闹出事来岂不连累着我？我所以要尔离我远些，使他不知是我带尔去的。”施必显道：“怕他则甚？”那人道：“尔虽不怕他，我却怕他。”施必显道：“既然如此尔先走，我离远些便了。”那人遂向前先走。施必显见他走有十几步了，然后才行。到底是莽撞之人，一边走一边大叫道：“花子能，尔这狗男女，敢抢我的妹子么？我来与尔算数了。”这些闲人见了个个闪开道：“这个人如此凶恶，要到花家去讨妹子，必然不是好说话的，决要相打，我们都闲在此，何不随了他去看看也好。”众人俱道：“不错，大家去看看。”各人一齐随了去。且说花吉、花祥二人在街上打听李荣春消息，忽见施必显一路大叫道：“花子能，我来讨妹子了。”那花吉、花祥见了吓得魂不附体，急忙走回家中道：“管门伯伯，快快闭了大门。”管门的道：“何事如此大惊小怪？”花吉、花祥道：“尔快些将门闭了，我方与尔说。”管门的果然将门关好，问道：“到底为着何事如此慌张？”花吉道：“就是施碧霞的哥哥，拿了一对铜锤一路喊叫而来，要讨妹子，尔今看好大门我去禀与少爷知道。”即时走进里面，将所有门户都关好了

，一路喊叫道：“少爷那里去了？大头青面鬼来了。”这些家人小使围上前来问道：“为何如此大惊小怪乱叫乱喊？”花吉道：“施碧霞的哥哥好不怕人，长又长大又大，青面獠牙、红头发，手拿一对铜锤如米斗一般大，要来讨妹子。”众人道：“不好了，快快报与少爷知道。”

不说众人去报花子能，且说施必显随了那人来到黄石街，那人在转弯之处停步指道：“尔自己去，那大墙门便是花家。”

说完，忙走开去闪在一边偷看。那施必显转了弯见个大墙门，又有一对旗杆，料道：“必是此间了。”走上前去将手中一对铜锤举起便打，将大门犹如擂鼓一般起来，门却打不开。尔道为何门打不开？那施必显的铜锤也有四百斤重，为何门打不开？

因花家这大门甚是坚固，外面有重铁板，当中是砖，后面又是木板，所以任打木开。施必显道：“花子能，尔这狗男女，尔将牢门闭了，我难道就不打进去么？”

举起双锤一味乱打。这些闲人却围住观看，有几个私下说道：“看此光景必要打死人的了。”

有一个道：“不要多嘴，花子能不是好惹的，自古说得好：宁做盐盗贼犯，莫做人命干证，不要管他闲事的好。”

内中有个哑子，他的妻子亦被花子能抢去，隔两个月就不要了，赶他出来。哑子怀恨切齿，念念不忘，今见施必显打不进去，他用手指那边门，要施必显从边门打进，也好与自己出出怨气。

施必显打不进去正在发恼，忽见一个人用手指着边门，心中就明白了，道：“好啊，待我来也。”遂将双锤拿在一手将边门乱打，不消几下就打开了。施必显呵呵大笑道：“花子能，我打进来了。”一直进去，却不见一个人影。施必显道：“尔这狗男女，走往那里去？”举起双锤将所有门户并这些物件乱打，打得落花流水，不留一件好的，直打到内厅，大声喊叫道：“花子能，尔这狗亡八，好好的将我妹子送出来便罢，如若不然，我要再打进去了，那时叫尔一家都活不成。”说完举起双锤将厅上所有物件都打得粉碎，不留一件。

他厅上这些物件前被李荣春打过了，如今所排物件又是全新买来铺设的，今又被施必显来打得不亦乐乎。

不说施必显在厅上乱打物件，且说这些家人小使走报花子能道：“少爷，不好了，施碧霞的哥哥打上门来了。”这个说未完，又有家人走来报道：“少爷快些出去，若迟些要打进来了。”花子能道：“狗才，何必如此害怕，有我少爷在此，大家跟我出去。”众人道：“我们性命要紧，当不得他一锤。”

花子能道：“狗才，如此胆校”众人道：“少爷胆大自己出去。”花子能道：“谁敢不跟我出去，我就先打死他。”

众人没奈何，只得跟了他出去。花子能走到屏门大叫道：“那个敢如此无礼？我花少爷来了。”将屏门开了，抬头一看，吃了一惊，叫声：“不好了。”

将门一闭回身就走，这些家人已先走了。花子能道：“家人们，快请曹教师来。”连叫数声，并不见一个家人，只得自己走到花园乱叫道：“教师那里去

了？” 那曹天雄正在斗鹤街舞棒闲耍，忽见花子能一路叫喊而来，曹天雄迎上前叫道：“少爷，小可在此，何故如此叫喊？”花子能道：“施碧霞的哥哥打上门来了，打得厅上犹如雪片的一般乱飞。”曹天雄道：“有如此事么？待我去会他一会。” 遂拿一条齐眉铁棒重二百八十斤走到屏门，花子能跟在后面，吩咐家人架起柴草硫磺焰硝，等候教师拿住了就放火烧死他。那施必显正在叫骂道：“花子能，尔这狗男女，尔不出来我要打进去了。”举起双锤又打，忽见屏门一开走出一个人来，大喊道：“青面鬼休得无礼，我生铁罗汉曹天雄在此。”施必显道：“尔叫花子能还我妹子便罢，如若不然，俺施必显一对铜锤要吃人头脑。”曹天雄道：“施必显，尔快些回去便罢，如若不然，我这铁棒也要吃人皮肉。”施必显道：“尔这狗男女有甚本事，敢说大话？”举起双锤就打，曹天雄将棒一架道：“果然好利害。”回手一棒打了。二人正在厅上一往一来、一上一下，打有二三十合。花子能在屏门道：“打倒这贼，拿来活活烧死。”施必显听了大怒，狠狠一锤道：“照打。”曹天雄此时气力已尽，如何当得这一锤？要隔隔不住，要闪闪不及，只叫声不好了，望后便倒。施必显上前再一锤，打得脑浆迸出死在地下，一魂回家托梦与天吉要来报仇。 那施必显道：“花子能，尔这狗男女，快送俺的妹子出来，如若不然俺也是照这样一锤。”那花子能见曹教师被他打死，惊得魂不附体，忙将门闭了回身就走，喊道：“家人们快去看守门户，不要被他打进来。”如今没有教师了，只好来与秦氏说知此事，道：“如今怎么好？”秦氏道：“曹教师尚且被他打死，还有何人是他对手？吓得我心惊胆跳，满身发抖，叫我如何有主意？”花子能道：“就是如此说，我所以来与尔计议有甚法能得他出去。”秦氏道：“我想施碧霞又非天仙美女，为了他一人受了无数的气，又不肯与尔成亲，又没奈他何，不如还他去罢。”花子能道：“还他是没要紧，只是被人耻笑，且又受他多少恣辱，就是如此还他实不甘愿，一夜也不曾与他卧得，怎么气得他过？”秦氏道：“如此说我也没法。”只见丫头报上阁道：“少爷不好了，施必显打进屏门，如今打到第三厅了。”花子能听说急得乱跳道：“如今怎么好？”秦氏道：“少爷，尔急死也无用，若不听我的话，一家亦要被他的打死。”花子能没奈何，道：“丫头，尔去与小姐说，道施必显来讨施碧霞，教小姐放他回去，我不要他了。”丫头道：“我不敢去，他动不动就要杀人。”花子能道：“贱人如此胆校”丫头道：“少爷胆大，才被他要杀要打，也只好滚下楼来。”花子能道：“贱人，尔敢说我的短么？”丫头道：“我怎敢，只是少爷大胆自己去说。”花子能道：“贱人，我差尔去尔不去，还敢说七道八说我的不是处，等我去说了才来打死尔这贱人。”说完遂急急的走下阁来，到花赛金楼上，将施必显打上门要讨施碧霞，又将曹天雄被施必

显打死，如今打到第三厅了，望妹子与施碧霞说知，教他出去劝他哥哥不要打进来。花赛金听了微微含笑道：“哥哥，这不干我事，尔不见了李荣春也来寻我，如今施必显打上门来打死教师又来寻，我是个女流之辈，只晓得吃饭穿衣做些针指，这些闲是闲非我是不管的。”花子能道：“我的贤惠妹子啊，那施必显打死了曹天雄尚不肯歇，还要打进来，我所以来求妹子与施碧霞说一声求他出去，我不要他了。”花赛金道：“何不也将他拿来与李荣春一般放火烧死？”花子能道：“曹教师也被他打死，怎么拿得他住？”花赛金道：“尔们男子汉尚且拿他不住，难道叫我出去拿他不成？”花子能道：“不是叫尔出去拿他，我如今情愿还了施碧霞，叫他出去与他哥哥说不要打了，叫他兄妹双双回去便了。”花赛金道：“好，这我就去对他说。”花子能道：“尔与他结拜姊妹，尔去一说他必然听尔的。”花赛金道：“说我是去对他说，只是打死曹天雄，尔要追究也不追究？”花子能道：“这个且搁一边。”花赛金道：“若如此说我也不管。”只见丫头又在楼下大叫道：“少爷不好了，施必显又打到西厅去了。”花子能道：“不好了，定要被他打完了。”遂叫道：“妹子，尔去救我一救。”花赛金道：“若打死曹天雄尔不追究，此事包在我身上，还尔太平无事。”花子能道：“如今不追究就是了。”花赛金道：“口说无凭，须尔立下誓来。”花子能道：“这个容易。”对天跪下道：“我花子能若究凶身，死无棺木。”起来说道：“如今妹子可放心了？”花赛金道：“谁叫尔弄出这事来？”花子能道：“原是我不好，望尔周全此事。”花赛金道：“尔且在此，我进去说。”那施碧霞早已听得明明白白，几乎肚肠笑断，忽闻花赛金呼唤，忙上前说道：“贤妹叫我何事？”花赛金道：“只为我哥哥多多得罪姊妹，如今令兄打上门来，将曹天雄打死，什么家伙打得落花流水，如今望姊妹去劝一声，兄妹好同回家。”施碧霞道：“何不也拿来烧死岂不是好？”花赛金道：“这些话也不必再说了，使我心中不安。”施碧霞道：“我一到此地我是不想回去了，多亏得花少爷收殓我母，我是花家的人了，还有什么回去的日子？”只听见小使又在楼下大叫道：“少爷，快些叫施小姐出去，施必显又打到东厅去了，他要放火烧屋了。”花子能听见吃这一惊不小，慌忙哀求妹子。不知果能退得施必显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女结盟赠金违别 净街王聘师报仇

话说花子能听见施必显要放火烧屋，惊得魂不附体，连忙又求花赛金周全，花赛金又道：“姊妹，如今事急了，望姊妹看我面上去劝令兄一声，叫他不必要如此，自然送姊妹回去。”施碧霞道：“贤妹，我那哥哥与令兄一般样的性子，如何劝得？少爷的势头甚大，何不往衙门去讨官兵来拿他？”花赛金

道：“姊姊，此乃曹天雄不好，不干令兄之事，我方才已与哥哥说过了，我哥立下重誓不来追究，望姊姊快些出去。若迟了些，令兄当真放起火来如何是好？”花子能道：“施小姐，尔是我前世的祖奶奶，如今求尔救我此难。”施碧霞道：“此时自然不追究，只怕我劝住了哥哥尔又要来起风波了。”花子能道：“我已立下重誓了，还要怎样？”施碧霞道：“不相干，口说无凭，尔要亲写一片状，说曹天雄是花子能自己打死，与施必显、施碧霞二人无干。”花子能道：“要我写伏状这也容易，总是求尔先出去劝住令兄，我这里就来写。”

“花赛金道：“姊姊，伏状包在我身上，尔劝了令兄出去，进来自有伏状与尔。若无时不要说令兄打，就是姊姊尔也打个成双。”施碧霞道：“如此说我且出去劝他。”花赛金叫丫头引路。那丫头带了施小姐来到东厅道：

“施小姐，尔看打得如此模样。”那施必显道：“花子能，尔这狗男女，尔不送俺小妹出来俺要打进来了。”施碧霞走上前道：“哥哥，小妹在此，不要打了。”施必显见了碧霞出来，哈哈大笑道：“妹子，尔也有手段之人，为甚就被他抢来？”施碧霞道：“此时也不及细说，且到玉珍观再与尔细细说明。只是哥哥，尔今将曹天雄打死，其实不该如此莽撞。”施必显道：“我为了尔而来此，尔到来埋怨我，是了，敢是尔从了花子能那狗男女么？”施碧霞道：“暖哟！哥哥，尔说那里话来，我是误投虎穴难以跳出，怎肯轻轻的便去从他？幸亏得花赛金小姐贤德，有情有理，为了我与他兄嫂不和。他亦与伊兄嫂犹如冤家一般，留我在他房里住，与我结拜为姊妹。花虹虽然无礼，看他妹子面上饶他罢了。”施必显道：“虽然饶他，只是太便宜他了，只是妹子尔呢？”施碧霞道：“我自然与哥哥一同回去。”施必显道：“如此说快快同我回去。”施碧霞道：“且慢，哥哥且坐一坐，我去就来。”施必显道：“快些出来。”施碧霞应声“晓得”。那丫头道：“小姐还要说声不可再打了。”

施碧霞道：“呆丫头，如今不妨事了。”遂走回楼上将前情说与花赛金晓得，花赛金道：“多谢姊姊全了此事。”乃叫道：“哥哥，如今伏状快些写来。”

花子能道：“好妹子，看我面上免了罢。”花赛金道：“尔要连累我么？叫丫头去叫施大爷来再打。”花子能连忙道：“我写，我写，不必如此。”

遂写了一张伏状交与花赛金，花赛金看了即送与施碧霞，施碧霞看了藏入袖里，说道：“贤妹，不是我无情要去，只是我哥哥在外等奴同回，我若不去，他又要打来，没奈何要别贤妹了。”花赛金听了心中甚然难舍，只得吩咐厨房备酒二桌，一桌外面请施大爷，一桌与施碧霞送行。那花子能伏状已写，没奈何，只得下楼去了。花赛金小姐开箱取了三百两银子，又取了几套衣服并金银首饰打做个包袱道：“姊姊，做小妹的有碎银几两并几件衣服首饰送与姊姊，聊表我一点敬意。”施碧霞道：“多谢贤妹，这个盛情却不敢领。”花

赛金道：“姊姊若不笑纳，教我怎么过意得去？”施碧霞道：“妹妹既如此说，为姊只得受了。”花赛金只是伤心，两眼流泪不止，叫道：“姊姊啊，奴与尔相见未几，今又要分离，从此一别天南地北，要相见时除非我花赛金的魂魄来山西与姊姊相会罢。”施碧霞道：“贤妹为何出此不利之言？”尔道花赛金为何出言不吉？因施碧霞此去不久，花赛金就被秦氏用毒刀刺死，所以出言不利以应后兆。花赛金又叫道：“姊姊啊，我想人生自古谁无死，死者乃人之所不免也，今日不知明日事。”施碧霞听了心中甚是不悦，说道：“妹妹为何说这不吉之语，使人不忍听闻，为姊听了此言甚是心酸。”又叫道：“贤妹啊，尔不必烦恼，自古道人生何处不相逢，不可伤心，自己保重身体要紧，我若未回乡自然再来看尔。只是我还有一句话对尔说，尔须紧记在心：那秦氏乃不良之人，前日之事他必怀恨在心，尔须防他暗算。”花赛金道：“多谢姊姊如此关心远虑，我自然要提防他的。丫头们将酒席排上，花赛金道：“外面酒席可曾送去也未？”丫头道：“施大爷已吃将完了。”花赛金道：“可去吩咐备马一匹、轿一顶来伺候。”丫头领命去了。二人对面坐下，那花赛金只是心酸吃不得下，施碧霞百般解劝，劝到后来也陪他伤心，道：“我到忘了红花姐。”遂起身说道：“妹妹我去看红花姐就来。”即走到红花房中道：“红花姐，尔身上可好些么？”红花道：“多谢小姐，只恐不能好了。”施碧霞道：“不妨，只要慢慢将养自然就好，只是我有一言托付尔。”红花道：“待丫头起来。”施碧霞道：“不必如此，尔只管睡，我与尔说：如今我哥哥病已好了，来接我回去，我只是丢不下尔主婢，尔小姐一切之事全仗尔照顾。那秦氏不是好人的，他与尔小姐结了冤仇，恐他暗算，自古道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须要刻刻留心才好。”红花道：“小姐金玉之言，丫头刻刻在心，如今小姐要到那里去？”施碧霞道：“我今要先到玉珍观，随后或回山西或到宁波，凭大爷作主。”红花听了不忍分别，道：“小姐此去不知几时再得相会。”施碧霞道：“我必须耽搁几日，等要去时再来看尔。”红花道：“小姐必要再来看看才好，恕丫头不能起来送了。”施碧霞道：“尔不要起来，我去了。”遂到花赛金房内。二人说不尽分离的话，正所谓世上万般愁苦事，无如死别与生离。只见丫头又报上楼来道：“施大爷一桌酒吃完了又要再吃一桌，如今吃完了说明日要再来吃，将桌一推四脚朝天，碗盘都打得粉碎，大声喊叫少爷出去。我去请少爷，少爷道：”凭他叫到死也是不出去的。‘叫我来请施小姐出去，若稍迟了些又要打进来了。’施碧霞道：”真乃莽撞汉，贤妹，为姊就此拜别。”花赛金两眼流泪哭得失声，答道：“不敢。”“连忙答拜。拜完又道：”我送姊姊下去。“二人下楼来到厅后，施碧霞道：“贤妹不必远送，请留贵步。自古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快请回房待我好

行。“花赛金没奈何，只得放手道：”姊姊若未回府，定要再来看我。“施碧霞道：”这个自然，贤妹请回罢。“花赛金道：”慢慢行。“施碧霞十步九回头，难舍难分。且说施必显吃了两桌酒肴尚然不饱，等得不耐烦道：“为何此时尚不出来？待我打进去。”只见妹子同一个丫头走出来，那丫头道：“施大爷不要打了，小姐在此，交代明白。”施碧霞道：“有劳丫头姐，尔进去回报小姐叫他不要伤心，保重要紧。”丫头道：“晓得。”施必显道：“不必多言，快些同我回去。”丫头道：“不要性急，我小姐备有轿、马在此。”施必显道：“谁要尔的马？我步行比尔的马还快些。”丫头道：“如此。”吩咐打轿进来，将包袱先放在轿内。施碧霞进入轿内，放下轿帘，施必显拿了双锤押着轿出了花府，望玉珍观去了。且说花子能见施必显兄妹去了才敢出来，众家人也随了出来，见曹天雄脑浆迸出倒在地下，道：“可怜打得如此，将他拿来也打个肉饼才出得这气。”花子能道：“狗才，方才为何不拿？此刻来说大话。”众人道：“少爷尚且走了，何况我们。”花子能道：“快去备办棺木来收埋，将这些打破的家伙收拾再换新的。”花荣道：“少爷，如今快快去报官起兵前去拿来报仇。”花子能道：“我岂不知？只是伏状写在他处，就是去报官也无用了。”花荣道：“咳，少爷不该写伏状与他。”花子能道：“若不写此时恐还在此打不歇呢。”花荣道：“少爷真正被人见笑之极了，只怕还要一场大玻”花子能道：“不妨，我写信去叫二教师来报仇。”花荣道：“倘若施必显去了，以天下之大，叫二教师从那里去寻他？”花兴道：“不妨，若是未去自不必说，若去了必有下落。”花子能道：“就差尔去打听。”花兴领命而去。花子能写了信叫花荣速去请二教师来，花荣领书而去。因花荣为人奸恶，此去做个火神爷。且说施必显一路叫喊而来，道：“闲人闪开，俺施必显妹子来了。”那些闲人见了个个闪开道：“果然英雄，被他讨了回来，那花子能原来是欺善怕恶的。”不说旁人闲话，再说施必显来到玉珍观，那道人在山门外观望，暗暗想道：“施必显，尔独自一人，他之人又多，怎敌得他过？此时不回必定被他拿祝”正在思想，忽听得叫喊之声，抬头一看，施必显已押轿到了观门。道人吃了一惊道：“果然是个好汉。”忙上前迎接道：“大爷，恭喜接了小姐回来了。”施必显道：“那什么生铁罗汉曹天雄，只消一锤就打死了他。”道人闻言吃了一惊，说：“人命关天，如何是好？”施必显道：“我打死人与尔什么相干？”道人道：“大爷尔说与贫道无干，这言亦是，但奈大爷住此观中，倘若曹教师之兄弟要讨人命，那时大爷回府而去，寻尔不得必能究及于我，到时其若之何？小道以此是惊。”施碧霞拿了包袱出了轿门，问道：“道长好么？好个‘有主顾了’。”那道人惊得满面通红，忙闪开去了。施碧霞一进房门哀哀就哭，兄妹双

双跪在灵前大哭。施碧霞道：“母亲啊，女儿不能送母亲人棺木，真乃不孝之罪。只是儿不去母亲不能人棺，又受了奸人之祸，幸亏李大爷收殓母亲，他又为女儿亦遭其难，因亏红花搭救方脱了难，但女儿身落虎穴心在母处，今日回来不能见面，叫女儿好不痛心。”说罢放声大哭。施必显亦大哭一回，爬起来道：“妹子，哭了几声就是，哭得不歇好不惹厌。”施碧霞立起身来坐下道：“哥哥，奴去时尔昏迷不知人事，后来如何病就好了？怎么晓得妹子在花家能去接我回来？细细说与妹子晓得。”施必显道：“母亲病亡，尔被花家抢去，我一些不知，到我病好了不见母亲又不见尔，我心中疑惑，问起道人才知我母亡了，尔被花家抢去，亏了什么李荣春大爷收了母亲，又差家人请医生在此与我医病调理好了。我早起闻道人说此情由，我听得此事一时大怒，拿了双锤打到花家才接得妹子尔回来。只是我也要问尔，尔也是有本事的人，为何被他抢去？到要说个明白与我听。”施碧霞道：“自从那日母亲归天，尔又不知人事，并无一文收殓母亲，只得卖身。幸遇李大爷见了，不忍妹子卖身，将银周助我。那时也不知详细，道人只说有主顾了，我信以为实，拜别母亲上轿，进了花门才知详细。花子能要强逼我为妾，被我连打了几倒。”施必显道：“妙啊，须打得死他才好。”施碧霞道：“那晚我听得李大爷被花子能要放火烧死。”施必显道：“为何要烧死他？”施碧霞道：“因他要讨妹子打到他家，被他擒住要将他烧死。”施必显道：“待我打去。”施碧霞忙止住道：“尔要打到那里去？”施必显道：“我去打死花子能，替李荣春报仇。”施碧霞道：“且慢，幸亏花小姐的使女红花救了他。花虹夫妻将红花拷打，我因要去救红花，所以遇着花小姐，同去救了红花，因此得与花小姐结拜为姊妹，就这个包袱内金银衣服首饰之类却是他送我的。”施必显道：“他的妹子却是个好人。”施碧霞道：“尔打死了曹天雄，花子能焉肯干休？”我已叫他写了甘伏状在此。”施必显道：“花子能乃愿当了。”施碧霞想道：“花子能与我不共戴天之仇，哥哥尚不晓得，若是晓得定不干休。”

此时卵石难敌，且等后来相机而行以报父仇，此时若莽撞而行不但不能报仇，恐要脱身亦是不能。”遂道：“哥哥，这且饶他。如今去办些礼物祭了母亲，明日去叩谢李大爷的恩，并备百两银子还他。”施必显道：“就是如此。”

“不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必显兄妹谢恩人 子能夫妻再设计

话说施必显到了次日吃了早饭，同了施碧霞一路问来到了李府门口，双双跪门叩见，管门的见了问明来历入内通报。李荣春自回家以后，夫人叫他不要出去暂避几时，李荣春虽不伯他，只是一则奉母之命，二则为了施碧霞到花家遭此一场大难，闲人未必尽知详细，只道我无手段，所以并不出门，在家中看书。

这日忽见管门的进来，报说：“外边有施大爷兄妹跪门叩见。”李荣春道：“吩咐里面，请大娘出来迎接施小姐。”自己换了衣服吩咐开门，走了出来，见一个青面獠牙红发的同施碧霞双双跪着，料他必是施必显了，忙上前扶起施必显，遂叫道：“施兄请起，小姐请起，不可如此，叫我心中不安。”施必显道：“恩公子，我施必显兄妹二人深受大恩，无可补报，今日特来叩门拜谢。”李荣春道：“不敢，些须小事何足言报，请起。”双手扶起施必显，回头又道：“小姐请起。”施碧霞随了施必显起来。若说施碧霞乃未出闺门之女，自然见不得男人，因他一来是将门之女，不怕人看；二来离乡背井，走了多少路，见了多少人；三来在玉珍观卖身的时节出乖露丑，到此时却无一点害羞。才要立起身来，只见里面走出二个丫头前来扶他起来，李荣春挽了施必显的手去到书房，两个丫头扶了施碧霞来到滴水帘前，那淡氏大娘满面春风笑嘻嘻的接了进去。李荣春与施必显来到书房重新见礼，一同坐下，吃了茶，李荣春道：“施兄，恭喜贵恙痊愈了。”施必显道：“多蒙恩公子看顾，俺才有今日，就是母亲无棺木收理，又亏恩公子周全，又为了俺妹子险遭火难。可恨花子能心如虎狼，若没有红花岂不害了恩公子？那时我正病得昏迷不知，不然将他打为肉酱。”李荣春道：“不知施兄怎样将令妹救了出来？望乞示知。”施必显遂将“打进花府，那曹天雄要来打我，被我只一锤打得脑浆迸出。”李荣春道：“打死了他么？”施必显道：“死却不死，只是没了气。”李荣春道：“没气了还说不死，要怎样的才叫做做死？”那花子能威霸的名声谁不晓得？挟制士民犹如鱼肉，谅他怎肯干休？须要防他暗算。“施必显道：“这到不怕他，他的甘伏状在此。”李荣春道：“怎么写法？”施必显道：“他写花子能自己打死曹天雄，与施必显、施碧霞无干。”李荣春道：“虽然如此写，只是他的为人奸险，须要防他为妙。”施必显道：“怕他则甚？任他三头六臂我也是不怕他的。”李荣春暗想道：“此人是个卤汉。”遂不再说，吩咐备酒。那施必显取出一百两银，双手奉与李荣春道：“我母亲亡了，多蒙周助银两并棺槨衣衾，尸骸得免暴露，不胜感铭，今此些须银两奉还公子。”李荣春道：“施兄何必如此见弃，我先父与兄先君同是朝廷臣子，又是至交，我与兄犹如手足，些小之物何以见还？”施必显道：“公子，不是如此说，我的母亲死了与尔什么相干，要尔成殓？这是必要还的，尔若不收，我母亲在九泉之下必亦不宁。”李荣春想着：“我看他是个直性的好汉，我若不收反伤和气，我且将这银收下，自有道理在此。”遂笑嘻嘻的道：“既是施兄执一之见必要见还，敢不从命。”遂将银子接过来了，乃放在一旁，又道：“敢问施兄这银从那里而来？”施必显道：“这银子乃花子能的妹子叫做花、花”要说却忘记了。李荣春道：“敢是花赛金么？”施必显道：“不错、

不错，叫做花赛金，就是他送俺妹子的。”李荣春道：“这也难得他如此有情有义。”家人们已将酒席排上，施必显道：“有酒么？ 好啊，来吃酒。”

“二人对面坐下吃酒谈叙，只恨相见之晚，甚是投机。 不说二人吃酒，再说淡氏大娘接进施碧霞来到厅上，李夫人见了连忙起身立在一旁道：“小姐只行常礼罢。”施碧霞道：“夫人在上，念奴家乃落难在此，缺少棺槨衣衾成殓我母亲，叨蒙大爷周助，此恩此德感莫可言，他又为了奴家自己遭殃，奴家就生生世世难报此恩，焉有不拜之理？”跪下去遂拜了八拜，李夫人还了礼。

施碧霞又与淡氏大娘行了礼。李夫人道：“小姐请坐。”施碧霞道：“奴家受恩未报是不敢坐的。”李夫人道：“岂敢，那有不坐之理。”施碧霞道：“既蒙夫人赐坐，奴家大胆，告罪坐了。”李夫人吩咐备酒。丫头献了茶，李夫人道：“小姐既被花子能抢去，如何能得出来？乞道其详。”施碧霞遂将前事说了一遍，李夫人道：“虽然有甘伏状，只是令兄太莽撞了些。我想小姐乃是宦家闺女，玉珍观内不是尔安身之所，何不在我家内权赘时岂不是好？”施碧霞道：“多谢夫人，只是不敢惊动。”李夫人道：“这有何妨？”淡氏大娘道：小姐，婆婆要请小姐来家，不必推辞。“施碧霞暗想道：”我在玉珍观居住也是没奈何的，今既蒙夫人留住，甚好，未知哥哥意下如何？“遂道：”多蒙夫人这般好意，奴家怎敢推辞？须待奴家去向我哥哥说知便了。“李夫人道：”令兄在此么？到要请见。“施碧霞道：” 奴的哥哥生得奇形怪貌，与众不同，恐惊了夫人。“夫人道：”这也不妨。丫头们将酒席排上，夫人坐上，施碧霞与淡氏大娘东西对面而坐，吃酒之间无非说些闲话。 及酒吃完，日已西沉，李夫人叫丫头小红：“尔去请施大爷并我家大爷进来。”又叫翠香撤去筵席。又道：“媳妇，尔且回避了。”那施必显与李荣春闻夫人叫请，遂同了小红来到内厅，夫人见了也吃一惊，暗道：“果然怕人。”李荣春道：“施兄，上面就是母亲。”施碧霞道：“哥哥拜见夫人。”施必显道：“夫人在上，俺施必显拜见。”李夫人道：“公子少礼，我儿扶住了。”李荣春道：“施兄只行常礼罢。” 施必显道：“说那里话？不叩头是不算数的。”李夫人道：“如此说是老身请进来叩头了。”施必显道：“我与恩公子饮酒，吃得爽快了，连夫人都忘记来叩见，真正该罚。”遂跪下将头乱磕，拜个不止，李夫人也还半礼，叫李荣春扶住了，李荣春忙扶起施必显来。施碧霞道：“恩公子在上，待奴家拜谢恩德。”李荣春连忙作揖，叫丫头小红扶起施小姐。李夫人说要留施小姐在此住下，施必显道：“多谢夫人好情，小侄焉敢不从？” 又道：“妹子，我想出家人之所在，非尔久居之处，难得夫人如此好心，自应从命的好。只是母亲身故，礼当做些功德以表儿女之心。”李夫人道：“目下不三不两的时节，做了也不成模样，且待断七之期老身与尔排场

便了。”施必显道：“夫人说得不错，只是又要多谢夫人费心。”李夫人道：“些须小事，何足挂齿。”李荣春领施必显到书房内安息。自此日起，李夫人待施碧霞犹如亲女儿一般，施碧霞待夫人犹若生母，待淡氏大娘如姑嫂，二人甚是亲热，李荣春与施必显犹似亲兄弟一般。再说花兴终日在外面打听李荣春与施必显之事，那日却好遇着施必显兄妹双双来跪在李府门口，花兴想道：“他二人跪在此何事？”却闪在一旁偷看。不一回大门开了，只见李荣春迎接施必显进去，二个丫头来接了施碧霞进去。花兴看得明明白白，道：“果然回来了。”遂急急回家报与花子能知道。花子能听了心中想道：“李荣春既已回家，料来这个冤家结成了，况且施必显又在他家，必然做了一党。我今不去害他，他必来害我，也罢，待我去与少奶奶商量，必有妙计。”遂忙忙来到沉香阁上。秦氏连忙迎接道：“少爷来了？请坐，秋菊捧茶来。”我看少爷如此急忙上来必有甚事，请道其详。“花子能叹口气道：“咳！少奶奶，说起真正气死我也。”秦氏问道：“少爷何事如此气恼？”花子能道：“就是我心腹之患李荣春，他若不死我心不安。到今日才晓得他已归家，必要除了他才免后患。”秦氏道：“果然回家了？少爷如何晓得？”花子能道：“花兴看见施必显兄妹双双去跪李家的门，李荣春出来接了他进去。”秦氏道：“何不拿一个帖子到江都县去，叫他将李荣春拿去重打四十大板，枷他三几个月？”花子能道：“将何题目告他？”秦氏道：“告他冒犯少爷。”花子能道：“不相干，想来想去弄他不倒，他是解元，就冒犯了我，县官也打不得他，须要起一个大题目弄他至死，叫他有口难辩才弄得他倒。”秦氏道：“要他家破人亡却也不难，只是自己要绝尾巴。”花子能道：“只要争这口气，管什么绝尾巴无子孙。”秦氏道：“我不过说笑，那里就真的无子孙，天公也没有如此闲工来管我们的闲事。”花子能道：“少奶奶这句话说得不错，如今计将安出？”秦氏道：“只须写一封书去与公公，说李荣春与施必显通同谋反，教公公假传一道圣旨下来将他们一刀斩讫。”花子能道：“果然好妙计，教他先吃三法司之小苦，然后吃斩头大苦，就是如此了。待我写书去，如今暂别，少停来陪少奶奶吃酒。”秦氏道：“少爷请便。”花子能下了阁来到书房写书，写完封好，打发花福进京去见太师不提。

且说花赛金自施碧霞去后心甚郁闷，时时悬挂，心中想念不忘。若说饶情的女子，当面虽好，回转身即刻就忘记了，那花赛金乃仁厚女子，并非饶情薄义以待人，从前有卢赛花来往，为了李荣春之事遂即断绝，如今施碧霞又去，并无知己可相与言，以此心闷。再说花云一心想着红花为妻，所以不辞辛苦去请医生来与红花调理好了。红花看小姐不悦，时时解劝，若不是花云请医生来医好，红花今日焉能伴得花赛金去到花园。那花赛金所以有到花园，因红花病愈

，见他忧闷劝他看花解闷，那时触遇秦氏的奸，故被秦氏害死，此乃后话慢提。

且说曹天吉在家中开馆，教些徒弟的拳棒趁钱以度日，费外犹且有余。身边有枝毒刀，乃百般毒药炼就，仅有五寸长，只用刀尖轻轻向人一刺，见血就封喉，满身乌紫，口不能言，一对时就死。因有此利害，所以将刀紧紧藏在身边，不是仇人不敢乱用。那日正被朋友请去饮酒，吃到金乌西坠，玉兔东升，饮得大醉，别了众友一路颠颠倒倒来到自己门口，双脚跪下，双手打门道：“母亲开门。”曹天吉虽然在外闲游不做生理，却是奉母至孝，每日必到三四更才回，回来必须跪着打门。

那日吃了酒觉得心神恍惚，要早些回来睡。那曹母每晚必要等儿子回来才睡，就是三四更也坐着等候，忽闻打门之声，料是儿子回来，遂拿灯笼出来开门，问道：“我儿今夜回来得甚早？”曹天吉道：“孩儿觉得心神恍惚，要早些回来睡。”曹母道：“如此快些进来。”曹天吉道：“是。”遂爬了起来走进门内，回身将门闭好。那曹母蓦见有一人随曹天吉进来，灯光之下照见好似曹天雄，乃叫道：“天吉我儿，尔哥哥随尔回来么？”却又恍恍惚惚似有似无，急将灯东照西看。曹天吉道：“母亲，哥哥没有随孩儿回来，不须去照，敢是孩儿的身影母亲眼花看错了？”曹母道：“敢是我老眼昏花看错了。”遂同曹天吉进房。这却不是曹母看错，其实是曹天雄魂魄回家，因自己家中门丞户尉土地并不阻挡，所以身魂随了曹天吉回家；因天吉也是不久的人，所以随他走进；曹母亦是将死的人，所以看的分明。那曹母才坐下去，又见曹天雄满头是血闪来闪去，曹母叫道：“天雄我儿，为何满头是血？见了尔娘的因何闪来闪去？”曹天吉闻母呼唤哥哥，四处一看并不见些儿影响，叫道：“母亲，哥哥在那里？”曹母道：“此时又不见了。”曹天吉道：“母亲二次见哥哥，我因何不见？是了，敢是母亲想念哥哥悬挂在心，所以看见了哥哥？”那曹母忽然怕冷道：“那个撞我一下？”说声未完，连连打二个喷嚏道：“我儿，我一时头疼得紧，身上十分寒冷，尔扶我去睡罢。”曹天吉应道：“晓得。”扶了母亲上床睡了，自己也回房坐着想道：“母亲两次看见哥哥，不知何故，未知哥哥在扬州身体安否？只是哥哥相貌魁伟，身体雄壮，必不是夭寿之人，就是他的本事虽然比不得俺，若在扬州也算是一条好汉，谁敢欺他？又有花少爷做主，性命之忧是不妨的，敢是有病在身也未可知，待这几日炎热过了，等待天气凉快些儿，我必要去扬州看看哥哥便了。”想定主意的妥，遂脱衫上床而睡。不知以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小吕布思兄探望 曹天吉误打花家

话说曹天吉睡到三更，忽见曹天雄满头是血，立在床前叫道：“贤弟啊，为兄的死得好苦啊，快快速往扬州去与为兄的报仇。贤弟若要报仇，只问花虹便知

。贤弟啊，为兄的在此与尔说，尔可知么？”说完望天吉身上一推，曹天吉大叫一声：“噯哟！哥哥啊哥哥，尔在那里？”急忙坐起身来四处观看，只见床前一闪忽然不见，想道：“我睡梦之间见我哥哥立在床前，说道死得好苦，要我到扬州去报仇，又说若要报仇，只问花虹，说这句话一发奇怪，敢是花虹谋死我哥哥么？果若是他谋死，我即去报仇。”正在想，忽听得母亲高声大喊道：“我儿在那里？天吉快来。”曹天吉听了答道：“来了。”连忙起来，拿了灯火走到母亲房中，将灯放在桌上叫道：“母亲半夜三更为何大声叫喊？为着何事？”曹母叫道：“我儿，我正在熟睡，忽见尔哥哥跪在床前，满头鲜血，声声叫着为娘的，道他死于非命，要做娘的叫尔去江都县报仇，一阵阴风倏然不见，吓得我心惊胆战，故此叫喊。”曹天吉道：“母亲啊，尔也梦见哥哥么？”曹母道：“难道我儿尔也梦见么？”曹天吉道：“方才孩儿正在好睡，只见哥哥亦是满头鲜血，要孩儿前去报仇，又道要报仇只须问花虹，敢是花子能谋死哥哥？”曹母道：“噯哟！儿啊，母子一梦相同，料想凶多吉少，我只生尔兄弟二人，教我好不心疼。尔兄长身亡，尔今休得耽搁，快些打点收拾到扬州去与尔兄报仇，也要早些回来安我的心。”曹天吉道：“孩儿若去扬州，母亲独自一人在家，教孩儿如何放心得下？”曹母道：“不妨，菜蔬柴米件件皆有，若要买些零星什么，劳动隔壁邻右之人代买。”曹天吉道：“母亲昨夜说身体不安，未知可好么？”曹母道：“做娘的虽有些不爽快是不妨的，儿，尔放心前去便了。”

此夜母子二人俱睡不着，直到天明，收拾几件衣服随身打做一个小小包袱，因天气炎热不用行李，又带了那枝百药毒刀，吃了早饭，拜别母亲道：“母亲请上，孩儿就此拜别。”曹母道：“我儿罢了，只是尔路上须要小心，到了扬州问明真消息，须当见机而作，不要任性妄行。”天吉道：“晓得。只是母亲在家要保养身体，不可因思想哥哥伤心烦恼。若有人问孩儿那里去，母亲不可说去报仇，只说出外就回。”曹母道：“这个我晓得。儿，尔放心去罢。”曹天吉拜了四拜，立起身来，叫道：“母亲，孩儿去也。”提了包袱，拿着一枝短棍重四百八十斤，遂出了门直望扬州而去。那曹母倚门张望，直到望不见了才闭了门走进房来，止不住两眼垂泪，只是伤心，总是丢不下两个儿子，想了又想竟想出病来。幸亏得隔壁有个何婆婆人叫他何妈妈，他为人还好，常常来看曹母，这何妈妈后来也是来死在一处的。这日来看曹母，见他卧病，请个医生来看。医生道：“这病乃心思之病，叫他宽心便好。”

留下药而去。何婆婆将药煎与曹母吃了，谁知吃药犹如吃水一般全不见效，只有重，没有轻。

那一日忽然昏迷不醒，何妈妈见了甚是着急，正没奈何，忽听得打门之声，忙走出来开门，一看却不认得，遂问道：“尔是那里来的？要寻那人？”尔说此人是谁，原来就是花荣，那花荣一路来到江西南

昌府问到曹家，问道：此处可是曹家么？“何妈妈道：”正是，尔是那里来的？“花荣道：”我乃扬州江都县花府差来的。“何妈妈道：”尔来此何事？“花荣道：”奉花少爷之命来请二教师。尔这妈妈是谁？二教师可在家么？“何妈妈道：”我乃曹二教师的邻居，叫做何妈妈，因二教师到扬州去了，他的母亲患病在床，我在此服侍他的。尔既到此，请进来坐。“花荣遂走到厅上坐下，何妈妈将门闭了，也到厅上拿一杯茶送与花荣吃。花荣道：”有劳妈妈。“吃完了茶说道：”我此来岂不空走了。“何妈妈问道：”尔到此何事？“花荣道：”因大教师曹天雄在我家教少爷的拳棒，谁知来了一个施必显与曹天雄对敌，却被施必显只一两锤将曹天雄打死，所以少爷叫我来请二教师去报仇。”那何妈妈一听此言大惊，叫道：“不好了。”回身就走，走到曹母房内叫道：“曹老娘不好了，尔的大官人在花府被人打死了。”那曹母正在昏迷之际，若是说别的话听不明白也就罢了，闻说曹天雄打死乃是他切己之事，却听得明明白白，遂叫一声：“天雄我的儿啊！尔死得好苦呵！”只叫得这一声再也不做声了，双脚一直，双手一伸，动也不动，一道灵魂去寻曹天雄做一处了。这花荣分明是曹母催命鬼，一到就请他归阴去了。那何妈妈见此光景一发着急，回身就走，走出大门来大声叫道：“地方人等快来救命呵！”那花荣上前一把扯住问道：“尔这半痴半呆的婆子，为何叫救起来？”何妈妈道：“尔这小贼种到来骂我，都是尔来吓死了人，教我怎么不要叫救？”花荣道：“死了那个？”何妈妈道：“就是曹母死了。”花荣道：“又不是那个去打死他杀死他，叫地方则甚？”何妈妈道：“这个曹母未曾死惯，况且他儿子又不在家，倘或二官人回来不见了母亲岂不问我要人？那时叫我那里去弄个人来还他？”花荣道：“不妨，有我在此。”谁知何妈妈方才叫喊之声早已惊动了邻右人等，走来问了明白，大家说道：“这是他病死的，与尔们什么相干？我们大家是晓得的，若二教师回来，我们自然会替尔说，尔们只管放心，如今去买棺木来收殓。”那花荣自然要帮何妈妈料理的，买了棺木收殓明白，又买些礼物，不过鱼肉之类，煎煮好了奉祭曹母。二人因辛苦了，遂将祭物拿来配烹调好了，又多买些酒，二人吃得大醉，闭好门户。时已二更将尽，二人因吃得大醉倒身就睡。酒醉的人分外好睡，谁知何妈妈因醉了要睡，连厨下也不去巡看，致火星落在草里一时就烧着起来，烈焰冲天，二人吃得大醉一些不知，皆被烧死在内。那隔壁邻居也有睡的，也有未睡的，那未睡的见曹家火起吃了一惊道：“不好了，曹家火起了，大家救火。”那睡的闻叫也起来了，大家向前救火。等尔来救时火已灭了，惟烧曹家一间而已，这也是天火要烧他一家，就是何妈妈与花荣也是注定在火里死的不题。且说地保至次日与邻右人等计议将三人骸骨收埋。只将曹母骸骨另埋，曹天吉回来

就有着落与他。且说曹天吉从旱路而去，花荣从水路而来，所以不曾相遇。

那日到了江都县，来到花府门口，怒气冲天道：“我哥哥死在花虹之手，待我打进去与哥哥报仇。”即时举起四百八十斤重的棍将门乱打，却打不开。见了耳门，遂将耳门打进，逢物便打，一重一重的打进去，打到第三厅。那些闲人都道：“花家近来要败了，九日打三次，看他如此打法又要打出人命来了。”

不说众人在旁闲说，且说那花府管门的进去吃饭，所以不晓得，此时吃了饭走出来，听得厅上乒乒乓乓乱打乱喊，吃了一惊，急忙出来，上前一看叫道：“二教师几时到的？为何打上门来？”曹天吉道：“我要打死尔这老奴才。”管门的听了慌忙走进里面去报花子能知道。花子能听了忙走出来双手乱摇道：“二教师不要打，尔兄长是被施必显打死的，不干我事，尔怎么将我厅堂打得如此模样？”曹天吉道：“我哥哥被施必显打死么？那施必显是何等样人，为着何事打死我哥哥？”花子能道：“尔且歇息，待我告诉。”遂将前事说了一遍。曹天吉听了气冲牛斗，大骂：“施必显！尔这狗男女，尔敢打死我哥哥么？我安肯与尔干休！”又哭道：“我的哥哥啊，尔乃威威武武的奇男子，烈烈轰轰的大丈夫，为甚死得如此好苦？”又道：“少爷，尔也是有势力之人，为甚么我哥哥被他打死了尔不教施必显偿命？难道人命关天就如此罢了么？”尔何不写一封书与我，是何道理？”花子能道：“怎说没有？我写了函书差花荣去请尔来报仇，为何反来埋怨我？若不寄书去尔如何晓得来？”曹天吉道：“我何曾接尔甚么书来？”花子能道：“怎么没有？六月初八日施必显打死尔令兄，初九日我就修书发与花荣去了。”曹天吉道：

我初九夜三更，梦见我哥哥，初十日即时起身，何曾见花荣？”花子能道：“敢是错了路？尔说梦见令兄，是怎样的？”曹天吉道：“那晚我睡到三更，梦见我哥哥满身是血叫我来报仇，说要报仇只问少爷，我只道是少爷谋死的方才打进，如此多多得罪了。”花子能道：“不妨，不妨，若是高兴再打，尔若打完了我再来买。”曹天吉问道：“那施必显住在那里？”花子能道：“住在山西。”曹天吉道：“又来骗我了，他住在山西怎么到尔府上来？”花子能道：“他是流落来的。”曹天吉道：“我怕不晓得，只问尔现时他住在那里。”花子能道：“住在李荣春家内。”曹天吉道：“如此说我就去。”花子能一把扯住道：“尔晓得李荣春家住在那里？”曹天吉道：“不晓得。”花子能道：“却又来，人也认不得路也不知就要去，待我叫花兴带尔去。”遂叫道：“花兴，尔同二教师到李荣春家去。”花兴道：“叫我吃酒吃饭我就晓得，叫我去相打我却不晓得。”曹天吉道：“不要尔相打，只要尔带路。”花兴道：“如此说二教师随我来。”曹天吉别了花子能随花兴而去。

花子能见曹天吉去了，心中大喜，来见秦氏道：“少奶奶，曹天吉到了。”

“秦氏道：“为何来得如此之快？”花子能道：“说也奇怪，曹天雄在生英雄死了也有灵，他魂归故土托梦与曹天吉，所以曹天吉就到此要报仇。如今到李荣春家中去，只怕施必显要死在小吕布手里了。”秦氏道：“什么叫做小吕布？”这是什么典故？“花子能道：”就是《三国志》的吕布，他生得标致，武艺高强，王司徒用了美人计凤仪亭戏貂蝉，所以刺死董卓。“秦氏道：“敢是唱戏那小生，插雉鸡尾拿方天朝刺董卓那个吕布么？”花子能道：“不错，那唱戏是假的，真的是不曾见过，如今看小吕布似真的一样。”秦氏道：“怎么能得见他？”花子能道：“这也不难，我与他厅上吃酒，尔就闪在屏门内偷看，岂不就见了？”秦氏道：“果然不错，待我也看个小吕布是怎样的一个人。”花子能道：“只怕尔见了，日夜要恶睡呢。”秦氏道：“亏尔说得出口，自己的夫妻说这个话来，岂不是个乌龟？”花子能道：“不过说笑而已。”那花子能不说与秦氏晓得也罢，又许他见曹天吉，所以秦氏与曹天吉通奸弄出天大的事来，皆是花子能平日作恶之报。

且说曹天吉随了花兴一路来到李府门口，日已西沉，李府大门早已闭了。那李荣春与施必显在书房吃酒闲谈，李荣春道：“施兄，我家母见令妹聪明伶俐，意欲为螟蛉之女，与我说了几次教我来与兄说知，不识尊意何如？”施必显听了呵呵大笑道：“虽然蒙夫人见爱，只是乌鸦难入凤凰群。”话尚未完，只见管门的李茂走进报道：“启禀大爷，外面来了一个后生，自称江西曹天吉，说什么要来与兄报仇，坐名要叫施大爷出去打话。”李荣春道：“江西曹天吉？既说要来与兄报仇，谅是曹天雄之弟来报兄仇了。李茂，动不如静，尔去回他说施大爷不在这里便了。”李茂道：“老奴也说没有什么姓施的，他就大声喝骂狗奴才亡八骂不住口，一边骂一边将大门乱打，十分凶猛。”李荣春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门是打不开的，由他去打罢了。”施必显听了此言，立起身来暴躁如雷，高声大喊：“喂哟！喂哟！驼大曹天吉敢如此无礼，擅敢打上门来？”

李兄尔说动不如静，我看尔也是个有志气勇猛的大丈夫，威风滚滚的奇男子，为何今日反怕他起来？尔不要管我，他既来寻我，我就与他见了高低便了。

“一腔怒气奔出书房。李荣春放心不下，也随了出来。来到厅上，忽见家人急急走来报道：“不好了，曹天吉打进来了。”施必显道：“不妨，有我在此。”

“取了双锤飞步赶来。那曹天吉已打到头厅，大声叫道：“施必显我的儿，快快出来吃我的棍。”施必显道：“曹天吉我的孙儿，尔施爷爷来了。”不知二人如何厮杀，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施碧霞神针救兄 飞天义别妹辞灵

话说施必显赶上前叫道：“曹天吉我的孙儿，尔施爷爷来了。”举起双锤便打。曹天吉道：“施必显慢来。”举起棍将锤架开，回棍便打。二人在大厅

一上一下、一往一来不见输赢。那李荣春吩咐点起灯球火把，家人们领命，即时点起二三十枝火把灯球，照耀如同白日，李荣春立在一旁观看。尔道他为何不上前帮助施必显，却立着观看？因道好汉一个对一个，若两个打一个就赢亦不算是好汉，亦被旁人说话，所以只立住观看。早有人入内报知夫人，夫人忙与淡氏大娘同施碧霞出来观看。只见二人交斗不分胜负，料来必有一伤，乃叫丫头去与他们说：“不可相打，可晓得两虎相斗必有一伤。”那丫头走出正要开口，只听得施必显大声叫道：“曹天吉我的孙儿，果然来得利害。”曹天吉道：“施必显我的儿，尔老子今日定不饶尔。”那丫头被二人这一喊，吓得口也不能开，回身便走。那施碧霞见了心中大怒：“看这光景我哥哥要输了，倘有差迟如何是好？此时不救更待何时。”忙在衣内取出一支神针丢在曹天吉脚股上，只见二人齐声大喝，大喊一声双双倒下。尔道为何两个齐倒？因曹天吉一棍扫倒，施必显正在举锤要打，因脚股中了一针疼痛难当，立脚不牢，大叫一声也倒了，所以两个一齐倒在地下。曹天吉要爬爬不起来，施必显先爬起来，举起双锤道：“我的孙儿，尔也倒了？”便要將锤打下，李荣春忙赶上前架住了锤，说道：“施兄，打不得的。”施碧霞用手一招收回神针，也走出来叫道：“哥哥，不可打下。”施必显道：“尔这狗亡八，打倒施爷爷，尔为何也会倒？”曹天吉此时才勉强爬了起来，疼痛难当，道：“是那个狗奴才用什么物件将我刺一下？如此疼痛。”施碧霞道：“尔可晓得施姑娘的利害么？”曹天吉道：“是尔这贱人暗算么？”欲要动手手举不起，只是叫疼。李府此时吵闹早早惊动隔壁、邻右人等道：“什么人敢打进李府？我们进去帮助帮助。”大家道：“不错。”遂一哄走进大厅，围住观看。只见曹天吉道：“喧人，尔用毒物暗算我，我岂无毒物害尔么？”说罢，手动也不能动。施碧霞道：“尔是何等样人，擅敢打上门来？如此大胆，无法无天。”施必显道：“尔们不要劝我，待我打死这贼囚。”李荣春道：“不可。”又道：“曹天吉，尔还不回去，要待怎么的？”这些闲人一拥上前，七口八舌互劝。曹天吉正不得收局，见众人来劝就顺水推船道：“施必显我的儿，今日尔曹爷爷且饶尔，待我好了叫尔认我的手段便了。”众人道：“尔有本事，约定个日期看是要往那里打，这才是好汉。”遂将曹天吉拖拖扯扯拖出大门，却走不动。那花兴见曹天吉打进去了，他就到对面酒馆吃酒，此时酒尚吃未完，只见街上三三两两说道：“不知那里来了一个后生打进李府，脚骨也打断了，走也走不动，如今看他怎么走回去。”花兴听了吃了一惊，连忙立起身就走，酒保道：“慢些去，算还了钱才去。”即赶上来要扯他，不防跌了一倒，叫疼不绝，已将膝盖跌得皮破血流，及爬起来花兴已去的远了，乃说道：“尔走尔走，不怕尔不还，明日到尔花府去讨。”那花兴

来到李府门口接着曹天吉道：“二教师为何如此模样？”曹天吉道：“被他打坏了。”花兴道：“打坏还是便宜了尔，比如大师爷只被他一两下铜锤就明白了。”曹天吉道：“狗奴才，休得胡说，快驮我回去。”花兴驮了曹天吉道：“噯哟！犹如死狗一般重。”曹天吉道：“狗奴才，敢如此放肆么？不许尔多言。”悄悄回去不表。且说这些闲人问李荣春道：“那后生是何人，敢打上门来？”李荣春道：“他乃江西曹天吉，与施大爷不睦，故尔如此，有劳列位了。”众人道：“岂敢。”遂就散去。李茂闭了门，众人来到内厅坐下，施必显道：“方才若不是妹子的万灵针，几乎性命休矣，只是我这个死被人耻笑。”李荣春道：“胜败乃英雄常事，何足道哉，但不知这灵针有何妙处？”施碧霞道：“此针乃是我父亲在山海关之时，有一道姑自称亿灵圣姑，那时我在教场射箭学武，他见了道我本事尚未，要我拜他为师，他要教我武艺。我父亲不肯，他道既不肯可肯斋他一饭否，父亲道：”这个容易。

‘即吩咐备斋。道姑说：“既有此善心，斋不必备了。”遂与我此针道：“此针名为万灵针，着人身上不伤性命，只能疼的一身无力，着了一针必要半个月才好。”

说罢，倏然化作一阵清风就不见了。我才晓得是个仙姑，还不知此针果真应验否，我将针丢在一个小卒头上，那小卒忽然倒在地下叫疼，我始信此针有灵，赏了小卒五两银子，将此针紧藏在身以防不虞。”李荣春道：“果然神妙。”

且说花子能在家悬望，想道：“为何此时尚未回来？那李荣春的本事也是平常，施碧霞乃女流之辈，只有施必显的手段还去得，虽然好的也不是曹天吉的对手，就苟使他三人打一人也不怕他。”正在思想，只见花兴驮了曹天吉回来，放在椅上坐了道：“少爷，二教师被施必显打坏了。”

曹天吉只是叫疼道：“了不得啊了不得！”

花子能道：“二教师为何如此伤坏？”曹天吉道：“少爷，一言难荆我到李府与施必显对敌，那施必显也是利害，后来被我一棍扫倒在地。”花子能道：“打倒了么？”好啊，再一棍就结果了他的性命，为何尔反如此模样？”曹天吉道：“咳，不要说起，我正要将棍打下，谁知有个喧人不知用何毒物将我脚股一刺，我就疼得立脚不住也就倒了。”

花子能道：“那贱人必是施碧霞。不知是何毒物如此利害？”

叫道：“花云，点灯来看。”曹天吉道：“少爷，尔来看一看。”

花子能将灯一照，看见只有一点血迹乌青，并无一空一缺，道：“这何物伤的？”遂叫家人们：“尔快去请医生来看。”曹天吉道：“不用去请医生，我自己有药调理。”花子能道：“二教师也会做医生么？”曹天吉道：“我做教师的，那些跌打损伤接骨止痛的药多得很呢。”遂取些药末抹在伤处，吃些药上床安睡不表。

且说李夫人问李荣春道：“我对尔说的话如何？”李荣春道：“孩儿已经向施兄说过，施兄道：”何乐不为，有甚不允？‘“李夫

人道：”既如此，今日乃黄道吉日，吩咐家人备办礼物。“又道：”我儿啊，不是为娘的厌恶施公子，只是他与花家结此深仇，昨夜又打败了曹天吉，他焉肯干休？必然还要来与他作对，要报杀兄之仇不肯少歇。他又是一勇之夫不肯服人的，观其两虎相斗必有一伤，伤了曹天吉，万恶的花子能焉肯甘心？尔虽是官家子弟，焉能敌他父叔威势？若伤了施必显，我们于心何安？施碧霞也要决然与兄报仇，冤屡结屡深，几时得休？不若留其妹辞其兄，送他百两白金，荐他到尔父的门生处也好谋干个前程。”李荣春道：”母亲说得是。

“遂辞了夫人来到书房，吩咐来贵备办礼物端正走入内厅。施碧霞梳妆好了走出厅上，请夫人上坐，拜了八拜叫做母亲，又请李荣春并淡氏大娘来拜为兄嫂，自此一发亲热。内外备了两席酒，李夫人上坐，姑嫂东西对坐。李荣春同施必显在书房对饮，饮酒之间李荣春道：“施兄，我想尔有此一身本事，何不图个出身？”施必显道：“李兄，那功名两字却也平常得紧，只观我爹爹，赤胆忠心为国家出力，却被那花锦章的好贼杀了，还要做甚官？我恨不得将他来千刀万剐方才出我之气。”李荣春想道：“他尚不知花锦章即是花子能之父，若是知道定不干休，我且不要说破，待他得志再报此仇便了。”乃道：“施兄，尔虽是如此说，大丈夫男子汉须要立身行道，光于前垂于后，父祖争气。”施必显道：“只是一双空手又无人提拔，那里去图功名？”李荣春道：“如兄肯去，这个不难，待我荐尔一个所在去。”施必显道：“不瞒尔说，若有人提拔我也不至到这个田地，如今尔要荐我到那里去？”李荣春道：“我父在日有个挚交好友姓窦名景藩，现在雁门关为总制，荐尔到他处图个出身。”施必显道：“既是李兄的好意，我怎么不去？快快写一封书，我就此拜辞而去。”李荣春道：“不必性急，待我选下吉日才去。”施必显道：“我是直性的人，不去则已，要去就行，不必罗唆。”李荣春道：“既然如此，待我就写书便了。”一面叫家人再添酒肴，须当饯行，一面写了书封好了，取了白金二百两，叫家人收拾行李，道：“施兄，包袱一个、白金二百两为路费，一路须要小心，到了雁门关望即修书与我，也使我放心。”施必显道：“这个自然。只是我母亲的棺木在玉珍现，妹子又在此，惟望李兄照顾。”李荣春道：“这个不必挂心。”施必显道：“我们同见夫人。”二人来到内堂将前情禀知，李夫人大悦道：“如此甚好。”施碧霞道：“哥哥，尔乃莽撞之人，路上须要小心谨慎，不可任性妄行。”施必显道：“不必吩咐，我自晓得，只是尔在此须要孝顺夫人，恭敬兄嫂。我此去若得寸进，母亲棺木也得还乡，父亲之仇也得报复，就是夫人之恩亦可报的。自古道恩怨分明。”施碧霞道：“哥哥，那花锦章就是那。”说未完，李荣春忙丢眼色，施碧霞就住了口。施必显道：“为何不说？那花锦章就是什么？”施碧霞道：“就是我也刻

刻在心，必要报此深仇。”施必显道：“这个冤仇自然是要报的。”说完就拜别了夫人，又与施碧霞分别。施碧霞两泪交流，千叮咛万嘱咐，说不尽千言万语。李荣春挽了施必显的手来到大厅道：“不是我催促尔起身，此时天色尚早，就此上路。待小弟来送一程。”施必显道：“不必送我。”背上行李取了双锤，说声“暂别”，拱拱手大踏步出门而行。来到玉珍观拜别母亲，吩咐道人几句话，撒开脚步而去。且说李荣春见施必显一直而去亦不回头，说道：“果然是个直汉。”遂回身来到内厅，说道：“贤妹，尔方才说花锦章就是，我丢了一个眼色尔就住口，这是什么缘故？”施碧霞道：“哥哥有所不知，小妹自从初三那日初到花家，那万恶的花子能就夸口道花锦章是他父亲、当朝一品的太师，我家爹爹死在他父之手，谅花子能未知其情，我也未曾说破。”夫人接口说道：“尔必显哥哥可曾知道么？”施碧霞道：“我哥哥是不知道的。”淡氏大娘也说道：“难道自己哥哥不对他说个明白么？”施碧霞道：“嫂嫂啊，尔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必显哥哥乃粗心大胆莽撞之人，若对他说明此事，恐他要动干戈。如今不必说破，等他有出头之时方报此仇。

“淡氏大娘听了微微而笑，道：”果然姑娘有见识，能思前顾后的。“施碧霞道：”哥哥，方才愚妹一时失口几乎说了出来，幸得哥哥对我丢个眼色方才住口。“李荣春道：”愚兄却不晓得尔先知此事，是恐怕尔晓得了说了出来，所以丢个眼色。方才若不是我丢个眼色，尔岂不说了出来么。如今此事是说不得的，须待风云际会时，仇恨如山一齐伸。“夫人道：”不错，我儿说得是。“李荣春说完走回书房去了，不提。且说曹天吉只望与兄报仇，谁知被施碧霞用万灵针刺了一下，负痛而归，花子能请医来治，医生虽有妙药，焉能治此万灵针之患？曹天吉自己虽有药亦不能医治，一连睡了七八日，倒是自己用的好药，痛也止了，疤也结了，只嫌身体尚未勇壮，咬牙切齿恨着施必显兄妹，要报杀兄之仇。未知可能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秦氏玩花楼图趣 曹通养性获奇缘

话说曹天吉想道：“我英雄盖世，今日败于施碧霞女子之手，莫说少爷府上无光，就是我曹天吉岂不被人耻笑么？”因此越想越恨，一心只想报仇，此仇不报死亦不休。花子能见曹天吉垂首丧气甚不过意，遂请到玩花楼上将养，说道：“二教师，这件事歇不得的，必要报仇。若二教师不能报此仇，我早有一枝人去报仇了。”曹天吉道：“什么人马，差到那里去的？”花子能道：“我差花福送书去与我爹爹说知，若我爹爹肯为我做主，任是他三头六臂的哪吒也要人亡家破。”曹天吉道：“倘若太师不肯作主岂不徒然无益？”花子能道：“不妨，我爹爹待我是百依百顺的，断无不依之理，但且放心。我明日要到正（镇）江与我姑丈拜生日，必要耽搁几日。尔若闷时我这花园之中诸物皆有

，池中五色莲花、鸳鸯戏水、亭台楼阁，百般景致无所不有，尽可解闷。”曹天吉道：“多谢少爷。”花子能道：“我下去了。”曹天吉道：“恕我不送之罪。”花子能说声：“不敢当。”就由玩花楼走到沉香阁来。且说秦氏自从听了少爷的话说曹天吉美貌，他就去屏门内等着观看，只见花兴驮了曹天吉回来，却看得明明白白，果然生得美貌似女子一般，遂心心念念想着曹天吉，竟起了一点淫心，眠思梦想怎能与他睡一夜就是死也甘心的。那日正在想着，欲火如烧，满面通红，将腰一伸叹口气道：“天啊！”却好花子能走到面前道：“出头的在此。”秦氏到吃了一吓道：“原来少爷来了，请坐。”花子能道：“少奶奶请坐。”秦氏道：“少爷，尔说什么出头的在此？”花子能道：“尔在这里叫天，那天字出头岂不是个夫字？难道我不是尔的夫字么？我所以说出头的在此。我请问尔，为何叫天叫地？”秦氏道：“只为天与我做对头，热得我心头火发，所以叫天，只恐怕要热到十二月三十夜呢。”花子能道：“又来说戇话了。如今虽然热，只怕到冬天西北风发起来尔又要怕冷了，满身穿皮尔还要嫌冷，火炉内添炭烧得红焰，这叫做有冷有热才是个好光景。”秦氏道：“少爷方才那里来？”花子能道：“在玩花楼与二教师说了闲话来的。”秦氏道：“那小吕布如今怎样了？”花子能道：“十分好有八九分了，再将养一二日就好了。只是我来与尔说句话，明日我要到正（镇）江与姑丈拜寿，必有几日耽搁，家中之事劳尔费心照顾照顾。”秦氏道：“这个自然，不必尔来吩咐。天时炎热，尔在那里多赘日也好养神。”花子能道：“这个到那里再看。”遂别了秦氏，下阁来到书房，吩咐家人备办寿礼，极其丰盛。到次日，花子能吩咐家人道：“若有人客来往自有总管料理，尔们要听他的话，门户火烛须当小心照顾。倘若施必显再来寻打，尔可对他说少爷不在家，若要打等待少爷回来再来打。”家人应声：“晓得。”花子能又去别了秦氏并众小妾，即叫花吉、花祥随他而去不提。且说秦氏见丈夫去了，一心想着曹天吉：“但不知他可是个知音客否，可能与奴家说知心话么？也罢，待奴家到玩花楼去勾搭他，看他可是知音么？”遂独自一个下阁，也不带一个丫头，悄悄的来到玩花楼下。只见六扇纱窗开了四扇，楼前的铁马被风吹得叶叮当当的响，又听得蝉声叫得聒耳，好不凄凉。秦氏若是正经的女子，晓得此处有男人，自然不敢到此而来，那秦氏却是要来寻食的。走到楼下，叫声道：“楼上有人么？”我少奶奶来了。“一面说一面走上楼来，只见曹天吉赤身露体仰卧床上，那根玉茎却直笔朝天一般。那秦氏看见吃了一惊道：“少爷的物事那里比得他来，他长又长大又大。”眼观心想却看得出神。

那曹天吉一心要报仇，就是睡梦也梦与施必显相打，此时酣睡正梦见与施碧霞相打，大叫一声：“施碧霞贱人，来得好利害。”忽然坐了起来。那秦氏吃

了一惊，叫声：“嗟哟！” 跌倒在地。曹天吉未曾见过秦氏，所以不认得，只道是施碧霞打来，急忙跳起来要来厮打。秦氏急了，连忙爬起来喊道：“谁敢无礼？是我少奶奶在此。”曹天吉听说是少奶奶，连忙穿了衣裤双脚跪下道：“少奶奶，念我无知，望乞恕罪。” 秦氏将眼一丢，假意问道：“我且问尔，我少奶奶上楼来，尔为什么不躲避开去？ 焉敢公然在此？”曹天吉道：“这玩花楼乃少爷命我在此静养的，我方才一时困倦在此睡着，此乃是少奶奶自己上来的，我因想此处没有女人到此，所以赤身而睡。”

秦氏道：“如此说是我忘记了错走上来，不干尔事，请起。”曹天吉道：“多谢少奶奶。”就立起身来，暗想道：“我赤身露体而睡，他不知上来也罢，既然上来见了就该走下去才是，及至此时亦还不走下去，必非正道，决有邪心。”叫声道：“少奶奶请坐，我要下去了。”秦氏道：“且慢，我且问尔，尔到底是何人？说明白了才去。”曹天吉道：“我乃江西人氏，姓曹名通字天吉。”秦氏道：“那曹天雄是尔何人？”曹天吉道：“是我的哥哥。”秦氏道：“原来是二教师，真真得罪了。念奴有眼不识泰山，方才不知二教师在此睡走了上来，一见了就要下去，谁知二教师已醒了，真正见笑，尔切不说被人晓得。”曹天吉道：“说那里话来，这是我不礼冒犯了少奶奶，还望少奶奶不要说与少爷晓得。”秦氏道：“这个话若对少爷说自己先要打嘴巴了。”

一边说一边做出万种风情，引得曹通魂魄俱无。曹天吉虽然是个好汉不贪女色，到此时节见秦氏做出百般风情，怎么不被他着了魔？心中暗想道：“看此光景是有心于我的了，待我再将言语挑他，看他如何？”遂说道：“少奶奶，尔有此天姿国色，少爷还要这许多小妾何用？”秦氏道：“咳！不要说起，我家少爷乃是贪花爱色之徒，多一个好一个，我也不曾见人家小妾有三十多个的。”曹天吉道：“如此岂不耽误少奶奶的青春了？”秦氏道：“这是我前世不修，今生好像活守寡的。”曹天吉道：“少奶奶，小可有一句话要说，不知少奶奶可肯听否？”秦氏道：“男子汉大丈夫有话就说，何必畏缩不言？”曹天吉道：“要说只恐少奶奶生气。”秦氏道：“尔哥哥与少爷犹如亲兄弟一般，叫我乃是嫂嫂，如今尔哥哥死了，尔在此也是一样的兄弟，有话请说，我是不怪尔的。”曹天吉笑嘻嘻的走近身边来扯住秦氏的衣道：“少奶奶，既是少爷无情无义，我是个多情多义的，且将这玩花楼权做巫山境界，我与尔来下一局风流棋，看那个赢来那个输。”秦氏道：“别的话我却不怪尔，只这个话我是要怪尔的。我家少爷待尔犹如亲兄弟一般，尔如何来调戏？我若不看在尔哥哥面上，我就叫家人来将尔拿去送官问罪。”曹天吉想道：“明明是他来寻我的，却又装腔起来，这乃是妇人常套，何须怕他。”遂道：“少奶奶不必作难，从了我也不欺着少爷。”秦氏道：“还说不欺着

少爷，调戏奴家不算欺，难道要成实事才算欺么？”曹天吉道：“少爷平日奸淫了多少人家妇女，我与尔只多了一个，如何就是欺他？这正是我代少爷分劳。”说声未了，双手抱住秦氏的腰道：“不要作难，从了我罢。”秦氏此时欲火正焰，口里虽说使不得，心里却巴不得速成其事。曹天吉双手抱了秦氏上床，秦氏道：“青天白日如何使得？”曹天吉道：“不妨，青天白日才有趣呢。”

“正要解带脱衣，只听得楼梯有人叫道：“少奶奶那里去了，可在上面否？”二人听了道：“不好了，有人来了。”连忙爬起身走开。曹天吉躲闪在床后，秦氏吓得满面通红，假意说道：“我在此乘凉。”碧桃道：“二教师在此养病，少奶奶为何到此乘凉？”秦氏道：“原来二教师在此养病么？我却不晓得。”碧桃道：“少爷曾对少奶奶说过的，怎说不晓得？”秦氏道：“啊，我却忘记了，如此快些下去。”遂同碧桃下了楼，来到沉香阁。暗恨碧桃冲散我的好事，害我吃了一惊，我必要打死这贱人，叫我如何丢得曹天吉。遂问道：“碧桃，尔到玩花楼大惊小怪的叫我来则甚？”碧桃道：“要请少奶奶吃午饭，四处找寻不见，故此叫喊。”秦氏也不做声，只是恨着碧桃冲散好事，想要打死他又寻无事可打，遂吃了午饭。那碧桃也是该死，见秦氏吃了饭，要去拿茶来与秦氏吃，走到阁上票进房中，被门槛绊了一倒，将茶杯跌得粉碎。秦氏见了借此为题，遂即变面道：“尔这贱人，如此不小心，要尔何用。”叫秋菊：“取门闩来。”碧桃道：“少奶奶饶了丫头这次，下次再要仔细了。”秦氏道：“不相干。”接过门闩举起便打，不管头面一味乱打，可怜碧桃千求万求秦氏只是不理。前次打红花乃是问一句打一下，此时打碧桃乃是含恨乱打。那春梅、秋菊、双桂见碧桃已打得满身乌青、流血满地，连叫也不能叫了，遂上前劝道：“少奶奶，如今不要打了，下次他也不敢了。”秦氏道：“不要尔多言，尔们也是要来讨打么？”三人不敢则声，退在一旁。那碧桃被打得惨不可言，此时口也不能叫，身也不能动。那秦氏犹如虎狼一般，任意乱打，不肯少歇，又恨恨尽力打了一下，碧桃忽然大叫一声，已呜呼哀哉，魂魄已归地府而去。原来这一下打在阴户，所以大叫一声就死。春梅道：“少奶奶，碧桃已死了，不要再打。”秦氏闻言，将门闩拨一拨动一动，不拨不动。秦氏道：“死了么？拖了下去，叫家人用草席缠了丢在荒郊空地。”那春梅等三人将碧桃抬了下去，叫家人领了出去。老家人不知何事打死碧桃，又不用棺木收埋，不知何故如此恨他，却又不敢问，只得私自用棺木收埋。因碧桃多口叫了两声就被打死，那春梅他们三人吓得魂不附体，三人私自说道：“碧桃不过打破一个茶杯，也是小事，打几下戒戒嘱他下次须应小心就是了，岂有将门闩乱打而死？是诚何心哉？乃想少奶奶必不是为了茶杯之故，看他面青青的走上阁，吁声叹气，两个眼睛带了杀气犹如要杀人一般，内中必有

别情。如今我们须要小心在意。”秋菊、双桂道：“不错，大家小心要紧。

”且说秦氏坐在房中，心内想道：“虽然打死碧桃，亦难出我心中之气，此恨难消。我想那曹天吉风流俊俏最是有情，正要上场做事，被这娼根叫喊上来冲散了好事。少爷说赛过温侯小吕布果然不差，甚是知心贴意。我好恨呵！恨这娼根冲散，想我的凤鸾才交，方要上手买卖被尔冲散，虽死亦难消我心中的恨。尔打散我的姻缘，尔要七世守孤灯，如今叫我几时才能再与他成其好事？”越想越恨，恨不得此时便与曹天吉成其好事，只是此时觉得身体甚不爽快，连晚饭也不吃了，倒在床上翻来覆去再睡不着不提。且说曹天吉也在那里恨道：“可恼啊可恼，我正要与少奶奶成其好事，谁知被一个丫头叫喊上来冲散，真正可恨。那少奶奶虽然没有沉鱼落雁之容，却有一种风情可爱，那一对眼睛犹如秋波含露，樱桃小口、白玉银牙、乌云头发，不近身而自香，就是小小金莲三寸实令人可爱，那两只腿犹如玉桂，身白如雪，那偷情眼睛只一丢，引得我魂魄都飞到他身上，动了偷香窃玉之心。”又叹了一口气道：“咳！少奶奶啊少奶奶，尔此时不知怎样的难受呢，又不知怎样的念我呢。这也难怪，尔青春年少怎么守得孤单？如今有我在此，不怕凄凉了，必要与尔日夜取乐。“那曹天吉一则想东，一则思西，一夜直想到了天明不曾合眼。爬了起来，梳洗完了吃了点心，只是呆呆的想着秦氏：”昨日惊散了，今日不知可肯来一遭儿乎？“家人送饭上来，吃了饭靠在窗前乘凉。不知秦氏肯再来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思谊盟独自无聊 触好情毒意残姑

话说秦氏一夜并不曾睡，到了次日天明，起来梳洗明白，吃了早饭，不带一个丫头，独自一个下了沉香阁，打从无人之处穿到花园内来。俗语说得好：男偷女隔重山，女偷男不商量。上门买卖容易交关。来到楼下，见曹天吉斜靠着纱窗微微而笑，将眼乱丢。秦氏欲上楼来，忽又想道：“虽然是我情愿，还要他来寻我，不可我去就他。待我去瑞云阁内坐坐，看他来也不来。”想定主意，遂到瑞云阁坐着等候。那曹天吉见秦氏走到，正在欢喜，忽然又回身走到瑞云阁去，想道：“这就奇了。”又转想道：“是了，这是他作难的意思，待我也往瑞云阁便了。”遂下了楼来到瑞云阁，趋将过来，只见秦氏坐在湘妃榻，连忙作揖道：“少奶奶，我曹天吉奉揖了。”秦氏道：“不敢，奴家万福了。”曹天吉道：“为何不到我玩花楼，在此瑞云阁何事？”秦氏道：“玩花楼恐人看见，在此恰好。”曹天吉道：“昨日受惊了，昨夜可好睡么？”秦氏道：“有甚不好睡？一夜直睡到天明。二教师昨日也受了吓，昨夜亦可好睡否？”曹天吉道：“昨日正要大战巫山，谁知被那短命的丫头冲散了，害我一夜恨到天明，此时见了犹如获了奇宝，如今快快来续前缘，消我心中万千愁恨

。”即用手来扯秦氏的袖，秦氏道：“碎！快放手，我是不去的。”曹天吉道：“为何不去？昨日已许了我，若不是丫头冲散了已成其好事了，今日忽然假起腔来，却是何故？”秦氏道：“因昨日失了兴，今日遂不高兴到玩花楼。

”曹天吉道：“我晓得了，尔在玩花楼头次要上手就被人冲散，有个不吉，所以不到那里去。既然如此，就在这瑞云阁何如？”秦氏道：“果然是个知心的人。”曹天吉道：“既如此快些脱了衣服，就将这湘妃榻做个战场罢。”二人脱衣上榻，极相爱悦。

二人大战，其乐融融不表。且说花赛金平日与卢赛花往来甚是有情有兴，自从为了李荣春之后断绝往来，每日甚是寂寞。幸逢施碧霞结拜为姊妹，日夜相依，都亦不冷静。自施碧霞去后，更兼红花尚未能起床，乃独自无聊。但红花此病都是花云上紧用心，请医调治即好了，终日仍伴花赛金做些针指，说些闲话解闷。那日红花见花赛金面带忧容，两眼含泪，红花问道：“小姐为何流泪？有甚不悦之事说与丫头晓得，也好与小姐分忧。”花赛金道：“我想哥哥如此作恶多端，将来不知怎样的结果。就是嫂嫂也是不良之辈，双双一对互相作恶，这也没奈他何。只是施碧霞小姐未知回去否，我甚是放心不下，不知怎样，我思起来就伤心。”红花道：“少爷与少奶奶所作之事我们难以管他，一个似虎，一个如狼，昨日闻得厨房杨妈妈说，碧桃打破一个茶杯就被少奶奶一顿门闩打死。若似此行为将来不知如何报应，我们那里管得他来。若说施小姐，小姐放心不下，待丫头过一二日去看他便知明白。只是小姐不要伤心，若是如此忧闷，倘忧出病来如何是好。不如到园中去看光景解闷。此时池中五色莲花正开得茂盛，我伴小姐去看看也消些愁闷。

“花赛金只知曹天吉在家养病，却不知住在园中楼阁养病，若知他住在楼阁他亦不来了。因心中忧闷，也要到园中看光景解闷，听了红花之言，遂道：“也使得，尔前面引路。”红花领命在前引路，花赛金随后而行。来到园中，果然景致非凡，真是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

只见蝴蝶双飞攒采花心，梧桐树上秋蝉叠噪。主婢二人来到莲花亭，只见五色莲花，开漫灿烂如锦花。赛金坐在石椅上看这些景致，正是观之不尽，玩之有余。花赛金看花之时，正是秦氏与曹天吉成好的时节。那花赛金看了莲花又道：“红花，引我到望江楼去。”红花领命，又引小姐出了莲花亭，经过八卦街，走过三弯九曲的桃源洞，又过了玩月台。若说玩月台在瑞云阁背后，望江楼在瑞云阁东西方面前。

主婢二人打从瑞云阁背后转弯来到瑞云阁面前，再行几步上了望江楼，将窗推开与瑞云阁对照，只见瑞云阁内一男一女的，男的将手搭在女的肩头靠在窗前看景致。花赛金见是秦氏，吓得满面通红，连忙缩了进去。

那秦氏与曹天吉云雨已毕，二人穿了衣服手挽着手靠在窗前看光景，曹天吉一手搭在秦氏肩头。那秦氏正与曹天吉说笑，忽听得对面楼窗响，抬头一看，见

是花赛金主婢二人，分明打个照面。秦氏吓得魂不附体，连忙回转身将曹天吉衣服一扯。曹天吉尚不曾见花赛金，他被秦氏扯了衣服不知何故，随了进来道：“少奶奶为何面都青了？扯我何事？”秦氏道：“正是吓死我也。”曹天吉道：“到底为着何事？”秦氏喘气定了，道：“尔到底是个莽撞汉，对面楼窗一响，我抬头一看，只见两个人见了我们，他又缩了进去。”曹天吉道：“那二人是谁？”秦氏道：“一个是少爷的妹子叫做花赛金，一个是花赛金的丫头叫做红花。”曹天吉道：“噯哟！不知他可看见我们二人么？”秦氏道：“怎么不见？因见了我们才缩了进去。”曹天吉道：“可不妨事么？”秦氏道：“尔说那里话来？别的事还可，这件事如何说不妨？若是被别人见了，还可与他说得话，这二个娼根见了是不能与我干休了。”曹天吉道：“如今便怎么处呢？”秦氏道：“咳！这是那里说起，那花赛金与我又是个对头冤家的人，红花又是万恶奸刁的丫头，今日此事被他看见，将来必然说与少爷晓得，那时少爷知及此事，尔我不必想要活的。虽然说他不曾拿着好情，然而与他亦难说得清楚，他心中总是疑惑的，那时叫我如何做人？都是尔方才不好。”曹天吉道：“怎样到来埋怨着我？”秦氏道：“怎么不是尔不好？我道在此说说笑笑岂不是好，尔偏要到窗前去观景致，如今看得好么，看出这件事来，被别人看出破绽来。”一边说一边做出那妖烧之态，将一条罗帕指着眼睛假做哭泣之状。那曹天吉被秦氏着迷了，又见他做出如此娇态，心中又怜又恼，急得心乱如麻只是乱跳，也没奈何。且说花赛金同红花见秦氏与一个男人靠窗弹着肩玩耍，忽见了花赛金，即时缩了进去。花赛金同红花见了，惊得魂不附体，连忙缩了进去。红花道：“小姐，如今快些回去。”花赛金道：“我惊得手足都软了，怎么走得动？”红花道：“待丫头扶小姐回去。”遂扶了花赛金下了楼，急急走回楼上坐下。红花道：“小姐，方才少奶奶与那男人同靠在窗前说话，成何体统？那男人想必就是曹天吉了。”花赛金道：“红花啊，那贱人这等无廉耻，败辱我家门风，若被他人知之岂不笑死？我想起这都是少爷平日作恶之报。”红花道：“我们若不看见也罢了，今既看见必须报与少爷晓得，将他奸夫淫妇拿着了，一刀一个将他杀了岂不干净？”花赛金道：“这事不可造次，若还告诉少爷晓得，那时闹动起来难瞒众人眼目，这个冤家就结在尔我身上了。”红花道：“知情不报那里使得？”花赛金道：“我有个道理在此，明日备一桌酒，悄悄去请他来吃酒，暗将言语解劝他。若能受劝，动不如静，他难道不想体面么？自然绝了后患，戒其将来，岂不是好？”红花道：“若是劝他他不听呢？”花赛金道：“他若不肯听劝，我只得推出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张。”红花道：“

前日与他相打过的，恐他不肯来。”花赛金道：“待我自去请他，必定来的

。“ 不说主婢二人商议，且说秦氏与曹天吉计议道：“此事非同小可，必要使他二人不言才好。”曹天吉道：“怎能够使他不言？”秦氏道：“尔真是个痴人，人若死了就不能言语。”曹天吉道：“这个不难，我有毒刀一枝，只有五寸长，其毒无比，只用刀尖向他身上不管什么所在只轻轻一刺，见血就封喉，不能言语，一对时就死了。”秦氏道：“既有如此妙物，快些拿来，待我连红花这贱人一齐结果了他性命。”曹天吉道：“此物一次只能伤一人，若刺二人不能验了。”秦氏道：“如此说，做二次刺便了。”曹天吉道：“如此甚好，头次刺其主，二次刺其婢。”秦氏道：“只是我与他有仇，不爱见他，怎么能到他房中去害他？”曹天吉道：“这也不妨，一日不怕羞，三日不忍饿，暂忍一时之羞，免一身之祸。”遂从衣袋内取出与秦氏，将刺法教了一遍。秦氏将刀放在袖内，急收拾去房中安歇。到次日想了一计，吩咐备酒，要请花赛金来吃酒方好行事，若是去伊房内到底不便，故此要请他来好行事。正在想时，忽见双桂报道：“小姐来了。”秦氏想道：“他自来送死了。”

遂起身迎接道：“姑娘来了么？”花赛金道：“正是。”秦氏道：“姑娘请坐。”花赛金道：“嫂嫂请坐。”二人坐下，丫头献了茶，花赛金道：“奴家今日备一杯水酒，欲请嫂嫂过去谈心解闷。”秦氏道：“我也备得一杯薄酒，正要来请姑娘同吃一杯，姑娘来得正好，免我过去延请。”花赛金道：“多谢嫂嫂，只是今日要嫂嫂先吃我的酒，明日我再来吃嫂嫂的酒便了。”秦氏道：“如此甚妙。”花赛金道：“如此说我先去，嫂嫂就要来的。”秦氏道：“这个自然，待我送姑娘下去。”花赛金道：“不敢当。”秦氏道：“必定要送。”二人下了阁，手挽手的走。花赛金道：“请嫂嫂留步，不必送了。”秦氏道：“如此说姑娘慢走。”一面说一面将手拿着刀，两个指头扯下刀套露出刀尖，轻轻的向花赛金脉里一刺，说声：“姑娘请慢走。”就回身上阁，靠在窗前观看。那花赛金忽叫声：“不好了。”立脚不牢，倒在地下，只见伤处流了紫血，明知中了毒计，但这枝毒刀甚是利害，见血就封喉，痛不可言，爬了起来走不上两步又跌了。那秦氏见了道：“果然应验，真乃至宝，明日红花也是一刀此刺，岂不也就明白了。那时无忧无虑，就好放心与曹天吉取乐了。”

不说秦氏心中私喜，且说红花见小姐去了许久尚不回来，遂走下楼要去接小姐。走不上几步，忽见小姐一步一跌的爬来，两泪交流，面已变黑了，头发也散乱了。红花一见，惊得魂不附体，连忙扶了起来问道：“小姐为何如此模样？”那花赛金只开的口，并不能说出一句话来，只将左手举起与红花亲看。红花见了问道：“为何此处流出紫血来，敢是发痧么？”花赛金将头摇了两摇，红花道：“既不是发痧，为何如此没奈何？”只得扶了小姐一步一步的扶上楼来，放倒床上，只见滚来滚去痛得一

句话也说不出。红花道：“小姐方才去时是好端端的，为何此时如此模样，敢是秦氏毒害么？”花赛金将头点一点，红花道：“如此说，想是不能救的了。”急得没法，只是跪着叩求天地神明保。又转想道：“不如去说与总管晓得，叫他急急去请一个医生前来，看有甚法可能救得否？”慌忙走下楼来，才转得弯就遇着花云，花云道：“红花姐，如此慌忙要到那里去？”红花道：“云哥来得正好，小姐命在须臾了，快快去请一位医生来看。”花云道：“我正要与尔说两句话，谁知又遇此急事。”只得去请医生。那些丫头听见此事，众人都到楼上围在床前观看，有个说是发乌痧，有个说是患急风，又有一个说是犯着周仓爷，红花道：“休得胡说。”又有一个问道：“尔怎么晓得是犯着周仓爷了？”一个道：“不然面为何会变黑？”那花云已请了医生上楼来看，医生看了脉说道：“是中了解毒的药，吃下全然没些应验，一连请了几位医生来看，只是没一个能救得来，红花急得叫天叫地的啼哭。那些三十一个小妾也都来看，大家并无主意，只是叹息而已，惟有秦氏一个不来。一夜大家乱到天明，红花哭得两眼红肿如核桃一般。那花赛金两眼反白，牙齿咬紧，遍身青的、紫的、乌的，一个身体肿得有三个大，毒气攻心，疼痛一对时，可怜一命归阴而去了。红花见小姐已死，将头撞地哭得哑了喉咙。那秦氏闻知花赛金已死，满心欢喜，要掩人耳目，只得走去看一看，顺便要害红花。来到花赛金床前，如乌鼠哭猫一般假意哭了两声，立心要刺红花，因房中人多，下不得手，再想道：“且饶尔暂活半日罢了。”遂下了楼，吩咐总管道：“小姐犯了急症身亡，少爷又不在家，尔们只须草草收殓，不必多费。”那总管听了此言暗想道：“少奶奶此言好不中听，我家小姐乃堂堂宰相的千金小姐，怎说草草？就是不必多费这句话怎么说得去？”又想到：“小姐啊！尔一生为人忠厚贤德，如今得此急症而亡，虽然主母如此吩咐，我自然从厚备办便了。”不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义婢含冤藏宦宅 恶妇逞毒败门风

话说那总管为人甚是忠厚，却将花赛金依礼收埋。那红花见小姐死得凄惨，哭得无休无歇，声音也哭得哑了，两眼也哭得红肿了，想起秦氏，咬牙切齿恨道：“秦氏啊！尔自己与曹天吉通奸，败坏门风，玷辱相府，被我小姐看见了，就该自认不是来求小姐才是，既不来求也就罢了，怎么反来害死小姐？”

又道：“小姐啊！这都是丫头害尔了，我因见小姐忧闷，所以劝小姐去园中解闷，谁知触了恶妇奸情，所以被他害死。不知他用何毒物，死得如此惨伤。”心中暗想道：“小姐尚且被他如此害死了，我怎么能脱他的手里？他因恐我们告诉少爷，所以立心要害死我们以灭其口，如今小姐虽然被他害死了，尚有我在，想他不害死我必不肯休。只是我若被他害死，叫谁来报小姐之仇？”想

到此间，心中着急：“我必须早早逃走，留此性命好来与小姐报仇。”遂跪在床前哭道：“小姐呵！奴婢本该送小姐下棺伴尔灵座才是，亦因恐遭其毒手，然丫头死亦不足惜，只是无人来与小姐报仇，是以不得已要别小姐了。”哭拜了起来，开了皮箱取些金银首饰打作一个小小包袱，又来哭拜。别了小姐，没奈何硬了头皮走下楼而去。尔道红花逃走因何并无一人拦阻？只因秦氏要害死红花，见人围了许多，所以一概赶了出去方好来害红花，但红花心料秦氏必能再害死他，他遂即预备要走出去。走到楼下，想道：“前门后户都是有人看守，不能出去，如今怎么好？”急得没做理会。正在忙急之际，却好遇着花云，那花云见了问道：“红花，我问尔，小姐为何死得这样快？”红花道：“若是死得明白这也罢了，却是死得不明不白才是苦呢。”花云道：“我也是如此想，小姐死得古怪。尔且随我来，我有一句话与尔说。”红花想道：“尔有甚好话与我说？无非为着前日许他之事，虽然亏他一片好心，只是此事断然是使不得的，自当另报他的恩情就是了。如今且与他计议，过了这门再作道理。”遂随了花云走到无人之处，花云立住脚问道：“红花姐，如今小姐死了，尔要怎么样呢？那前月初三夜许我之事将如之何？”红花道：“我岂不知？只因被秦氏打得病倒在床不能起身，耽搁了尔。”花云道：“我恨不得一刀杀死那恶妇，无端将我红花姐打得病倒在床，害我不能成事，如今可了我的心事么？”红花道：“云哥啊！不是我不肯从尔，一来身上伤处尚未痊愈好，二来小姐又死了，三来我的性命也不久了。”花云又问道：“这却为何？”红花道：“就是为此我故走来与尔计议。前日我被秦氏打至将死，幸亏小姐来救才免此厄，如今小姐死了，他岂肯饶我？我想小姐尚被他害死，我岂能逃其毒手？想我与尔的鸾凤之交是不能成了。”花云道：“噯唷！不错啊，尔这句话是说得不错的，如今怎么样才好？”红花道：“我想在此不但终无好处，还恐性命难保，不如早早逃走出去方好。”花云道：“尔若逃走出去了，我的好事岂不做不成了？”红花道：“尔好痴也，我若逃在外面，尔正好与我往来。”花云道：“不错，说得是。只是尔如今要逃往那里去呢？”红花道：“我意欲到李大爷家中去，尔说好么？”花云道：“为何不到尔外亲家去？”红花道：“若到我家中去，倘被人拿住岂不送了性命？若在李府就无人敢来拿我了。”花云道：“尔果然想得周密。”红花道：“我却忘记李府住在那里。”花云道：“住在四牌坊，朝南坐北，门口有一对旗杆的便是。”红花道：“只是前门后户俱各有人看守，叫我怎么得能出去？”花云道：“是啊，如今怎么好？”想来想去，想了一回说道：“有了，红花，尔可由倒马桶的粪坑门出去。”这粪坑门是造与买粪的出入，尔道既有此门，前日为何不放李荣春出了此门？只因一时心忙意乱，所以想不到此门。花

云道：“尔出了此门望西而走，再问一声四牌坊就是了。快些去。”遂带红花来到粪坑，将门开了，红花急急走出了门。花云将门闭好，心中想道：“如今好了，我而今好与红花来往。”

“那是恨着秦氏不良而已。”且说秦氏想道：“如今好了，花赛金死了，只是红花这贱人断然留不得的，倘他告诉少爷，那时怎么好？虽然少爷不曾拿着，到底罗唆。方才我要下毒手，因人多不便，所以我将众人赶散了，如今好去下手了。”想定主意，带了刀下了阁来到花赛金房中，四处一看并不见红花，又走到红花房内一看也无，又再走到花赛金房内再细细搜寻，总是不见红花，又见花赛金直直的倒在床上，秦氏指着花赛金骂道：“尔这贱人也有今日了，使尔晓得我的利害。自古道：天变则雨，人变则死。尔近来大变了，要杀哥哥、打嫂嫂，为何今日动也不动？尔那杀哥哥打嫂嫂的气概那里去了？可惜房内这些好物件尔没福享受。”

又道：“噯唷！我在此骂，他是死的骂也无用，那活红花是要紧的。”连忙走下楼来吩咐丫头四处搜查，只是不见。秦氏道：“不好了，被他走了，查问管门的便知。”

那管门说道：“并没有出去。”秦氏听了，甚是着急，想道：“这个贱人，若走了出去非同小可，必要将此事如卖状元录的一般报了出去，被人晓得，那时我少奶奶面皮岂不剥尽了？决要拿回才好。”随即叫四名家人分作四处去追赶：“拿了红花回来重重有赏。”

那花云恐他们追着红花，遂道：“待我往西门去追赶，顺便去讨一节钱，尔们分东南北三门去追罢。”众人道：“都是一样的。”说完分作四门而去。

且说秦氏心乱如麻，想道：“据管门的说不曾出去，只恐还在家中。”即刻吩咐家人使女再去四处细细搜查，自己走来与曹天吉说知此事。二人说了一回，遂解带脱衣，上床兴云作雨不提。

且说春梅、秋菊、双桂三人私自说道：“小姐果然死得凄惨，真正死得古怪。”

双桂道：“少奶奶这两日更是古怪，饭也无心吃，酒也无心饮，一日到晚只是叹气，无神无采，不知何故常常到花园而去。”正在说时，只见总管进来说道：“双桂妹，尔去问少奶奶说小姐要祭几日饭，灵座要安放在那里，可要请和尚来做功德么？”

双桂道：“晓得了，尔先去，我问了就来回尔的话。”总管遂先出去。双桂走上阁来一看不见了秦氏，遂走下来与春梅说道：“不知少奶奶那里去了，我们同去寻罢。”

那春梅与双桂二人四处去寻，秋菊也四处去寻，只是不见，心中暗思：“那里去了？待我到这些楼阁亭台去寻。”

寻了一回，来到玩花楼，只见门是闭的，侧耳一听有些响动，忽听得秦氏说道：“二教师，尔本事虽好，我是不怕尔。”又听得二教师说道：“少奶奶，尔是惯战女将军，也要我能争男子汉。”那秦氏又道：“此时由尔行凶，只怕等一回要做柳公公了。”那秋菊听了将舌一伸，险险缩不进去，道：“怎么青天白日做出此事来？不要被家人们见了，那时又是

要害死的。如今待我立在此等候与他观风，等他完了事再与他说话。“

且说秦氏与曹天吉云收雨散，二人穿了衣服开了阁门，一见秋菊吓得满面通红，道：“尔来此何事？”秋菊道：“送粗纸来。”秦氏道：“小声些，尔几时来的？”秋菊道：“‘由尔行凶要做柳公公’的时节来的。”秦氏道：

“尔这贱人好耐性。”秋菊道：“要看柳公公，所以耐着性子等待。”

秦氏道：“咳！秋菊啊，尔在房中已四年矣，我待尔不薄，也算好的了。”

秋菊道：“果然好，只是打断了二枝门闩了。”秦氏道：“那个叫尔与花祥取笑，所以打的，四个丫头只取尔一个好知心贴意，今日此事被尔看破，望尔切不可多言。”秋菊道：“总是少爷不好，耽搁了少奶奶，尔所以寻些野食吃，这乃常事，有甚要紧。”秦氏道：“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待尔。”秋菊道：“这个自然。”秦氏道：“尔到底为着何事而来？”秋菊道：“虽说是送粗纸来，其实没有此事，因总管说问少奶奶那小姐要祭几日饭，灵座要安放在那里，可要请和尚来做功德么？”秦氏道：“一概不用，只许祭一日饭，将灵座放在鬼出门，棺木放在荷花池滩，等少爷回来做主，快些去说。”秋菊领命去说与总管知道，总管听了两眼流泪道：“主母啊！尔为人为何如此刻毒，全没些姑嫂之情？若少爷在家也不至如此。小姐啊！尔真正苦命，我又是个下人，如何做得主，只得依他便了。”

且说红花来到李府，见大门闭着，耳门是开的，就大着胆直闯进去，见个管门的坐着，那管门的见个丫头进来，立起身来问道：“姐姐是那来的？”红花道：“此处可是李大爷府上么？”管门道：“正是，姐姐何人？”红花道：“有劳伯伯进去通报一声，说王翠儿要见。”管门道：“尔叫做王翠儿么？”红花道：“正是，伯伯敢是李茂伯么？”李茂道：“正是，尔还认得我，我却认不得尔了，一向可好么？”翠儿道：“好的，伯伯可好么？”李茂道：“好的，尔是来过的，尔自己进去便了。”红花道：“久不到来，礼该通报。”李茂道：“既如此尔且在此坐，我进去通报。”遂来到书房禀与李荣春知道，李荣春听了连忙出来道：“恩姐且进里面来。”红花道：“来了。”即随李荣春来到书房。红花就要跪下去叩头，李荣春道：“不可行此礼，前日受恩姐的大恩尚未报答，使我心中不安，只是恩姊为何流泪？”红花道：“一言难荆”李荣春道：“既如此请进内堂与夫人细说。”叫三元：“带王翠姐进去见夫人。”三元道：“晓得。”叫声：“王翠姐，随我来。”李荣春道：“不许叫王翠姐。”三元道：“如此说，红花姐随我来。”李荣春道：“不许叫红花姐。”三元道：“这不许那不许，教我叫什么？”李荣春道：“狗才，连称呼都不晓得，要叫翠姑娘。”三元道：“晓得了。翠姑娘，随我来。”红花道：“大爷，奴家进去了。”李荣春道：“恩姐请。”红花遂随了三元进去。那李荣春想道：“翠姊

为何流泪，难道花赛金小姐打他，道他救我之时不先禀知他？”又想到：“非也，我想若花赛金小姐还恨着红花，定不肯这般好意待我，将我藏在卢小姐房中，如此看起来，乃是一位仁慈厚德的小姐，并无此事，只是到底为着何事？也罢，待我到内厅听他说些什么便知分晓。”想定主意，来到厅外偷听。那红花正在叩见夫人，那李夫人立在一旁笑嘻嘻的说道：“翠姐，我家大爷遭了大难，若不是翠姊相救，已死多时了，真乃救命大恩人，不必如此，只行常礼罢。”红花道：“必要叩头。”遂跪了下去，李夫人连忙亲自扶起。

红花又与施小姐并淡氏大娘叩见，姑嫂二人一同扶祝李夫人叫丫头看坐，红花道：“这个不敢，念奴乃是个丫头，论礼应该侍立听教，岂敢对坐？”李夫人道：“说那里话来，一则与我乃是隔壁邻居，二则又有恩于我儿，三则算是我一家的恩人，那有不坐之理？”红花道：“既蒙夫人赐坐，敢不从命。”

遂向每位面前告坐，然后坐在下位。李夫人道：“记得尔那年来我家时还是小孩子，不觉过了这几年便长成得如此好身材，又生得美貌，只可惜到花家去伴小姐。”红花道：“我想那时蒙夫人的厚恩，时刻难忘，就是卖身亦因家贫，说了可羞于人。”李夫人道：“说便这等说，到亏尔在着花家方救得我家大爷之命，不然岂不被他活活烧死，焉能平安无事回家？此恩此德真亏尔，恨来恨去恨花虹。难得尔今日到此，叫丫头吩咐厨房备酒。”红花道：

“夫人不必费心。”那施碧霞道：“翠姊为何眼睛红又肿？小姐可平安否？”红花见施小姐问起赛金小姐，不觉两眼流泪道：“施小姐啊，可怜我家小姐死于非命。”众人听了，皆吃一惊道：“翠姊，尔家小姐怎么样死了？快些说个明白与我们晓得。”红花遂将前事细细说了一遍。李夫人听了心酸，不觉下泪，施碧霞好似乱箭穿心，淡氏大娘道：“可怜尔小姐如此惨死，那秦氏贱人真乃万恶之极。”那李荣春在厅外听了此言心中大怒，道：“可怜小姐死得如此惨伤，花虹这狗男女平日作恶太多，故有此报。”施碧霞道：“母亲，我一见秦氏便知他是不良之辈、所以临行叮咛花家贤妹，叫他刻刻留心防那恶妇，谁知果然死在他手，可惜了二八青春的花小姐。”李夫人道：“翠姊，幸喜尔有见识脱了虎口，不然性命也是难保。如今尔也不必伤心，且在此祝”红花道：“多谢夫人。”

说话之间酒已排上，李夫人上坐，淡氏大娘要让红花坐二位，红花执意不肯，淡氏大娘没奈何坐了二位，施碧霞道：“李大爷是我的恩兄，翠姊救了大爷犹如救我一般，三位该是翠姊坐的。”红花那里肯坐，施碧霞只得坐了三位，红花坐了四位。酒吃了三巡，不知红花说何言语，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送回阳赛金附身 闹酒楼英雄聚会

话说红花吃了一杯酒说道：“施小姐为何也在此？”施碧霞将前情也说了一

话，施碧霞将前情也说了一

话，施碧霞将前情也说了一

遍，红花想起小姐好不伤心，姑嫂二人将言解劝不提。且说花赛金棺木放在莲池滩，阴魂不散，一灵魂来到森罗殿，等阎君升殿要诉怨情。他因未该死，所以无鬼卒拘管。不一时阎君升殿，只见无数的鬼卒牛头马面立在两旁，花赛金走上殿跪下哭诉冤情，阎君传旨判官：“速速查明花赛金的阳寿，看是该死也未。”判官领旨，遂将花赛金阳寿查明，回覆奏道：“花赛金阳寿已经查明，注定该有花甲之寿，伏惟定夺。”阎君道：“既有花甲之寿，应该送他回阳，待我奏过阴主便了。”遂吩咐将花赛金带过一边，吩咐起驾，来到地藏王殿上奏道：“今有花赛金，阳寿有花甲之年，尚未该死，被其嫂用毒刀刺死，理该送他还阳，臣未敢擅主，请旨定夺。”地藏王闻奏说道：“花赛金阳寿有花甲之年，例该送他回阳，但他身已中毒，而且此时乃炎热之天，尸骸已经消化了，怎么魂魄能归其身？”也罢，吩咐阎君再去细查，如有寿数该尽的女身，也要容貌配得过花赛金者，给他路引一道，令花赛金借尸还阳，庶不致有在亡之叹。“阎君领旨回殿，命判官再行细查。判官领旨又查了一遍，奏道：”今查得东昌府邓义之女邓天香寿数该尽，容貌也配得过，未知可否？“阎君道：”待我再去奏。“遂即复到地藏王殿上将此情奏上，地藏王道：”依阎君所奏，速去行事。“阎君领旨回殿，就给一张路引与花赛金，命二鬼卒送花赛金还阳。鬼卒领旨带花赛金而去不表。且说东昌府有一姓邓名义，在朝官居兵部之职，告病回家，不幸一病而亡。夫人陈氏，单生一位小姐，取名天香，年已十七，亦是知书达礼，能文能武，十分孝顺。不想经期不顺，染成一病，医药无效。陈氏见女儿病得沉重，心中忧闷，求神问卜，巴不得女儿病好。谁知大数难逃，那夜忽然大叫一声，双眼紧闭，双脚伸直，双手放开，呜呼哀哉，一命已归阴府。那邓夫人只有此女，见他死了好不伤心，哭得死去还魂，一家无不流泪。邓夫人叫一声娇儿，哭一声性命：“尔去为娘的好苦，叫我靠着谁来？到不如与尔一同去罢。”那花赛金乃是七月二十二日死的，一则身尸中毒，二则天气炎热，三则那晚成殓，所以身尸容易消化。邓天香乃是七月二十四日戌时身亡，尚未下棺，才到子时花赛金魂魄已到。邓夫人与妇女丫头围在床前哭泣，忽然一阵鬼头风将灯火吹得隐隐暗暗，又一阵将灯火吹灭。这些妇女吓得魂不附体，连忙去点了灯来，那花赛金魂魄已附在邓天香身上了。邓夫人双手捧住邓天香的面哭叫亲儿不绝。忽听得邓天香大叫一声：“好苦呵。”邓夫人被这一吓，吓得魂不在身，倒退几步，就是妇女丫头们吓得只是遍身发抖，远远的立着。还是邓夫人走近床前叫道：“我儿，尔还魂回来了么？真正谢天谢地。方才为娘的见尔如此，连性命也不要了。”那邓天香微微开眼一看，见围了许多人，心中明白是借尸回魂，说道：“我不是尔的女儿，我是花赛金。”邓夫人见他如此说，只道是女儿还魂回来胡说，吩咐请

医生来调治。那花赛金是中毒而亡，并非病死，今日还魂并无些病，只是邓天香身体乃经期不顺而亡，却是要医的药医不死病，不用几日自然就好。花赛金说明缘故，夫人半信半疑，到后来自然明白。邓夫人只认是邓天香，并不晓他什么花赛金惜身还魂的。且说花子能往正（镇）江拜寿回来，秦氏只说花赛金得了急症而亡。花子能哈哈大笑道：“该死、该死，人若变了性自然要死的。”又问：“红花呢？”秦氏道：“逃走了。”花子能道：“便宜了他。”又到玩花楼见了曹天吉，才知病已全好，吩咐备酒与曹天吉庆贺病痊。那秦氏见丈夫回来，心中不悦道：“我正要与曹天吉久会阳台，谁知少爷已回，如今不能与曹天吉长长往来，却如何是好？”只得差秋菊打听少爷在那一个小妾房里睡了，才去与曹天吉云雨，只是偷偷摸摸而已，不能畅意。且说施必显离了扬州，一路望雁门关而行。那日来到山东地面，见一个市镇。施必显想道：“待我寻一间酒店，吃几杯酒再走。”四处一看甚是热闹，见个酒店写着“醉仙楼”三字，遂走进店去大声叫道：“酒来，酒来，快些拿酒来。”酒保一见施必显吃了一惊，想道：“上面两个已是怕人，怎么这个一发凶恶，敢是火烧东岳庙，所以走出这三个凶神来？”施必显又叫道：“快拿酒来，与我吃了要赶路。”酒保道：“尔这人也太性急，坐也不曾坐，只得是叫。”施必显来到里面一看，见三个人坐了一付座头甚好，施必显也要这个座头，叫道：“快快走开，我要这里坐。”那三人唬了一跳，立起身来道：“尔是何等样人，敢来犯着我？”施必显道：“我乃山西施必显爷爷，尔还不让我么？”那三人道：“尔这人好生无礼，七八付座头不坐，却来与我争。”施必显道：“那些座头我不要，单要尔这付座头。”那三个人道：“我先来到叫我让尔，天下那有这个情理？”施必显道：“我偏偏要尔这里。”那三个人道：“我偏偏不让尔便怎的？”施必显道：“尔当真不让么？我与尔大家吃不成了。”将桌一推，四脚朝天，碗盘打得粉碎。那三个人大怒，拿起椅便打来，施必显接过来回手打去，三个人那里是施必显对手，料敌他不过，回身便走。施必显将椅丢去打倒了一个，爬起来便走。那酒保只是叫苦。忽听得楼上高声大喊道：“是谁敢如此无礼？俺来也。”施必显见楼上来了二人甚是凶恶，那二人赶上前举拳便打，施必显双拳敌二人一直打出店门。那酒保见那些家伙被打得粉碎，吃酒的人走得干干净净，喊道：“岂有此理，快叫人来将他拿住，先赔了家伙然后送官究治。”那些人只好看，那个敢上前多说一句话？那二人与施必显打了多时不能取胜，见他甚是骁勇，遂住了手道：“请问好汉尊姓大名，居住何处？望道其详。”施必显最爱人称他好汉，见二人称他好汉也就住手，答道：“俺姓施名必显，人人称我飞天夜叉。请问二位尊姓大名？”那人道：“我姓童名孝贞，人号我叫做索命无常。”

”又指那人说：“他姓张名顺，人号他叫做丰节蜈蚣。请施兄上楼吃杯酒，有一句话要说，不知尊意如何？”施必显道：“好。”遂一同进店。楼上那二人让施必显坐上位，他们对面坐下，叫酒保上来道：“方才打破多少家伙，尔可去算该多少钱，我赔尔罢。可将上上好酒好看拿来吃了，一齐算还。”酒保欢喜道：“多谢三位客官。”遂下楼将上好酒肴搬上楼来。三人吃了一回酒，张顺道：“请问施兄住在那里，到此何事？”施必显道：“我家住在山西，若说到此真是一言难尽，二位不嫌絮烦待我细说一遍。”张顺道：“我等洗耳恭听。”施必显遂将前情细说一遍，二人听了心中大怒，道：“可恼啊可恼！我二人虽不是官家之子，那花锦章名声却也尽知其详，施兄有此大仇，难道就是这等罢了不成？”施必显道：“就是为此大仇未报，所以要到边关谋干功名以报此仇。不知二位是何等样人，到要请教。”张顺道：“我二人是说不得的。”施必显道：“大丈夫有言则说，有甚说不得？”张顺道：“说出恐施兄见笑。”施必显道：“莫非是乌龟么？”张顺道：“非也，老实对尔说，我兄弟二人在幡蛇岭为头领，手下有五百人马，因我二人手段平常，所以下山来要请一个好汉去做山主。今日与施兄有缘，幸得相会，况且大仇未报，何不上山招军买马，我二人助你报仇，岂不为美？”施必显道：“倘蒙不弃，愿随听教，若能助我报仇，我何必到边关去。”童孝贞道：“若施兄肯上山，我等之幸也。”三人说得投机，吃得大醉，遂下了楼，拿一锭银子放在柜上说道：“酒保，银子在此，我们去了。”宛然如飞，出门而去。酒保将银一称只得一两，本该要五两多银，只拿一两，欲要赶去又怕他凶恶，只是气得乱跳道：“还要甚么酒店？快收了罢。”那些闲人走进来问道：“尔不开酒店做什么？”酒保道：“我要收拾了去靠我妻子过日子。”那人道：“尔不开酒店要去做乌龟？”酒保道：“那开酒店的就是乌龟，我是不开了。”不说众人说闲话，且说施必显等来到蜈蚣岭，五百喽罗迎接上山。童孝贞吩咐备了牲礼，排了香案，三人对天结拜，童孝贞排为第一，施必显第二，张顺第三，三人立下千斤重誓，患难相扶，富贵同享。三人拜完起来，这些喽罗都来叩见新大王，即时备酒席排在忠义堂，三人坐下开怀畅饮。饮酒之间，张顺道：“二哥，尔在扬州多蒙李大爷将尔荐往边关，如今尔在此他那里晓得？须要写一封书送去与他才是道理。”施必显道：“写信容易，却无送书之人。”张顺道：“二哥写了书，送书之人这里自然是有的。”施必显道：“既如此，待我明日就写。”那日酒席吃到夜深才歇，吩咐喽罗打扫一间净房与施大王安歇，一夜晚景已过。那张顺不叫施必显写书也罢，只因此一封书去，害得李荣春受不尽苦况。且说次日施必显写一封书，白字也有的，横的也有的，直的也有的，一个字写得如核桃大一般。写完就来封好

了，书函外面写：“此信寄到扬州府江都县四牌坊达子巷小孟尝李荣春大爷收拆。”差了一名喽罗叫作张环，赏他路费银十两，叫他将书送去，喽罗领命而去。

且说花锦章在朝官居文华殿大学士，又加太师之职，官居一品，位极人臣，在朝无恶不作，靡所不为。那些文武官员惧他兄弟威势，趋从者多，有触犯他的以及不肯趋附并不肯奉承者，便革的革了、罢官的罢官了，这还不算数，有的还要弄到他人亡家破才歇，说不尽花锦章兄弟作威作势。且说那日花锦章与夫人马氏说些闲话，夫人道：相公，奴家有一句话要说，未知相公可肯听从否？“花锦章道：”夫人有话但说，老夫无所不依。“马夫人道：”奴家昨夜睡到三更，只见女儿花赛金满面愁容，双眼带泪立在床前，奴家问他，他只是不应，将头一摇，头发抖散，望我身上打来。奴家吃了一惊，大叫而醒，却是南柯一梦。不知主何吉凶？又不知女儿在家平安否？奴家放心不下，意欲回家看看儿女，不知相公意下如何？“花锦章道：此乃梦寐之事，何必挂心？况且目下天气炎热，怎好走路？且待秋后回去便了。夫人，尔若放心不下，可写一封书回家去问，便知安否如何。“说还未完，忽见丫头来报道：少爷差花福送书在外，要见相爷。”花锦章道：“叫他进来。丫头传知内门官道：”相爷叫他进来。“内门官领命出去。花福见传，来到内堂跪下道：”相爷、夫人在上，花福叩头。“花锦章道：”罢了，起来。少爷、少奶奶可好么？“花福道：”好的。“花锦章又道：“小姐可平安否？”花福道：“平安的。少爷有书在此。”花锦章道：“取上来。尔路上辛苦，到外面吃酒饭罢。”花福道：“叩谢相爷。”遂退了出去。花锦章将书拆开，从头至尾看了一遍，遂拿与夫人观看。马夫人看了一遍，说道：“孩儿书内说李荣春结党成群，家藏器械，施必显妖言惑众，意在谋反。奴家想李荣春乃尚书之子，又是济世仁人的君子，妾身在家之时也曾见过几次，好一个端方厚道的相貌，岂肯行此搜家灭族之事？虽是孩儿如此说，谅来未必是实事，况且书中说‘伏乞爹爹假传一道旨意’只此一句便有可疑了。”花锦章道：“我自有道理。”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田御史按临扬郡 陶天豹密探花楼

话说花锦章道：“夫人说得有理，我想他二人必有甚冤仇，因此说他有谋反之意。但李赛与我是同窗之友，况且又是同乡居住，他在生时与我甚好，又同是一殿之臣，兼且只有此子。那谋反之事非同小可，地方官失觉察就该有罪了，连满城文武官员一概要问起罪来。这件事情若果是真，老夫亦不能容他，如此看起来，必然是假的。”马夫人道：“相公若要害了李荣春，亦当念他父亲同窗面上，于心何忍？况且又要连累众人，这事断然使不得的。可笑孩儿大不明白，些小之怨就要诬人为反叛。”花锦章道：“但不知孩儿与李荣春有

甚冤仇，就诬他反叛，待我叫花福来问便知明白。 “马夫人道：”相公言之有理。 “即吩咐叫花福进来。花福闻传，随即走到内堂问道：”不知相爷呼唤花福有何吩咐？ “花锦章将言诈问道：”花福，少爷函内说与李荣春有冤仇，到底为着何事？ “那花福见问，只道少爷函内果有此言，遂将前事禀明。花锦章听了想道：”为了一个落难之女结此冤仇恨，我自有道理。 “马夫人道：”相公，此事如何回覆孩儿？ “花锦章道：”待我写一封书去与孩儿，叫他要敛迹些，各事不可如此乱为。 “夫人道：”相公说得有理。 “花锦章遂写了一书，赏花福十两银子做路费，叫他回复少爷。花福领命而回不表。 且说成化四年乃出巡之年，圣上钦点御史田大修为天下都察院，代天巡狩，赐上方宝剑一口，访察贪官污吏，剪除势恶土豪不法者，准其先斩后奏。田大修奉旨出京而去。这田大修字俊卿，乃胡广长沙人氏，年少登科出仕，官至御史。身边有一门生，姓陶名坤，字天豹，也是官家之子，自幼父母双亡，一心思欲学道，遂拜万花老祖为师，学道三年，因道法无缘，老祖赐他集云帕一条、万年藤一枝、竹刺一枝，叫他下山来投田大修门下以图功名。田大修自得陶天豹之后，所有疑难之事只命陶天豹察访，好恶立见明白，各事到亏陶天豹一人，为田大修办了多少疑难之事，所以田大修时刻离不得陶天豹。此时出京，遂带了陶天豹，一路察访而来，沿途除了多少贪官恶棍，若有疑难不明之案，就差陶天豹去察访得明明白白，并无冤枉一人，所以一路而来，这些官员个个惧怕。

那日巡到扬州，这些文武官员出境迎接，来到公馆。次日谒圣，行香已毕，回拜巡抚行台，又到各乡绅处拜望明白，回到公馆。那夜忽然想起：“李骞在日与我先父十分契厚，今虽亡过，尚有世弟在家，礼当拜望才是。”至次日即吩咐打道，先拜望丁忧的沈翰林，然后到李府，将帖拿与管门的，管门连忙进内通报。李荣春吩咐开门，即时换了衣服，走出大门迎接，作了三揖。接进内厅，二人又行了礼，遂分宾主坐下。家人献茶，李荣春吩咐备酒，田大修道：“世弟不必费心。”李荣春道：“世兄驾临舍下，无物可敬，水酒一杯，闲谈而已。”田大修道：“若在别家定不相扰，世弟这里只得领情便了。”二人手挽着手来到书房，酒席已排端正，二人对面坐下。饮了三巡，李荣春道：“世兄按临扬郡，不知今日拜过几处？”田大修道：“今日先到沈翰林府中，随即到此。”李荣春道：“卢、花二府去也不去？”田大修道：“卢年伯已经身故多年，伯母尚在，礼该去问候。但他是个寡居，我若去拜他他必费心，使我转觉不安，只飞帖去请安就是了。若说花府，我定不去会他。”李荣春道：“论理亦当去会他一会才是。”田大修道：“愚兄一路而来，闻说花虹比前更不相同了，欺民如鱼肉，我心中想要办他以除民害，只是无人告他，难以发作。”李荣春道：“若说花虹真正可恶，连小弟的性命险些送在他手

里。”田大修问道：“这怎公说，他怎样欺尔？”李荣春遂将前情说了一遍，一直说到红花逃走为止。田大修听了心中大怒，两目圆睁，大骂花虹：“尔这小贼种，敢如此横凶作恶么？我必除之。”又道：“世弟，那曹天吉与秦氏通奸，我立刻就要拿住他的奸情。只怕他二人未必果有同赴阳台，若是果有此情，我立刻将他二人拿祝”李荣春道：“如何拿得着他奸情来？”田大修道：“我有个陶天豹，善能腾云驾雾，访察人家不轨事情，待我叫他到花家试探奸情以便行事。”李荣春道：“既然有此异人，秦氏与曹天吉奸情必破矣。”田大修道：“红花可还在府中么？”李荣春道：“尚在舍下。”田大修道：“可叫他来我面前告一代主伸冤的状，我就好捉拿奸夫淫妇与花赛金报仇，一面来治花虹的罪，使他羞死。”李荣春道：“如此一发妙极。”遂进里面对红花说知此事。红花闻言，满心欢喜，说道：“蒙田大人这般关照，明日我便去告状伸冤。”李荣春又来与田大修说明，田大修即时吩咐家人去叫陶天豹来，家人领令而去。不一会陶天豹唤到，与李荣春见了礼，田大修道：“此处有一个花子能的妻子秦氏与曹天吉通奸，今要尔去拿，尔敢去拿他否？”陶天豹道：“不知他家住在那里？”李荣春道：“尔向东而去，不多路有一所大花园，园内多有亭阁台榭便是。”陶天豹道：“若果有好情我便拿住他，若无好情却不干我事。”李荣春道：“这个自然。”陶天豹说完，取出集云帕放在地下，口中念念有词，踏在帕上，只见一阵清风，已腾空而去了。李荣春见了哈哈大笑道：“果然奇妙。”且说秦氏与曹天吉两下偷情，只是不能畅意，遂起了不良之心，要害死花子能，一则因不见了红花，恐他在外告诉花子能，自己性命难保；二则不能与曹天吉取乐，所以起了不良之心要害死花子能，遂其欲心，好与曹天吉日夜云雨。遂来与曹天吉计议，曹天吉道：“少奶奶，尔往日到此欢天喜地，今日为何满面愁容？”秦氏道：“二教师啊，我自从与尔交好，情同胶漆，只望天长地久，那晓得走了红花，倘他告诉少爷，尔是不必说的，只是我死不待言了，与尔的鸾凤两离，想来想去无计可施，教人怎不烦恼？”曹天吉道：“这也没法，露水夫妻原是不能到老的；只好尔向东去我往西行罢了。”秦氏道：“如此说难道就罢了不成？哎哟！我好恨恨，恨我为何如此痴愚，不该失身与尔这负心的贼。曹天吉啊曹天吉，尔既如此负心，前日就不该来调戏我，还亏尔说多情多义的，为何口不应心，到今日说出这断绝的话来。”一边说一边做出妖娆之态，低低的泣。曹天吉被他迷了心，见他做出如此媚态，心中不忍，道：“少奶奶不必哭泣，有话慢慢计议。”秦氏道：“有甚计议？”我已定了主意。“曹天吉道：”莫非要害死少爷么？”秦氏道：“说得不错，只是尔一心要向着我，不可三心两意。”曹天吉道：“好虽是好，只是谋死亲夫，被人看破就要偿命呢。”秦氏

道：“不妨，照花赛金的样子就干干净净，并无人知。”二人计议定当，遂放心作乐，解衣上床，曲尽绸缪。那知来了陶天豹，腰束万年藤，手拿竹刺，犹如竹节一般。来到园中四处一看，但见玩花楼内淫风闪闪，纱窗紧闭，正是男女成欢之时。他口中念念有词，叫声：“开。”六扇纱窗齐开，飞身进内，并不见一人。再一看见后面尚有一间卧房，走进一看，只见一男一女赤身露体卧在床上，心中大怒，大喝一声：“奸夫淫妇，敢这等无礼么？”举起竹刺便打。曹天吉吃了一惊，爬起身来顺势一脚，踢在陶天豹胸前，将护心镜踢得粉碎，皮也去了一块，还是赤脚的，若是穿了鞋陶天豹的性命想活不成了。陶天豹被踢了一脚，叫声好利害，又一竹刺打下，曹天吉大叫一声：“疼死我也。”翻身便倒。陶天豹又一连打了几下，曹天吉爬起又被打倒，陶天豹又一味将竹刺乱打曹天吉，任爬爬不得起来。原来这竹刺乃老祖所赐，打在人身上骨酸筋软，一些气力都无，还是曹天吉才当得起这几下、若打别人只须两下足矣。若是曹天吉有寸铁在手亦不至就被打倒。那秦氏吓得只是抖，连走也走不动，才要去拿裤来穿，被陶天豹也是一竹刺，打得秦氏杀猪也似的一般叫起来，一身无力，连动也不能一动。陶天豹将曹天吉举起放在秦氏身上，犹如二人在行事一般，又将二人头发结在一处，将万年藤解下，将二人拦腰捆了。遂走出来将窗门闭了，念了咒语，若是别人要开，任尔怎样开总是开不来。又将楼门开了出来，仍旧将楼门闭好，也念了咒语。遂下了楼驾起云帕回到李府，将情禀明。田大修道：“待我就到花府去。”陶天豹道：“我已将他二人用万年藤捆住了，就待明日方去也不妨的。”田大修道：“既如此，我待明日去罢。”遂别了李荣春回去。李荣春送田大修去后，遂写了状子交与红花道：“我已与田大人送了，尔放心去拦轿告状，好与尔家小姐伸冤。”红花道：“我出门不惯，路上行走尚且羞怕，若说告状，被人围住观看成何体面？不如回家去等候，田大人一到我就出来喊冤。”李荣春道：“尔离家数日忽然回去，若少爷问尔，尔有何话对答？如何使得？”红花道：“这却不妨，少奶奶已经拿住，少爷是不妨碍的，我前日出来并无人知，有一便门可以出入，如今仍旧从此便门入去。躲在暗处是不妨的。”李夫人道：“这也使得。”红花遂辞了夫人出门而去，却好遇着花云。那花云自从放红花到李府以后，虽不能成其好事，却常常来与红花说说闲话。这日又要来看看红花，却好遇着，红花叫道：“云哥，尔来得正好，快去开了旧处的便门，我要回去了。”花云道：“尔既逃了性命出来，为何又要回去？”红花道：“尔去开了便门，伺我回去自然与尔说个明白。”花云闻言，连忙走回，急将便门开了放进红花，正是点火的时节。花云随闭了门问道：“红花姐姐，随我来。”红花道：“随尔去则甚？”花云道：“到房内去说话。”红

花暗想道：“他的痴心想我已久，今但如何发放他？”又想道：“有了，待我用花言巧语去骗他便了。” 回道：“云哥，我只为丢不下小姐，所以回来的，不知小姐棺木灵座放在那里？” 花云道：“灵座放在鬼出房，棺木放在莲池滩。如今先到我房中去吃一杯茶，我与尔说一句话，然后同尔去看小姐的棺木灵座，尔道好么？” 红花道：“不可二人同行，尔先去房中等我，待我自己先去看了小姐的棺木，然后再与尔说话。” 花云道：“我不信，尔骗我多次了。” 红花道：“这次定不骗尔，尔若等不得可到百花亭来寻我。” 花云道：“既如此说，我在房中等尔，尔若是不来，我就到百花亭来寻尔，今夜必要成其好事，这回若再来骗我，我定不依尔了。” 红花道：“这个自然。” 遂弯弯曲曲只拣无人之处而走。 正走之间，只见那边来了二人提了灯笼而来，红花连忙闪入桃源洞内躲着。原来是花祥、花吉送夜饭与曹天吉吃的，来到楼门口打门，只是不开，二人打了一回，又是不开，二人道：“这也奇了，就是睡了如此打门也该醒来，为甚只是不开，莫非死了？” 花吉道：“不要管他，我们去吃饭要紧。” 遂下楼而去。红花见二人去了，遂出了桃源洞来到莲池滩，看见小姐棺木，两膝跪下，两泪交流，低低哭道：“小姐啊小姐，丫头今日回来看尔，尔可晓得否？可怜那日见小姐如此凄惨，正是令人肝肠寸断，恨不得替了小姐才好，可怜小姐死得好苦。咳！ 连纸钱也无人烧一张，却又将棺木放在这池滩之上被水飘泊，教奴怎不伤心？ 小姐待奴犹如姊妹一般，奴家不能报小姐万分之一，今日回来要与小姐伸冤报仇。 可恨秦氏这恶妇心太不良，天下恶妇多多少少，也不曾见这恶妇，自己与人私通，反来害死姑娘，良心何在？谁知也有今日，被人拿住他的奸情，到明日看他有何面目见人？” 又叫声：“小姐啊，尔如此惨死，太师夫人如何晓得，若时能超度小姐的魂魄？” 可怜红花一夜哭到天明。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玩花楼奸淫难遁 巡按堂铁面无私

话说红花一夜哭到天明，遂躲在无人之处，要等田大人到来就要出去告状。那花云等到三更，并不见红花前来，要到百花亭去寻红花，那知园内门已落锁了，只得回房，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那秦氏身边三个丫头见秦氏不来吃夜饭，双桂要去请秦氏来吃饭，秋菊道：“不要尔管闲事，我们只做我们的事，不要闲管。” 碧桃、春梅道：“不错，说得是。” 花子能这一夜乃是在赛貂蝉房内安歇，所以并不知玩花楼上之事。 且说田大修次日吃了早饭，吩咐：“打道到花府，一路上不论男妇老幼，若有人告状不许拦阻。” 家人领命，遂上轿一路而来。并不见红花前来告状，想道：“为何不来告状，敢是他胆小不敢来告？这也难怪，女子原是无胆量的。” 将到花府，先将名帖投进，门

人接了进去通报。花子能看了帖笑道：“田大修也不敢欺我。”吩咐家人开门，说我少爷出来迎接。家人领命，开了正门，花子能换了衣服走出大门迎接。接进了大厅，打了一恭道：“老大人按临敝地，晚生未来参见，反劳大人光降，真乃蓬荜生辉。晚生未曾远迎，多多有罪。”田大修道：“老世兄，小弟拜谒来迟，还望海涵。”花子能道：“岂敢。”遂分宾主而坐。家人茶献三巡，花子能吩咐家人：“备酒，在丹桂厅伺候。”田大修道：“老世兄不必费心。”花子能道：“说那里话，晚生有一花园，虽是浅窄，景色虽不足观，现时桂花盛开，备杯淡酒与老大人赏桂花而已。”田大修道：“一到就要叨扰。”花子能道：“简慢勿罪。”田大修道：“老世兄，我久闻尔的大名，极为思慕，恨不能得亲近，今日奉旨巡狩，窃喜得能登堂叩谒。世兄的名声真正名扬四海，我才离京即闻大名，今初到贵地，民风土俗全然不知，有甚差迟之处望乞庇护。”花子能道：“岂敢，晚生世务一些不知，只晓得吃酒闲耍而已，老大人太谦虚了。”家人上前禀道：“酒席完备了。”花子能对田大修道：“老大人，今日晚生薄具水酒一杯同赏桂花，休得见笑。”田大修道：“岂敢，领情了。”二人手挽着手而行，陶天豹随着田大修来到园中。

且说花云睡到天明，来到园中四处一寻，寻到桃源洞内才寻着红花，正要开口说话，那红花见了花云就说道：“不要做声，我今老实对尔说，我在此等田大人到来，要出去告状与小姐报仇，那时无忧无虑，无拘无束，与尔放心做夫妻，尔说可好么？”花云闻言，心中大悦道：“既如此说，我去在外面打听，田大人若来时我即来报。”说完回身出外面一看，只见田大人已到多时了，即回身走来报知红花道：“田大人已到了，酒席排在丹桂厅，尔可走去厅后伏着便了。”

且说田大修与花子能来到园中，看了无数的院阁楼台亭榭池沼，田大修道：“世兄尊园佳境胜如图画，任他巧笔名师，要画也画不出这样来，真是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花子能道：“荷蒙赞赏，只恐不堪大人电览。”田大修道：“言重。”二人来到丹桂厅坐下。田大修一面吃酒一面想道：“红花不来告状，难道这件事就罢了不成？”又想了一想道：“我自有道理。”遂说道：“世兄，我久闻贵园有座玩花楼比众不同，未知可肯同往一观否？”花子能道：“若说此园虽然人人称赞，然亦平常，大人若要鉴赏尽可观玩，只是内中住有一人是见不得大人的，况且久无打扫，等待晚生令家僮打扫，改日再请大人驾临赏玩便了。”田大修问道：“是何等之人见不得我？”

花子能道：“这人是江西人氏，姓曹名通，字天吉。”田大修道：“敢是做教师的曹天吉否？”花子能道：“不错，正是，大人何以知之？”田大修道：“他与我十分相契，怎么不知？”既然在此，礼无不见之理。“花子能道：”看他不出，到有如此的大来头的相好。“遂吩咐家人：”去通报二教师

，说田大人在此要见。“家人领命而去。忽见一个女子走上前来，两脚跪下，口叫：“大人救命埃”手中拿一张状子。那花子能见是红花，吃了一惊道：“尔是红花么？久不见尔了，今日忽然走出来要告状，此处又不是衙门，尔来告甚么状？”红花道：“少爷啊！因小姐死得凄惨，我几次要求伸冤无门可伸，今日幸得宪天大人按临，所以来与小姐伸冤。”又大叫：“宪天大人啊！望乞开恩为我家小姐报仇。”花子能道：“尔这娼根，想是疯颠狂了，为何在此胡说乱道？尔不速走我就踢死尔这贱人。”田大修道：“世兄不必发怒，看这丫头不是个疯颠的，待我问个明白再作道理。”遂问道：“尔这丫头叫甚名字？”红花道：“丫头叫做红花，有状词一纸，求大人观看。”陶天豹随将状词接上，呈与田大修观看。田大人看了哈哈大笑，将呈递与花子能看，说道：“世兄尔看，此事未必是真。”花子能将呈接来看了道：“这张状词想红花写不来的，必是大名师才写得来，俗语云：妇人告状，必有主唆。此事关系非小，求大人将红花带到衙门严究主唆之人，按律定罪，问他无事造非，将他凌迟处死，造就是大人的恩典。”田大修道：“虽是如此说，我想红花小小丫头，若无此事焉敢告此大大的状？”又叫道：“红花，尔可将状上的情由一一讲来，若有歧唔，受罪不校”红花道：“大人啊！那日七月二十日，小姐带丫头到花园闲玩解闷，只见瑞云阁上曹天吉与主母二人携手并肩靠在窗前。小姐一见，吃了一惊。”花子能道：“贱人，尔见小姐死了，说出这死无对证的话来。”红花道：“当时我也同见过的。”花子能叫道：“家人们，快快与我将这贱人拖出去。”田大修道：“且慢，待他说完了再作道理。”又问道：“红花，尔据实讲来。”红花道：“小姐见了，同丫头即时走回房中，说道：”此事若被外人晓得，名声就不好听。‘要将善言劝他。次日备酒，小姐亲去请他来吃酒，好将言语劝他。谁知小姐去了多时不见回来，丫头就去迎接，只见小姐一步一跌而来，两眼流泪，面已乌青，口不能言。丫头惊问道：“小姐为何如此？，小姐牙齿咬紧，一句话也说不出，只举左手指与丫头观看，只见脉间一点紫血，吓得丫头心惊胆战，扶了小姐回房。可怜倒在床上满身青肿，只得一对时就死。”田大修道：“尔当时何故不禀明少爷，请一个医生前来调治？”红花道：“那时少爷往正（镇）江拜寿未回，医生连请数个都说是中毒，没法可救。”田大修道：“红花，凭尔所说不过一面之词，又无证见，本院不便做主，况且奴婢告主律有明条。”又对花子能道：“世兄可将红花暂行收管，待我回衙带去重究便了。”花子能应道：“不错。”吩咐家人将红花带在外面伺候，家人领命将红花带了出去。只见花昌来报道：“玩花楼门上闭得紧紧，只听得吱吱声响的，叫得甚是古怪，叫门只是不开。”田大修道：“世兄同去看看何如？”花子能道：“使得。”二人来到玩花

楼下，花子能大声叫道：“二教师，田大人在此，快些下来迎接。”陶天豹道：“待我去叫门。”走上楼来念了咒语，将门推开口道：“请少爷、大人上楼。”

二人同到楼上。花子能又叫道：“二教师，出来见田大人。”任呼不应，只听得吱吱的叫，犹如被人打伤呻吟模样，叫道：“这也奇了。”遂叫花兴：“尔进去看来。”花兴遂走进去一看，回身就走出来，双脚乱跳、双手乱招道：“不好了，真正好看，少爷尔来看。”花子能道：“狗奴才，有甚好看，如此大惊小怪。”田大修道：“我同尔进去看个明白。”乃叫陶天豹将窗门开了，二人来到房内一看，只见一男一女精赤条条合在一处，田大修见了哈哈大笑，问道：“这二人是谁？为何青天白日干这般事？”花子能急得满面通红，手足如冰，真正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目定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花兴上前要解那条藤，谁知任解也解不开，花昌道：“解他则甚？此事真正羞死人，不要管他，我们下去罢。”田大修道：“世兄不必着忙，上面是曹天吉，下面敢是丫头么？”花子能道：“不要管他，我们去吃酒罢了。”田大修道：“且慢，我还要申明此事方再吃酒。”乃叫陶天豹将他二人放起，陶天豹上前将万年藤解去，二人才能起来穿了衣裤。二人身体此时犹如棉做一般软，陶天豹一手一个拿来跪下，田大修道：“曹天吉，尔这狗头，敢干出此事来么？”又叫秦氏说：“秦氏啊秦氏，尔的出身也是官家之女，因何与曹天吉通奸害死姑娘？看来红花的告状是真的了。”花子能道：“悉凭处治。”气忿忿走下楼来倒在书房。这些家人妇女闻知此事大家去看，那花云一见哈哈大笑道：“尔也有今日了。”田大修叫陶天豹传衙役进来，将曹天吉、秦氏二人捆住，连红花一并带去衙门。

此事早已闹动街上，这些闲人三三两两说道：“花子能这个乌龟，平日欺着我们，见了女子就抢，为何今日妻子也被人奸淫？真正皇天有眼，报应得快。自古道：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一些不错。如今现世报与我们看。只是为何有此丫头呢？敢是主婢串连通奸？”那花云随在红花后面，听了此言骂道：“放尔娘的狗臭屁，他是代小姐伸冤的，尔们说些什么主婢串连通好的话？”这些人闻言说道：“原来代小姐伸冤，我们不知，得罪莫怪。”

且说田大修回到衙门，立传扬州府江都县来衙谕话。不一时，府、县二人齐到衙内，田大修对府、县问道：“地方有此事情，尔们全然不为查察，直待本院亲自访出，尔们尚且不知么？”知府忙打一恭到地道：“是卑职失觉察了。”知县忙跪下道：“是卑职疏忽了，望大人宽要。”田大修道：“为官如何这等怠情？今将曹天吉、秦氏二名人犯交扬州府收管，红花着江都县取保带回，三日后听审。”吩咐明白，遂退了堂。扬州府将二名人犯带去收监，江都县带回红花，令人具保领回。

光阴迅速，过了三日，到第四日扬州府带了好夫淫妇来到辕门伺候，江都县亦带了红花来辕门听审

。不多时，忽听得三声炮响，鼓亭内三吹三打，田大人升堂，两边排了许多的执事，一切刑具排在两旁，传令命扬州府、江都县进见。二人闻传来到堂下行了参见礼。田大修问起：“人犯可曾带到么？”扬州府、江都县忙打一躬禀道：“人犯俱已齐到。”田大修道：“带进来。”二人出来将一千人犯带进二道大门，两边呼喝禀道：“人犯带到。”一齐跪下。田大修先问红花的口供，红花照前一般样的话说了一遍，田大修道：“下去，叫带曹天吉上来。”两边答应一声，走下将曹天吉拖上堂来，犹如饿鹰拿燕雀一般撩在地下跪着。

田大修将案桌一拍，大怒骂道：“曹天吉，尔这狗奴才，尔是何等样人，擅敢大胆与秦氏通奸？既通了奸也就罢了，怎么同谋将花赛金害死？从实一一招来，免受刑罚。”曹天吉本是个英雄好汉，从来不怕凶恶，自从被陶天豹将刺竹打了几下，一身筋骨皆软，又加万年藤绑了一夜，阴阳合交，原神泄尽，此时枝枝骨节皆空，全无半点英雄之性，犹如初出娘胎婴儿一般，全然没法，只得将前奸情一一吐出。田大修道：“那花赛金与尔何冤，尔为何害他性命？一一说来。”曹天吉禀道：“大人啊，并无此情。”田大修道：“现今红花指告，还敢强辩么？”吩咐夹起来，两边答应一声，将曹天吉按倒在地，脱去鞋袜将夹棍套上，两边一收，曹天吉大叫一声：“痛死我也。”心如油滚，只是咬定牙关叫道：“大人啊！此事实是冤枉，难以招认。”田大修见曹天吉不认，吩咐将他重重敲打，又加八十狼头，打得曹天吉恨无地缝可钻，当不起重刑，没奈何只得招认道：“因与秦氏通奸被花赛金见了，恐他告诉少爷，所以害死他性命以灭其口，不想被红花告发。今愿认罪，只此是实，并无异言。”

田大修命他画招，记了口供，又叫带秦氏上来。两边答应一声，将秦氏拖到堂前跪下。

田大修道：“秦氏，尔这贱人，世间那有尔这般恶妇？尔既不想相国门风，亦当想自己是千金之体，却来做此伤风败俗之事。这也罢了，为甚尔心如虎狼一般，设毒计将姑娘害死？

可知天理昭彰，报应不爽，快快招来，免受重刑。”秦氏两泪交流，哀哀啼哭，禀道：“大人啊，我并无此事埃”田大修道：“休要狡赖，奸情已拿，曹天吉已招明白，尔还敢强辩么

？”吩咐拶起来，两边答应一声，将秦氏两手拶起，收得紧紧，秦氏疼得十指连心痛，平日凶恶，此时在按察台下怎当得刑法利害？无可奈何只得将奸情招认。田大修道：“为何将花赛金害死？从实招来。”秦氏道：“这个真正屈天屈地屈死人，花赛金是发乌痧死的，怎说是我害死？人命关天，不是小可，信不得红花的话。”田大修道：“通奸已实，谋命何辞？曹天吉已经招认，尔这贱人尚敢抵赖么？”吩咐打川红。尔道如何叫做川红？就是敲措拶指两边。衙役如狼似虎赶上前，狠狠的敲了四十，不招又加四十。此时秦氏犹如下油锅一般，几次晕去又还魂来，田大修问道：“秦氏，尔招也不招？”秦氏道：“真

正冤枉，他实是着乌痧死的，天下乌痧发死人也不知多少，难道都是被人害死么？“田大修道：”好利口的贱人，曹天吉已先招认是用毒刀刺死花赛金，尔还敢不招？“吩咐江都县：”去取毒刀来。“江都县领命而去，不一时将毒刀取到。田大修也怕刀的利害，连刀鞘举着轻轻倒出一看，只有五寸长而已，验毕放在案桌旁，问道：”秦氏，毒刀已取到了，尔招也不招？“秦氏道：”实是冤枉，难以招认。“田大修吩咐：”带曹天吉上来。“将刀丢下问道：”曹天吉，这刀可是凶具么？“曹天吉道：”正是此刀。“田大修道：”秦氏不认，尔去质来。“曹天吉叫道：”少奶奶啊，一身做事一身当，休得强辩，尔招了罢，我与尔到阴间做个长久夫妻。“秦氏叫道：”曹天吉！尔休得随口陷人，人命关天不是取笑，我是不招的。“田大修道：”好个熬刑的贱人。“吩咐取上方宝剑来。不知秦氏可招认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花子能被羞进京 卢赛花逢妖受毒

话说田大修见秦氏不招，命取上方宝剑来，中军官得令将上方宝剑取出，两边衙役将秦氏衣服剥下用索捆绑，秦氏惊得魂不附体，眼泪汪汪哭道：“大人啊！饶了我的性命，容我招认罢。”遂将前情一一供吐，据实招出，道：“念我公公一品当朝，望乞笔下超生。”田大修道：“好大胆的贱人，尔既晓得公公为宰相，就不该干此无耻勾当。”秦氏道：“下次再也不敢了。”田大修道：“如今迟了，说也无用，将刀认来。”秦氏道：“正是此刀。”田大修吩咐：“将这贱人来试刀，看验不验。”秦氏叫道：“嗟哟大人啊！这个使不得的。”田大修道：“尔这贱人，既知使不得，为何将花赛金刺死？良心何在？”吩咐：“画了招记了口供，将秦氏刺来。”衙役答应一声，拿起刀也向秦氏脉上一刺，流出紫血。只见秦氏叫声：“疼死我也。”一霎时满身发抖，面色乌青，牙齿咬紧，气喘吁吁一句话也说不出，果然见血就封喉。田大修道：“世间有此恶人，用此毒物，那里容得？”吩咐也将曹天吉捆绑了，将他二人对面而跪，又叫带红花上来，道：“红花，本院今日已将二人通奸谋命之事一一审明，尔与秦氏可有话说么？”红花道：“蒙大人恩德伸此大冤，丫头没世不忘此恩。”说完回头叫声：“秦氏啊秦氏！尔何故为人如此狠心？伤风败俗，有何颜面见人？与人通奸，岂不玷辱相门？而且将姑娘刺死，良心何在？怎么也有今日？”回头又指曹天吉骂道：“尔这狗男女，不念我家少爷如何待尔，敢干出这样不端之事？既奸秦氏也就罢了，怎么起了不良之心将我小姐害得如此惨死？尔二人只道天长地久取乐，谁知天理昭彰，今日也轮到自身了。”遂跪上前禀道：“大人啊！望乞将通奸谋命的好夫淫妇速速正刑，也与小姐报仇。”田大修想道：“我要羞死花子能这乌龟。”遂传江都县进见。那江都县闻传，忙走上堂跪下答应：“卑职在。”田大修道：“尔只知为朝廷

命臣之贵，食皇上的俸禄，做地方之县令，管一属之民情，今日花子能家中有此重案，尔还是知而不举，抑是失于觉察？“方知县禀道：”卑职乃是失于觉察，求大人宽宥“田大修道：”本该立追印信，今且姑宽，从轻罚俸。“知县方鳌叩头道：”多谢大人恩典。“田大修道：”今曹通与秦氏同谋害命，罪不容诛，着尔押到花家门口处斩。“方知县领命爬了起来，捧了上方宝剑，押了二名人犯往黄石街花家而去。田大修道：“红花，本院与尔小姐报了仇，尔今好好回去。待本院请旨旌表便了。”红花道：“多谢大人。”欢欢喜喜而去。那方鳌知县押了二名人犯，一声锣一声鼓，一路打着望花家而来，这些闲人坐的立起身来，行路的住步而看，呼兄唤弟，结党成群，人山人海，挨挤不开，随着而行要去看别人。那花云接着红花道：“红花妹，果然开了尔，尔与小姐伸冤报此大仇，将奸夫淫妇处决。只是为何不到法场去斩，却要押到我家门口来处斩？这是何故？”红花道：“这是田大人要羞死少爷，所以押到我家门口处斩。”花云道：“既如此我们快些回去通报少爷，叫他出来看别人。”红花道：“不错，也教他羞死。”二人遂从近路急急走回家中，大声乱叫：“管门伯伯快快开了正门，钦差大人来了。”管门的说道：“他又来则甚？”花云道：“自然有事而来，快快开了正门请少爷出来迎接。”管门的说道：“待我先去禀知少爷，然后出来开门。”随即走进书房要禀，却不见了少爷，四处一看，原来在百花亭上卧在湘妃榻，自言自语的短叹长吁道：“花子能啊花子能，如今面皮都剥尽了，还有甚面目见人？可恨秦氏这娼根如此不正经，与曹天吉通奸，怎么又害死妹子赛金？却又是青天白日被田大修拿组情，那时叫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又气又恨，叫我在此地怎么样做人？有何面目见人？想来扬州定住不成了。”又叫声：“天啊天！敢是祖宗作孽伤了阴鹭，今日报应在我身上？真正可恨可恼。”正在气恨，忽见管门上前禀道：“启少爷，钦差大人又来了，请少爷出去迎接。”花子能心中正在气恨没处出去，忽听管门说了此话，心中一发怒气，将靴尖乱踢骂道：“放尔娘的狗臭屁，叫我出去迎接甚么？”正骂未了。又见花贵、花臻大喊而来，叫道：“少爷，不好了。”花子能闻叫大骂道：“尔这班狗男女，为何如此大惊小怪？”花贵、花臻二人齐声说道：“曹通与少奶奶二人剥得精赤条条来到我家门口，将二人对面而跪，方知县为监斩。那田大修也太刻毒了。”花子能问道：“果有此等事么？为何不叫他到法场去斩，却来我门口杀人？是何道理？”花贵道：“小人也是如此对他说，他道是奉命而来，做不得主的。”花子能听了叹口气道：“罢了，真正气死我也。”又骂声：“田大修，尔这狗官！敢如此无礼么？杀人自有法场不去杀，却来我门口杀人，如此羞辱我么？我定不与尔干休。”忽听得炮响，那花吉、花祥如飞赶进里面，面如土

色，叫道：“少爷，也不好了，曹通与少奶奶一刀一个都杀了。”花子能道：“杀得好，斩得干净。吩咐叫总管进来。”那总管闻叫即刻走进，问道：“少爷呼唤老奴有何吩咐？”花子能道：“叫尔进来非为别事，因此事我真羞辱要死，我今此处难以见人，也住不成了。我去后家中无人料理，尔是我家两代家人，况且为人老实，我今托尔代管家事。”总管问道：“少爷要往那里去？天大的家事叫老奴怎么管得来？”花子能道：“不妨，我到京去请太太回来便了，取银三百两，叫花云随我去。”总管取了银，收拾了小小行李，又叫花云来到亭内道：“少爷，银两在此，随身衣服也在内。”花子能吩咐备马二匹，叫道：“花云，尔随我到京去。”那花云听了此言，犹如青天白日起个大雷，惊得呆了，连话也说不出，暗想道：“我若跟他去了，红花的好事岂不枉用心机？岂可跟随他去？”花子能又叫道：“花云不必呆立，快去收拾了随我同去。”花云道：“小人不去，我这两日痔疮发作，坐不得轿，骑不得马。”花子能道：“吃我一碗饭就要听我使唤，再说不去打一百下门闩。”花云道：“小人情愿打一百下门闩，是断不去的。”花子能道：“这不相干，打了也要尔随我去。”花云急得没法，只得去收拾随他同去。总管道：“少爷一路小心，到京就要请太太回来，老奴也得放心。”花子能道：“这个自然。”又吩咐众家人：“凡事要听总管吩咐，门户谨慎，火烛小心。”吩咐明白，同花云望后门骑上马而去。总管见少爷去了，叹口气道：“咳，天啊天！这正是国将败、出乱臣，家欲破、出痴人，可叹少奶奶与曹天吉通奸，同谋害死小姐，今日双双受刑在自家门口，万人观看、莫说少爷无面目见人在此做不成，就是我们以下的人亦有甚面目上街见人？一个相府的门风可怜弄得冷冷清清，少奶奶虽然做出此事，到底是主母，礼该备棺成殓暂且停着，等太太回来作主便了。”遂将秦氏尸首收殓，将曹天吉尸首丢在荒山空野，可怜盖世英雄只落得被禽兽拖吃。内中小妾三十一个只有三个是用银买的，其余二十八个是强抢来的，各有父母兄弟丈夫的，众人见花子能去了家中无主，都来接了回去，总管想道：“少爷此去未必快来了，留他们在此何用？任从他们接去罢了。”这些小妾将房中所有物件收拾回家而去不提。

且说方知县斩了二名人犯回复田大人，田大修写本差官入京折奏。且说李荣春闻知此事心中大悦，与夫人说知，各人欢喜道：“报应得好。”施碧霞道：“此事虽然报得甚快，那花子能定然怀恨在心，必然又要起风波，田大人恐难保无事也。”李荣春道：“贤妹这句话说得不错。”正说之间，忽见丫头报道：“卢夫人差家人来请大爷过去说话。”李荣春道：“母亲，孩儿去也不去？”李夫人道：“礼该前往。”李荣春道：“小红，尔去对夫人道我家大爷就来，叫他先回。”遂别了夫人，来到书房换了衣巾，带了来贵、三元一直

来到卢府门上，传言进去，说李大爷来到，管门的忙进内通报。卢夫人吩咐请进，管门的出来请李大爷进内，李荣春来到内厅，叫道：“伯母在上，小侄拜见。”卢夫人道：“贤侄少礼请坐。”丫头献茶，卢夫人道：“请贤侄到来非为别事，因田家年侄前日下帖到门，我也晓得他的心意并不是欺我，无非体谅我孀居，恐我用钱请他吃酒，故用此帖到而人不来。”李荣春道：“伯母所见甚明，田兄也是如此对小侄说。”卢夫人道：“虽然承他好意，我们也要请他，一则是个钦差，二则年谊之情，三则家虽清淡，这桌酒我也备得起，所以请贤侄来陪饮。”李荣春道：“小侄遵命。”卢夫人道：“若我差人去请，他必不肯来。”李荣春道：“待小侄去请他同来便了。”遂别了卢夫人一直来见田大修，将情说知。田大修见李荣春如此说也不推辞，吩咐打道，同李荣春来到卢府拜见夫人。卢夫人出来相见，礼毕，坐下说道：“贤侄才得按临就访察的出朋谋害命，执法无私，明正典刑，用整风化，实为可敬。”田大修道：“岂敢，此事多亏陶天豹先往花家楼上拿组夫淫妇，小侄直到次日方到花家，与花子能一同上楼拿组夫淫妇，羞得花虹实难了常”卢夫人道：“那陶天豹是何等人？”田大修道：“若说陶天豹的出身也是官家子弟，因一心要学道，遂去拜万花老祖为师。学了三年，老祖说他道法无缘，只好享人间富贵，赐他集云帕一方、万年藤一条、竹刺一枝，命他下山来投小侄以图功名。小侄多亏他，察访了多少疑难之事。”卢夫人道：“如此说是个异人了，如今何在？”田大修道：“现在小侄署中。”卢夫人道：“贤侄有此异人，老身未尝见过，意欲请他来与老身一见，不识可否？”田大修道：“如此，待小侄差人去叫他来便了。”遂吩咐从人去叫陶天豹。这里家人将酒席排上，卢夫人道：“李贤侄代老身做个主人。”又道：“田贤侄赐老身失陪。”田大修道：“岂敢，伯母请便。”卢夫人这才进去，田大修与李荣春对面而坐。才吃得两杯酒，陶天豹已到，问道：“不知大人呼唤有何吩咐？”田大修道：“卢夫人要见尔。”李荣春即叫丫头去请夫人出来，“丫头领命，进去请了夫人出来，田大修立起身来，命陶天豹上前拜见夫人。陶天豹走上前道：”夫人在上，陶天豹叩见。“卢夫人还了半礼道：”不敢当，请起。“陶天豹立起身站在一边，卢夫人道：”果然好个少年英雄。“问了两句闲话，道：”果然聪明伶俐，相貌不凡，吩咐备酒一席款待陶官人。陶天豹道：“夫人不必费心，我自上山以后就戒荤酒，至今数年不吃荤、不饮酒的。”卢夫人吩咐：“备素撰，须要丰盛。”话说未完，忽见丫头一路喊出来道：“夫人，不好了，小姐在后庭舞刀，那黑面妖精仍然又到，张开血口将头乱摇，来斗小姐，小姐舞刀与他相斗，惊得我比昨日还重几分，今日连魂也没了。”卢夫人道：“天啊！这是那里说起？昨日女儿在后庭遇着妖怪，幸而杀败去了，今日怎

么又来？偏是女儿不怕凶恶，今日到后庭又遇着妖怪，倘有疏失教我靠谁？”陶天豹道：“夫人不必忧虑，是甚么妖怪？待我陶天豹去看个明白。”

卢夫人道：“如此甚好。”叫丫头带路，丫头领命，带陶天豹望内而去。

且说卢赛花两手拿两枝绣鸾刀，口中大喊一声道：“妖精休得道勇，我卢赛花手段比尔还好得的。”杀得那妖怪招架不住，将头乱摇，张开血盆大口喷出一道黑烟，望卢赛花面上喷来。那卢赛花被这黑烟一喷，叫声不好了，望后便倒。那妖怪张开大口正要来吃卢赛花，却好陶天豹赶到，走上前大声喝道：“何方妖怪，敢来伤人，照打！”举起竹刺照定妖怪头上打去。那妖怪被打这一下只是乱跳，忙举铜回手打去，陶天豹隔开铜回手又是一竹刺，打在妖怪腰上。原来这妖怪脚手甚慢，与陶天豹杀不上十余合，被陶天豹打了七八下竹刺，打得妖怪连要喷黑烟都开不得口，喷不出黑烟来。忽然起了一阵怪风来，那妖怪腾空而去。陶天豹急取出集云帕放在地下，脚踏帕上念了咒语，也腾空赶去，大叫道：“妖怪走那里去？我来也。”不说陶天豹追赶妖怪，且说这些使女将小姐扶进房中睡在床上，只有一息微气，牙齿咬紧，满身发噤。青莲忙来报知夫人，夫人着急，吩咐急请医生来看。不知卢赛花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陶天豹得铜求师 万花山老祖炼丹

话说卢夫人见女儿被妖怪喷了毒烟不知人事，心中着急，忙叫家人去请医生来看。李荣春道：“若是被妖怪喷了毒气，恐医生难以救治。”田大修道：“这却不妨，等陶天豹回来定有道理。”且说陶天豹一路追赶，来到野店村地方，乃是一个荒郊之所。那怪物将铜招架不住，被陶天豹当头一竹刺打下，那妖怪大吼一声跌下地来，陶天豹也赶下地来，一连几下竹刺，打得那妖怪就地一滚，起了一阵寒风，卷卷吹得陶天豹一连打了两个寒噤，顿觉心慌，叫道：“好孽畜。”那怪风一过妖怪就不见了，只见一枝铜在地，陶天豹将铜取起一看，比方才妖怪用的不同，他用的短小，这枝铜又长又粗，闪闪光彩，却是乌金打就的，道：“是了，莫非此铜年久成精么？”正在猜疑，忽然又起一阵怪风，远远又来了一个妖怪，奇形怪状，手拿双锤，直奔陶天豹打来。陶天豹举起竹刺乱打，那妖怪抵敌不过回身要走，被陶天豹用竹刺望脚一打，那妖怪大叫一声望后便倒，就地一滚，忽起一阵恶风，吹得陶天豹双眸紧闭，这阵风比前一发利害。一会儿风过了，陶天豹开眼一看，妖怪又不见了，只见地下又有一枝铜。陶天豹取起一看，两枝一比却好一对，心中大喜，又见一枝铜上面注着一字“乾”字，又一枝上面注一字“坤”字，原来是一对乾坤铜，不知是那一朝代的将官遗下的，遂将双铜舞了一回道：“我却不知铜法，如何使得？待我去求师父传授便了。”遂复驾起集云帕来到卢府，收了云帕，将前情

一一说了一遍。田大修道：“金铜成精，古今罕有。”李荣春道：“不知那一朝代的将官留下此铜，今日归与陶天豹。只是尔虽得此铜，但是卢赛花小姐性命恐难保了。”陶天豹道：“卢小姐怎样了？”李荣春道：“被妖怪喷了毒烟跌倒在地，昏迷不知人事，可有什么救治之法么？”陶天豹道：“待我去问师父，可有甚么妙法来救卢小姐。”田大修道：“如此快去快来。”陶天豹领命，遂驾起集云帕而去。不觉日色已晚，田大修与李荣春辞别夫人，卢夫人眼泪汪汪道：“小女命在旦夕，不知有救么？”田大修道：“伯母放心，陶天豹已去求他师父，谅老祖必然有妙药前来搭救小姐，暂且告别，明日再来看望。”卢夫人道：“有劳二位贤侄。”田大修、李荣春二人齐说：“岂敢。”遂别出门，各回府第而去。且说陶天豹一路驾着云帕而行，不一回到万花山，进洞拜见师父，将前情说了一遍。老祖微微而笑，叫声：“徒弟，尔若问这乾坤铜之事，乃是尔十七代祖公叫做陶贯磷，征倭寇有功，官封镇国大将军，因奸臣当道，尔祖不愿做官，出家修行，将此二铜埋在野店村，算来将近三百年，今日仍归尔手，待我将铜法传授与尔。”陶天豹道：“多谢师父，但是卢赛花现在昏迷之际，医药无功，不知师父可有什么救治之法否？”万花老祖屈指一算道：“卢赛花该有七日之殃，无妨于命。尔且在此学习铜法，待我炼成丹药付尔带去救治便了。”陶天豹道：“多谢师父。”遂在洞中学习铜法。且说卢夫人见女儿卧床不起，常常晕去，身上热一回冷一回，饮食不沾于口，一日几次咬紧牙齿，见了此态好不伤心忧苦，只望陶天豹回来，却不见回。田大修几次差官问候：“卢小姐可好否？陶天豹有来否？”卢夫人只回说：“小姐尚未好，那天豹也不曾来。”李荣春亲自来问候，卢夫人总是悲伤而已。一日过一日，不觉已过了六日。那日已是第七日，卢夫人正在庭中焚香求告天地，拜完立起身来，只见半空中堕下陶天豹，夫人见了甚是欢喜，道：“为何去了七日才来？”陶天豹道：“因等师父炼了丹药，所以来迟。如今快取阴阳水半杯将药调化与小姐吃下，即时痊愈。”夫人道：“如此甚好。”叫冬梅：“快去取阴阳水半杯来，就好。”那冬梅误听阴阳水认做阴阳尿，又拿个杯盛了半杯，拿进来放在桌上道：“阴阳尿在此。”陶天豹取将过来一看道：“为何是黄色的？”又嗅一嗅道：“为何秽臭？”冬梅道：“尿若不臭，除非神仙放的。”陶天豹闻说心中大怒，将杯丢在地下。卢夫人道：“贱人如此不中用，教尔取阴阳水尔怎么取了尿来？”冬梅道：“我只道是阴阳尿，所以叫卢魁放了尿，我也放了尿，所以凑成阴阳尿。若说阴阳水我却不晓得是甚么。”夫人道：“滚水与井水合来就是阴阳水。”冬梅道：“何不早说，也免得如此罗唆。”遂去取了阴阳水来。陶天豹将药调化，夫人将杯接了走进房中，叫青莲扶起小姐来，只见牙齿咬紧，不

能灌下，只得用牙著撬开牙齿将药灌下。不一会儿腹中呱呱的响，夫人道：“好了，有些意思了。” 正所谓好药不须多，不上一个时辰，也会移脚，也会动口眼，也能开口大叫一声：“妖怪！休得无礼。” 卢夫人忙叫道：“女儿，没有什么妖怪。” 卢赛花定睛一看，叫声：“母亲，尔在此么？” 卢夫人道：“女儿啊！为娘的在此。” 青莲道：“小姐，我们大家都在此。” 卢赛花道：“女儿是没有病的。” 夫人道：“果然好妙药。” 卢赛花道：“女儿被妖怪喷了毒烟跌倒在地，是谁救好了我？” 夫人道：“多多亏了陶天豹收伏了妖怪，那妖怪却原来是一对铜变的，被他拿住回来。见尔如此，他就到万花山去求万花老祖炼了丹药来，才得救了尔一命。” 卢赛花道：“果然亏了陶天豹救了我的性命，今将何以报之？” 如今此人何在？“夫人道：” 现时在前厅坐，我且出去对他说了再来。“遂走出厅来吩咐备办素馔。那卢赛花叫青莲：” 取一盆烧水来我沐浴“青莲道：” 小姐才好，不要辛苦了，明日方洗罢。“卢赛花道：” 胡说，快去取来。“青莲不敢再言，遂到厨房取了热水，来到房中伏侍。卢赛花洗浴身体，穿好衣服，梳妆明白，遂叫青莲：” 到厅上与夫人说，我要出来拜谢陶恩人。“青莲领命，来到厅上对夫人说知，夫人道：” 正该如此，速去请小姐出来。“青莲又到内房回明小姐。那陶天豹听了说道：” 这个就不敢当了，些小之事何足言谢，到使我不安。“夫人道：” 正该拜谢活命之恩。“ 话说未了，只见青莲出来报道：“小姐出来了。” 陶天豹连忙起身站立，夫人道：“请坐。” 那卢赛花走到厅上道：“恩人请上，待奴家卢赛花拜谢。” 遂跪下去。陶天豹连忙也跪下道：“小姐请起，休得如此，叫我如何当得起？” 卢赛花道：“奴家若无恩人相救焉能再生，真乃活命恩人，敢不拜谢？” 遂拜了八拜，陶天豹也还了八礼，然后立起。夫人道：“恩人请坐。” 陶天豹道：“小姐在此我焉敢混坐？要告退了。” 夫人道：“且慢，再请宽坐，老身暂退就来。” 又叫：“女儿，随我进去。” 卢赛花道：“恩人请坐，奴家不得奉陪了。” 陶天豹道：“不敢，小姐请便。” 卢夫人同卢赛花来到内房坐下，卢夫人道：“女儿啊，为娘看陶天豹此人生得品格端严，人才不凡，况且他是宦家之子，出身也不卑微，他的祖父曾做过官。 想我并无男子，只有尔一个女儿而已，后来祠堂香火叫那个奉祀？意欲将他来与我为螟蛉之子，暮景有靠，尔说好么？” 卢赛金听了道：“母亲说得是，但不知陶恩人心中如何？又有一说，谅他自己也做不得主，必须要去与田大人商议才好。” “卢夫人道：” 这也说得是，我明日打发家人去请田大人与他商议便了。只是此时如何叫恩人空手回去？” 卢赛花道：“就要送他金银他是定然不收的。” 夫人道：“ 他虽然不收，我总是要送的，收与不收也表我们的心。” 遂取了一百两银子走出厅来，笑嘻嘻对陶天

豹道：“无物可报，些须银两望乞笑纳。”陶天豹道：“多谢夫人，只是银与我亦无用处，就此告辞。”遂别夫人回去。来到衙内，见了田大人，田大修道：“天豹，尔为何去了这几日才回？”陶天豹遂将前情说了一遍。田大修听了心中甚喜，道：“幸亏了尔才能救得卢小姐性命，尔也辛苦了，且去后面歇息。”

“陶天豹道：“多谢大人。”次日卢夫人打发家人去请田大人，又去请李荣春。二人闻请先后而到，卢夫人说明陶天豹求取丹药救得卢赛花性命，田大修与李荣春甚是欢喜。卢夫人又将要继陶天豹为螟蛉之子对其二人说知，田大修道：“如此甚好。”陶天豹道：“多蒙夫人抬举，奈我拜万花老祖为师，由不得我作主，待我回山时问我师父，看我师父如何，我师父若是肯许，我就来拜夫人为母。”田大修道：“这也说得是。”李荣春道：“伯母，他所说之言却也难怪，且听从缓便了。”卢夫人也没奈何，口内不言，心中想道：“受恩不报，于心何安？送他银子他又不收，今要将他收为螟蛉之子他又说做不得主，要去问他师父才敢做主，不知是推辞不肯还是果真做不得主，且待他去问来，看是如何再作道理。”想定主意，遂吩咐备酒两席，一席荤的，一席素菜，须要整洁丰盛。又吩咐去买几件土仪来送陶天豹。家人领命而去，不一时两席荤素筵已经排在厅桌上，一上一下排开。卢夫人道：“多蒙二位贤侄常来问候小女，使老身念念不忘。”

田大修同李荣春齐声答应道：“岂敢，此乃礼之当然。”一时三人饮罢，起身告辞。卢夫人道：“无物可报陶恩人大德，欲送银子又不肯收，只得备些土仪聊表鄙意，望乞笑纳。”

陶天豹决不肯领，李荣春与田大修齐道：“既是夫人一团好意，只得收了罢。若再不受反使夫人心中不安。”陶天豹道：“如此说多谢了。”遂将礼物收去，辞了夫人而回。李荣春辞了夫人回去。且说卢赛花年纪虽轻，乃是

是个知书达礼能文能武的女子，他的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若说文者琴棋诗画无所不能，回思无恩可报陶恩人，只得画图一幅丹青，早晚焚香礼拜，暗祝陶恩人多福多寿不提。

且说田大修将扬州一郡民风土俗访察明白，件件不错，将那奸淫盗贼、窝娼聚赌、贪官污吏、劣恶土豪俱被田大修一一查察明白，究除净尽，遂起身要去别郡巡狩，合郡缙绅以及满城文武官员各各备酒前来送行，田大修一概辞谢不受，带了陶天豹择了吉日放炮起身，按下不提。

且说蟠蛇山送书的喽罗叫做张环，他奉了施必显之令叫他送书到扬州与李荣春，那知这个喽罗张环乃是贫家之子，父母早亡，因米贵如珠不能度日，又无本钱去做生理，只得投在蟠蛇山做一名喽罗。只道做贼快活，吃现成穿现成，逍遥自在好过日子，谁知贼饭更是难吃，一日到晚不能安歇，不过吃三餐粗饭并些剩下残羹，略稍稍有些差迟拖倒就打，并无处可趁一文一毫零碎银子，只徒奔走劳苦而已。所以常想要离这蟠蛇山到别处而去，因身边没有路费不能往别

处去，只得忍着住下。今日却好施必显差他到扬州去送书，赏他十两路费。这个张环有这十两银子一路闲耍快活，大块肉大碗酒吃得甚是爽快。那晓得乐极悲生，忽然病倒在招商客店，十两银子的盘费都用的干干净净了，到得病好身边一文俱无。店主人见他身边无银将他打发出门，张环无奈何将行李变卖要到扬州，谁知时运落衰，强盗遇着拐棍，将他变卖行李的银两被拐得干干净净，只剩一双空手。天色又晚，无处安身，踱来踱去行至月上东山，四处一看，只见有一座庙宇，走近再看，原来是姜太公庙，连庙门也没有，只得坐在门槛上想道：“如今赤手空拳怎么得到扬州？”正在自想自叹，远远望见有一个人骑马而来。张环道：“好了，送盘费的来了。”不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张环露泄施家信 花虹到京谋私仇

话说张环坐在庙门口想道：“如今一双空手怎么到得扬州？”又转想道：“也罢，待我在此等候，若有人在此经过我就一棍打倒他，劫他多少钱银好来做路费。”正在想时却好远远望见有一人一骑而来，道：“好了，倒运的送路费的来了，待我且闪在一边，等他来时赏他一棍，就有路费，也有马骑了，岂不妙哉。”遂躲在一边闪着偷看。尔说那边来的是谁？原来就是花子能主仆二人前后而行，张环因远远看去只道是一人一骑，并不见后面有一人跟随。尔道花子能为何不投宿客店，此时尚在路上？因花云一心想着红花不能到手，暗想：“今日若是同他到京，怎能得穀与红花成其好事？”所以恨着花子能，一心想要将他害死，一路无处下手。方才有客店，花子能就要投宿，花云道：“前面还有好客店，我们赶到前面去投宿好的。”花子能信以为真，谁知一路行来却是荒山旷野，并无客店。花子能骂道：“都是尔这狗奴才说前面有好客店，如今走到此时连人家都不见一间，有甚客店？”花云道：“不必着急，尔看前面那一间，不是人家便是庙宇，且到那里再作道理。”口里虽如此说，心中却要骗他到无人之处结果他的性命，好回去与红花作乐。那张环见他将近了却是二人，心中想道：“我只道是单人独骑就好容易劫他，谁知尚有一人跟在后面，只是我的本事平常，只好一个对一个，若是二人就敌他不过，况且后面那人又拿一枝棍，如何斗得他过？”心中一想到觉胆寒起来，先将棍横拿在手，此时心虚将棍倒拖下地。那花云见四处无人，叫道：“少爷且下马，歇歇再走。”花子能道：“狗奴才，此处如何叫我坐的？”花云道：“这叫做路急无君子，没奈何下来罢。”花子能勉强下了马，四处一看并无坐处，只有一个破庙，叫道：“花云，尔叫我那里去坐？”花云见花子能下了马，叫道：“少爷，尔看那边有人来了。”乃骗花子能回头去，将棍举起拦腰就打。花子能骂道：“尔这该死的贼囚，怎么敢打我少爷？”花云道

：“今日只得得罪了。”又举棍来打，花子能心中大怒，骂道：“尔只贼囚，敢如此无法无天来打主人么？”花云也不答应，望脚一棍将花子能打倒在地，正要结果他的性命，忽见一人大喝一声道：“休得无礼，我来也。”举棍望花云就打，花云将棍隔住，二人在月下一来一往、一上一下斗了多时，花子能爬了起来叫声：“好汉与我打死这奴才。”张环道：“尔不必着忙，有我在。”那花云如何是张环的对手？手中棍一慢，被张环左手接住棍，又将右手的棍望花云头上一下打去，花云大叫一声：“噯唷！不好了。”就不能转动了。张环再打一棍，打得花云脑浆迸出一命归阴，可惜一心为着红花起了不良之心，今日死于非命，连棺木也无，只落得被狐吃狗拖。那花子能道：“打得正好，与我打死这狗奴才。”张环道：“已死了，不必再打。”花子能指着花云骂道：“尔这狗奴才，我与尔无冤无仇，为何起了不良之心，敢打我主人么？可晓得奴欺主罪该斩首？”又叫声：“好汉，请问尊姓大名？住居何处？”张环道：“我姓张名环，住在山东东昌府聊城县人氏，因要到扬州公干，缺少路费，在此等候有孤单客商经过，打劫些许路费好到扬州去。方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花子能道：“多谢相救，若要去扬州的路费我自然相送。我请问尔，要到扬州有何公干？”张环想道：“我已不回山去了，说也不妨。”便道：“我是直性的人，老实对尔说罢。”遂将施必显叫他送书的话说了一遍。花子能道：“那施必显生得如何？多少年纪？”张环道：“他系山西人氏，生得青面獠牙，年纪只得二十多岁。”花子能道：“他与童孝贞、张顺二人什么称呼？”张环道：“他三人乃是结拜兄弟。”花子能想道：“前日花福回来，爹爹函内说谋反无凭，难以下手，如今既有了凭据，待我将张环骗入京去做个干证，那时一网打尽，不但施碧霞得能到手，就是田大修辱我的仇也可报了。”想定主意便道：“张环，我看尔清清白白的后生为何不望上进，却去做强盗的喽罗？从古至今那有喽罗做官的？尔若肯随我入京，我与我爹爹说知，与尔一个官做，也报尔救我之恩。”张环道：“我因穷苦，没奈何上山做贼，今幸相逢，若肯抬举我感恩不荆只是尊大人在京官居何职？足下尊姓大名？也要请教。”花子能道：“家父官居太师，当朝一品，尚三位叔叔皆为高官。我姓花名虹，字子能。”张环道：“敢是扬州花少爷么？”花子能道：“正是。”张环道：“闻名久矣，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只是这一封书叫谁人寄到扬州去？”花子能道：“尔既不回山去就不是他的人，还要与他寄什么书？”张环道：“不错，我不回山去便不是他的人，不免将这封书信毁弃了罢。”遂在怀中取出书来。花子能见了撇手夺去藏在怀中，那张环见他夺去不知何故，便问道：“少爷将函拿去何用？”花子能道：“尔不要管我，随我去罢。”张环也不再问，即同花子能上马去。一路饥食

渴饮，晓行夜宿。到了京都，进城来到相府门口下马。门官见了，连忙进内通报。花锦章道：“叫他进来。”门官来到外面道：“相爷叫少爷进去。”

花子能道：“张环，尔且在此等候，我先进去见了相爷，然后来叫尔进去。”

张环道：“少爷请便。”花子能来到内堂，见花锦章夫妇坐在上面，遂上前叫道：“爹娘在上，孩儿拜见。”马夫人道：“我儿一路辛苦，免礼罢。”花锦章道：“我儿坐下。”花子能拜完坐在一边，问道：“爹娘近来身体安康么？”马夫人道：“好的，尔在家景况如何？”花子能道：“无非靠着爹娘的福闲耍而已。”马夫人道：“媳妇好么？”花子能听了此言眉头一皱，想道：“不可实说。”拉个谎说道：“好的。”马夫人道：“花赛金可平安否？”花子能道：“爹娘啊！若说妹子，可怜风不吹来树不摇，发了乌痧不一对时就死了。”花锦章见说女儿死了好不伤心，哭得两脚乱跳。马夫人两手捶胸，两脚乱跳，放声大哭道：“我的女儿啊！尔死得好苦埃为娘的久不见尔时刻挂心，那知尔发了乌痧伤命，可怜才得十七岁就归了天，可惜尔花容玉貌不能享福，叫我好不伤心也。”花子能道：“人若变常，非病则亡。妹子近来甚是大变，与我常常无事寻非，与嫂嫂做对头，常常吵闹。”马夫人道：“为何如此？”花子能道：“连我也不知何事，常常吵家闹宅。”马夫人道：“是几时死了？”花子能道：“七月二十二日死的。”马夫人道：“相公啊，妾身前日与相公说梦见赛金女儿立在床前，我就每每挂心，谁知果然归天。”花锦章道：“我说是梦寐之事何足为凭，那知有准。”花子能道：“生死由命，不必哭坏尊体。”

花锦章道：“我且问尔，没有什么正事尔入京则甚？”花子能道：“孩儿久不见爹娘之面，难当不孝之名，实在放心不下，所以特来拜问爹娘，并看三位叔叔婶婶。”花锦章道：“那个随尔来的？”花子能道：“本是花云同来的，不想他来到半路提起棍将孩儿打倒，幸亏得张环救了孩儿性命，将花云打死。”马夫人道：“花云为何敢打尔？”花子能道：“不知何故，忽然起了反心要害死我。我今将张环带进京来，现在外面要见爹爹。”花锦章道：“那张环是何等样人敢来见我？”花子能道：“他是强盗，施必显要差他到扬州送书，因路见不平，救了孩儿。”花锦章道：“住了，那强盗施必显可就是蟠蛇山施必显么？”花子能道：“正是他。”

花锦章道：“我前日看山东报上道蟠蛇山大盗童孝贞、施必显、张顺三人结党成群，打家劫舍，抢劫行商，无恶不为，官兵难以剿捕。此乃国家之大患也。”花子能道：“那施必显实是利害。”遂将曹天雄被他活活打死说了一遍。花锦章道：“就是前日函内写的那个施必显么？”花子能道：“一点也不错，正是他。”

花锦章道：“他是那里人氏？”花子能道：“山西人氏。”花锦章道：“我记得山西有个施廷栋乃是做山海关的总兵，那年触犯了我，我即奏他克减军粮

将他处斩，抄灭家财，莫非就是他的儿子施必显么？”花子能道：“不错，施碧霞说伊父曾作过山海关的总兵。”花锦章道：“尔前日函内写的不明不白，今日可细细说来。”花子能想道：“不可老实说，待我造几句添上去。”

遂道：“那施必显与李荣春结拜兄弟，我道：”李兄，那施必显不是好人，不可与他结拜。‘我是好意劝他，那李荣春反怪我多言，倒说我不是，将我劝他的话去对施必显说，竟与施必显结拜为兄弟。施必显恨我说他短处，他之兄妹遂打上门来吵闹，弄得我日夜不得安静。曹天雄因抱不平与他对敌，被他打死。孩儿所以写书来求爹爹作主。’”花锦章道：“尔那日函内写的不明不白，说李荣春谋反，要我为父上传圣旨。若说果有谋反之事，何必假传圣旨

？”花子能道：“谋反原是假的。”花锦章道：“李荣春无非与尔细细的仇怨，何必起此大题目，可晓得地方有谋反之事，文武官员俱皆有罪，连百姓亦遭其累，况且又无凭据，如何说得他谋反？”

花子能闻言，伸手向怀中取出书来说道：“这封书可作得凭据否？”花锦章将函拆开一看，只见写着道：愚兄施必显自从别后，途中遇着好友童孝贞、张顺，二人都是好汉，招我同上蟠蛇山结拜兄弟，是故不向边关而去，只在山上招军买马，杀到京城将花锦章父子兄弟拿来与父亲报仇。兄若有暇也可来山上闲耍，余不尽言。此启

。那花锦章见了书心中大怒道：“可恼啊可恼。”花子能道：“那施必显有报仇之心，李荣春又与他结作一党，如今必要除他才好。”花锦章道：“那李荣春乃是个疏财仗义济困扶危之人，为何单来欺负着尔？”花子能道：“他有施必显做靠山，故看孩儿不上限，与我结怨还不打紧，甚至将恶言恶语秽骂爹爹，说道：”花锦章，尔这老乌龟。‘“花锦章道：“狗奴才，尔敢当面骂为父的。”花子能道：“我是学李荣春如此说，我岂敢骂爹爹。他又说要抽尔的筋，剥尔的皮。”花锦章道：“他为何骂我？”花子能道：“他骂尔是个奸臣，害死施必显的父亲，所以骂尔。”

“花锦章闻言大怒：”气死我也，李荣春尔这小畜生敢骂我么？念尔父与我同窗读书、同乡居住，是以不忍加害于尔，那知尔如此不情。若说尔谋反固是假的，说尔私通强盗这却是真的了，待我明日上朝启奏，看尔这小畜生可活的成么？”花子能道：“古人有言，容情不举手，举手不容情，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若不害死他们，他们要来报仇呢。”

花锦章再将书一看道：“这两句还要改过。”花子能道：“是那两句？”花锦章道：“‘拿住花锦章与父报仇。’这两句要改。”花子能道：“是也，足见爹爹调和鼎鼐、变理阴阳的太师。”花锦章道：“将张环且留在外面，慢慢用他。尔吃了午饭去见叔叔、婶娘。”花子能道：“晓得。”心中甚是欢喜道：“如今好了，待我再说两句连田大修也一网打尽，才消得我心中之恨。我待今夜爹爹写本章时我再添两句，就结果他们性命。”遂吃

了午饭，换了衣服带了家人往三位叔叔衙门去拜见叔婶，无非问安说些闲话而已，随即回来。那花锦章府中共请有八名书记，都是超选能文、善写诸家异字，那施必显这几行字有何难假写？到更深时候，花太师在灯下将施必显的函改写，花子能立在桌边道：“爹爹，那田俊卿也放不得他的，也要扯连在内。”花锦章道：“那田俊卿为着何事，也要为父将他扯在书内？”花子能道：“他巡到扬州就欺负着我，各缙绅人家都去拜望，单单不到我家拜望。”花锦章道：“这也是小事，怎么就要害他？”花子能道：“这件事我原不与他计较，因我差花兴去讨房租，那欠租的人不肯清还，花兴说他两句他就打起花兴，花兴与他对打，谁知花兴打输，被他打得满身是伤。却好田大修由那里经过，见他二人打架，遂将二人带回衙门，问了几句，道花兴是个恶奴，在外欺人，打了四十大板，枷号在辕门口示众，将房屋断与那人。那知被这些百姓笑得嘴歪，说道：“花家有财有势，是不怕人的，今日撞着田大人也不敢犯着他，真正被人笑死。”花锦章道：“尔为何不去与他理论？”花子能道：“我亲自主见他，那里晓得他，不问情由拖倒就打。”花锦章道：“住了，他敢打尔么？”花子能道：“岂敢被他打了二十板，我对他说道，求他看我爹爹面上饶了我罢。那知不说爹爹还好，闻说了爹爹他大怒道：“再打二十板。‘打我腿上犹如打爹爹面上，打得我两腿犹如火烧，做狗爬了出来，被这些人笑也笑死了。这仇若不报，真正枉为人。”花锦章道：“果是真么？”花子能道：“贼乌龟的说谎话。”花锦章道：“真正气死我也，可恨田大修眼中如此无人，敢打我的孩儿么？我看尔头上的乌纱可戴得成否？如今这封书不必假写，是要全换的了。”遂取一张花笺纸将墨磨浓，举起笔写一句看一句，写完了又读一遍道：“愚兄施必显自从别后，来到蟠蛇山与童张二人结拜，田大修来到山溪，乃愚兄的表兄。”花子能道：“还要写过，田大修不是施必显的表兄。”花锦章道：“尔好愚也，表兄不表兄何处去查究？”花子能道：“不错，这是无对会的话。只是尚有一人亦是要写的。”不知又写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锦章欺君害忠良 素娘恶夫思娇儿

话说花子能又对花锦章道：“尚有一个陶天豹，此人甚是利害，兼有妖术，是田大修的门徒，也要写在书内。”花锦章道：“这个容易。”举起笔又来写道：“那陶天豹乃是有法术之人，与兄同是结拜兄弟，书到之日可与田大修、陶天豹一同上山，共成大事。愚兄已经招军买马，操练已久，候兄等到山即便举兵行事。此具。”后面又写：“施必显亲拜具。”写完又看一遍道：“这一网要打尽这些小狗才，才出我胸中之恨。”遂叫书记进来，将此书照施必显笔迹写来，函面照旧依原函一样写，不得有误。书记领命而去。花锦章又

写了本章，已是三更，父子睡在书房。不一会已是五更，花锦章起来梳洗明白，吃了点心，穿了冠带，捧了本章书信上轿。来到朝房，这些文武上前迎接，见了礼。只听得景阳钟响，龙凤鼓鸣，花锦章同众文武进朝拜舞。三呼已毕，花锦章出班跪下奏道：“臣花锦章有本奏闻。”皇上道：“卿有何事？赐卿平身奏来。”花锦章谢过圣恩，立起身来奏道：“启奉陛下，现今蟠蛇山大盗童孝贞、施必显、张顺等盘踞山岗，横行不法，官兵难以剿捕。查施必显即系先经正法犯臣施廷栋之子，与故臣李骞之子李芳号荣春串连一党。

臣子花虹路遇贼伙张环，获有施必显原书，那书中不知写些什么，臣不敢私自开拆，望乞陛下龙眼观看。“遂将本章并书一起呈进。侍臣接了，展开放在龙案，皇上看了一遍道：”据卿所奏，施必显潜踞蟠蛇山横行不法，此乃些小之患，朕即差官剿捕。若说这书信，恐内中另有缘故，那李荣春与寇党相通或有其事，但田大修为官多载，耿耿忠心，并无过失，那陶天豹既是田大修门徒，谅非左道旁门。朕看此书甚是难解，那与盗贼私通之语疑非真实，一时难以定夺，待朕差官前去，就于本地访问虚实回奏便了。“遂即传旨：”着锦衣卫指挥高文杰奉命出京，前去捉拿李芳、田大修、陶天豹等，即于就近地方暂且监禁，候朕差官复勘定夺。“高文杰领旨退朝而去，皇上龙袖一振，驾退回宫。

那花锦章退朝回府，心中甚是不悦。花子能道：“爹爹，事体如何？”花锦章道：“为父在朝多年，有奏必从，那晓得独有此事主上不能深信，还要差官勘问。但愿差下的官员是为父的心腹之人，就好于中委曲做事。“花子能道：”就不是心腹之人，只要行贿怕做不来？”花锦章道：“尔那里晓得做事的道理？若说为父的心腹之人虽多，还有那几个与我不和的，断断不可行贿，若行了贿，露出破绽反为不美。“正说时，却好花锦龙、花锦凤二人来到，见礼坐下。花锦龙道：“哥哥，这件事为何不与兄弟计议？如今却弄得不妥。那田大修正在得宠之时，如何也拖他在内？倘或勘问之时若无此事，岂不要究欺君作弊之罪？”花锦章道：“原是我一时见识差了，如今看他所差何官再作道理。“忽见门官来禀道：“通政司杨宣要见。”花锦章道：“请他进来。”门官出来道：“相爷有请。”杨宣进内，见了礼坐下说道：“有田大修表章，请大人观看。”尔说田大修表章为何此时才到？因被蟠蛇山喽罗劫上山搜出表章，张顺拆开，三人观看心中大悦，款待差官，留了两日才放他起身，所以来迟，误了限期，只得到通政司衙门挂号。杨宣乃花家一党之人，所以将本章拿来与花锦章观看。花锦章看了心中大怒，大骂田大修：“尔这狗官，眼中太觉无人，敢杀我媳妇么？也太刻毒太无情了。”回头看着花子能道：“我且问尔，家中有了这件事情尔全然不知，以致被田大修拿组情，这个臭名如何当得起？事到此际尚不说明，还要来瞒我，我今日方才

晓得尔心事，尔自己在扬州住不成故以来此，只是妻子正法，妹子归泉，尔又到此，将家事交与谁人？“花子能道：”若说家事孩儿交与总管料理，谅是不妨的。“花锦章道：”好畜生，家中有此大事别人尚且晓得，尔反来瞒着爹娘，花言巧语说了许多，亏尔忍得祝“花子能道：”爹爹不必生气，孩儿下次不敢瞒爹爹了。“那花锦龙、花锦凤二人气得乱跳道：”家门不幸，弄出此等丑事，有何面目见人？“花锦章道：”杨通政，尔将田大修此本搁起，赏了差官，叫他在尔门下效劳，寻做事故结果他的性命以灭其口。“杨宣领命而去。花锦龙、花锦凤各回衙门去说与夫人晓得。那花锦章走进内面将家中弄出丑事对夫人说知，马夫人闻言大哭道：”原来我女儿死在秦氏之手，叫我好不痛心也。可恨孩儿在家何事，任从妻子干此无法无天之事，妹子被他害死也不思念，反在此花言巧语来骗爹娘，是何道理？“花锦章道：”如今家中无主意，欲夫人回家料理家务。“马夫人道：”我不回去，叫我将何面目见人？总管为人到也老成，付他料理到也不差，且过些时再作道理。“花锦章也没奈何，只得丢开了。且说花子能在家时小妾成群，好不快活，如今在此冷冷静静甚是郁闷，想道：”京城乃天下闻名之地，岂无秦楼楚馆可以去玩耍？“遂叫一个家人名唤花通道：”尔带我到外面玩耍。“花通道：”少爷，京城比扬州好得多呢，红楼翠馆、花街柳巷甚多，只是比别处要多用几个钱。“花子能道：”若中我意，多用钱钞有何妨处？尔带我去走走。“花通领命带了花子能到花街柳巷红楼翠馆去玩耍，并无一个中花子能的意。尔道京城秦楼楚馆何止百处，岂无一个中花子能的意么？因京城风气，要拿出钱来方才与尔见面的，及至与尔见面，无论尔中意不中意总要尔先用去钱钞，若无先用钱，好的不肯出来与尔观看。花子能未见有美貌的，所以看不中意，又道情人眼里出西施，花子能看了几家并无一个中意，钱又去了许多。走来走去不觉来到七亩庄，只见一座房屋甚是巍峨，又高且大，起得齐整。花子能问道：”好一间房屋，不知是那个乡绅住的？“花通道：”就是相爷的下院二夫人在内，少爷礼该去拜见才是。“花子能道：”何故太师、夫人不对我说？“花通道：”夫人是不晓得的，太师要瞒夫人，所以连少爷也不使闻知。“花子能道：”他瞒我则甚？“花通道：”恐尔说与夫人晓得。“花子能道：”这个老不修，吃了偌大年纪，还要瞒妻子在外取小妾，我偏要去看看。花通，尔先去叩门。“花通道：”前门是打不开的，由后门进去。“遂同花子能到后门叩门。

且说花锦章这个小妾姓梅名素娘，姑苏人氏，父亲早亡，只有母亲何氏在家。起初指望配个风流佳婿，谁知母舅不良将他献与太师，甚不称梅素娘的心，常常怀闷。虽然有四名丫头陪伴，有花园解闷，只是太师年纪老了，不能畅其心怀，所以时时怨恨母舅误他终身，又道：“我有此一身本事，琴棋书

画、吹弹歌唱无所不能，如何嫁了这个老厌物？好似锦凤配着乌鸦，教人好不气闷。”那花锦章待他极好，言无不听，百依百顺，并不敢稍拂其意。自想年纪已配他不上，所以诸事从他，要使他欢喜以买其心，谁知梅素娘嫌他年老，任尔百般奉承只是不称其心，所以日夜怨恨。这日正在嗟叹怨望，忽见双桃笑嘻嘻走进来说道：“二夫人，少爷在外要见。”梅素娘想道：“太师往常说起只有一个孩儿，名虹，字子能，必是他了。”乃说道：“少爷住在家中，为何到此？”双桃道：“他说特来看望太师，也要来拜见二夫人。”梅氏道：“如此去请少爷到凤吟轩坐，我就出来。”双桃领命而去。梅氏梳洗明白，换了衣裙，又吩咐备酒，带了双杏来到凤吟轩。花子能一见梅氏走到吃了一惊，想道：“我见了多少妇人，从不曾见过如此美貌的，我爹老不修，真正好受用也。”连忙迎上前道：“二姨娘在上，孩儿拜见。”梅氏回了礼道：“少爷请坐。”二人坐下，丫头献茶。梅氏问道：“少奶奶与小姐可好么？”花子能道：“好的。”二姨娘在此，孩儿不曾前来问安，多多有罪。“梅氏道：“这都不敢有劳。我尝闻太师说及少爷品格端严，今日见了果然是真。”花子能道：“二姨娘的声音到似是苏州人。”梅氏答道：“我是姑苏吴县人氏。”花子能问道：“来此几年了？”梅氏不觉红了脸，一对俏眼看着花虹，将手伸出两个指头，又低了头暗想道：“我看他面貌虽非超群出众，只这一对眼睛甚是俊俏，看他那对偷情眼不住的看奴家。”谁知两心一样的，尔看着我我看着我，四目相视。那花子能亦暗想道：“看他年纪不过二十多岁，犹如月殿娥降下九重一般，我虽有三十一小妾，那有一个及得他来。”梅氏又问道：“少爷今年几多岁了？”花子能道：“二十四岁。”花子能亦问梅素娘说：“姨娘今年贵庚多少？”梅氏亦答道：“二十三岁。”花子能道：“孩儿年纪比姨娘还大过一岁了。”请问爹爹待姨娘可好么？梅氏答道：“不过如此。”花子能道：“恐有不中意处，却如何是好？”梅氏道：“我是前世不修，今世嫁了太师。”花子能道：“那老不修真是不正经，六十到头的人还要娶如花似锦的小娘子，正是二姨娘能忍得住，若在别人焉能忍得？”正在眉来眼去的说话，忽见丫头报道：“酒席已备了，不知要排何处？”梅氏道：“排在卧春阁便了。”花子能道：“一到就要多谢。”梅氏道：“一家骨肉，说什么多谢？”花子能道：“倘爹爹来时如何是好？”梅氏道：“不妨，前日太师说过，道这几日有事不能到此，请放心。”花子能道：“如此尔我才得放心饮酒。”二人来到阁上坐下，丫头在旁斟酒，二人所说都是风情的话。这梅氏却看上花子能，心中想道：“我虽为太师之妾，却老少不同，使我常常怨恨。今看少爷所说言语句句知音，我欲就他成其好事，却又碍着尊卑，这怎么好？”一边想一边假装醉态来引花子能，花子能

一发捺忍不住，心中欲火难禁，只是小了他一辈要称他庶母，不然即时抱住以成交好。梅氏见花子能不做声，只是低头呆想，忍不住又问道：“少爷，尔在家中所干何事？”花子能答道：“别无他事，只是走柳巷闯花街玩耍，看见有中我意的女子就抢了回来。”梅氏假意问道：“抢来则甚？”花子能道：“抢来做小妾。”梅氏道：“这就不该。”花子能道：“只要快活，管他那该也不该。”心中欲火难熬，心生一计，即叫双杏：“酒冷了，去换热的。”又叫双桃：“尔去拿些点心小菜来。”花子能用计将两个丫头打发开去，遂立起身来笑嘻嘻走近身边，一手来扯梅氏的衣道：“可惜二姨娘如此花容月貌，只差得爹爹面上不好意思。”梅氏道：“住了，若还没有太师面上便怎么样？”花子能道：“我就将尔搂而相抱，近而相亲，顷刻就赴阳台兴云作雨。”梅氏道：“快些走开，混账的东西，尔今日敢是酒醉了？怎么敢来调戏庶母？”

二人正在调情，忽见双桃走来似飞一般报道：“二夫人不好了，太师爷来了。”梅氏问道：“如今在那里？”双桃道：“如今往鸳鸯楼去了。”梅氏道：“可有什么话问尔么？”双桃道：“只问二夫人在那里？”梅氏道：“尔怎样回他？”双桃道：“我说在百燕亭弹琴，太师爷说他在鸳鸯楼等候，叫二夫人快去。”梅氏道：“既如此少爷独饮一杯，明日再来同饮。”说完与双桃急急下阁而去。走到鸳鸯楼，将头低了，叫声：“太师爷来了么？妾身独坐无聊，在楼操琴消遣，有失迎迓，望乞恕罪。”花锦章道：“谁来罪尔？为何面红气喘？”梅氏道：“因太师爷到来，妾身慌忙走来迎接，所以面红气喘。”

花锦章道：“谁要尔这等小心，尔就迟些来亦是不妨的。”梅氏道：“多谢太师爷。”即吩咐备酒，丫头领命而去。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一奉旨奸臣私托 两筵席孽兽图欢

话说花锦章与梅素娘言来语去，说话之间花锦章闻得梅素娘满口酒气，问道：“尔吃酒么？”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饮三杯以解烦闷。”说罢丫头已将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对饮。那花子能却私走来偷看，见了心中气忿不过，恨不得一刀杀死这老蛮牛。那双桃见了连忙走出说道：“少爷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双桃走下楼梯道：“我有一件心事尔可晓得么？”双桃道：“少爷的心事我如何晓得？”花子能道：“我看二夫人年纪甚轻，又有爱我的心，只恨太师来冲散了，一场好事不能成就。”双桃道：“这个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纪虽轻，到底是庶母，不是我冒犯少爷说，尔不可痴心妄想，紊乱五伦。”花子能道：“什么五伦？就是十伦也无要紧，我在扬州见一个人与姪母私通，将母舅谋死，二人犹如夫妇一般。”双桃道：“这是畜类，说他怎么。少爷乃是官家之子，不可无理，快些回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尔若说得此事成，我赏尔首饰衣裙一套。”双桃想道：“待我骗他出去便了。”乃

说道：“今夜太师在此，尔且回去，明日尔来我与尔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尔身上成事的。”双桃答道：“这个自然。”花子能遂走出来带花通回去。那花锦章这夜与梅氏赴巫山佳会，到四更时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见他去了就问双桃道：“昨日少爷几时回去？”双桃就将花子能的话说了一遍，梅氏听了一发愁闷，恨怒道：“老灰物冲散我的好事，我爱少爷非爱他别件，只爱他精精壮壮的少年，说的言语甚是知心，就与他成就好事谅也不妨，顾什么规矩，管什么五伦？若能够与他成其夫妇，就吃一口清汤也觉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着花锦章不提。且说皇上登殿，两班文武山呼已毕，皇上传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陞领旨前去勘问李荣春一案。”邱君陞领旨出朝，两班文武退朝。花锦章回府大悦道：“邱君陞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备酒伺候。不一时邱君陞前来辞行，花锦章留住饮酒，邱君陞道：“有劳大人费心。”花锦章道：“尔说那里话来，与我挚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见许么？”邱君陞道：“愿闻其详，小弟无所不依。”花锦章遂将前事说了一遍。邱君陞道：“这个做得。”吃了酒，带了张环辞别而去不提。且说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来欺尔、谁教尔做事自占便宜，白须老翁配着少年女子，是尔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爬起身来，梳洗已毕，吃了点心，也不带花通，恐他多言，独自一个来到七亩庄，由后门打门。这七亩庄的花园乃是花锦章起与梅氏居住，只拨两名花僮在园内照顾门户，整理花木，不想两个月前二个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与花锦章说可以不用花僮，此园除了太师之外没有外人到此，答应门户自有丫头使唤，花锦章道：“也说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只拨四名丫头料理诸事，二名老婆在厨房料理酒饭。此外并无一个男人在内。这日梅氏带了四名丫头来卧鹤亭操琴，忽闻犬吠，又闻婴哥叫道：“双桃开门。”梅氏道：“双桃，敢是太师来了？快去开门。”双桃连忙走去开门，见是少爷，遂道：“我说是太师爷到此，原来是少爷来。”花子能问道：“二夫人在那里？”双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来，尔回去罢。”花子能道：“放屁，我特来谢酒。既是二夫人身体不爽快礼该问安，什么反叫我回去？”一边说一边走进。双桃将门闭了，花子能问道：“昨日吩咐尔的话如何？”双桃道：“不要说起，我早起将尔的话对二夫人说了，被二夫人将我痛打一顿，还要告诉太师，是我少爷酒后之言不必见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带我去谢罪便了。”双桃领了花子能来到卧鹤亭，双桃叫道：“二夫人，少爷来了。”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里面来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儿今日一来谢酒，二来请安，三来赔罪。”梅氏问道：“赔什么罪？到要说个明白。”花子能

道：“双桃说二夫人动怒，所以我特来谢罪。”梅氏道：“不要听这贱人的话。”遂叫：“双桃、双杏快去备酒，双梅去取茶，双桂去取点心。”将四个丫头打发开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边，一手来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怀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数的，只好兄妹称呼罢了。”一面说一手在梅氏身上乱搔乱摸，摸得梅氏欲火难禁，说道：“既要如此，奴家从了尔罢。”花子能见他允了好不欢喜，说道：“只是此处不好行事。”梅氏道：“这个不妨，等双梅、双桂取茶并点心来尔可如此说，我便这般应答，岂不瞒了他们？”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原位坐下。只见双梅、双桂一个捧茶一个拿点心来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爷吃些点心。”花子能道：“多谢二姨娘，我看这里台阁亭楼甚多，景致不凡，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见许么？”梅氏道：“如此我陪尔去看看。双梅、双桂尔们着去办酒席，若备完可排在登云阁内。”说完遂同花子能来到迎香院，闭了门，二人解带脱衣，上床成其好事。且说双梅、双桂来到厨房，说：“二夫人吩咐，酒席若办完可排在登云阁伺候。”双桃道：“二夫人在那里？”双桂应道：“同少爷去看景致。”双桃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寻寻看。”遂独自一个四处去寻，偶然寻到迎香院，见门是闭的，举手一推却推不开，想道：“他二人必在里面。”又想道：“此事那个不爱？只是母子之称却做不得，况且青天白日在此取乐，倘被太师爷到来如何是好？也罢，待我在此与他照应便了。”那梅氏与花子能二人云雨已毕，穿了衣裤，梅氏道：“若太师有事不能来，尔千万要来，不可做无情义的人。”花子能道：“这个自然。”忽听得双桃叫声：“太师爷，这里来。”二人听了此言惊得魂飞魄散，汗如流水，满身发抖。花子能忙趴在床下躲着，梅氏走向窗缝一阅见没有太师，才放心开了门，问道：“双桃，太师爷在那里？”双桃应道：“太师爷是不曾来的，我因等得不耐烦了，所以假叫一声。”梅氏道：“事已至此，尔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双桃道：“这个自然。”那花子能躲在床下，见说无事了才敢爬出来，梅氏将眼一丢。花子能见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将双桃抱在床上，解开裙带脱下裤来，用强就弄。双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儿。事毕，双桃穿了裙裤道：“二夫人，这是少爷用强，不干我事。”梅氏道：“谁来怪尔？”二人互相整了头发，梅氏道：“少爷，尔今如此如此而来，我先去等尔，免得三个丫头疑心。”花子能道：“不错，尔先去，我依计而行便了。”梅氏带了双桃来到登云阁，那三个丫头问道：“少爷为何不来？”梅氏道：“少爷腹痛走不动，他道腹痛好了就来。”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见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爷，此时腹痛可好了么？”花子能道：“此时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说

吃了两杯酒回去罢。”二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双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师爷到来如何是好？须当速去，等明日再来罢。”花子能没奈何，辞别梅氏而去。这花子能平日作恶作威，今日又与庶母通奸，于禽兽何异？虽是前生孽债，然而罪恶太重岂不上干天怒，报应昭彰？只因花锦章平时欺心作恶，屈害忠良，故有此报。

且说高文杰领旨出京，一路而来，已到扬州，合郡文武官员俱来迎接。接进知府堂上，开读诏书已毕，知府备酒款待。

谁知府内有个书办，姓陈名松，曾受李荣春大恩，未曾报答，念念在心，今日忽闻此信，惊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么好？必须去报李大爷晓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罢，我且到后庭去看可有出路么。”

“急急走到后庭，四处一看并无出路之处，忽见东南角有一株树，遂爬上了树，立在墙头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顾不得疼痛，爬起就走，如飞的赶到李府门口将边门乱打。管门的听见有人打门连忙走来，开门一看，问道：”原来是陈师爷，夤夜到此何事？“陈松道：”尔家大爷睡去也未？“管门的应道：”尚未睡呢，还在书房看书。“

陈松道：“尔将门闭了，快些进去通报，说我有紧急事要见。”

管门的闭了门走进书房通报，李荣春道：“快请他进来。”管门的走出来道：“大爷有请。”陈松连忙走进，来到书房道：“李兄，不好了。”李荣春问道：“陈兄为何如此慌张？请坐下说话。”陈松道：“李兄尔不晓得，那花锦章奏了一本，说尔与蟠蛇山大盗串通谋反，朝廷听信谗言差官前来擒尔。方才在府堂上开读圣旨，现在私衙饮酒，酒若饮完便来擒尔。我跳墙而出前来通报，快些急走。”李荣春笑道：“不必着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不是好汉，他们又只说真有此事了。”陈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轻的事。我方才闻得一时肝肠欲断，尔却全然不在心上。”李荣春道：“尔难道不晓我的性情么？死不怕，生不贪，祸福由天，奸臣陷害我还嫌迟，早已知他要来害我的。”陈松道：“不是如此说，尔若有差迟，令堂夫人靠着谁来？”李荣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来贵二人听了此言，连忙走进内堂报知夫人。李夫人听了此言心中大怒，骂道：“花锦章，尔这狗男女！老奸贼！听信儿子谗言，诬害我儿为盗党，全然不念同乡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的哭。施碧霞闻言大怒，大骂奸贼不休，又道：“这个原是我哥哥不该，为何不到边关却去蟠蛇山落草？”尔道施必显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晓得？施必显在蟠蛇山落草，大凡乡宦人家每处有抄《京报》来看，所以蟠蛇山大盗童孝贞、施必显、张顺等横行不法官兵难以剿捕之事，已有报到李府，是以李府人人晓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祸事来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着哥哥不该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锦章藉此生端，公报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满门，这却如何做得

？叫声：“母亲、嫂嫂不必愁闷，待钦差来时管叫他吃我一刀，那时我去与哥哥计议杀上京城，将花锦章父子兄弟拿来与我父亲报仇，也好与母亲出此怨气。”李夫人道：“胡说，这个如何使得？杀了钦差非是小可，害及满城文武官员受罪，又连累这些百姓也陷在内，这个断断是使不得的。”施碧霞道：“不然难道就是如此束手凭他拿去问罪不成？”李夫人道：“尔这句话到说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儿来问，看他甚么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头：“快去叫大爷进来。”丫头领命，连忙来到书房道：“大爷，夫人请尔进去。”李荣春立起身道：“陈兄请宽坐，我进去就来。”陈松道：“请便。”

李荣春来到内厅，叫声母亲，李夫人应道：“我儿啊，如今花锦章这奸贼要害尔，说儿是贼党，圣上差官前来拿问，尔却如何主意？快些说与为娘的晓得。”李荣春道：“母亲啊，虽然奸贼弄权，只是圣旨如何违拗？我家祖公数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禄，未曾报效，就是朝廷要斩孩儿，孩儿情愿将首级献上，况且未必就斩，尚要审问，那时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时逃走岂不被人耻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时任尔千口万舌也辩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泪汪汪，叫声：“官人，不是如此说的，那差官乃奸贼一党人，如何容尔分辩？必要将尔害死方休。尔不可执一己之见，做那招灾赴火灯蛾自烧其身，事不三思终有悔，到那时后悔就迟了。”施碧霞道：“此祸根皆为奴家而起，害哥哥受贼党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与我哥哥说明此事，叫他起人马杀上长安，拿花锦章一家与我哥哥出气，又与我爹爹报仇，岂不是好？”李荣春道：“贤妹为何说出此言？真不中听。若是如此做去，岂不弄假成真么？我自有道理，尔们不必多言。”遂仍走到书房来陪陈松再坐。那陈松只是苦劝李荣春逃走为上策，李荣春只是不听，这些家人七嘴八舌，都是骂着花锦章老奸贼、老乌龟，骂个不休，一家纷纷大乱。忽见管门的如飞似的走进。不知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荣春甘心待戮 李国华置席谢恩

话说管门的如飞一般走进书房报道：“大爷不好了，钦差大人同了府县官员带了兵马将前后门团团围住，要捉大爷。”李荣春道：“哇！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惊小怪，快去开正门，待我出来迎接。”管门的道：“大爷啊！要想定主意啊！”李荣春道：“我自有主意，尔快快去开门。”遂换了解元衣巾。那三元、来贵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爷啊！千万不可出去。”李荣春道：“尔这狗才，谁要尔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谁要尔们拖拖扯扯，成何景象？”遂顿脱三元、来贵的手，一直走出大厅。尔道钦差前来捉拿犯人就该随到随时捉拿，为何留住私衙饮酒耽搁时候？因恐日里去拿反被李荣春知风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时候悄悄而来。管门家人将大门开了，钦差并

文武官员来到大堂坐着道：“叫李芳出来见我。”那李荣春已走出来大堂，说道：“钦差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应该拿究，只须父母官委一位来足矣，何必大人亲临？且请后面饮酒。”高文杰道：“谁要吃尔的酒？”回头问知府道：“这个就是犯人李芳么？”知府道：“正是他。”高文杰叫声：“与我拿下了。”左右答应一声，将李荣春衣巾剥下，上了刑具。那江都县忙走上前将眼色乱丢，似乎说他爱财，欲要李荣春行贿免罪。李荣春已知其意，大笑道：“钦差大人到来，本该不受人情才是，虽有金银却送不得，若送他时岂不被人笑说行贿世情？等待无事回来，那时备些薄礼相送。”高文杰听了大怒道：“好个贼党李芳。”叫左右：“将刑具紧紧收锢，带回府去。”那三元、来贵连忙走进报与夫人晓得，夫人听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来贵：“拿了银子随大爷去衙门上下使用，大爷才不致受苦。”三元、来贵领命而去。那陈松见李荣春被钦差拿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来到外面想道：“李大爷果然是个好汉，不怕死的人。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么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过墙去？不如且在外面打听李大爷的消息便了。”

且说高文杰将李荣春交与扬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再说这些百姓见李荣春被钦差拿去收在扬州府监内，个个不平，人人不愿。有一个年纪老的为头，招这些人在土地庙计议此事道：“尔们众人都有受过李荣春的恩，今日李大爷被奸贼陷为贼党，若审起来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认了此事，不但要斩首的，连家眷也难保无事。我们平日受李大爷恩惠，今日见他遭此冤屈，必要用个计策救他才算知恩报恩。”内中有姓张名能说道：“今夜我们去放火烧监，他们必然救火要紧，待他忙乱之时，我们打进去救了李大爷出来，岂不妙哉？”那个老人叫做王德，说道：“这断使不得，放火烧监我们都是死的，这个计不妙。”又一个说道：“不如我们伏在要路，等李大爷起解我们抢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贼。”王德道：“放尔娘的屁，若如此岂不害李大爷是真贼党了？”又一个道：“尔们说的俱不正道，只要我们写一张连名保状到府县衙门去保出李大爷来。”王德道：“尔在此说梦话么？奉圣旨拿的犯人府县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锦章这个老奸贼害的，我们如今打到花家去，将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与大爷出个恨气，然后见机而行便了。”

众人道：“不错，还是王老伯说得是。”众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且慢，如此去怎么打得进去？待我先去骗他开门，尔们随我后面，见我进去尔们即时亦拥打进去才能有济。”众人道：“到底是尔老人家有见识。”遂随了王德后面而来。王德来到花府门口，见大门并耳门俱是闭的，遂举手打耳门。那管门的见有人打门遂来开门，王德见门开了用手望后一招，遂走进耳门。那管门的问道：“尔是何人，到我家何事？”王德道：“特来与李大爷出气。”说声未完，只见众人

一哄走进，喝喊一声，一齐动手，见物就打。那管门的吃了一惊，望内便走，这些家人见人围了许多进来乱打，众家人不知何事，却不敢上前来问，就是门口经过的人见他们为李大爷打不平，个个欢喜，也各进来帮打，越打人越多，这些家人妇女见人越打越多一直打进内堂来，惊得望内乱跑乱走。那红花正在小姐灵帏，忽见众人乱走进来，不知何故，问道：“尔们为何如此惊忙，乱走进来？”众人道：“不知何故这些百姓打上门来，我们怕了只得走进来。”

红花听了连忙走出内厅，只见数百余人纷纷乱打乱喊，红花大声喝道：“尔们何故打上门来？少爷又不在家，家中无主，劝尔们差不多些罢了。”众人道：“尔这贱人还敢出来说话，尔家花子能父子同恶相济谋害李荣春大爷，钦差将李大爷拿去收在府监，我们不愿，来与李大爷报仇，就打尔一家也不为过。”

红花听了吃了一惊，问道：“列位住口，李大爷几时拿去的？”众人道：“昨夜拿去的。”红花叫声：“不好了。”回身就走，连忙出了后门要到李家而去。

且说总管见人越打越多，劝又劝不来，只得走去见府县官将前情说了一遍，求老爷做主禁住他们。知府听说此事，连忙带了衙役打道来到花府来问道：“尔们何事将花府打得如此模样？”众人见知府来到只得住手，大声叫道：“老爷救命呵！”知府道：“尔们聚众喊打犹如强盗一般，怎么反称救命？”众人道：“只为李荣春是个好人，扬州一郡谁人不晓得他是济困扶危的小孟尝君？那个不受他的恩惠？如今被着花家陷他为贼党，我们人人

不平、个个不愿，所以打上花门出口怨气。伏乞老爷作主。”知府想道：“到亏他们有此义气，但是他们乃亡命之徒，不便拿捉，况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办得许多？不免将言语宣化他们便了。”遂对众人说道：“那李荣春乃是奉旨捉拿的钦犯，又是他自己情愿出头的，况且尚未审问，且待审时若是假的自然无事，与花府什么相干？”众人道：“这是花家父子同谋害他的。”知府道：“此乃圣旨，不干花府之事，尔们休得胡闹，聚众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条，若办起罪来不但尔们死罪，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尔们不可自取罪状。”

众人道：“我们情愿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尔众人就死了，能救得李荣春无事也罢了，只是死了一万个也救他不来，何苦自伤其命？尔们既为李大爷之事可称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府本县照管周全，无用尔等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业罢，若再如此，本府定要严办，那时不但尔们有罪，连地方官的纱帽料也难保，尔们听本府的话散回的好。”众人道：“老爷既如此吩咐，小人们焉敢不听，只是李大爷全望老爷周全的。”知府道：“这个自然。”众人才自散去。总管随即叩谢知府，知府也就回去。可怜一个相府门风被他们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毁的毁，不计其数。花兴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恶的心肠，不顾众人之命，连忙打点起

身去见钦差邱大人，只说李荣春的党类五百余猛打到我家抢劫，一尽抢去，这一次事情一发弄得大了。且说红花来到李府，走进内堂拜见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师听了少爷之言来害大爷，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爷。”李夫人道：“尔去恐不便。”红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见李大爷，一路走来不表。且说这扬州府司狱姓李名国华，父亲在日曾做过宛平县知县，因开空国库，收禁天牢，全仗李荣春父亲代他弥补才复旧职，所以李国华在扬州做了四年狱官，一年四季皆备礼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见发下李荣春来，吃了一惊，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个计策来救，因他是个钦犯，难以相救，李奶奶道：“尔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来？只好备一桌酒请他，表我们一点心就是。”李国华道：“尔说得是。”遂吩咐备酒伺候，悄悄将李荣春刑具开了请进内厅，见礼坐下。李国华道：“不想公子被奸贼陷为贼党，使我一闻此事急得肝肠寸断，没法可救。恨我官卑职小，不能报公子的恩。”李荣春道：“此乃花子能的奸计，欲报私仇，故此陷我为贼党。只是我却不怕他，到审问时自然明白的。”李国华道：“公子与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详。”李荣春遂将前情说了一遍。李国华听了心中大怒，道：“公子尔一片好心，却被奸贼如此陷害，真正可恨。”忽见屏风后走出一人，高声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锦章这老奸贼如此无礼，待我赶到京中拿住这老乌龟一刀两段，才出我胸中之气。”李荣春闻言到吃一惊，问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国华道：“乃是小儿，名唤元宰，甚是莽撞。”骂声：“畜生，休得无礼，快来见礼。”李荣春立起身来与元宰见了礼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忧闷，待我赶到京中杀了这老奸贼，问他可敢害人么？”李荣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到审问时我自有道理。”李国华又骂道：“小畜生，不要呆头呆脑呆出事来。”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胆小，到老也不过仍是一个司狱官罢了。”只见家人将酒席扫上，李国华道：“公子遭难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备一杯水酒，聊表寸心而已。”李荣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当？”三人坐下饮酒。忽见家人报道：“禁子来说有个年少女子自称王翠儿要来见李大爷，禁子不敢私自定夺，特来通报。”李国华道：“公子，可有这个人么？”李荣春道：“他乃义婢红花。”李元宰道：“既是义婢红花，快去放他进来。”家人领命而去。不一会时只见红花走进，李荣春立起身来道：“恩姐，我在此并无甚事，尔为何出头露面而来？”红花道：“我如何晓得大爷受此屈祸？只因众百姓打上花门而来我才晓得。”李荣春问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门？”红花道：“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爷用计陷害大爷，所以聚众打上花门来与大爷报仇。”李荣春闻说，叫声：“不好了，谁要他们如此多事？看来事情弄的大了。”红花道：“大爷，此事非同小可，贼党二字却是

当不起的，还恐性命难保，叫夫人靠着谁人？岂不误了大娘的青春？”李荣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我是不怕死不贪生的好汉，岂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时我早已逃去了，不〔会〕到此时尚在此处。尔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挂心。尔速回去解劝夫人不必忧闷，我是不妨的。”红花又与李国华父子见过了礼。李元宰见红花虽无天姿国色却有十分丰韵，可惜做了人家丫头，只是照依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没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进里面来，叫声：“母亲，孩儿有句话要说，不知母亲可肯容孩儿说乎？”李奶奶道：“我儿有话但说何妨，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个红花生得十分丰韵，孩儿意欲‘就住口不说了。李奶奶道：’为何不说？”李元宰道：“意欲留他来喝一杯酒，他与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头请他进来便了。”李元宰退了出去。丫头奉了李奶奶之命来请红花进内，李奶奶将红花上下一看，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说道：“不必如此，行过个常礼罢。”红花见了礼，李奶奶叫声：“红花请坐。”又叫厨房备酒。红花却想不出这李奶奶为何如此好礼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归西，红花谢了李奶奶辞别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红花姐，若闲时可来玩耍。”红花道：“多谢奶奶。”来到外面又辞别李国华父于并李大爷。遂回到李府来，将拜望李大爷之事说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谢尔，辛苦了。”红花道：“不敢。”又别了李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谁知来到半路天色已晚错走路头，月色已上，买卖的店头俱关了，红花想道：“不好了，错走了路。欲要向人间路却又害羞，若不去问却又走错，又不知要从那条路去，如今怎么好？也罢，再到李府去耽搁一夜便了。”转回身依旧路而行。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终成呆汉 佞残忠激动寇心

话说红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着急，要等有人经过问明去路好回家去，谁知遇着拐子来。这拐子姓史名文，别号一弹，乃安庆府人氏。娶妻张氏，生下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庆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莲姑，年已十六岁，又生得十分美貌。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说他是拐子的女儿，名声不好，所以无人来与他结婚，那下等之人要来求亲，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无甚出色名声，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许他，所以长成至十六岁尚未许配人家。史文做拐子又比别个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岁时在天仙阁闲耍，偶然见神桌下有一本破书，史文就拾起来一看，原来就是麻叔谋祖师的咒诀窍法，诸般法术甚多。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细细的看，用心依法学习，习了半年有余到学了几件。谁知他的妻子张氏见了心中不悦道：“学此则甚？都是伤天理没良心的事，学他何用？”就不许丈夫再学。史文不听妻子言语，道：“尔们妇人家晓得

什么？学会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岂不是好？”张氏道：“尔若做了没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尔，尔也不能好死，我与女儿都是无望的了。”说了就哭，终日与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闹，史文只是不听。那日张氏见丈夫出门去了，遂将那本书拿来用火烧了。及至史文回来不见此书，问张氏取讨原书，张氏道：“尔去问火神爷讨罢了。”史文听说知是被他烧了，气得乱喊乱跳，与张氏吵闹，相打一场，也是没奈何他。还亏得记得几件，是迷人的药法，遂将药配好藏在身边，若遇着艳丽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将药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弹，人若被他弹着便随他而去，史文又带到别处去用法解了迷药，然后卖人。张氏见他时常拐男拐女回来，每每劝他不可如此，一则伤天害理，二则若被人闻知，拿去送官如何是好？史文只是不听。谁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严紧，这些不见了男女的人家都来新知县衙门去告，知县随差衙役四处查拿，三日一问、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过，只得用心四处查拿。史文闻知此事甚是着急，遂同张氏并女儿莲姑逃到扬州，寻了一间房屋住下。来到扬州才得三日，遂备酒筵请四邻同来吃酒，此是扬州常礼。这日因被一个与他一党的朋友请去吃酒，吃到将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辞别了朋友要回去。来到半路，影影见一个人站着，急走上前一看，却是一个女子，想道：“好了，买卖上门了。此处四下无人，待我问他一声看他如何回答。”遂叫声问说：“尔这小娘子，为何夜静更深独自一人在此何事？”红花红了面，没奈何叫声：“大叔，我是要往黄石街去的，不想走错了路头，故立在此等人问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几日，那里认得什么黄石街？如今不用药就可以骗他回去。”乃道：“尔这小娘子，真正是尔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黄石街，尔可随我顺路同去便了。”红花想道：“男女同行却是不便。”乃道：“尔这位大叔指说个路径与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文想道：“这女子到觉乖巧，既不上当，待我用药来便了。”遂在身边取出药包，解开用指甲挑了望红花面上一弹，红花打个寒噤，一时说不出话，只见三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条路，无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红花身不由主就随他走。来到门口，史文将门叩了三下，张氏连忙出来开门，见丈夫又带一个女子回来，问道：“尔又做没天理的事了。”将门闭上，来到房中问道：“官人，这女子那里拐来的？”史文遂将前情说了一遍，张氏见红花生得相貌端严甚然美丽，却是丫头打扮，想道：“好个丫头，可惜被我那没天理的拐了来，想尔谅难回去了。”史文就叫张氏道：“娘子，尔去取一杯茶来与我吃。”张氏到后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个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货否？不要管他，待我试一试便知好歹。”才要动手，只见张氏取茶进入房来道：“官人，茶在此。”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话与尔商量，尔是要依我的。”张氏道：“若说有情理

我自然就要依尔的。” 史文笑嘻嘻的说道：“我见此女子生得美貌，所以用药沫迷了他来，今夜要与他成就好事，尔却不要吃醋。”张氏闻言啐啐了一啐，说道：“尔敢说出这样话来？亏尔羞也不羞，老面皮无廉耻说出这不肖的话来。我劝尔不可做这伤天灭理的事，休得败坏人的节行。” 史文道

：“我的乖乖好娘子，望尔做件好事，今夜与我同他作乐，明夜就来与尔开心。”张氏道：“休得胡说，不必痴心迷想。”史文道：“尔当真不肯么？”

张氏道：“就是不准尔便怎么？”史文道：“我就杀尔这贱人，怕尔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厨房要去取刀。张氏忙了，连忙走入女儿房中躲着，眼泪汪汪不敢则声。 史文拿了刀赶入女儿房内，史莲姑要走来劝，见他手拿一枝刀

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这个使不得的。”谁知史文忽然发了疯颠病，跌倒在地乱叫乱跳。张氏见了道：“妙啊，此乃恶人生怪病，从来的作恶天地不饶。”史莲姑就拿一支门闩将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张氏道：“他如此乱叫乱跳，却如何能得他定？”史莲姑道：“有了。”走去将史文包拿来解开

，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弹去。那史文被这药沫一弹却呆呆站着，也不会叫也不会跳，张氏扶他入房睡在床上。史莲姑道：“为何爹爹忽然要杀母亲？”张氏道：“因他迷了这个女子回来要图淫欲，我劝了他几句的话，他就拿刀要来杀我。”史莲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时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张氏道：“想他已被药沫所迷，如醉如痴与尔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无益。

”史莲姑道：“如此却怎么好？”张氏道：“如今只好暂且留在家中，若有人前来寻觅即便还他，只说本是如此，我们见了留他入来，谁疑是拐来的？他还要来谢我们。只怨尔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罢，莫说不知解法，就是晓得解法也不敢救他，若是将他救好了，我们母子性命就将难保了。”史莲姑道

：“母亲说得不错。”幸亏史文平日拐来男女卖来的银子累积倒有千余金，母女二人又做些针指，尽可过日。 且说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将那恶棍土豪贪官污吏一概除尽，百姓人人称好。那日正在升堂审事，忽见中军跪下禀道：“圣旨到。”田大修见报，连忙吩咐备办香案，自己走出辕门迎接圣旨

，接入大堂。高文杰立在中堂道：“圣旨到，跪听宣读：今有阁臣花锦章奏称李芳与蟠蛇山大盗童孝贞、施必显、张顺等串连一党，书札为凭，尔田大修亦与他往来，陶天豹左道附从，虞患无穷。除将李芳拿勘外，朕念尔田大修为官多载，正直无私，闻奏未知虚实，有无难辩，着即拿下勘明，复旨定夺。钦哉谢恩。”田大修听罢旨意，三呼万岁，两边侍卫将田大修冠带剥下上了刑具。

田大修大笑道：“花锦章啊花锦章，尔果来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数年的官，与尔并无冤仇，无非杀了花秦氏，尔就陷我为贼党。幸亏朝廷监察我的为官清正，这顶纱帽还保得祝”高文杰道：“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开口，忽听得

大叫一声道：“陶天豹在此。”那陶天豹怒气冲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铜走出大堂，大声骂道：“花锦章尔这老贼徒，敢来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铁面无私之官，怎么陷为贼党？大人啊，尔不可做自投入笼之鸟田大修两目圆睁，大声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为不忠。“又叫一声：”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将他拿下。“高文杰叫声：“与我拿下了。”两边答应一声上前来拿，陶天豹大喝一声道：“谁人敢来？”舞动乾坤铜，两边侍卫那个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杰，田大修喝道：“谁敢打高大人？”

他是奉旨而来，尔敢无礼么？还不束手受绑。“陶天豹道：”这是好贼弄权，大人不要上他的当，快些与我去的好。“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谁敢违逆？“叫声：”高大人，还不将他拿下么？“高文杰道：”左右与我快快拿下。“两边侍卫没奈何，只得上前来拿，被陶天豹将竹刺打退众人。高文杰见了大怒，自己走下来拿，被陶天豹将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尔不随我去么？待我赶到京城杀了那好贼，才消我心中之恨。“说完驾起云帕而去，又回头来叫声：”高文杰，我将田大人交付与尔，若稍有差迟我就要与尔讨人，叫尔认得我这双宝铜的利害。

“说完驾云帕而去。来到半路，却遇着师父万花老祖，叫道：”徒弟尔好莽撞，今日虽然拿了田大修，尔就不该殴官打役，又要到京中去杀花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须等花锦章时日到了，自然叫尔们去拿他。此时切勿妄动，随我回山，自有道理。“陶天豹不敢有违师父，惟以应声唯唯，即随万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说高文杰怒气冲天道：“反了、反了，如此无法无天么？目无王法，敢打钦差，这还不是贼党，乃有何说？又驾雾腾云而去要杀花太师，真是左道惑众。待我奏明圣上便了。”遂将田大修交与应天府收管，知府备酒请高文杰在私衙饮宴。

且说邱君陞奉旨出京，一路官员迎送。那日来到南京，文武官员俱来迎接，接入应天府，邱君陞即时传令命中军：“火速去扬州，立吊李荣春前来听审。”中军领命而去。这里各文武俱来送礼拜见，高文杰报称：“陶天豹恃强抗拒，擅打钦差，驾云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陞道：“且等李芳到来，审了再作道理。”不上几日，扬州府、江都县押解李荣春前来。邱君陞即时升了公座，吩咐将人犯带进。扬州府带进李荣春，应天府带进田大修。邱君陞先叫带出张环来，侍卫答应一声，将张环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陞叫声：“张环，尔将李荣春并田大修与贼来往之事一一讲来。”

张环道：“小人因家穷苦，不能度日，所以上山做个喽罗。山上有三位大王，一个叫做童孝贞，一个叫做施必显，一个叫做张顺，三人打家劫舍，无恶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荣春三人平日与他俱有书函往来。”邱君陞道：“只这封书是谁寄来？要与那个的？”张环道：“是施必显叫小人送与

李荣春的，不想来到半路被花少爷拦住搜出这封书函，遂将小人带进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扬州。“邱君陞道：”可有委曲在内么？“张环道：”并无虚言，大人若是审出虚情，小的甘当死罪。“邱君陞叫左右：“将李芳带上来。”两边答应一声，将李荣春带上堂来放下跪着，邱君陞怒目圆睁，大声喝问道：“李荣春，我看尔小小年纪怎么如此大胆？敢与强盗往来。好好据实招来，免受刑罚。”李荣春道：“大人休得听信谗言将我陷作盗党，我祖居扬州，世食王禄，多行善事，并不为非，焉肯与贼为党？此乃花虹之计要来害我。”邱君陞道：“胡说，现有书札为凭，又有张环活口作证，尔还敢强辩么？”叫声：“左右，与我将李芳夹起来。”左右答应一声将李芳拖倒，脱去鞋袜，将生铜夹棍套上两边一收，可怜李芳心如油煎，痛不能言。邱君陞道：“李芳，招也不招？”李荣春心如铁石，视死如归，虽受酷刑，只是忍着不招。邱君陞道：“将他收紧了。”两边答应一声，将绳收紧。邱君陞道：“再加八十敲头。”可怜李荣春脚目也被敲凹了，死了几次又还魂来，只是不招。邱君陞吩咐：“带在一旁。”又叫：“带田大修上来。”左右答应一声，亦随带田大修上来。邱君陞道：“田大人，尔祖公世代居官，尔又代圣上巡察，怎么不思报君之恩，敢与大盗串通一党？实实招来。”田大修道：“大人岂不知我的为人么？我身居显职，安肯与贼为党？因我巡到扬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红花告花秦氏与曹通通奸，谋死花赛金，被我亲身上楼拿组夫淫妇，究出真情，即刻正法，业已拜本上奏。花虹挟此私仇，陷我与贼为党。”邱君陞道：“住了，尔说花虹挟仇陷尔为贼党，不过是尔口外之谈，可晓得张环有书札为证么？我念尔是个命臣，故尔不加刑罚，如今快些将真情招来，我好去复旨。”田大修道：“我为官多年，岂不知国法利害？岂肯与贼往来？这封函乃奸贼假造的，就是张环也是他的家人，使他来做对头的。”邱君陞冷笑道：“到辩得干干净净，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不伏王法，驾云而去，那日高大人亲身拿他不住，这个与我何干？”邱君陞闻言大怒，喝道：“好个与尔何干？陶天豹乃尔的门徒，怎说无干？据施必显函内所言，真真是旁门左道，快些招来，免受刑罚。”田大修道：“尔不过受花贼之托，我已将头丢在身外不要了，尔要我屈招是万万不能的。”邱君陞大怒，吩咐左右：“将田大修夹起来。”两边答应一声，将田大修拖倒，脱去靴袜将铜棍套上，两边一收，邱君陞问道：“尔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关，只是不招。邱君陞吩咐左右：“将他上了脑箍。”田大修死去又还魂，任刑不招。邱君陞道：“问李芳招也不招？”李荣春道：“邱君陞，尔受了多少金银，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万万不能的。若要贿赂到也容易，我家金银财宝甚多，凭尔要多少我就送来与尔罢。”邱君陞闻言大怒，骂道

：“尔这该死的贼囚，敢来冲犯本部么？尔与贼通连这且慢说，为何党邀百姓数百余人鸣锣擂鼓打劫花府？这不是谋叛却有何说？”李荣春道：“这一发好笑，我已收在监内，他们做的事我如何晓得？怎说是我招连的？”邱君陞冷笑道：“好个利口能言的贼徒。”叫左右：“将他上了脑箍。”李荣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只是”不招“二字。邱君陞一时亦无可奈何，只得将他二人交与府县收监，不许一人与他往来，府县官领命而去。邱君陞将张环交与二府收管，自己退了堂，闷闷不乐。且说来贵、三元二人在外面打听，见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说道：“大爷果然是个好汉，受此酷刑总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的，若招了就要斩首。”来贵道：“只恐第二堂再当不起刑罚了，我们须要照应才好。”遂到酒馆买了热酒好菜来到监门，禁子不放进去，二人将银与他，禁子说道：“酒饭我便代送进去，人是不能进去的。”二人没奈何，只得将酒饭交与禁子送进去。不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亲行讨救 众好汉聚议下山

话说来贵、三元二人见禁子不肯放他进去，只得将酒饭与禁子提入监内，二人仅在外面打听而已。且说邱君陞见田大修与李荣春二人虽受酷刑只是不招，没奈何，只得写书一封，差千里马星夜赶进京去送与花太师不提。且说陈松来南京打听消息，闻李荣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家要陷害他的，就是钦差所以执定主见一味酷刑，倘李大爷与田大人受刑不起，屈打成招，性命岂不难保？我曾受过他的大恩，必须报他的恩。我今须当到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门办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行：“只是并无路费如何去得？也罢，待我去与李夫人借了一百两银子做路费罢。”遂走到李府来对李夫人说明此事，遂借一百两银子进京而去。若说陈松要救李荣春，无门可救只得进京去求母舅，也是无奈何的摆布，只是尽他的心而已。且说李夫人见家人来报知，说李大爷虽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虽然头堂不招，只恐二堂难熬酷刑，那时若是招了性命却是不保的了。”止不住眼泪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对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家岂可坐视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说与哥哥晓得，叫他来诉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尔哥哥为人莽撞，犹恐弄出事来反为不美。”施碧霞道：“若说我哥哥乃是气概刚强的汉子，平生是不肯累人的，叫他前来到案说个辩明真假立刻明白，岂可害恩兄无辜受罪？”淡氏大娘道：“那审问官员犹如虎狼一般，若叫尔哥哥前来到案岂不似羊投虎穴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当。我哥哥也不是那贪生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胆怯？”李夫人道：“尔是个女子，怎好

去出乖露丑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儿前在山海关尚且自能到此，何况此地到山东？只须换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尔去书房改装便了。”施碧霞来到书房，将通身衣裳改换起来，头戴一项武巾，身穿一件绿绸战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脚小，欲穿起来只是行走不动，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说道：“有了。”将些破棉败絮塞满靴内，又将针线拿来缝了，穿戴打扮起来果与男人无异，遂走出厅来。李夫人看了一眼，说道：“果然像得紧。”吩咐备马伺候。施碧霞道：“母亲请上，女儿就此拜别。”遂拜了四拜，又与淡氏大娘拜别。李夫人叮嘱道：“尔执意要去，我也难以阻挡，只是路上须要小心谨慎。到了山上叫尔哥哥只可婉转来辩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儿遵命。”遂辞别出门，上马而去不提。且说邱君陞打发千里马星夜赶到京中，将书密投门上，门上将书献上与花太师。花锦章将函拆开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处置？”即忙差人去请花锦龙、花锦凤二人前来计议。花锦凤道：“施必显在蟠蛇山猖獗，这个不是假的，又有一封书信，总要算为凭据。陶天豹驾云而遁，岂不是左道旁门之徒？明日见朝哥哥先行呈奏，我在旁边也来奏闻，说他们通连一党，仗着妖法所以练刑不认，请旨将此二贼先除，免了国家之患。”花锦龙道：“不要性急，且缓数日，等高指挥回朝复旨然后行事，一发情真事实了。”花锦章道：“二位贤弟说得有理。”不几日高指挥已到京中，先来见花太师，花锦章备酒款待，又差人去请花锦龙、花锦凤二人前来陪宴。花锦章遂将前情说与高文杰知道，叫他明白如此如此、这般这般面奏：“老夫保尔官上加官。”高文杰依允，酒席饮完，辞谢而去。次日五更三点，皇上登殿，两班文武拜舞山呼已毕，黄门官启奏道：“今有高指挥回朝复旨，现在午门外伺候，请旨定夺。”皇上传旨：“宣高文杰见驾。”高文杰领旨上殿，拜舞山呼已毕，奏道：“臣锦衣卫指挥使高文杰奉旨出京，捉拿李荣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荣春，却被众百姓拥来喧哄阻夺，被臣同扬州府县各官理论方退。田大修与陶天豹抗违圣旨、扯毁诏书，将臣打倒，辱骂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与邱君陞勘审外，尚有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门妖法驾云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实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花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荣春、田大修与贼寇通连，获有书札为凭，蒙恩钦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陞往勘，当是时拿下。李荣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胆敢抗旨毁诏，罪不容诛，陶天豹左道旁门妖术，均各有证有凭，此等巨恶实为国家之大患。”那花锦凤、花锦龙亦出班奏道：“臣启陛下，田大修与李芳通同贼寇，势甚猖狂，胆恣横凶扯毁诏书，殴辱钦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除稂莠，难种嘉禾；欲斩盗源，先除盗党。臣请万岁先将李荣春、田大修二人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贼盗的羽翼，而且众百姓们亦知畏法

自新，仍为盛世之良民。一面严拿陶天豹，一面挑选雄师剿除逆寇。伏乞圣裁。”皇上传旨：“依卿所奏，即着高文杰赍旨速行，命邱君陞督斩回奏，九州招讨花卿提兵前去剿捕，务在尽除贼党，毋遗国患。”二人领旨，驾退回宫，两班文武散朝各各回府而去，花锦章满心欢喜不表。且说施碧霞一路来到蟠蛇山，那巡山喽罗大声喝道：“尔这人好大胆，敢来我山下探望么？”施碧霞道：“尔去通报施大王，说扬州有个姓李的朋友，要来见他。”喽罗听说是施大王的朋友，连忙走上山来到忠义厅跪下禀道：“启二大王的知，山下来了一人说他姓李，是扬州来的，说与大王是朋友，叫小的特来通报。”施必显听了道：“莫非是李荣春兄弟来了么？”即时吩咐大开寨门，三人一同下山前来迎接。施必显大叫一声：“李荣春我的恩贤弟，尔来了么？”施碧霞叫声：“哥哥，是我在此。”施必显定睛一看，叫声：“噯呀！原来是小妹到了，为何这般打扮？快请上山说个明白。”四人一同上山，来到忠义厅，各见了礼坐下。施必显问道：“小妹，这二人尔可认得么？”施碧霞道：“我未曾会过如何认得？”施必显道：“这位姓童名孝贞，号索命无常，乃我结拜之兄；这位姓张名顺，号半节蜈蚣，是我结义之弟，我三人在此结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尔到快活，别人却去受苦。当时李大哥是叫尔到边关去图上进，为何不听李荣春大哥的话，却来在此落草？”必显道：“尔还不晓得做强盗的好处哩，有时打劫客商，每尝出去掳抢民财，无忧无虑，无拘无束，日日开怀痛饮，尔道好么？”施碧霞道：“有这样的好处么？咳！只可惜了尔是个男子汉，大仇不报，不挂在心，连受恩的朋友竟亦丢开了，尔可知李荣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难保？这都是尔弄出事来连累他的。”施必显闻言叫声：“住了，那花子能将李荣春怎样的陷害了？快快说来。”施碧霞遂将前后事情说了一遍。施必显等三人闻了此言心中大怒，大骂：“花子能，尔这狗男女，无故谋害好人，待我去杀尽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童孝贞道：“不要性急，慢慢计议而行，若是去杀了花贼，不但不能救得李荣春与田大修二人的性命，还要害他们满门多要吃刀哩。”施必显道：“这句话说得不错，只是如今怎样的好？”施碧霞道：“我此来非为别事，因此事乃哥哥起的，只要尔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们就无事了。”施必显道：“尔在此说呆话么？那花锦章要害李荣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犹如虫飞入蜘蛛网，自去寻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么好汉？”施必显道：“非我贪生怕死，还要打算才救得来。”张顺道：“什么打算？我们三人即到南京将他二人抢上山来，看其能夺回去么？”施必显道：“不错，正是这样主见。”童孝贞道：“若是只将他二人抢上山来，岂不害了他的家眷？”张顺道：“不妨，这也容易，差了几个喽罗扮做百姓模样分两路而去，将他二

人的家眷先接上山来，那时还怕怎样的？”童孝贞只是呆呆的想，张顺道：“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么？”童孝贞道：“怎说我不敢去？只是我们三人的形容人见了我们必然惊疑，况且各处城门甚多，岂不被人盘问？”张顺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顾前虑后何事可为？到那时再作道理。”施碧霞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则行，可止则止，不可执性而为。”施必显道：“我们晓得，尔在此看守山寨，须要小心照顾。”施碧霞道：“我自然晓得照顾。”张顺即拨四名喽罗吩咐他的话，叫他往扬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拨四名喽罗往长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喽罗领命而去。又挑选三百名勇壮喽罗受他密计而行。童孝贞等三人装束停当，暗藏器械别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旧男装照管山寨不提。且说高文杰奉了圣旨，一路马不停蹄的赶路而来，那知却好在路遇着三个大王。那童孝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见有个凉亭，凉亭内有个义井，旁边有个瓦罐，三人走来亭内吃水，正吃得爽快，忽听得马铃响。张顺抬头一看，见那边来了有八九个人，俱是骑马的，一个肩背上背一个黄包。施必显道：“这个人必是京中来的，那黄包袱必是圣旨。”张顺道：“我们上前去问他一声。”说罢三人齐走上前叫道：“尔们且慢些走，留下买路钱来。”高文杰听了大怒道：“尔这该死的狗头休得无礼，我是奉圣旨要往南京公干，尔敢拦我去路么？”张顺道：“住了，尔往南京有何公干？说得明白放尔过去。”高文杰就说：“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并贼党李荣春，尔们乃问则甚？”施必显闻言喊道：“尔这狗官，休想过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马来。高文杰大怒，骂道：“尔这该死的狗头，敢如此大胆么？”那八名家将一拥上前要来救主人，被张顺等三人拔出器械将家人一个一个的先砍了，又将高文杰一刀砍为两段，九个人变作十八段。将黄包解开一看，大笑道：“若是错过此处，要救田大修、李荣春是不能的，徒费我的心机么？”张顺道：“亏了此井才能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们也不来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将这些物事送他罢。”遂将圣旨并这些死尸望井中丢下去。此时已是夜深时候，并无人看见，三人趁着月色赶路，这且不言。再说陈松因一心要救李荣春，所以星夜赶路，此时亦乘着月色而走。谁知忽然云起将月迷了，黑暗之间不能行路，况且两脚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歇再走。四处一看并无坐处，影影见有个坟墓，四围似乎有栏杆，想道：“不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个揖，通了名姓，道：“我国走路辛苦，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块石板上，想起李荣春做了一世好善之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难就无一个人来救他，真正可叹。但我此去到京求母舅，愿他为我救得李荣春才好。那陈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锦章势恶滔天谁人不怕，莫说他的母舅只是刑部办事的小官，就是

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荣春。这不过是陈松知恩报恩以尽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陈松遇鬼会英雄 汤隆搬家归寨主

话说陈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两手敲腿，忽闻得吱吱的叫，抬头四处一看，只见那边有个矮鬼。此时月色朦胧，吃了一惊道：“不好了，有有有鬼来了。”连忙立起身，大声喝道：“尔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陈松是不怕鬼的，还不快些回避么？”那鬼似不听见，甚是不怕人，任尔叫喝只是不听，慢慢的走近身来。陈松到退了两步道：“还不退去，来此则甚？”说声未了，又听得那边吱吱的又叫起来，陈松复回头一看，又见一个雪白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长，摆也摆摆将近来。陈松此时心中着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该尽了么？不然何为长的鬼、矮的鬼都来了？”遍身寒战，毛发倒竖，要走也走不动，心惊脚软一跤跌倒在地。那长鬼与矮鬼笑了一声，忽然二个鬼变出三个人来，一个将陈松挟领抓住就剥衣服，一个身边取出白雪的刀来。陈松见了惊得魂不附体，大声叫道：“救命啊！”一个就取出棍来晃一晃道：“尔敢叫么？若再高声就打死尔这狗奴才。”说尚未了，只听得后面有人喝道：“谁敢在此谋财害命？”三人急回头一看，却好被那人将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尔说那杀人的是谁？原来就是施必显等三人，正走到此处，听得有人大声喊叫救命，上前看时却见三人围着打劫，遂拔出刀来一一杀了。扶起陈松，遂即问道：“尔这人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陈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李荣春，所以日夜赶路要进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亏恩人相救。”张顺问道：“尔叫甚么名字，与李荣春是何亲故，因何要去救他？”陈松答道：“我姓陈名松，曾受过李荣春的大恩，荐我在扬州府为幕宾，是以要赶进京城救他性命。请问三位好汉尊姓大名？”张顺三人各将名姓说明，更言：“尔今不必进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们救了李大爷回来再作道理。”陈松道：“只是我认不得路径，如何去得？”正说之间，忽见山后跳出一人，大声叫道：“我认得幡蛇山的去路。”张顺等四人吃了一惊，定睛一看，见这人面貌犹如尉迟恭一般，体胖身长，甚是英雄。张顺问道：“尔这个人叫甚名字？为何躲闪在此，忽跳出来认得幡蛇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汤名隆，号扒山虎，因听得此位陈相公说不认得路径，我故出来要带他去。”张顺道：“尔敢是与这三个死尸一党么？”汤隆道：“不瞒好汉说，他与我虽然同住一处，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无本钱的买卖，常思要来投奔好汉，奈无进路，今夜有缘幸得相遇，”我愿与陈松同去。“张顺道：“尔家中还有何人？”汤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施必显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没有一个丫头使女使用，不免叫他们一起上山罢。”遂与童张二人计

议，张顺道：“如此甚好。”遂说与汤隆晓得，汤隆甚是欢喜。那陈松甚是惊疑，暗想道：“童孝贞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并不疑他有甚歹意，尔杀他三人他没奈尔何，骗我到前面去一刀杀了，那时向谁讨命？”汤隆叫道：“陈相公不必迟疑，快快同我回家去耽搁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显对陈松道：“我们要赶路到南京去，尔同汤隆前去便了。”说完就走。汤隆道：“好汉请转。”张顺问道：“还有什么话说么？”汤隆道：“我此去与施小姐两不相识，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必须与我们一个凭据去才好。”施必显道：“不必凭据，尔去只须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说得明白自然收留。”说完如飞的去了。汤隆叫道：“陈相公快些拿起银包随我回去罢。”陈松此时没奈何，硬了头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随了汤隆而行。走不多路，已来到了一间人家，汤隆敲门，只闻里面答应一声说：“来了。”将门一开，叫声：“官人回来了么？”汤隆道：“我今夜到有个好买卖，就是尔的时运到了。”陈松听了此言惊得面如上色，叫声“不好了”，回身就走。汤麓赶上前，将陈松挟领一把抓住道：“尔要走那里去？”捉回家来，叫妻子闭了门，将陈松放下道：“我虽做此买卖，也是没奈何的，如今与尔是朋友了，岂有害尔的？何故如此惧怕？”方氏道：“官人，尔方才说得不明不白，怪不得他惊走了。”汤隆道：“果然是我说得不明白。”遂叫方氏：“与陈松见了礼，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与陈松见了礼，遂叫汤隆进内问明来历，即备了酒饭出来款待陈松。陈松此时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我到山上去文质彬彬叫我干那一件？如若不去又无处安身，却如何是好？也罢，到那里再作道理便了。”吃完酒饭，汤隆就在厅上打个床铺与陈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胜姑说知此情，那汤胜姑虽是猎户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无穷，每日在家无事消遣习成两柄双刀，闲时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双金莲与男人差不多的。日日出外打猎，若有人惹着他一句话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惧怕，叫他做“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强盗”，所以长成至十八岁尚未配亲。姑嫂二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时听嫂嫂说了此话，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强盗，如今真正要去做强盗了。”一夜晚景已过。次日天明，方氏到厨下收拾酒饭，那汤隆叫汤胜姑：“与陈松见了礼，路上好同行走。”汤胜姑遂与陈松见了礼，回进房中收拾细软物件。方氏将酒饭搬出来，各各吃完，即将些细软物件打了三个包袱，粗重之物丢下不要。四人出来将门锁了，一路望蟠蛇山而去。尔道这三个假鬼的虽与汤隆结党却另住一处，每至更深夜静时候即到坟墓两旁埋伏，若有人从此经过便出来唬将吓倒打劫，金银作四股均分。那知这晚该死，被张顺等三人杀了。那汤氯与他均是一党，为何不出来却去躲着哩？他因恐这三人劫不过手便好出来帮助，谁知此夜却救不及了。且说汤隆等四

人一路饥餐渴饮，夜住晓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见一声锣响，走出一支喽罗拦住去路，大声喝道：“来人留下买路钱来放尔过去。”汤隆笑道：“我不过是要上山去的，难道也要买路钱么？”众喽罗道：“尔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汤隆道：“我们是尔三位大王差我来的，有紧急的事要见女大王，快些与我同上去。”众喽罗道：“且慢，待我先去通报然后来带尔上去。”说完回身上山，来到忠义堂跪下禀道：“启禀女大王，山下来了二男二女，说是三位大王差他来的，有紧急之事要来面禀。”施碧霞道：“传他进来。”喽罗得令，来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尔们进去，须要小心。”汤隆道：“晓得。”四人随喽罗上山来到忠义厅外面，汤隆先随喽罗进厅，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汤隆叩见。”施碧霞道：“尔且起来说话，到此何事？”汤隆遂将前情细细说了一遍。施碧霞道：“请陈相公进见。”陈松见请，遂走进厅来低了头作了一个揖，施碧霞以宾主之礼相待，回了礼请他坐下，陈松也将前事说了一遍。施碧霞道：“如此足感仁兄好心。”又叫他们姑嫂进见，那方氏同汤胜姑进来叩见了施碧霞，施碧霞将他二人上下一看，甚是轻飘，遂将他姑嫂二人拨在后房跟随，幸喜方氏同汤胜姑俱无怨念。施碧霞吩咐喽罗打扫房间与四人安歇，命称陈松为大爷，喽罗领令而去。施碧霞道：“陈兄且在此居住，不必愁闷，料他们此去必然救得李大爷同田大人上山来，尔且放心。”陈松道：“多谢小姐。”施碧霞道：“汤隆，尔且在此住下，看有甚事再来派尔执事便了。”遂吩咐备酒款待陈松，叫汤隆外面去吃酒饭，又备一桌酒饭与方氏同汤胜姑姑嫂二人同吃。不说施碧霞留住陈松等四人，且说田大修的夫人周氏在家思念丈夫在外出巡，未知平安否，不知何故连日心神不宁，又见乌鸦常常在屋上吱叫，夜夜睡不安稳，不知主何吉凶？这日正在思念，忽见丫头来报道：“夫人啊，那随老爷去的田丰回来，不知何故慌慌忙忙在外要见。”周夫人道：“快叫他进来。”丫头领命而去，不一会时田丰走进内来，面如土色，连忙跪下叩头，叫道：“夫人，不好了。”周夫人问道：“田丰何事如此惊忙？快起来讲。”田丰爬起身来道：“夫人啊，只为蜈蚣山大盗施必显搅扰地方，那晓得花太师奏上一本将老爷陷为盗党，差官将老爷拿下，虽有勘问之语，然而奸臣弄权，如何是好？为此小人所以急急走回家来禀知夫人想个主意。”周夫人一听此言心如刀割，泪如泉涌，放声大哭，叫声：“天啊！那知平空遭此灾殃？可恨奸臣无故害我丈夫，如今叫我如何是好？我乃女流之辈，怎能救得老爷？”田丰道：“夫人且免愁烦，我因恐夫人不知此事所以赶来禀知，如今还要走到南京去，看老爷吉凶如何再作道理。”周夫人连忙取出银两交付田丰，叫他速速前去打点：“看个明白，走来报我知道。”田丰领了银两辞别而去。周夫人咬牙切齿恨着奸臣，只是无奈他

何，惟以终日悲伤想念丈夫，日夜啼哭不止。这日正在祠堂焚香点烛，哭拜祖宗，祈祖先庇。大凡妇人若有急难之事，无非总是求天拜地、许愿烧香，除此之外无计可施。是日正在祠堂内哭拜祖宗，又见“丫头走来报道：”启禀夫人，老爷差人在外，说有紧急事情欲要面见夫人。“周夫人道：”田丰去后未有回报，我正放心不下，既是老爷差人到来，快去叫他进来。“丫头领命而去。周夫人走出中堂坐下，只见走进四个人来跪下叩头道：”夫人在上，小的们叩头。“周夫人问道：“尔们叫什么名字？老爷差尔们到家何事？”尔说这四个人是谁？原来就是蟠蛇山的喽罗打扮前来的，说道：“启禀夫人得知，小人们实在不是老爷差来的。”周夫人道：“既不是老爷差来的，尔们是那里来的？”喽罗道：“我们乃蟠蛇山的小喽罗，只为田老爷有难，我们三位大王恐田老爷被花贼所害，我们三位大王径到南京将李荣春并府上田老爷一同劫取上山。田老爷说：”虽然救了我一命，但我家眷岂不难保性命？‘我们三位大王为此打发小的们前来禀知夫人，吩咐保全性命要紧，不可带家人、妇女，随便收拾些金银细小之物，其余都丢下了。匆匆之时不及修书，请夫人快快收拾，不宜迟缓。“周夫人听了此言，叫声：”不好了，事情弄得越大了，若不劫了去性命又难保，如今虽然保得性命，只是一世忠臣被强盗玷污，将来永难出仕为人，只落得埋首藏身在强盗山中而已。“喽罗道：”

夫人，不是如此说，我家三位大王与众不同，乃是男子汉大丈夫，非比那个惟图酒肉之辈。目今虽然暂住山岗，却要除尽好贼以扶江山社稷，衣锦荣华，不久自有出头之日。望夫人休得见疑。“周夫人没奈何，只得开了库房将金银财宝分与些家人、使女，叫他们各各自去罢。其余的尽行装载上车，粗重物件丢下不要。只有一个使女秋花甚有情义，愿随夫人而去。不知以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天齐庙私议路径 三英雄劫取钦犯

话说周夫人收拾明白，散去家人、使女，只带一个婢女秋花，将前门封锁望后门而去，这且按下。且说李夫人婆媳二人自从施碧霞去后并无音信，三元归家报说：“大爷在着南京已经提审数次，受了多少重刑，抵死不招。”李夫人闻言心乱如麻，淡氏大娘急得无门可救，终日悲泣，拜神许愿，祈祷天地庇。那卢老夫人孀居，平日并无往来，自从那日李荣春在卢赛花房内出来送回之后，彼此关情，时常打发丫头送些物件殷勤探望。这一日，母女在家闻李荣春遭此奇祸也觉不安，所以卢夫人亲自上门问安解劝。且说李夫人这日正在思念孩儿，忽见丫头报道：“大爷差人在外，说有机密事情特来求见。”李夫人道：“快快叫他进来。”丫头领命而去，不一回时只见走进一个人来，跪下叩头。李夫人问道：“尔叫甚名字？大爷叫尔来家何事？”那人答道：“小

人叫做张龙，乃幡蛇山差来的，因三位大王到南京劫取李大爷上山，犹恐夫人并大娘在家遭害，大爷打发小的们前来迎接夫人并大娘一同上山避难。”李夫人听了此言吃了一惊，叫声道：“不好了，如此弄出大事来了，强盗同党四字却弄假成真了。”淡氏大娘道：“既是大爷差尔前来，有何为凭？”张龙道：“李大爷原要寄信来家，只为仓促之际不及写书，并非小人假造的，请夫人放心。”李夫人道：“尔且在外面伺候。”张龙道：“小人听命。”遂退出去。淡氏大娘道：“婆婆，我想来人之言无凭无据，怎说大爷被他劫去了？那来贵、三元二人在那里就该火速赶回来报，自己家人不来反叫面生之人来，此莫非不是善良之辈，特来将此花言巧语前来骗我也未可知。”李夫人道：“是啊，媳妇之言甚有见识，我到被他愚了。”遂叫“丫头去叫来人进来。丫头出去叫了来人进来，李夫人将些好言回他说道：”我乃官家门第，曾受朝廷大恩，甘心待罪，死而无怨，断不贪生留下臭名，我婆媳二人情愿受罪。这里十两银子送尔为路费，尔回山去将此话对李大爷说明便了。“张龙又道：”夫人啊，若还不肯上山，难免杀身之祸。“李夫人道：”不妨，休得多言，快些去罢。“叫声：”媳妇，随我进去。“张龙又道：”夫人，尔果然不去么？“小红道：”尔这人好不晓事，夫人不去就是不去，尔不要在此罗嗦，若是夫人动怒就要来把尔送官究治，还不快走。“张龙道：”不去就罢了，何必说此装腔的话？“银亦不取，气忿忿的走出，来到外面将李夫人不去之言与三人说了一遍，那三人道：”既如此我们回去罢。“那小红见张龙去了，将银拾起道：”我且趁这十两银子。“走进里面道：”我看那人生得古怪，面是蓝的，甚是凶恶，他晓得我大爷不在家中，特来说出无对证的话要来骗去。亏得大娘明白打发了他去，若是随了他去不知要怎样的受苦哩。“李夫人问道：”那人哩？“小红道：”已去了。“李夫人同淡氏大娘只是悲伤而已。

且说卢赛花自从陶天豹收妖得铜之后动了怜才思念之心，暗想道：“奴家若无陶恩人相救，此时不知死去多时了，焉能活到今日？闻得钦差拿下田大人，他即驾云而去，不知现在何处，奴家日日挂心想念。那日母亲欲过继他为螟蛉之子，他却不允，奴家无奈他何，只得画一则丹青小图，每日诚心焚香以报救命之恩，不过惟表奴家寸心而已。”这卢赛花一心思念陶天豹，虽说是受恩不忘，其实也是想要配他，到后来果然嫁与陶天豹，此是后话不提。且说童孝贞、施必显、张顺等三人乃是一莽之夫，要来劫取李荣春、田大修二人，欲保全他的性命，却不知有许多难处：一来他三人生得形容古怪，免不得惹人疑惑；二来劫取钦犯有干国法；三来南京地方十分宽阔，内外有三重城，每重有十个城门，共计城门有三十个，内中又有一个正关门，到底走那一条路好进去、从那一个门好出来，怎样的救法全然不想，只是一味赶来。这日已到南

京城外，会集了众喽罗，探明了路径，约在朝阳门相会聚集，众喽罗得令四处埋伏去了。童孝贞等三人来到朝阳门外，有个天齐神庙，这庙离朝阳门只有五里之地。

三人走进庙来，施必显道：“大哥，如今已到南京，快些打点进城。”童孝贞道：“二弟且慢些，待我进城打听明白再作计议便了。”张顺道：“既如此大哥快些进去，打听就来，我们在此等候。”童孝贞说声晓得，遂一直走进城内。这些闲人见了个个害怕，说此人生得甚是凶恶，犹如无常鬼一般。童孝贞听了这些闲话再也不回头去看他，只是低着头而走，及进城内，自吉打听。

且说天齐庙内施必显同张顺二人见童孝贞去了，他二人东看西望，将四处一看甚是肃静，张顺道：“二哥，尔看此处甚是肃静，并无一个酒店可吃酒。”施必显道：“且等大哥回来一同到别处去吃罢。”二人等了一回

，日已西归，尚不见童孝贞回来。二人正在烦闷，忽见童孝贞如飞的跑回，施必显、张顺二人上前问道：“大哥，事情打听如何？”童孝贞道：“我进城去打听，只见这些百姓三三两两说道：”李大爷、田大人二人已经勘问数次，受了多少极刑，只是不招。‘二位贤弟，起初我们看得太容易了，落日一到就要劫牢。那知监牢严禁，墙高门固，如何能得进去？“施必显道：”大哥尔不要说这个话，任他铜墙铁壁也要打进去，才算是个好汉。“童孝贞道：”尔们真是卤莽汉，还不知田大人收禁府监、李大爷收禁县监，尔打这里，那里就严紧提防了。况且各处城门各有派兵把守严查，也是防着我们劫狱，倘有差迟，如何是好？“施必显就叫张顺说道：”三弟，我大哥是个贪生怕死之徒，我与尔二人带领喽罗混入城去，见一个杀一个，怕他怎的？“张顺道：”不错，二哥说得有理，就是如此而行。“童孝贞止住道：”不可莽撞，我方才在酒店内吃酒，听得四五个人说道田大人病在牢中，所以至一月未曾提审，如今病好了

，不日就要再提出勘审。待他勘审之时我们伏在左右，等他吊出犯人来我们抢了就走，岂不是好？“张顺道：”焉知他那一日要勘审？也没有这个心情去等他。“施必显道：”倘若一年不审叫那个去等候？可记得前途毁诏并杀钦差之事么？弟恐事又有变又要惹出祸来。

童孝贞听了此言到觉呆了，道：“这句话到说得是，如今且去吃了酒饭再作道理。”三人走去吃了酒饭回来，只见殿旁立着一个人，口中自言自语的说道：“可惜李荣春，行了多少好事，今日有难就无一人前来救他。田大爷做了半世清官，亦遭此横祸。咳！可怜啊可怜。如今若是有人肯去救他二人，我便指他一条路去救。”

童孝贞等三人听了此言，连忙走向前问道：“足下何人？与李荣春有甚瓜葛？”那人亦问道：“尔们三位尊姓大名？”张顺答道：“我们名姓慢说，请问足下何姓何名？”那人道：“尔三位名姓不说，我也不便说。请问足下怎样的救他二人？”张顺道：“进城劫狱。”那人道：“劫狱虽好，只是

内城、外城共有三十一个城门，尽皆派兵把守严禁。况且三位尊客与人不同，恐难进去。”张顺道：“尔休得太小觑了我们，若不能救李荣春、田大人二人出来不算是好汉。”那人道：“尔休得将此事藐视了，说时容易动时难事，不三思终有后悔。”施必显道：“休得胡言，尔说我们进不得城，我偏要进去救出他二人才显英雄手段。”那人道：“不听我言，悔之无及。”施必显喝道：“不必多言，快快走开。”那人应道：“不要动怒，我去就去。”说完，遂走出庙门而去。童孝贞道：“我看那人一定有些来历，被尔二人说了一场，致他无趣而去。”张顺道：“不要管他有趣无趣，我们趁此月色带领喽罗杀进城去便了。”童孝贞道：“我且问尔，尔们可知府监在那里？县监在那里？只是要进城去，倘有差迟如何是好？”张顺道：“这句话到说得是，姑待明日进城，打听明白再作道理便了。”这一夜三人就在庙中安歇。至次日，三人到前面酒店吃完酒饭，一直走进城来。那把守城门的见了说道：“这三个人甚是凶恶，今日钦差大人要审田大人一案，不可被他劫去，我们就有干系。”又一个道：“尔这人好没分晓，就使他们劫了犯人去，内外三十一座城门知他是要由那一个城门进去？倘若查到我们这里，只须将话扳赖就不干我们的事了。”况且李荣春在扬州广行善事那个不知？只为触犯了花太师故尔要害他性命，我们何苦与他结冤家？这叫做行得好事有好报。“那人见他如此说也就不去查问。尔说此人为何如此照顾李荣春？这人姓王名永，因两年前京中下来，在山东遇着反人劫去行李，难以归家，一路求乞来到扬州，遇了李荣春赠他银两，才得回到南京。并无活计，只得吃粮度日，所以此时巴不得有人劫了李荣春去才好。”且说童孝贞等三人进城一路行来，闻得三三两两说道：“今日又要勘审李荣春了，只恐受刑不起定要招认的了。”又有一个说道：“都是那班强盗不好，害了他。”又有一个说道：“这却不关强盗之事，都是花太师用的计策要害他的，我们闲暇无事何不走去看他审问？”众人道：“说得有理，我们大家来去看看。”童孝贞等三人闻了此言打个照会，就随了这些闲人来到辕门口。他三人走到无人之处，轻轻的说道：“我们本是来打听的，那晓得有这股凑巧？食到嘴边休得错过，等他们一到，我们抢了就走。”正说之时，只见许多闲人纷纷的乱走，说道：“府老爷、县太爷押了犯人到了，二府押着干证也来了。”童孝贞抬头一看，见二府押了张环而来，道：“原来是他做干证。”三人大喝一声道：“蟠蛇山好汉一齐到了。”拔出器械走上前，一人抢一个驮了就走。这些押解的人吓得魂不附体，回身就走，连忙去报知府县，各官听了此报，真是头上失了二魂、脚下走了七魄，连忙一面差人追赶，一面前去禀明邱大人。邱大人吓得面如土色，即时传令点齐军士。这些武将带领兵马追捉劫贼，将各处城门关锁，可怜这些百姓自相践踏

，叫爹哭子的乱走，逢着他三人的就死，遇着官兵的便亡。且说童孝贞驮了李荣春，李荣春骂道：“狗强盗，休得无礼。”张顺驮了田大修，田大修亦骂道：“大胆的强盗，自取弥天之罪，反来害我么？”施必显将张环横挟腋下，张环口口声声叫说：“大王，饶命埃”三人并不开口，举起兵器乱打乱砍，一路打到城门。谁知城门已闭，后面追兵又到，只得回身与官兵对敌，打得这些官兵东走西跑，只是杀退了一队又有一队赶到，意欲放下他们又恐被官兵抢去，所以一手扶住一手举兵器乱杀。早已惊动这些喽罗，分十八处来攻城门，只是攻打不开不得进城。童孝贞等三人见官兵越杀越多，又无出路。正在危急之际，忽听得半空中一声响亮，起了一阵大风，顷刻间天昏地暗，飞沙走石，这些官兵武将一时伸手不见五个指头，也不知强盗在那里，被些沙石打得没处逃奔，又听得半空中叫道：“蟠蛇山好汉休得惊忙，我陶天豹来了。”这阵狂风将城门吹开了。童孝贞等见城门开了，遂一直杀出城去，外面喽罗接住三位大王。童孝贞只有这一百名喽罗跟随而去，其余留在那几个攻打城门，因不知他们杀出城去了，所以有的尚在城外攻打。尔道陶天豹如何知道他们有难，前来救他？因万花老祖知他三人有难，乃差陶天豹前来救他，那天齐庙内与他三人说话的就是陶天豹。且说官兵正在厮杀之时，忽然天昏地暗，伸手看不见指头，遂点起火把要来追赶，谁知来到城门，只见大水滔天阻住去路，不能出去。没奈何，只得走入城来见邱大人。邱君陞道：“此事非同小可，只得申奏朝廷，只恐尔等有罪呢。”众文武各打一拱道：“求大人周全此事，我等自然知情，理当厚报。”邱君陞道：“既如此，我只得推在陶天豹身上启奏便了。只是钦犯被劫，不可听其逃遁，理当追捉才是。”众武将答应一声得令，即时领了人马又去追赶。邱君陞传令：“差官去拿二人家眷。”差官得令而去。且说这些攻城的喽罗已知此事，各人回散而去，来到一个旷野之所，接着三位大王，大家歇下。李荣春道：“我们各有王法在身，谁要尔们干此不法之事？弄假成真，累及家眷，如何是好？”施必显道：“尔为了我之事受此屈祸，知情不救非是大丈夫，我已差人去接尔家眷了。”不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邱君陞怒发加兵 强四爷搜捕受辱

话说施必显道：“李恩弟，尔不必忧愁，尔的家眷我早已差人先去搬接了，此时料已在山上了。”田大修骂道：“谁要尔们乱为？把我名声弄坏。”童孝贞道：“大人不必发怒，自古道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可不惜性命？大人为了花秦氏一案受此奇冤，况且花贼弄权，那有豁罪之日？我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理所当然。”田大修道：“哇！胡说。”我食君之禄须当报君之恩，甘做含冤受屈之人，谁要尔们做此无法无天之事？”张顺道：“大人，如今本已成

舟，说亦无益，快些一同上山去罢。“田大修道：”尔这狗头一发胡说，叫我与尔人伙么？”张顺道：“这正是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就。”将那毁诏杀钦差之事细说一遍。田大修听了喝道：“尔们如此大胆行事，若被官兵拿住，看尔如何是好？”正说之时，只见陶天豹远远走来说道：“天数已定，权且上山，不必多言。”田大修道：“尔在那里来？”陶天豹道：“自从那日驾云要进京去杀花贼，遇着师父一同回山，直到昨日师父叫我下山来救众位之难。昨日天齐庙内不听我言，致有危急之患，若无有我，恐已被他们拿去了。”童孝贞道：“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多多冒犯。”陶天豹道：“好说。”身边取出二粒药丸来递与田大人并与李荣春，说道：“各吞一粒，刑伤疼痛一概消除。”又叫道：“三位好汉，快送他们上山去罢，尔看那边人马又追来了。”张顺道：“待我们上前杀退去罢。”陶天豹道：“不须尔们与他对敌，待我自去退他便了。”遂驾起云帕，念动咒语，忽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将官兵吹得眼也不能开不得前进，只得退回。童孝贞等三人见了甚是欢喜，就与田、李二人去了刑具，换了几件衣服，吩咐喽罗押了张环一路回山而去，按下不提。且说邱君陞见拿他们不来，心中大怒，传令众将多点人马，必定要去追赶拿回来方休。众将得令，又再领兵追去。邱君陞道：“贵府倘若捉回强盗、钦犯，交尔收禁，本部要回京复旨。”亦不选择吉日，即时收拾进京而去。且说李夫人这日正在思念孩儿，忽见丫头走来报道：“卢夫人差丫头来请夫人并大娘过去饮酒，轿已在门外等候了。”李夫人道：“叫他进来。丫头出去叫进卢府使女进来，二人走上前跪下道：”夫人、大娘在上，月香、翠香叩头。“李夫人道：”姐姐们请起来。“月香、翠香便立起身来道：“我家夫人打发丫头来请夫人并大娘过去谈心解闷。”李夫人道：“多谢尔家夫人好意，本该到府才是，奈我家内有事不能身离，不敢惊动了。”月香道：“夫人大娘若是不去，我家夫人定将我们打骂，特地叫使女前来相请的，望夫人不可推辞。”李夫人道：“既是如此，媳妇尔去罢。”淡氏大娘道：“媳妇不去，婆婆去罢。”李夫人道：“我也晓得尔无心无绪，只是卢夫人的好意不得不去，尔无非思念丈夫无心吃酒，这也不妨，我同尔去了就回便了。”淡氏大娘应声：“晓得。”遂各进房梳妆明白，换了衣裙，吩咐打轿进来。婆媳二人上轿来到卢府，内厅下轿，卢夫人母女迎接进厅坐下。使女献了茶，卢夫人道：“我因恐伯母烦闷、大娘烦恼，所以备办一杯水酒与伯母大娘消愁解闷。”李夫人道：“多谢盛情，叫我二人何以担当？”卢夫人道：“好说。”遂叫使女们：“将酒席排上。”四人坐下同饮不表。且说来贵、三元二人见李大爷被人抢去，遂如飞的赶了回来，才走进门就乱嚷乱叫道：“不好了，不好了，夫人那里去了？”总管忙问道：“尔二人为何如此慌张

？”三元道：“大、大、大爷被被强盗劫了去，如今差、差、差官要来、来、来捉家眷，我所、所、所以赶回来报知夫人。如、如、如今夫人那里去了？”总管道：“夫人在卢府。”三元道：“大、大、大娘哩？”总管道：“也在卢府。”三元、来贵二人又赶到卢府来将情禀知李夫人。李夫人同淡氏大娘一听此言又惊又喜，喜的孩儿有人救去，惊得差官要来捉拿家眷。乃说道：“媳妇，尔快些回去尔娘家罢。”淡氏大娘道：“婆婆说那里话来？媳妇生死愿随婆婆同一处。”卢夫人道：“不妨，且在我家中住下。叫尔家人妇女们各自散去，将前后门俱各闭了，将府中所有物件搬到我家来，怕他怎的？”李夫人道：“罢了，家门不幸，遭此大祸。”叫声：“媳妇，我与尔回去收拾，然后同来避难便了。”三元道：“夫人不可回去了，差官只在今日就要来的，倘被拿住就难脱身。”卢夫人道：“如此尔速速回家去，叫总管打发众家人使女散去，将要用物件搬了过来，快些去罢。”三元说声：“晓得。”

正要出去，卢夫人又叫道：“且慢，尔不可由前门出去，倘被花家的人看见不便，尔可往后门去罢。”三元、来贵二人俱从后门而去。走回家中将此话对总管说，总管听完叹了一口气，即时叫齐众男女，每人付银五十两出了后门，各自谋生而去。三元道：“夫人、大娘的动用须要备些。”总管遂将金银首饰打做二个大包袱，又将田契房契各塞在包袱内，说道：“这一百两银子尔二人收去自用，将包袱先拿去交与夫人，我封好了门也就要来的。”三元、来贵二人遂将包袱拿从后门而去。总管将门封好也往卢家而来，却好被花兴看见。

那花兴道：“这个李府的总管，为何眼泪汪汪的走进卢家里面去？定有缘故。”不说花兴看见李府总管猜疑不定，且说总管走进内厅叩见卢夫人同小姐，又叩见自己夫人同大娘。夫人问道：“家中众人可散了么？”总管禀道：“每人付银五十两与他去，老奴也是五十两。这里打了二半包袱的，内藏金银首饰，叫三元、来贵拿来的。”正说未完，忽见三元、来贵二人走出叫道：“伯伯，尔先到来了。”总管道：“尔二人从那里来？”三元道：“我们是由后门来的。”各将包袱金银首饰物件交与夫人，夫人道：“尔们如今要往那里去？”总管道：“要往蟠蛇山去随大爷。”三元、来贵道：“我二人也要随尔同去跟随大爷。”三人遂哭别夫人、大娘而去不提。

且说差官一路而来已到扬州，即传府县督同地保前往四牌坊捉拿李荣春家眷。那知到处将宅团团围住，打开门进去一看连人影也无，地保晦气，先打四十大板，查问左右邻人，人人都说不晓得。差官大怒，吩咐逐户搜查捉拿，惊唬的这些百姓。那花兴听说此事，笑道：“我想总管李顺这个老贼走到卢家去，必是知风已先寄在卢家去了，必是这个道理。不是我花兴心肝不好，我在少爷面上，不得不尽心与少爷办事。”遂走来将此情密报差官晓得

。差官听了此言，立刻传谕扬州府督捕衙带齐本役堂班立刻来到黄石街围住卢家。小使闻此消息，如飞的走进内厅，禀道：“二位夫人不好了，扬州府委江都县四衙带领人役围住府第，要来搜拿李夫人了。”卢、李二夫人听了此言吃了一惊，淡氏大娘吓得遍身发抖道：“如今怎么好？”那卢赛花叫道：“伯母、嫂嫂，不必着忙，自古道兵来将当，水来土掩，怕他则甚？”即叫青莲：“尔带李夫人并大娘进去。母亲，尔是老人家，自己出去与他打话，不要软性，稍一软性就被他看破。”说完，自己躲在厅后观看。只见江都县强四爷走进厅内，后面跟随许多衙役进来。卢夫人一见将面就变，大声问道：“为着何事带了这些人，来此何干？谁人不知我是孀居寡妇，因何如此无礼？”强四爷笑嘻嘻的说道：“夫人不必生气，听下官说个明白，只为李荣春的家眷，寻觅不见，故尔到府来惊动了。我也不过是奉命而来查一查看。”卢夫人道：“尔到说得好笑，不见李荣春的家眷，怎么搜到我卢家来哩？”强四爷道：“下官奉命而来，亦不知差官如何晓得李荣春家眷躲在府上。”卢夫人喝声：“咳！胡说，明欺我是寡妇之家故来无事生端，女人尚且知礼，亏尔这不知礼的狗官还要戴乌纱帽呢。”强四爷答道：“夫人，自古道干差万差，来人不差。”卢夫人道：“什么差不差，我与李荣春并无瓜葛，焉肯留他家眷？”强四爷道：“既是不曾留他家眷，这个更好，待下官查一查看好去回复差官。”卢夫人道：“不在我家，查他则甚？快快请回便罢，如再多言惹我的气，我是不怕人的，就与尔拼命，我的借诰配尔的纱帽罢了。”强四爷闻言心中大怒，骂道：“尔这泼贱妇，敢如此放恣么？我虽然官小也是朝廷命臣，是尔地方的父母官，尔就倚恃诰命敢来挟制我么？”叫声：“左右，与我搜来。”“这班衙役答应一声喏，望内就要走去。那卢赛花大喝一声：”休得无礼，有我在。此。“抡拳就打。这些衙役如何打得他过，只得退了出来。强四爷大怒道：“可恼啊可恼，小小裙钗这般无礼。骂官殴差，该当何罪？”卢赛花喝道：“住了，我请问尔，尔是做朝廷的官还是做花家的官？”强四爷应道：“我自然是做朝廷的官。”卢赛花道：“可又来了，朝廷命尔做地方官，不曾叫尔靠花家的威势来欺侮我孤孀弱妇的。”强四爷道：“尔不要说蛮话，民间有弊须当查察。”吩咐左右：“与我搜来，有我在此不要害怕。”

卢赛花正要动手，只见青莲走出来道：“小姐不必与他争论，真只是真，假只是假，若还阻挡了，他们只道我们是真正藏匿李荣春家眷的。”强四爷道：“尔这丫头说得不错。”叫左右：“随他进去搜。”青莲领了众衙役到各房去搜，青莲道：“这里是小姐的房，尔们细细的搜。”众衙役将小姐房中，细细搜了一遍没有，又走到夫人房中去搜，亦没有，再走到各处房间细搜，将各处搜遍，并不曾见一个人影。青莲问道：“如今何如？可搜有人么？还

要再搜么？”众衙役道：“我们不过奉命而来，搜没有就罢了，还要再来搜他则甚？”青莲道：“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走尔娘的千秋路去罢。”众衙役不敢则声，只得各走出来禀道：“小人们各处查看，委实没有。”强四爷问道：“当真没有么？”众衙役道：“果然没有，小人们焉敢胡言？”

强四爷对卢夫人道：“夫人，多多得罪了。”卢夫人道：“啐！尔这狗官，虚实不辨一味乱为，如此欺我孤孀是何道理？”强四爷冷笑道：“就算下官冒犯了尔要何如？”卢赛花喝道：“尔有多大的官敢来辱我女流？全

无礼法，又敢纵容衙役乱为，若搜得有人来时尔岂肯饶我？如今搜不出人来尔有何说？也罢，尔只做狗吠三声，我便放尔出去。”强四爷道：“我乃地方父母官，尔敢出言不逊么？”卢小姐道：“放狗屁，尔这官好比一粒芝麻大，亏尔羞也不羞。”强四爷气得只是抖，无奈只得走了出去，这些衙役见老爷走了，个个走得干干净净。卢小姐道：“青莲，尔将李夫人同大娘藏在那里，敢叫他们进去搜寻，岂不急坏了我？”青莲道：“我看方才那光景谅是躲不过了，只得将假壁门开了，将李夫人同大娘藏在小姐楼中。”卢夫人问道：

“尔看见红花否？”青莲道：“红花不在楼中。”卢夫人道：“不好了，被尔弄出事来了。他已是无主之家，人人可以上得楼来，倘被他家人见了如何是好？”青莲道：“不妨的，他楼中蜘蛛结网，灰尘足足有成寸厚，我将楼门塞了，看那光景是久无人在上面的。”卢夫人道：“如此还好，尔快去领他过来。”青莲应声晓得，即时走上楼来，将壁门开了，叫声：“夫人、大娘快些过来。”李夫人慌问道：“他们去了么？”青莲答道：“已去多时了，如今不妨事了。”李夫人同淡氏大娘见说他们去了，才放下了心走过楼来，青莲将壁门闭好，随了李夫人同大娘下楼。来到内厅，卢夫人同小姐道：“伯母大娘受惊了。”李夫人道：“真正吓死我二人。”卢夫人道：“方才若没有这个壁门藏过花赛金房内去，岂不将尔二人拿了去？还不知要怎样的受苦哩。”青莲道：“李夫人，尔大爷若没有这个壁门藏过来，早已做火神爷了。”

“李夫人道：”咳！花虹啊花虹，祸首罪魁多是尔一人起的，害得我家颠颠倒倒，只怕尔善恶到头终有报。尔这横恶的贼子，看尔能有多久？不知要怎样的死法哩。”卢夫人同小姐劝道：“如今不必气苦，骂他也是无益，我们只睁着眼睛看他横行到几时，少不得有一日报应与我们看。”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李夫人婆媳自投 卢赛花女扮男妆

话说卢夫人母女解劝李夫人婆媳不必愁苦，又吩咐备酒与李夫人婆媳压惊。李夫人婆媳二人感谢不荆且说强四爷退走出来心中不愿道：“这正是做官莫做小，做小被人欺。我奉差往卢家搜查李荣春家眷，谁知搜不出来，反被卢家母女

二人出言不逊，叫我做狗吠三声才放我出来，这是那里话说起？因我官小就被他母女如此欺负。”一面走路一面想，不觉已到府堂，回复了差官禀道：“卢家并无李荣春家眷在内。”差官闻报也没奈何。谁知那花兴见强四爷去卢

家搜查李荣春的家眷，他在就近打听，见搜不出一个人来，心中疑惑道：“我看李顺贼头贼脑眼泪汪汪忙忙张张走进卢家，为何搜不出人来？其中定有蹊跷。

为何强四爷去搜不出？“尔说这花兴乃万恶的刁奴，平日助伊主人无恶不作，为伊主人一心要害卢、李二家。心中想来想去想不出甚么缘故。正要回家，却好遇着一个轿夫叫做丁三。那花兴平日积下数十贯钱，在外放债扔二利息，借他一贯实钱，只八百文而已，每月二百文利钱。那丁三与花兴借了二千钱，每月四百文的利钱，已欠两个月利钱未还，这日被花兴遇着，叫道：”丁三，尔欠的钱到底还也不还？“丁三道：”兴大叔，这两日实在没处趁钱，再迟两日必定清楚。“花兴骂道：”放尔娘的狗臭屁，尔这两日甚有趁钱为何不还，敢是存心不还么？“丁三道：”

不瞒尔说的，一连五日没有趁钱，昨日真是皇天庇，有卢府夫人请李府夫人并大娘过去吃酒，我所以才趁一百文钱，买些柴米，尚无剩钱可买盐菜，那里有钱可还尔？

如今再宽我两三日，自然送来还尔的。“花兴听了说道：”既是如此尔去罢。“心中大喜道：”如今好了，李荣春家眷必定在卢家了。只是昨日为何搜不出哩？谅是还有搜不到之处。方才丁三乃是无心之言，必在卢家，待我去报差官再去细搜，不怕不将他拿祝“遂一直走去见差官，复将情由一一禀明，差官说道：”恐未必是真。“花兴道：”若不在卢家，我情愿将首级取下与老爷。“差官道：

”为何强四衙去搜不出？“花兴道：”官家房屋极多，恐有搜不到之处，乞老爷亲自去搜，必定搜出。“差官闻言，即时同府县衙役亲自去搜。那花兴又想：”我家小姐的卧房与卢家小姐的楼房贴壁相连，倘或是他从露台爬爬过来也未可知，待我回去守住小姐的卧房，他若爬过露台来我便就一手拿一个，两手拿一双，那时怕他飞上天去不成？“

“想定主意，急急走回家中。那时夜静更深，皓月东升，走到楼上将门一推，却是闭的紧紧的，想道：“这又古怪了，小姐房内久已无人上来，何故门是闭的？”想了一想道：“是了，必是卢家的人扒过露台来关的，将李夫人并大娘藏在里面，是故强四爷搜不出，如今尔中我的计了。”遂又走下楼来，叫了花吉、花祥二人同来将门打开，点了火把四处一照，并无人影。花吉道：“这露台有门窗阻隔，如何能得过来？”花兴道：“有胆量的就能走过来，这有何难？”花祥道：“既如此为何不见哩？”花兴道：“这也古怪了，不然为何门是那个来关的？”

且不说花兴等三人在那里猜疑，且说卢夫人正在吃酒，尚未去睡，忽见丫头走来报道：“不好了，强四爷搜了不算数，如今差官同府县衙役亲自来搜了。

“卢小姐道：“不妨事的，仍旧到隔壁楼中去躲一躲便了。”青莲道：“李夫人、大娘不必着急，随我到隔壁楼上去躲避便了。”李夫人即同淡氏大娘没奈何，只得随了青莲来到卢赛花房中，青莲就去开门道：“夫人、大娘快些走过去。”那花兴一见道：“好了，在这里了。”花吉、花祥连忙赶上前来。那青莲一见有人赶来，叫声：“不好了。”将李夫人并大娘推过，回身就走。花兴喝道：“如今走往那里去？”随赶进卢赛花房内，却好卢小姐走上楼来，一见花兴等三人吃了一惊，喝道：“尔等是何等样人？敢走进我的房来胡闹？”花兴道：“小姐，胡闹胡闹，有此变兆，再不想有此一扇好牢门，如今被我拿住了，快些走开，我去报差官来拿。”卢小姐闻花兴此言心中大怒，柳眉倒竖，抡拳将花兴等三人打得叫救连天，没奈何抱头鼠窜退了回去。卢小姐骂道：“为人在世不要这般好巧，尔主人作恶多端已经眼前报应，尔们一介下人差不多些罢了。”又叫道：“伯母啊！事已出破，如何是好？”李夫人道：“侄女，尔不必惊忙，这是我二人命该如此的。”叫声：“媳妇，随我出去罢。”二人来到厅上道：“尔们不必罗唆，我婆媳二人在此。”差官一见，吩咐左右拿下了，卢夫人是个窝家，也一同捉拿。那卢小姐欲要动手杀了出去，犹恐母亲同李夫人并大娘一发不好，又要连累地方百姓，反为不美，遂急急取了几封金银并陶天豹的小图对青莲道：“我到舅老爷那边去耽搁几日再作道理，尔明日走来看我便了。”青莲道：“我要与小姐同去。”卢小姐道：“不可，这时夜静更深，二人同走更为不便，尔在此看个明白，明日来报我便了。”说完走到后门将门开了，见四下无人，遂放心而去。尔道钦差来此为何无人围府？因这衙役听见说拿住了李荣春家眷，大家走向前来观看，所以无人围府，是以卢小姐得能无事出去。且说差官问府县道：“他家尚有何人？”方知县答应道：“尚有一个小姐。”差官吩咐：“将小姐也一并捉拿。”左右答应一声，各各走到四处去搜捉，并无踪迹，来回禀差官道：“卢小姐不知去向。”差官吩咐：“将他三人上了刑具带回衙门。”一面吩咐衙役分头往四处去查访，遂押了犯人回府。那花兴被卢小姐打了几拳心中不愿，来到卢府打听，见卢夫人并李府婆媳一概上了刑具带去衙门，心中大喜，回到家中自称能干，那总管对花兴道：“尔小小年纪凡事差不多些罢了，何苦结这死冤？岂不罪过？”花兴道：“少爷待我甚好，理该与少爷出力才是。”总管道：“我看尔将来如何结局？”且说差官来到府堂，将他三人打入囚车，又将强四爷大骂一场，追了印信。强四爷气满心胸，回衙收拾。他与司狱李国华十分相契，遂来与李国华辞别，说起此事，李国华排酒款待。李元宰闻说十分大怒，差人前去打听李夫人消息，家人打听明白，走来回报道：“已经打入囚车，今夜就要起身了。”李元宰道：“爹爹在李大爷面上是受过恩情

的，如今他家遭此大难岂可坐视不救？”李国华道：“我岂不知要去救他？只是无计可施。”李元宰道：“既如此，爹爹可肯放孩儿前去么？”李国华道：“尔要到那里去？”李元宰道：“孩儿要到蟠蛇山去请众英雄来救李夫人。”李国华道：“既如此说，尔自去罢。”李元宰随即收拾行李，别了爹娘，上马加鞭而去。

且说卢赛花连夜走到安府，将此情由细说一遍，那安老爷为人最是胆怯，不论大小事情动不动就怕是是非非相累，说：“自保身家要紧。闻这件事情越弄越大了，目今时势只好各顾自己的是，况且非亲非故，这件事是做不得好心，须防倾家之祸不是当要的。不是我做母舅的薄情，想我偌大年纪之人尚没有儿子，我这性命是要紧的。”卢小姐听了此言不觉呆了半晌，暗想道：“怎么说出这样话来？虽然尔胆小，但是我外甥女面上说不得这句话来。今日我才晓得世情冷暖，我此来差矣。”乃叫道：“母舅，我此来一则通信，二则辞别。”安老爷道：“多谢尔有情，如今尔要往那里去？”卢小姐也没好声说，答应道：“逃难而已。”安老爷道：“这是没奈何的事，日后平安仍旧回来看我。”卢小姐道：“这个再看。”安夫人把眼一瞧，将面就变起来，叫声：“甥女尔不要睬他，自古道有亲必顾，这般胆小做什么男子汉？”安老爷道：“夫人说出混话来了，我若留住他，倘被查出一家都被连累在内了。”安夫人道：“不妨，有我在此。甥女，尔同我进去便了。”安老爷说：“夫人不要没主意，明日若被查出拿去，尔我性命不必想要活的。”安夫人道：“且待他来查时再作道理。”卢小姐道：“母舅放手，我要去了。”安夫人说道：“甥女说那么话？既来之则安之。”一手拽卢小姐进房坐下，问明情由道：“甥女，不是我来埋怨尔，千不合万不是，都是尔娘儿二人不是，别人身上抓什么痒？今日惹出这样飞祸，诰命夫人被人捉拿，成何体面？”

卢小姐想道：“方才被母舅埋怨了，不得今又被他扯进来凑一双么？”遂立起身来说道：“事已如此，说也无用，我要去了。”安夫人道：“且慢，我说便这等说，决不来怪尔的。只要靠天保使他不来搜查就好。”吩咐备酒款待。卢小姐道：“不必费心，家庭遭变那有心情吃酒？”安夫人道：“既如此，吩咐备办点心进来。”

卢小姐此时那里有心情吃得下咽，只是呆呆坐着流泪而已。

且说安老爷在书房想道：“妇人家晓得什么利害？说什么有亲必顾，到明日被人搜查出来，那时连自己也不能顾了，看尔顾得他么？”一夜不能合眼。直到天明，亲身往外打听，才晓得卢、李二家家眷已解进京去了，因走了卢赛花一人，府县要差人挨家逐户搜查。安老爷本是胆怯的人，不听此言犹可，一听此言吓得冷汗直流，急急赶回家中，一步一跌跌进内厅，大声叫道：“夫人啊！不、不、不好了，尔、尔、尔不听我的话，要弄出大祸来了。”

就将打听之言说了一遍。安夫人道：“我只道我们是缙绅人家不来搜捉，谁

知也要前来搜查么？”安老爷道：“尔到说得自在话儿，莫说尔是缙绅人家，尔就是皇亲国戚也要搜查的。”安夫人道：“如此却怎么好？”卢小姐道：“不必着忙，可有男人衣中？借我一套。”安夫人问道：“要他何用？”安老爷连忙答道：“他自然是有路用的，待我走去拿来。”卢小姐即时将头首饰除下，三把头发合做一把梳，那安老爷已将衣中取到，卢小姐将中戴了，又将罗裙解下，将一套男人衣服穿将起来。安老爷仔细一看，笑道：“好个男人。”安夫人道：“不要快活尽了，可将耳钩除下。只是这一双小脚却如何处置？”安老爷道：“这个不妨，来寿的脚最小，他的靴亦可以穿得。”遂又走去将幸人来寿的靴拿了来。卢小姐一看说道：“尚长些，可有破棉絮拿些来。”安老夫人道：“有、有。”遂去拿了一大堆破棉絮来。卢小姐穿了靴，将破棉絮塞满靴内，打扮完了问道：“可有坐骑借我一匹。”安老爷道：“有。”吩咐家人：“将我的坐骑备好鞍辔伺候。”卢小姐叫声：“母舅、母姪请上，甥女就此拜别。”安夫人道：“若事情平定了，尔要来看我们的。”卢小姐答道：“这个自然。”遂辞别上马，出了后门而去。安老爷道：“他去了放下我心头一块大石。”吩咐门上并众家人道：“不管什么人来问卢小姐，只说并不曾来，就是他家使女来寻也是如此回他。”家人领命，按下不提。

且说青莲次日要来见卢小姐，安府门上回道：“并不曾来。”青莲要寻也无处去寻，只得归家，日日思念夫人小姐而已。花、卢两家俱各无主，家人吵得乱乱纷纷，将壁门塞断不表。且说施碧霞在山中日日思望：“田、李二家家眷为何此时尚不见到？”这日忽见喽罗来报道：“朝廷差花锦文领兵前来剿捕，请令定夺。”施碧霞听了，心中大喜道：“如今正好报仇了。”随即装束停当，即时提枪上马，带领喽罗杀下山来，大声喝道：“何物花锦文，敢来送死。”花锦文道：“尔这女贼，快通姓名来。”施碧霞答道：“姑娘姓施名碧霞，尔这狗头敢就是花锦文么？”花锦文答道：“然也，既知我的名声快快下马受绑，免我动手。”施碧霞道：“我正要来拿尔，却好尔自来送死，着枪罢。”举枪便刺，花锦文叫声：“慢来。”举起刀便隔，回手也是一刀，二人一来一往、一上一下，杀了五十余合不分胜败，一边要活捉女贼好去报功，一边要生擒奸臣好来报仇，杀到日落西山不见输赢，各自收兵。一连交战十三阵，俱各不见胜败。施碧霞想道：“只此一个花锦文尚且拿他不下，怎么报得仇来？”这夜在灯下看兵书战策，忽见汤胜姑走近前来说道：“小姐，不是我冒犯小姐，说临渴掘井那里济得出来？若要生擒花锦文，待我明日带三百名喽罗下山去，定要活捉花锦文上山来。”施碧霞道：“尔休得小视了他，他的武艺不在我之下。”汤胜姑道：“小姐也休得小觑了我，若不生擒花贼，愿将首级献上。”施碧霞道：“尔可知军中无戏言么

？”汤胜姑道：“怎么不知？”施碧霞道：“既是如此，立下军令状来。尔若能生擒花锦文来记尔第一功。”汤胜姑就立下军令状。至次日，施碧霞升帐坐下，忽见喽罗报道：“花锦文前来讨战。”施碧霞问道：“谁人敢出马生擒花锦文，记取头功。”汤胜姑上前答应道：“小将愿往活拿花锦文，若是死的也不算功。”施碧霞道：“既如此与尔三百人马，须要小心。”汤胜姑说声“得令”，遂领了人马下山而去。不知胜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汤胜姑活捉锦文 施碧霞喜见荣春

话说汤胜姑提刀上马，带了三百名喽罗杀下山来，叫声：“花匹夫，老娘来了。”那花锦文见了笑道：“施碧霞贪生怕死不敢出来，叫尔来替死，快通姓名来。”汤胜姑道：“老娘叫做汤胜姑，特来活拿尔这老匹夫。”举起日月双刀便砍，花锦文举起刀便隔，回手砍来。二人杀了六七十合，汤胜姑暗想道：“我方才开了大口要活捉此贼，今见他手段果然高强，如何胜得他？也罢，待我用手箭胜他便了。”遂虚掩一刀，诈败而走，花锦文喝道：“尔这贼贱人，要走往那里去？”随后赶来。汤胜姑见赶将近了，用手举起，袖中飞出一枝箭来，道声：“花贼看箭。”花锦文叫声“不好”，要闪已闪不及，却好中在面门，叫声未完，耳朵又中一枝箭。花锦文大叫一声：“痛死我也。”一跤跌下马来，众喽罗随赶上前用绳捆绑。汤胜姑见官兵要来抢夺，遂舞动双刀杀散官兵，吩咐将花锦文押上山，自己来到忠义厅外下马，走进厅禀道：“小将仗小姐虎威，已将花锦文擒捉在外，特来缴令。”施碧霞道：“将军辛苦了，后营歇息。”吩咐：“将花锦文带进来。”两进答应一声，即将花锦文带进帐前，施碧霞骂道：“尔这老匹夫，今日在我帐下焉敢不跪？”花锦文喝道：“哇！尔这贱人，不守王法敢为强盗，如此猖狂，今日天兵到此尚不受绑，胆敢抗拒拿我么？”施碧霞喝道：“尔这匹夫与尔哥哥害我父亲尚未报仇，今日被我拿住尚敢无礼。”吩咐左右：“将他别刖去两足。”左右答应一声，将花锦文两足刖去，一时晕倒在地。施碧霞又吩咐：“将花锦文押去后营，牢固看守。”忽见喽罗走来报道：“前日差去接田夫人的喽罗已接到了。”施碧霞闻报，吩咐：“大开营门，随我下山迎接。”遂一同下山，接了田夫人上山到忠义厅。见礼毕坐下，各诉前情。施碧霞吩咐备酒，因见汤胜姑骁勇，遂与他结为姊妹。田夫人问道：“为何我相公尚未上山？”施碧霞答道：“去接夫人在前，去救大人在后，故至今尚未到山。而且路途又远过夫人的。”正说未完，忽见喽罗又报道：“去接李夫人的喽罗也到了。”施碧霞遂走出厅来看，只见张龙等四人跪下禀道：“小人们奉令走到扬州要接李夫人上山，不想李夫人见疑，说并无凭据，人生面疏，不肯随小人来。”施碧霞闻言叫声：“不好了，原是不曾打点，忙急无写书信寄去，倘若南京李

恩人屈打成招，抑是他三人去劫得田、李二人来，岂不连累他妻孥了？”张龙道：“女将军快些修书，待小人再去。”施碧霞道：“且慢，等待南京探事的喽罗到来再作道理。赏尔半月不用当差，尔去外面吃酒饭。”张龙道：“叩谢女将军。”遂退了出去。施碧霞心中甚是忧闷，将此事说与田夫人知道。到次日，施碧霞升帐，只见探事的喽罗来报，将抢劫之事说了一遍。施碧霞略略放心。至次日，喽罗又报道：“三位大王将次渡河了。”施碧霞那里晓得黄河渡口乃是患难之处，只晓得吩咐接应。且说童孝贞等多是一莽之夫，不知进退，去时可以络续而行，如今又多二名犯人随身一路而来，虽是荒郊旷野，尚有官兵在后面追赶，若在别处还可以藏身，独有这黄河渡口无处可以藏身，这些渡船又要查问明白方肯渡他过河。众人无可奈何，阻住在黄河渡口，后面追兵将次要至，三百名喽罗早已七零八落存不得三二十人而已。童孝贞心中着急，说道：“如今却怎么好？前无去路，后有追兵，这却如何处置？”施必显道：“怕他怎的？若是追兵来时杀他一个落花流水便了。”张顺道：“只除了这句话没有别话可说的了。”李荣春道：“尔们若敌官兵，待我先赴黄河罢。”田大修道：“谁敢动手？”施必显道：“我悔已迟了。”童孝贞道：“大家死了到觉得干净。”张顺道：“尔看后面烟尘乱滚，官兵已到，我们只得各自散了去。”李荣春道：“也罢，尔干尔的事，我干我的事。”田大修道：“世弟，我与尔同赴黄河以报国恩便了。”说完二人望河就跳，张顺等三人急忙上前扯住道：“死活自然同在一处，也罢，抵在这头不要了罢。”又叫声：“天啊天，想不到我们今日绝于此地。”正在忙急之际，只听得半空中一声响亮，金光万道，只见黄河面上现出一座桥来，众人见了甚是惊骇，道：“敢是皇天保，赐此金桥与我们过去么？”田大修道：“既有此桥，速速过去罢。”众人上了桥急急走过了桥，后面官兵已追到河口。忽听得一声响亮，桥已不见，众官兵一见却也惊得呆了，道：“此乃天意也，不必渡过去拿他了。”遂自退了回去。那田大修等过了桥又听得一声响亮，桥已不见，各人笑道：“此乃天救我们，也须要拜谢。”遂一齐跪下，拜谢了天地。此时月已东升，忽见陶天豹远远而来，五人一拥上前来问道：“尔在南京退了兵马说要归山，为何又在这里？”陶天豹道：“我若预先说破，一则天机不可泄漏，二则被尔们太觉藐视了，我奉师父之令特来救尔等灾难，叫尔们同心协力以除好贼。有锦囊一个与李大爷收下，到某月某日开看，依此而行，不得有误。”李荣春接了锦囊，收在身边。陶天豹道：“尔们速速回山，我去也。”即驾起云帕而去。众人见陶天豹去了，遂一同望蟠蛇山而来。

且说施碧霞这日升帐，只见喽罗报道：“众大王已将近到山了。”施碧霞闻报，吩咐众喽罗：“大开营门，下山迎接。”自己也来到山下等候。不一

时只见众人已到，施碧霞欠身说道：“田大人、李大哥，多多有屈了。”田大修见了问道：“此女莫非是施碧霞么？”李荣春说：“正是。”田大修道：“好一位女丈夫，有劳了。”遂一同上山。陈松也出来迎接。大家来到忠义厅相见，礼毕坐下，喽罗献了茶，施碧霞先问南京之事，施必显遂将前事说了一遍。施碧霞道：“若不是亏了陶天豹，岂不性命难保？”李荣春问道：“贤妹，我家母亲是几时上山来？身体可平安么？同我去拜见。”施碧霞答道：“只为母亲、嫂嫂还未上山，使我心中十分烦闷。”李荣春道：“为何至今尚未上山来？”施碧霞遂将前情说明。李荣春叫声：“不好了，我今日上山，母亲妻子岂不被地方官拿去受苦？叫我如何放心得下！”施必显叫道：“李大哥不必心焦，母亲、嫂嫂有什么灾难自有陶天豹相救，怕他则甚？”童孝贞道：“休得说呆话。”张顺道：“必须有个人去打听才好，只是我们不便再去，叫那个去好？”施碧霞道：“这个不妨，可差汤隆去打听。”张顺道：“不错，汤隆可以去得。”田大修问道：“我的家眷在那里？”施碧霞答道：“已搬上山来了。”田大修道：“如此还好。”施碧霞道：“张环既被哥哥擒来，为何不见？”施必显道：“前途已问明白，他说中途得病盘费用完，是以不能到扬州。不知到什么地方他都忘了，被花虹遇着骗进京去出首，将前番那一封书作证，为此将他擒来交与喽罗，随后就到。”施碧霞吩咐：“请汤姑娘出来。”施必显问道：“那个汤姑娘？”施碧霞答道：“就是汤隆之妹。”施必显道：“他是小户之女，叫他做个丫头便了，怎么称他姑娘？”施碧霞道：“哥哥好没分晓，尔还不晓得哩，他虽是小户出身，武艺却甚高强，朝廷差了花锦文前来厮杀，与我杀了一十三阵不分胜败，被汤姑娘一阵便就生擒上山来。”众人俱道：“果然英雄。”施必显道：“如今花锦文何在？”施碧霞道：“被我刎去双足禁在后营，我与汤胜姑结为姊妹。”施必显道：“正该如此，我们也该与汤隆结为兄弟才是。”只见田夫人与汤胜姑一同出来，众人立起身见了礼，田夫人与田大修略诉前情，然后汤胜姑也来见礼，众人称赞不已。施碧霞吩咐备酒，自己与田夫人汤胜姑入内饮酒。童孝贞、施必显、张顺三人在外面与汤隆结为兄弟。饮酒之间，李荣春放不下母亲，要汤隆前去打听。汤隆道：“此事愿往。”施必显吩咐：“带花锦文出来。”左右答应一声，将花锦文拖出跪下。施必显大喝道：“花锦文，尔哥哥做得好事啊！我父亲有何差处，害得我家破人亡？这是什么缘故？好好讲来。”“可怜花锦文身为招讨，今刎去双足受此毒楚，气得目定口呆，一句话也不能应。施必显走出位来连问数声，花锦文并不答应，施必显将他一连踢了几下脚尖，吩咐喽罗：”拖他下去，打一百下大板仍旧收禁，等拿住花锦章一同处置。“左右答应一声拖下花锦文，遂即打了一百下大板，仍旧带去收禁。且说汤隆次

日收拾停当，辞别众人下山而去。只见喽罗押了张环已到，施必显吩咐将他斩了，尸首丢在山凹。张环一念之差以致尸首被风化了。那李顺、三元、来贵也到了，即将前情说了一遍，众人方才放心。李顺在卢府别了主母，一竟赶路而来，所以以后之变全然不知。众人一齐说道：“尔若早来一日，也免得汤隆此行。”遂打发喽罗连夜去赶回汤隆不表。

且说卢小姐女扮男装一路行来，已到清江浦，有个庙宇，遂下马进庙歇歇。因黄河并无夜渡，只得在庙中权歇一宵。遂走进内将庙门闭好，只因连日赶路辛苦，不觉身体困倦，遂倚膝而卧。

且说李元宰一路马不停蹄赶到黄河渡口，日已沉西，月上东山，并无渡船，没奈何要寻个宿处，四处一望并无客店，只见有个庙宇，道：“也罢，且在此庙中暂宿一夜，明日过去罢。”遂走到庙门口，下了马将庙门一推，却是闭的。大声叫道：“快些开门，公子爷要进来歇了。”将门乱打，如擂鼓一般，早已惊醒了卢小姐。卢小姐心中大怒，扒起身来将门开了，喝道：

“尔是何等之人，因何打门把我惊醒？”李元宰定睛一看，见他是个平等之人打扮，自己倚靠是个公子，便也大声喝道：“尔睡得，我歇不得么？”卢小姐想道：“此人年纪虽轻，到来得强霸，我想行路之人怕不得凶的。”遂骂一声道：“看尔还是这个孩童，出言就敢撞犯我么？”

惊醒我的眠是何道理？“李元宰道：“尔这贼囚，这个所在只有尔睡得，我到这里便不容我歇么？”话说未完，拳已先到，一拳望卢小姐面上就打。

卢小姐道：“尔这小贼种，焉敢无礼。”一手隔开拳，一手回拳打来，二人就在庙门口尔一拳我一脚打有二三十个回拳，全不见输赢。

忽见一个白面后生走上前道：“休得这般相打，差官押解李荣春家眷人等已过黄河去了，若再过一夜路程便赶不上了，尔们休为私嫌误了大事。”二人听了遂住了手一看，李元宰却不认得，

卢小姐却认得是陶恩人，此时碍着李元宰在面前不好动问，只说：“因过渡无船，所以在此耽搁。”陶天豹道：“若要过渡，船只何难？”

解差官是从水路进京，尔们须驾船而去，赶往前途，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就可以一同上山。如今快些随我来。”卢小姐应声：“来了。”

那李元宰道：“且慢走，自古道在园多是客，一样赏花人。我李元宰也为此事而来，理当同去。”也赶上前来。卢小姐道：“我不认得尔，什么李元宰，尔莫非花锦章差来的奸细作么？”

李元宰道：“哇！胡说，我乃司狱官李国华之子，因受李大爷大恩未曾酬报，今他家眷有难，以此我要赶到幡蛇山却（去）报消息，请众好汉来救他们，被尔说什么奸细作。”

卢小姐道：“既如此何不早说。”李元宰道：“如今不必说，大家救李、卢二夫人要紧。”来到河口一看，并无船只，乃问道：“船在那里？”

陶天豹道：“尔看那远远摇来的可不是船么？”卢小姐抬头一看，果然一只船如飞的一般来到岸口，却无船公，只是一只空船。二人

问道：“又无船艙，如何赶得他们着？”陶天豹道：“不妨，尔二人只管上船，他自然会走。”二人依言上船，陶天豹喝声：“走！”那船似飞一般去了。自己来到庙中，见有一幅丹青、一个小包袱，乃是卢小姐歇下之时放在地下，以后与李公子正在厮打，又有陶天豹叫他渡河而去，为此匆忙忘记带去，故尔遗下在此。陶天豹将这幅小图拿出庙外，在月下展开一看，道：“画得都肖我的像。”又见上面写着“陶天豹”三字，暗想道：“此必是卢小姐画的，他不过感我救命之恩，画此小图以报我恩，只是内中却有关情，不免待我带去万花山便了。只是这个包袱内之银要他何用？二匹马乃是小事，只得别人造化罢了。”遂将马匹并银子丢下，随即驾云而去。且说李元宰同卢小姐坐在船中，那船如飞一般，不一会只见前面有只船高悬旗号，两挂标灯，想道：“必是官船了。”遂大喝一声：“奸贼休走，我来了。”二人跳过官船将这些官兵乱砍下水。那差官慌忙跪下哀求道：“大王爷啊！我们没有金银，船中所有物件任凭取去，惟望饶命。”二人并不回言，将他衣服剥下，一刀砍下水去。船家唬得魂飞魄散，哀求道：“大王爷饶命埃”卢小姐道：“不干尔事，尔只与我摇船。”又将三轮囚车打开，卢夫人一看猜疑道：“这后生家好似我女儿一般，只是男装，又有一个后生家在着，却不敢认他。”卢小姐叫道：“母亲、伯母、嫂嫂，休得害怕，卢赛花在此。”卢夫人问道：“尔果然是我的女儿么？为何如此打扮？”卢小姐遂将前事说了一遍。卢夫人同李夫人、淡氏大娘一齐说道：“果然亏了陶天豹，若无这一只船，性命岂不难保？”谁知这只船乃青萍变的，所以男女上了官船即时不见。卢小姐吩咐舵艙将船急摇，自己打扮做差官，李元宰扮着押解差官，不多时船已摇到岸口，众人各各上岸。此时天色大明，遂同到酒店，吃完酒饭，雇了车辆与卢、李二夫人并淡氏大娘坐下，遂望幡蛇山而来。行不多路，忽见山边跳出一人，大声喝道：“来的留下买路钱，放尔过去。”不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元宰未会先讨敌 君陞回朝奏情由

话说李元宰等正行之间，忽见山凹里跳出二人来要讨买路钱，心中大怒，走上前大声喝道：“尔是没眼睛的狗强盗，敢来问我要买路钱么？”举棍便打，那人拔出腰刀拦开棍，回手一刀砍来，二人就在山下一来一往杀个不了不休。卢赛花恐李元宰有失，连忙上前喝声说道：“大家住手。尔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焉敢这等无礼？”那人答道：“我乃幡蛇山上扒山大王汤隆便是。”卢小姐问道：“山上共有多少好汉？”汤隆答道：“索命无常童孝贞、飞天夜叉施必显、半节蜈蚣张顺、镇山女大王施碧霞、擒虎女将军汤胜姑、小孟尝君李荣春、铁面无私田俊卿，还有我扒山虎、长房夫人方氏、飞岭母大虫，什么希

罕。尔这二个人不要多言，快些留下买路钱来，待我好早早到南京去公干。

“李元宰喝声：”住了，尔这人是瞎了眼睛的，连人也不识还敢说要什么买路钱？“卢小姐说道：”尔送我到幡蛇山去，我就送尔几文钱买酒吃。“汤隆骂道：”尔这贼囚，我要到南京去公干，那有闲工夫送尔去。“李元宰说道：

”尔既不要送我们去，快些闪开，我们要押解李荣春家眷进京去。“汤隆一闻此言便问道：“李荣春家眷在那里？”李元宰道：“尔看那后面来的便是。”汤隆闻说是李荣春家眷，心中大喜，道：“来得凑巧，省得我去。”举起刀望李元宰便砍，意欲劫取李荣春家眷。那李元宰将刀隔开，笑道：“尔这个莽夫，一家人何必如此？”汤隆问道：“什么一家人？快快说个明白来。”

”李公子道：“我二人已劫李荣春家眷在此，如今快快同我送上山去。”汤隆闻言又问道：“尔叫什么名字？”李元宰应道：“我叫李元宰。”汤隆又问道：“这一位哩？”卢小姐答道：“我叫卢赛花。”汤隆道：“既如此何不早说？险些伤了和气。如今快些一同上山去罢。”遂一同而行。行不多路，

忽见前面七八个喽罗如飞的一般赶来，众人不知何故如此的赶来。那喽罗接着了汤隆便说道：“众大王叫小人来赶大王回去。”汤隆问道：“众大王为何差尔们来赶我则甚？”喽罗禀道：“因李大爷总管到山说李夫人住在卢家是不妨事的，所以叫小人们来赶大王回去。”汤隆也将此事说与众喽罗晓得，众喽罗闻言齐道：“如此甚好。”遂一同回山。在路非只一日，已到山下，

差一个喽罗上山去通报。众人闻知，俱各大喜，吩咐喽罗大开营门，一同下山迎接。接上山来到忠义厅，一齐拜见，行礼已毕，遂各坐下。先是李荣春问了李夫人道：“自从孩儿被拿之后久违定省，不知母亲如何也被拿去？”李夫人见问，遂将前情说了一遍。此时各人互相问来问去，说不尽前言后语。童孝贞吩咐备酒，男外女内分开而饮。正饮之间，卢小姐忽然大叫一声：“不好了！”众人吃了一惊，问道：“何故如此大呼小叫？”卢小姐说道：“我一幅《天豹图》遗失在庙中忘记带来。”众人道：“这个何妨？再画一幅罢了。”

”不说众人在寨饮酒，且说花锦章自从差花锦文提兵去收捕幡蛇山大盗，自以为得计，暗想道：“如今好了，这些贼寇不消一日自然尽除，可绝后患。”这日正在看天下的报章，忽然接了南京的报，心中大怒道：“可恼啊可恼！陶天豹仗术杀兵，施必显欺君藐法，这还了得？”花子能在旁说道：“看此光景，不但了不得，连江山也难保了。这还在其次，只恐我花家都要被他们杀尽除绝的了。”花锦章道：“不要尔着忙，为父的自有道理。”正说之时，只见家人报道：“邱大人到了。”花锦章道：“请他进来。”家人出去请了邱君陞进来，见了礼坐下，邱君陞即将前情说了一遍。花锦章道：“前日已经奏闻，圣上降旨前来将他二人处斩，为何反被陶天豹辈如此猖獗？”邱君陞道

：“何曾有甚旨意？”花锦章道：“乃高文杰领旨去的，怎说没有？”邱君陞道：“这又奇了，几时见高文杰有领圣旨去？”花锦章道：“也罢，我与尔明日见驾，只须如此如此、这般这般面奏便了。”邱君陞道：“正合我意。”遂即告退回府。

次日五更三点，皇上登殿，两班文武拜舞已毕，只见黄门官奏道：“邱君陞回朝复旨，现在午门，请旨定夺。”皇上传旨：“命邱君陞进见。”邱君陞领旨进朝，三呼已毕，奏道：“臣奉旨到南京审田大修一案，不想被陶天豹仗术杀害官兵，施必显等将田、李二人抢劫而去。臣带领官兵追赶，又被陶天豹用法术杀退，不能前进。非臣等不尽心竭力，实因他妖法利害。”皇上闻奏大怒，问两班文武道：“如今用何法以治之？”

只见花锦章出班奏道：“陛下可速降旨，命雁门关总兵窦景领兵再去，一同剿除贼党，不伯盗寇不除。”皇上闻奏传旨道：“着该部依花卿所奏而行。”那晓得地方官将花锦文被擒逃回兵卒一概备文书达部，兵部王上达即刻亦来奏闻，皇上一发大怒，即时传旨：“命该部着差官赍旨速速到雁门关，命窦景旨到之日即刻起兵，火速而行。”朝毕，驾退回宫，众文武散朝。

花锦章回府，遂将花锦文被擒的事说与马夫人晓得，道：“如今家中无主，夫人却要回去。”马夫人没奈，只得打点动身回去。

且说花子能迷着梅素娘，这日在七亩在与梅氏饮酒，饮到日将西归，因恐父亲到来，就要作别回去。梅氏道：“我与尔有万分之情，看尔全然没有爱我之心，莫非另有心中人，故假说怕太师？”花子能笑道：“并不是另有心爱之人，实恐爹爹到来败露机关，尔我性命难保。”梅氏道：“吓！尔果然是怕太师么？”花子能道：“别事自然不怕，此事却是要怕他的。”

梅氏道：“既然如此，自今之后尔不必来了。”花子能道：“虽然怕他，瞒了他私自来是不妨的。”梅氏道：“如此受惊耽怕，却能不得畅意，我有一句话与尔说，只恐不中尔听。”花子能道：“说什么话？就是不中听处也是着听。”梅氏道：“我与尔年纪恍惚，正是同床共枕之人，那太师须发胡乱甚不中我意，叫尔断交尔又不肯，又伯太师，怎能与尔天长地久？况且此处只有四个丫头，俱是心腹，不如将太师了其性命，我与尔白头到老，尔说好么？”花子能听了此言吃了一惊，想道：“若是别人我就帮尔行事，只是爹爹却使不得，我若不允，他又是鼻涕眼泪一齐来。”只得说道：“这件事不是性急得来的，须要慢慢商议，做得干干净净才好。”

梅氏道：“我主意已定，等太师来时将他灌醉，一刀结果了他性命，将尸灭了。那时有谁晓得？”二人言来语去，夜已深了，那丫头将剩下酒肴收往厨下吃得个个沉醉，都去睡了。梅氏留住花子能同上床去睡。

谁知这花园门尚未闭着，因花子能来的时节门是双桃闭的，不意双杏开门看景致，谁知附近有个尹小官见双杏立在门口看看景致，遂上前要来调戏，双杏连忙走进里面去，所以忘记关门，被一阵风

将门吹开。且说花太师这日请酒，到初更后酒散客去，遂带了两个家人来到七亩庄，已是二更时候。家人用手一推，其门自开，花太师大怒，走进园中，家人将门闭了。花太师道：“如此不小心。”来到鸳鸯楼下，只见灯光现出，举手推门却是闭的，吩咐家人：“尔们到便房安睡。”家人遂到便房安息去了。花锦章举手将门打了两下，叫道：“开门。”梅氏正与花子能相抱而睡，忽听得楼下太师打门，二人吃这一惊非同小可，花子能道：“不好了，爹爹来了，怎么样哩？”梅氏道：“如今快些起来穿了衣服。”花虹急得无处奔逃，梅氏道：“不要着忙，快些躲在床下。”花子能没奈何，只得望床下爬了进去。梅氏拿了烛走下楼来，开了门道：“贱妾只道太师爷有事不来，所以如此大胆早睡，望太师爷恕罪。”花太师道：“谁来罪尔，只是此班贱婢这等不小心，园门也不关，应该责他几下才是。”梅氏道：“吓！园门也不闭么？待贱妾将他们责处便了。”花太师道：“吩咐备酒，我要与尔同饮两杯好睡。”梅氏道：“是，太师爷请坐，待贱妾去叫他们起来备酒便了。”遂走下楼来，叫起四丫头到厨房备酒，自己也上楼来陪花太师。花太师道：“我若不在此，尔可寂寞么？”梅氏道：“妾在此甚是凄凉，多谢太师时时挂念。这鸳鸯楼好比相思楼，日里只与花木作伴，夜里甚是冷静，只恨更长夜深。”花太师道：“只是我年老力衰，不能畅尔心意。”梅氏应道：“说那里话来，太师年尚未老，力尚未衰，犹如少年人。还是贱妾不晓事，难将情兴送襄王。”花太师笑道：“果然能说话。”只见四个丫头将酒肴搬上来排在桌上，一齐跪下道：“丫头们叩头。”花太师道：“尔这些贱婢如此不小心，连园门也不关么？”四个丫头一齐道：“求太师爷开恩，下次再也不敢了。”梅氏道：“”初次饶他罢。“花太师道：”下次再犯，定不饶的。“众丫头道：”叩谢太师爷。“梅氏亲自斟酒劝太师吃，又逢着花年、花信，所以命丫头与他二人一桌酒，立意一人一刀要结果他的性命。自古道最毒妇人心，果然色胆大如天，与命相连。梅氏将花太师吃的酒稍冷一杯换热一杯，不觉将花太师灌得大醉，梅氏伏侍他睡了。那丫头们将酒肴收拾，下楼而去。梅氏将裙脱下，手袖卷起，将壁上挂的剑拔出鞘来，满面杀气，走上前就要砍杀。不知可杀死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梅素娘贪欢杀主 花子能绝欲探亲

话说梅氏举起剑来要杀下去，那花虹在床下伏着，已看得明明白白，见梅氏拔出剑来要杀太师，连忙爬了出来将梅氏手扯住道：“且慢些。”梅氏道：“趁尔爹爹睡着，此时若不下手更待何时？”花子能道：“须要计议停当才可下手。”梅氏道：“尔既不容我杀他，也罢，待奴自刎罢。”花子能道：“这个一发使不得，到不如我与尔一同死了罢。”一个拖来一个推去。正在急忙之际

，忽见楼下花信、花年叫道：“太师爷，快些下楼，万岁爷圣旨来召太师爷入朝议事。”花子能想道：“好了，救星到来了。”梅氏闻叫不觉胆寒，连忙将剑插入鞘，花子能急忙望床下爬了进去。梅氏将手袖放下，穿了裙走近床前，叫声：“太师爷。”那花太师烂醉如泥，任叫不醒。梅氏遂将醒酒香取了一小块放在花太师口内，不一会时，花太师酒已醒了，开眼一看，问道：“素娘，尔为何不睡？”梅氏道：“万岁爷有旨，特召太师爷入朝议事。”花太师闻言，说道：“快些点灯。”就立起身下床来，将衣服抖一抖道：“我为何不脱衣就睡下？”梅氏道：“因太师爷大醉，故此和衣而睡。”

花太师道：“花年、花信在那里？”梅氏道：“在楼下等候。”花太师道：“素娘，尔自去睡罢。”梅氏应道：“是，太师爷慢请。”花锦章遂走下楼来，花年、花信提灯照太师爷出去。双桃将门闭了，走上楼来，只见梅氏叹不绝声，花子能从床下爬了出来，惊得一身冷汗淋漓，说道：“如何！方才若还不是我阻挡，早已一剑将他杀下，顷刻机关败露，将谁人去见圣上？到那时就将他头拿来装也装不上去，欲去鬼门关追他的魂魄也追不回，却如何是好？”梅氏叹道：“罢了啊罢了！丫头们下去，将门闭了。”乃说道：“他命是不该今夜死的。”花子能道：“他偏要活到一百岁。”梅氏道：“混账，他若不再来是不必说，如若再来时定不再饶他了。”花子能道：“他若再来之时别作计议，如今我俩先赴巫山良会罢。”二人说完，遂解帽宽衣双双上床云雨。睡到天明，花子能爬起身来梳洗明白，忙走回家。暗想道：“这件事若是别人，我自然助他一臂之力结果他的性命，念他是生我身的人却做不得。只是昨夜我若不阻止，我爹爹已作无头之鬼了，到今日如何了局？我想梅氏因贪我少年之故起此不良之心，从今以后我不可再去，使他绝了念头，全然我父之命便了。”若说花子能为人强暴，无恶不作，有善不为，在父亲面上原晓得不可谋害。自此之后断绝不去，正所谓负心男子痴心女。且说梅素娘怀念花虹，心焦燥热，今夜见他不来等到明日，明日又不见他来想到后日，一连数日不见花虹到来，只道他是怕着太师不敢再来。这一日花太师复来与梅氏饮酒，正饮之间，花太师道：“今日夫人已回家去了，我已选定明日接尔回衙晨昏陪伴，一则免尔寂寞，二则省我来往，尔说好么？”梅氏听了此言，心中想道：“我若到衙门去，被他时时惹厌，我与少爷的好事岂不成空？必须今宵将他杀死，我才得与少爷永为夫妇。”心中立定主意，口里答道：“悉听太师爷做主。”又吩咐丫头：“再备酒来。”花太师道：“这几日国家有事，日夜不宁，我心甚烦，不想吃酒了。”梅氏道：“既然如此，可少吃两杯便了。”花太师道：“既是尔要吃酒，老夫陪尔三杯，不用大肴，只须小菜。”梅氏应声：“晓得。”私下吩咐了丫头几句话，双桃领命而去。不

一会时，双梅、双杏将酒菜取上楼来排在桌上，二人对饮，梅氏只是劝花太师吃酒，谁知花太师命未该死，这夜任从梅氏劝酒总不饮下。那双桃奉了梅氏之命，到厨房拿了四盘肴馔送到便房来劝花年吃酒。这日花太师只带花年一人来，这花年又是个贪杯之徒，更有双桃劝酒，岂有不醉之理。双桃将花年灌醉，走到楼上要来相帮梅氏行事。花太师吩咐：“将酒席收去，尔们睡罢。”自己上床先睡。梅氏将眼色一丢，似乎叫他们不要睡的意思，四个丫头一齐避在房门外。梅氏将衣裙脱了上床来陪太师同睡，意欲待他事先睡着，然后好放心行事，那知四个丫头听他二人已在床上作乐，双桃道：“今夜是不能成事了。”双杏道：“却是为何哩？”双桃道：“此时正开心作乐，就要行事也来不及了。正在快活之际，还有甚么闲工夫来做这个险事？我们大家去睡罢了。”四个丫头遂一齐下楼去睡。且说梅氏见太师房事已毕，放倒头便睡着了，遂悄悄抽身而起，将裤穿了，又穿一件短袄，将蚊帐挂起，把手将剑拔出鞘来，走近床前。未杀之时心雄胆壮，此时不觉胆寒起来，见花太师仰面而卧，梅氏此时硬了头皮，大喝一声：“老贼看剑。”望太师喉咙一剑砍下。谁知神昏眼乱，欲砍咽喉错砍在头上。花太师被这一剑砍下惊醒，叫声“噯啾，连忙跳起，一手扯住梅氏短袄。梅氏一想：”他若不死，我命必亡。“连忙挣脱，骂声：”老贼看剑。“又一剑砍来，花太师连忙闪过一边，将脚踢梅氏小腹踢去，梅氏叫声“噯啾，跌倒在地。花太师也不穿衣裤，跳下床来将剑拾在手中，复将梅素娘端住，骂道：“尔这喧人，我且问尔，尔为着何故行凶杀我？”梅氏只叫：“太师爷饶命埃”花太师大怒，一手拿剑一手揪住梅氏头发吊将起来，问道：“尔这贱人何故杀我？好好说来。”梅氏此时身子一松，存了他活我死的念头，一手将花太师子孙袋捏住往下一扯，那花太师疼痛难当，把剑一挥将梅氏砍为两段。花太师气得目定口呆，满身发抖，将剑丢下坐在椅上骂道：“尔这贱人这样大胆，如此无礼，这还了得？只是何故突起歹心下此毒手？”想了一回说：“是了，必是这贱人有与外人私通，故起这念头。”将烛拿来四处一照，并无一人，仔细再看，见房门已开，叫声：“不好了，被他走了，此时料已去远，想不能追回。贱人既死，奸夫已走，不免唤起丫头查究便知明白。”遂自拿灯走下楼来，到丫头房门口将门乱打。却好双梅已醒，问道：“是那个打门？”花太师答道：“是我。”双梅道：“原来是太师爷。”连忙下床将门开了一看，问道：“太师爷为何赤身露体满面是血？敢是二夫人月经来了不要尔同他睡，赶了出来么？”花太师骂道：“贱人休得胡说，随我来。”二人走到楼上，花太师将灯放下，那双梅见梅氏身分两段满地是血，吃了一惊，大叫一声：“噯哟。”一跤跌倒在地，连忙又爬了起来，惊得满身只是发抖道：“太、太、太师爷，二、二夫人为何如此

？还、还是冒、冒犯太师爷，还是不、不、不能凑趣？尔、尔亦可以对他说得明、明白，叫他下次要讨好，再不然就打他几下就是了，何必如此？“花太师道：”非为此事。我且问尔，平日何人在此走动？“双梅道：”太师爷这句话问得差了，此处只有太师爷同二夫人，二夫人同太师爷，并双桃同双桂、双桂同双桃、我同双杏、双杏同我，少“遂住了口。花太师问道：“少甚么？为何不说？敢是少爷在此走动么？”双梅道：“少爷从来不曾到此。”花太师想道：“他说得奇怪，为何说个‘少’字遂住了口？莫非畜生有来此么？”尔说花锦章乃是一个调和鼎鼎、燮理阴阳的宰相，要办多少的事，莫说这点小事就看不出么？花太师连连问道：“双梅，少爷昨日可有来此么？”双梅答道：“并不曾来。”花锦章道：“少爷到此也是平常之事，他若要来难道我不许他来么？尔快快从实说来，我就收尔做二夫人，尔若不说明我就一刀叫尔照二夫人一样。”双梅暗想道：“我方才不小心说出一个‘少’字，被他查问，如今怎么好？”花锦章见双梅沉吟不语，叫声：“双梅，为何不说？尔若说得明明白白，我自然收尔起来做二夫人。”双梅道：“多谢太师爷，丫头无福消受。”花锦章见他不说明，将剑拾起叫道：“双梅，尔说不说？若再吱唔尔看此剑利也不利？”双梅急了，连忙跪下道：“太师爷饶命。”花锦章道：“尔还不说明么？”一手将双梅头发掀起，一手将剑靠在咽喉道：“尔说不说？”双梅唬得魂不附体，料想瞒不过了，只得从头至尾老实说了一遍。花锦章一听此言，心中大怒，恨道：“可恼啊可恼！小畜生自败门风，来到此处将庶母也通奸么？是不是一个母子之分，怎么连五伦也没了？要他何用，就使花门没了后代，断不要留此畜生。”将剑指着双梅骂道：“尔这贱人，结党成群敢来害我么？”双梅道：“这个丫头们不敢。”花太师道：“喧人利口。”一剑将双梅砍成为两段。心中又想着：“双桃、双桂、双杏乃是一党之人，断然饶他不得，倘传扬出去叫我如何做人？”遂一直走下楼去，将三个丫头一个一剑砍为六段，可怜梅氏一念之差，自作断头之鬼，又连累四个丫头个个身首异处。那花锦章想道：“尚有两个老婆，知了此事必会传扬出去，这亦是饶他不过。”遂又走到厨房将房门踢开，走进去一个一剑分为四段。可怜这两个老婆，遭此冤枉惨死，这叫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有冤难诉，有屈难伸，只好到阴司去算帐罢了。且说花锦章杀了二个老婆，复到楼上坐定，头上被梅氏砍了一剑，皮肉削开，血流不止。方才正在气恼之时不知疼痛，此时心神略定，觉得疼痛难当，忙寻一块罗帕来包了头上，穿好衣裤。谁知被风吹人伤痕，一时眼花头晕，满身寒冷，两腿酸软，意欲下去叫花年，那知两足难以移步，不能下楼，只得睡在床上，遍身发抖。想起心事又气又恼，又不忘爱色之心，口里叫道：“梅氏啊梅氏，不是我心肠太硬，谁叫尔下此

毒手？自今以后将往日恩情一旦休了。“又叹口气说：”咳！说便这等说，我想起并不干梅氏之事，这都是那畜生之故，他若不到此，梅氏何能与他私通？“况且青春美女爱少年郎固有其然，他因嫌我年老无能，不足以快其意起此毒心。畜生也畜生，我断然饶不得尔，就将畜生来碎剐凌迟也不足偿其罪。”

此时已是四更五点的时候了，只听得花年在楼下叫道：“请太师爷上朝。”花锦章闻言乃叫道：“花年，尔走上楼来，我有话对尔说。”花年应道：“小人不敢。”花锦章道：“不妨，快些上来。”花年闻言，遂走上楼来道：“太师爷叫小人上来有何吩咐？”一边说一边走，不提防被双梅尸首绊了一跤，连忙爬起来道：“什么东西将我绊了一倒？”低头一看吃了一惊，叫声：“噯啞”花锦章止住道：“不要高声，是我杀的。”花年道：“太师爷何故杀他？”花锦章道：“他冲撞我，以故杀了。”花年道：“那边还有一个哩。”花锦章道：“那边一个是二夫人，不许尔多言，快去备办棺木七口，一面去禀知三爷、四爷，只说我有病不能上朝，叫他代奏圣上便了。花年，尔须速去速来。”花年应声“晓得”，花锦章又吩咐花年道：“少爷面前不可多言，如敢违我也是一剑。”花年道：“小人不敢多言。”遂提了灯走下楼来，出了园门骑了花锦章的马先跑到花锦龙那边去。谁知已上朝去了，花年随即赶到朝房。此时那些文武俱皆齐集，尽说道：“花太师此时为何还未见到来？”

正说之间花年已到，说：“花太师有病在七亩庄，不能上朝，叫三老爷、四老爷代奏圣上。”众人闻言，说道：“等上朝过了前去问候罢。”花年又跑到棺木店备买了七口棺木，叫他抬到七亩庄去。自己先跑回来禀明太师道：“棺木已备齐了。”花锦章道：“将梅氏并四个丫头、两个老婆成殓了，切要机密，不可与外人晓得此事。”花年应声“知道”，遂将梅氏一手一段拖下楼来，又走上楼来将双梅也拖下楼来。心中暗想道：“为何将他们一齐尽皆杀死？我起先只道杀死两个人，为何要七口棺木？不知是两个老婆三个丫头一夜工夫杀得干干净净，不留一个，这却为何哩？”想来想去却想不出是甚么缘故。又自想道：“我一个人如何做得来？太师爷又不许讲与外人知道。也罢，待我就附近地方去寻几个人前来相帮，我须赔几个酒钱罢了。”遂走出门要去叫人同来相帮。且说花子能知父亲又到七亩庄去了，心中甚是耽忧，想道：“梅氏前夜亲对我说太师命内今夜不该绝亡，终要害他性命。看他粗心大胆，将来我爹爹若被梅氏害死如何是好？”一夜牵肠挂肚，任睡不着。直到五更三点，遂爬起身来，也不梳洗，一直走到朝房查问太师有来上朝否。

管朝房的答道：“太师有病，未曾上朝。”花子能闻言想道：“昨日好好的，今日忽然有病，其中必有缘故。”遂又赶到七亩庄来。天色渐明，只见十余个人扛着白棺木走来，花子能在旁点算：一个、二个、三个、四个、五个、

六个、七个，暗想道：“谁家晦气，一连死了七个人？这也奇了。”又自想道：“我须打听自己的事要紧，不要管别人闲事。”即时走到园门口，一见门是闭的，挨身而进，暗暗来到鸳鸯楼下，并不见有一个丫头。想道：“这又奇了，这些丫头都往那里去了？”正在探望，只见花年手拿一盆热水走来。花子能叫道：“花年，我且问你，闻得太师爷有病，果是真么？”花年答道：“果然有玻”花子能又问道：“二夫人可起来否？”花年想道：“太师爷吩咐我不可说与少爷知道，如今少爷又来问我，叫我怎样对答？也罢，待我骗他便了。”花年遂说道：“二夫人不在楼上睡。”花子能道：“不在楼上睡，难道与太师爷分了床睡么？如今太师爷在那里睡？”花年道：“太师爷在楼上睡。”花子能道：“如此待我上去问安。”花年想道：“我且慢上去，看他如何。”那花子能走上楼来到床前，叫声：“爹爹为何身子不爽快？”花锦章一见花子能到来，心中大怒，一手挽住他的左臂问道：“尔来了么？”花子能道：“孩儿待来看爹爹。”花锦章道：“小畜生啊！尔做的好事。”一连七八个巴掌，打得花子能满面通红，叫声：“爹爹，尔怎么才病得一夜就疯颠了，连我也打起来？”花锦章骂道：“尔这畜生，难道我打不得尔么？我且问你，梅氏尔叫他是甚么？”花子能答道：“叫他庶母。”花锦章道：“这却又知叫为庶母，怎么与他通奸？尔自己的妻子不能管顾，致与人私通，败坏门风，今日又敢乱伦奸庶母，又欲杀父，这样畜生留尔何用？”遂叫：“花年，快取刀来。”花子能闻了此言，急得五内崩裂，无计脱身，只得叫声：“爹爹，此话那里听来的？有谁人看见，是那个敢作干证？”花锦章道：“小畜生还敢强辩么？自己不敢下手叫梅氏来杀我，这还了得？今日譬如不生尔这小畜生一般，定不饶尔。”花子能叫道：“爹爹，这个使不得，我是单传独子，要祀花家香火，尔不可一时没了主意。”花锦章道：“我不要尔这畜生传香火接后嗣罢了。”叫声：“花年，快快将刀取来。”连叫数声不见花年上来，遂自己一手将花子能左臂捏得紧紧不放，将身跨下床，就在地下拾起剑来恨骂道：“小畜生，今日容尔不得了。”一剑望花子能便砍。花子能大叫一声：“不好了。”将身望后一闪，飞起一脚将花锦章手中的剑踢落地下，又尽力一蹲挣脱了手，将花锦章推倒在地，自己急急走下楼来，却好遇着花年，问道：“敢是太师爷杀了二夫人么？”花年只道他已先晓得了，遂应道：“不知何故，杀了二夫人还不足意，又将四个丫头二个老婆一齐尽杀了。”花子能听了此言，叫声：“不好了。”回身便走，如飞的去了。那花年想道：“太师爷莫非遇着邪神么？不然为何杀了七人还不足意，连自己亲生独子也要杀起来？”忽转想道：“不好了，我须要小心，不然也是一剑，那时我却无处去伸冤。”不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必显计议抢景凡 汤隆意外擒花虹

话说花年亦怕太师爷连他也杀了，遂小心在意将一盆热水拿上楼来，伏侍太师爷洗了血迹，又将地下血迹扫得干干净净，又去备一碗人参汤与花锦章吃，然后上床去安睡。却好花锦龙、花锦凤同各文武官员俱来问安。花锦凤问道：“哥哥为何包起头来？”花锦章见问，难将真情说出，只得扯谎说道：“偶因酒醉跌倒一跤，将头皮跌破流血，故此包头。”花锦凤道：“为何不见二嫂奉侍？连丫头们都走往那里去了？怎么一个也不见？”花锦章答道：“我晓得诸位大人知我有病必要来看我，故此叫他们回避了。”正说之间，圣上差太医前来看病，花锦章不敢与他看，只说：“头皮跌破自有外科医治，有劳先生了。”这些官员问候一回各自告辞回去。且说花子能跑离了七亩庄心中才定，一边走一边想道：“梅氏啊梅氏，尔为何如此无主意？我叫尔不要性急慢慢计议，为何不听我话？到今日引火自烧其身。可惜尔花容月貌、少年青春，如今没处与尔作乐了。只是我爹爹正在气恼之际，我且避开，走去别处躲闪一年半载再作道理。”遂回府中取了三百两银子，打了一个包袱，急急离了府门，也不想要到那里去，只是信足而行，有路便走，这且慢提。且说花府家人见走了少爷，遂报与太师爷知道，花锦章闻报叹口气道：“家门不幸，出此畜生，他走得离是其造化，不然一命亦将送他归阴，也罢。”且说幡蛇山这些英雄义同肝胆，情胜骨肉，因施必显要报父仇，所以招兵买马，积草囤粮，要杀上京城削佞除奸以扶国家江山社稷。这日忽见探子来报道：“雁门关总兵窦景凡领兵前来征讨，请令定夺。”童孝贞问道：“离山尚有多少路？”探子答道：“尚有二百里之遥。”童孝贞遂赏探子银十两，再去打听。探子叩谢而去。施必显说道：“他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怕他甚么窦景凡？”李荣春道：“这支人马恐怕难杀哩。”众人齐道：“自古说得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什么难杀？”李荣春道：“施兄，难道尔忘记了么？我去年写书与尔，叫尔到雁门关窦景凡麾下立功以图进身，方好报仇，尔不到边关去却到此山上来，做甚么就忘了？”施必显问道：“就是他么？”李荣春道：“正是他，今奉旨提兵到此，我等切不可与他相杀。”施必显道：“不与他相杀岂不被他看得我们多是不中用的了？”李荣春道：“他忠良臣子，与我爹爹十分相好，若与他相杀，一则恐不能胜他，二则伤了先人交谊，只用善言分诉，以礼相加，各将我们冤枉情由一一诉明，叫他转达圣上自有招安赦书，方不失朝廷臣子。”众人道：“既然如此，就烦李兄先写函书与他，看他如何。”田大修道：“目下花锦章弟兄官高位重，我田大修尚且碰他不过，何况一个总兵官，如何替得我们辩明此事来？”李荣春道：“我先将冤情对他告诉，看他做得来抑做不来，再作道理。”不说幡蛇山众人议论，且说窦景凡

带了大队人马来到山下，扎下营寨，写了战书，差人送上山去。童孝贞看了战书道：“既这老头儿不讲情理，待我杀下山去杀得他片甲不回，叫他晓得我们的利害。”李荣春阻住道：“不可如此，待我写书送去，看他怎样回我？”遂写书一封交与来人带去。差人回营，将书呈上，窦景凡将书拆开观看一遍，笑道：“原来是花锦章这老好贼陷害他们，我起初并不晓得他们有此委曲，今日既知此事，想花贼虽有威权我却是不怕他的。只是我乃奉旨前来剿捕，不便按兵不动，如今一面与他交兵以掩三军耳目，一面上表奏闻便了。”遂修书一封回报李荣春，又写一道表章差官进京奏闻皇上。且说李荣春见了回书，遂

与众人计议下山与窦景凡假意相杀，以掩三军耳目。且说差官一路兼程赶到京城，在午门外候驾，要等皇上登殿便好奏闻。谁知被花锦凤见了，想道：“幡蛇山胜败尚未有报，怎么鬼头鬼脑来上奏章？我想窦景凡这老头儿不是好主顾，到要盘问他才放心。”遂叫差官上前来问道：“尔上表章所奏何事？”差官答道：“下官不知。”花锦凤随即吩咐家人：“将他表章取来我看。”

家人即将差官表章抢来呈上，那花锦凤将此表章拆开一看，心中大怒，走来与花锦龙计议。花锦龙对花锦凤道：“可吩咐家人将差官先行拿下捆绑了，然后奏闻圣上，说窦景凡私通贼党，按兵不动，只这八个字窦景凡就当不起了。”花锦凤闻言说道：“不错，就是如此。”即时吩咐家人：“将差官带回府去结果他的性命。”只听得景阳钟响，皇上登殿，花锦凤出班奏道：“今有窦景凡私通贼党，按兵不动，乞我皇拿下问罪以正国法。”皇上闻奏，即时传旨：“着该部差官前去将窦景凡拿来，三法司勘问复旨。”两班文武退朝，刑部即刻差官赍旨而去。不即一日，差官已到窦景凡营寨。窦景凡闻知圣旨到来，忙排香案出营迎接圣旨。接进大营，钦差当中说道：“圣旨已到，跪听宣读。诏曰：兹据中极殿大学士花锦龙奏称，窦景凡私通叛逆，按兵不动，着即扭解来京，交三法司勘问。旨到之日即刻拿解。钦哉谢恩。”窦景凡三呼万岁，两旁校尉上前将窦景凡衣冠剥去上了刑具。窦景凡长叹一声道：“苍天啊苍天！那知朝廷听信花贼，将臣忠言当作恶言。”钦差吩咐：“将窦景凡打入囚车，吩咐参将代理营事，等新官到来再行征剿。”随即起身望京而去。

且说幡蛇山探子打听此事，连忙上山报与众位大王知道，众人听得此报各怀不乎，俱各大怒，叫道：“可恼啊可恼！奸贼如此弄权，又将一个忠臣拿去了。”田大修道：“如何？我说窦景凡那里碰得花锦章过？如今将他拿解进京，一定凶多吉少，如何是好？”童大王恨道：“一不作二不休，索性将他抢上山来才见我们的利害。”施必显大叫道：“若不抢来非为好汉。”张顺亦道：“先抢了窦景凡上山，随后杀上京城，拿住花家奸贼与他算帐。”汤隆说道：“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李元宰说道：“事不宜迟，快些赶紧前去。”

”李荣春此时要尽忠心也不能容他主意，乃说道：“速速就行，不可耽搁了。”

准有陈松呆呆坐着，众人见他是个文墨中人，武事全然不知，所以施必显送他一个混号叫做实牧童。此时弟兄五人多是青衣小帽倚力为胜，只叫喽罗远远照应，遂一齐上马下山，一路追赶。赶了一百余里，看看已赶上了，各举兵器上前乱砍，这些押解官兵如何是他们对手？不消一回俱已杀散。遂将囚车打开，施必显跳下马来将马与窦景凡骑，因他自己生成两只〔飞〕毛腿，比马走还快些，遂一同回山而来。走不多路，只见前面有十几个猎户围着一个孽畜，在那里呼呼喝喝、乱嚷乱打。

那汤隆并李元宰二人看见，赶上前来看，只见一个怪物，羊头狗尾猿身，遍体毫毛皆有花纹，两眼犹如铜铃一般，这些猎户虽然拿刀拿枪却拿他不祝此怪物不但不怕，反有伤人的模样。汤隆喝声：“畜生，到底是甚么东西？”李元宰道：“我们将这畜生拿来剥皮。”

二人即跳下马来，双双举起兵器齐走上前，将那怪物一叉刺去，那怪物大吼一声，望汤隆便罩，汤隆将身闪过，又是一叉望怪物胸前戳去，那怪物乱跳乱罩，只是要扑来抓人。李元宰看得亲切，举起一棍打在怪物脚腿，那怪物大吼一声，回身望东南方跑去。汤隆李元宰并十余个猎户一齐赶去。汤隆走得快却先赶上前，只见那怪物望一间破房走了进去，汤隆亦已赶到，一叉刺在怪物腿上，那怪物大吼一声就地一滚倏然不见，只见一人睡在地下，大叫一声：“痛杀我也。”

即坐起身来，大骂道：“是那个狗亡八瞎了眼睛的，敢来戳我花少爷么？”汤隆问道：“尔这小贼种就是花子能么？”尔说花子能为何在此打睡？因从京中逃走出来，一路行来，到了此地忽然身体困倦，故在此破房内打睡。因他原形出现，被众猎户围住想要拿他，却好遇着汤隆将他刺了一叉，忽然醒来，骂道：“尔这狗亡八，放尔娘的狗臭屁，我花少爷的大号尔也敢叫起来？”汤隆亦骂道：“花子能我的儿，尔今日也在此了。”一手拦腰抓起，却好李元宰也赶到了，见是花子能心中大喜，说道：“决些拿回上山去。”

花子能被擒，乱叫：“地方救命埃”那些猎户见二人如此凶猛不知何故，不敢上前来问，只好呆呆的看，汤隆遂将花子能横挟在腋下，叫一声就是一拳，打得花子能不敢做声。二人来见众人，说明此事，众人大喜，一齐回到山上，将花子能交与喽罗捆绑了。

众人各到厅上，见了礼坐下请安，各对窦景凡问说受惊了，互说几句言语，即时吩咐备酒。汤隆将拿花子能缘故说与田、李二人知道，田大修、李荣春二人大喜，吩咐将花虹跪门而进。两边喽罗答应一声，将花虹拖着从左门拖进，又从右门拖出，又从正门拖进，来到正厅将花虹高高举起，报声：“花虹到。”

当面又将花虹踩下跪的。花虹被这一踩晕倒在地，头鼻都磕破了，血流满面。童大王问道：“花虹，尔可晓得这里是甚么所在？”花子能应道：“不过是个强盗贼寨就罢了，有甚大不了的

的事！”童孝贞道：“放尔娘的狗臭屁。”吩咐左右：“掌嘴。”左右答应一声，将花虹打了二十下嘴巴，打得花虹头晕眼花。施必显走下来叫声：“花虹，抬起头来，认认看我是谁？”花子能抬头一看，叫道：“尔是施必显么？不该冒犯我花少爷。”施必显道：“尔这贼乌龟，什么花少爷？待我奉承尔这花少爷。”举起脚尖乱踢，踢得花子能满地乱滚。只见施碧霞走出来，叫声：“哥哥，且慢踢死他，待我问他。”乃叫道：“花子能，我且问尔，我母子流落在扬州，只为母死无棺椁衣衾，故此卖身葬母，尔因何骗我到尔家中强迫为妾？李大爷有甚得罪尔，尔何故要用火烧死他？那时若没有红花姐相救岂不被尔烧死？”花子能闻言想道：“原来果是红花放李荣春走的。”施碧霞又骂道：“花子能，尔全不想父叔高官大禄，全不想朋情友谊，全不想天理良心四个字，全不想国法如炉，作威作福，为何今日一句话也没有？”花子能没奈何，哀求苦告道：“施小姐啊施小姐，望尔诸事看我同胞小妹一笔勾销，不必提起罢。”施碧霞听他说同胞小妹，不觉眼红流泪，正要再骂，只见丫头出来道：“施小姐，太太请尔进去。”施碧霞遂同丫头入内。那李荣春大笑，叫声：“花子能，尔抬起头来看看，看认得我是何人？”花子能抬头一看，不觉心惊胆战，哀泣求道：“如今从前之事不必说起，看在朋友面上饶了我罢。”李荣春道：“尔今日也知朋友之情么？为何去年六月初三夜全没有一些朋友之情？我与尔有甚大冤大仇，害得我如此光景？如今曹天雄那里去了？小吕布何在？可笑尔在为人在世，妻子与他通奸全然不知，亏尔羞也不羞。”花子能此时恨地下无缝可钻进去。那田大修叫道：“花子能，尔这乌龟太没了良心，倚恃父势，无恶不为，尔妻子与人苟合，我田大修代天巡狩岂可知而不究？因奸谋命岂容轻恕？按律理当正法，尔就公然陷我为盗党。如今尔看这眼前的人那一个不是强盗？老实对尔说，如今要兴兵杀上京城，尔何不去出首？今日因何无一句话，犹如乌龟一般伏在地下？来、来、来，我推尔为尊做个强盗王好么？”花子能此时那里敢吐口气，只是定定任他们去骂。只见走出二个丫头来道：“李太太吩咐，请花少爷内堂相见。”花子能见说李夫人请相见，暗想道：“起先是不必要想活了，如今李夫人请相见，料想有些好消息，一条性命颇略有些见望活了。”两边喽罗将花子能押往后营来到内堂，报声：“花子能押到。”只一脚将花子能踩在地下，花子能叫声：“嗟唷！跌死我也。”李夫人立起身来叫一道：“”花少爷受苦了。“花子能叫道：”李夫人，救命啊！”李夫人道：“我一问花少爷，尔家是住在扬州么？尔父在京为相，两处为何不住，来到此山？”不知花子能如何对答，且听下回分解。

话说花子能被李夫人问了此言，遂应道：“我因京中出来要回家去，只因中途耽搁，被一个黑面将军将我拿到此山，被众人羞辱了一常”李夫人道：“嘎！花少爷，尔的威名赫赫，气概昂昂，除了君父之外就是尔了，为何被他们拿来？”花子能应道：“我是孤单一人，那黑面的力大无穷，被他拿了就走，犹如鼠被猫拖一般。”李夫人道：“尔有曹天雄在家教习拳棒，为何如此无用？”花子能道：“曹天雄乃酒肉之徒，是无路用的。”李夫人道：“如今此人何在？”花子能道：“被施必显打死了。”李夫人道：“为何施必显敢打死他？”花虹听了此言，难将前情说出，只是低了头说道：“我之罪孽应该孽报，不必细说，千差万差总是我差。夫人，尔是宽洪大量，莫记我前愆，望乞开恩放我回去，我烧香保尔活一千岁。”李夫人道：“不敢当，不敢当，尔既知我是好人，就不该将我孩儿用火要烧死了。想那日不过为着施碧霞些小之事，大家耐得起来何苦将人陷得这般光景？幸亏我儿命不该绝，幸得红花相救才得回家，虽是过世乡绅没有势头，算来还是朝廷宦家后裔门楼，并非怕尔花家之势，亦只为一土之人留个情面，闭门不管闲事。尔还不肯歇，叫曹通强来出头。好一个曹通，败人名节，尔花少爷不做乌龟。如今我们在此众人那一个不是被尔陷害的？恨不得将尔骨头磨粉，将尔肉来煎油。”花虹想道：“不好了，看此光景又是活不成了。”那卢夫人叫声：“花子能，尔这狗男女，自尊自大把我孤孀寡妇看得犹如鱼虾一般，几次无事要来寻非，我是忍气吞声，因无丈夫之人故此忍受尔的恶气。李府遭尔废坏，我卢府因尔离故乡，险些母女不能相见，都是尔这个乌龟作的罪孽。少不得抽尔的筋，剥尔的皮。”那汤胜姑道：“卢夫人，尔也骂得口酸了。我与尔本无怨仇，只在目前也要教训尔几句。”遂道：“尔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遂骂声道：“花虹，尔为何做人如狼似虎，无人不恨？尔这恶花虹，靠了父势混乱害人，只恐今日要将尔活活剥了皮。”花子能被众人骂了许多，因是自己不是，随他们去骂。今被汤胜姑一骂，心中不愿，想道：“尔这贱人，田螺同着水鸡炒？”遂大声喝道：“尔这贼婆，我与尔有何仇怨，也来骂我花少爷？”汤胜姑赶上前两个巴掌，将花子能打得满面晕红道：“尔这贼乌龟，我汤姑娘骂不得尔么？我就打尔亦有何妨？”吩咐喽罗：“将他拖出去与众大王发落。”李夫人道：“可吩咐众大王且慢要其性命，暂且收禁，我自有处置。”喽罗领命将花子能拖了出去。却好遇着三元、来贵二人，尔一拳我一脚，打得花子能吱吱的叫。来到大厅，喽罗将李夫人的话禀明一遍，众人俱说：“尊李夫人之命。”吩咐先打五十板，然后收禁。又吩咐喽罗到无锡县迎取窦爷家眷来。且说钦差官一路赶回京城报与花太师知道，花锦章即来奏闻，圣上即差官，一面去拿窦景凡进京，一面差镇殿大将军秦泰去征剿蟠蛇

山贼党。秦泰奉旨来到山东，那文参将见新主帅到了，即同众将出营迎接进营。秦泰问道：“尔们可曾与贼寇见阵否？”众将答道：“自窦爷被擒之后，尚未见过一阵。”秦泰道：“我今已到，就此出兵。”遂带了众将来到山下，吩咐众将攻上山去，谁知山上滚木炮石飞打下来，不能上山，只是叫骂而已。

且说童孝贞闻报秦泰领兵前来攻打山寨，就要下山厮杀。李荣春道：“不必去杀，只须如此如此，管教他片甲不回。”众人齐道：“果然好妙计。”遂各各依计而行。汤隆走进内厅对妹子说明，要如此如此，汤胜姑道：“这有何难？”遂取手箭来到山前，见一个将官在众将之前耀武扬威，叫骂不绝。汤胜姑大喝一声：“好贼看箭。”那秦泰正在叫骂，不期面上忽中一箭，叫声“嗟”，正回转身要走，忽颈上又中一箭，遂没命的跑回营去，众将亦随在后面。奔走回营与秦泰拔出了箭，用刀枪药贴了，吩咐备酒，一则接风，二则压惊。秦泰因受了箭伤痛疼难当，多吃几杯酒自去安睡，众将吃得大醉，各去安寝。睡到三更，忽听得半空中一声炮响，四面八方喊杀连天。秦泰在睡梦中惊觉起来，只见四面八方多是贼寇之兵，人不及甲，马不及鞍，慌忙跳上马望后营逃走，却好遇着汤隆，一叉挑下马来，众喽罗将绳索将他捆绑了先押上山去。这些众将被众好汉杀得七零八落，死的死，逃的逃，不存一个。众人打得胜鼓回山，排酒庆功，将秦泰也禁在后营。那逃得性命的走回京城禀报与花锦章知道，花锦章闻报吃了一惊，遂不奏闻圣上，差人去请花锦龙、花锦凤并吏部尚书金泰渊、侍郎邱君陞、司马沈德、五军都督王朝栋、大理寺周上达、武英学士史光祖一同来到私第。花锦章说道：“我要请圣上到七亩庄赏桂花，就中取事，望乞诸位相帮，事成之日同享富贵。不知诸公意下如何？”这些官员乃是花锦章一党，有何不允？遂齐声答道：“我等自然扶助太师成事。”花锦章大喜。次日奏请圣上驾幸七亩庄赏桂花。皇上闻奏，遂传旨道：“卿先回去，寡人遂即就来。”花锦章谢恩辞出，来到七亩庄预备停当。

不一会儿圣驾已到，花锦章带同众文武接驾。接进园内，皇上见这些景致果然非凡，开言说道：“寡人御园实不及卿此园十分之一。”遂上了卧春阁，将四面纱窗开了，还不曾坐得下去，只听得一声炮响，花锦章一手扭住皇上的胸膛，一手向身边抽出利剑，吓得皇上面如土色，叫道：“卿家何故如此？”花锦章道：“今日不是赏花之日，乃是让位之期。”皇上说道：“卿出此言差矣，寡人并不曾亏尔，尔为何突起此心？岂不被人笑骂？”花锦章答道：“尔好痴也，岂不闻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非尔一人之天下，你也坐得位，我也坐得位，今日尔若不让位与我，我就是一剑将尔挥作两段。”花锦凤、花锦龙等齐声说道：“不必多言，快些让位的好，我们已先打点拜迎新君登基了。”皇上闻言说道：“原来尔们一班多是贼党。”花锦章道：“尔既

不肯，请吃我一剑。”将剑举起就要砍下，忽然手背中了一箭，那剑已丢在一边，叫声“噯啾，忽然头额又中一箭，大叫一声望后便倒。皇上连忙顿脱身子就走，众人吃了一惊，不知这箭从何而来，见皇上要走，急赶上前拦住道：“要走那里去？”一把将皇上扯住不放。忽听得园门外喊杀连天，又见半空中坠下一人而来，手拿双铜，外面又杀进六人进来，将随驾的御林军杀得四分五落。为首一人走上前大叫一声：“万岁爷不必惊慌，臣李荣春在此救驾。”众人见这些人杀了进来甚是凶恶，众人料事不济，遂各四散奔走。李荣春将皇上驮了就走，走出园门一直望午门而去。那拿双铜的尔说是谁？却原来就是陶天豹，他奉师命而来，将箭射倒花锦章，救了皇上大难。此时童孝贞等已将这些好贼个个拿住，那些随驾的太监走得连影也没半个了。却说陶天豹带领众人来到午门，众朝臣闻知此事都来接驾，这些人多是兴则为王，败则为寇，此时见势头不好，大家都来护驾道：“万岁爷受惊了，臣等不知前来救驾，罪该万死。”

只见内宫走出许多宫娥彩女以及穿宫太监将皇上接进宫去，这些文官武将围住李荣春问道：“足下何人？”李荣春答道：“我乃李荣春便是。”众人闻言又问道：“敢是李骞的令郎么？”李荣春应道：“正是。”众人齐道：“果然好个忠良后裔，不知奸贼可曾拿下否？”李荣春道：“尚有弟兄同来救驾，谅必拿祝”正说之间，只见施必显等五人同陶天豹一齐将众奸贼拿到。礼部王春将众人接进府中，即时吩咐将众奸贼上了刑具押入天牢，又吩咐备酒款待众人。向众人一一问明名姓，遂又问道：“众位好汉既在蟠蛇山，为何能知圣上有此大难前来救驾？”陶天豹答道：“因我师父有个锦囊与李荣春，叫他至七月初一日开看，是以得知圣上有难，即带同众人特来救驾。方才是我先放二枝箭射中花贼，才能救得圣驾。今有仙丹一粒，可进上与万岁爷吃下，自然神安心定，方保无事。”说完将丹送交与王春。王春来到午门，却好遇着穿宫太监，王春叫道：“老公公，万岁爷可平安否？”穿宫太监答道：“万岁爷受了大惊，此时心神不宁，太医院下药全不见效。”王春道：“既如此，今有陶天豹进上一粒仙丹，说吃下即时就愈，烦公公带进呈与圣上吃下，即时就愈。”穿宫太监将丹接进，王春也就回府陪伴众人饮酒。

只见李荣春满面忧愁，那施必显见了问道：“李恩弟何故满面愁容？”李荣春答道：“我想我们一来罪恶滔天，二来又是无官职之人，难以见驾，故此纳闷。”施必显闻言将桌一拍，大叫一声道：“真正倒运，这样快活酒应该开怀畅饮，怎么这等愁闷，是什么意思？”李荣春骂道：“莽夫啊莽夫，尔晓得什么？”施必显叫道：“尔到叫我是莽夫，尔有甚话快快讲来。”李荣春乃道：“花锦章罪恶弥天，九族全除是不待言的。只是赛金小姐为人却好，可怜中毒身亡，虽是父兄作恶，看他女儿面上可以周全他一线生路。”施必显说

道：“如此说来我到不是莽夫，尔到是一个呆子。花锦章犯了朝廷的法自然公事公办，尔虽然感花赛金之德，如何能周全叛逆的后裔？前日我要踢死花虹，我妹子说且慢，故他造化了这狗男女多活得这几日。”王春问道：“那花虹几时被尔们拿住，如今何在？”童孝贞就将劫救窦景凡并拿住花虹的缘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王春道：“这个变乱五伦的人万剐千刀尚不足以偿其罪。”李荣春问道：“什么变乱五伦？到要请教。”王春遂将鸳鸯楼上事情说了一遍。那花锦章要瞒外人，到底人口如风，如何瞒得过？众人听闻此言，不觉个个大笑起来道：“这是花家父子作恶多端，故有如此报应。”众人正说得高兴，忽闻报道：“圣旨下。”众人连忙各整衣冠出来接旨，穿宫太监将圣旨开读道：“圣旨下，跪听宣读。诏曰：寡人受惊，医药无功，多亏陶天豹仙丹调愈。

其李荣春等各有大功，应受赐爵。今在王春那边，即着王春款待，翌日五更着王春引见。”众人谢恩已毕，送了天使回宫，众人大喜。到次日五更，王春带领众人在午门外候旨，自己先行进朝启奏道：“臣昨日领旨，带陶天豹、李芳等已在午门外候旨，请万岁爷传旨宣李芳等进朝见驾。”皇上闻奏，即时传旨宣召。李荣春等闻宣，来到金阶俯伏，三呼万岁，皇上说道：“寡人昨日若无卿等忠心前来救驾，险些被花贼所害，此皆卿等诸人大功。只是卿等前犯之罪朕实未知详细，可一一奏来。”李荣春遂将自己并众人所犯根源条奏，皇上闻言说道：“据卿所奏，花虹真乃恶首罪魁，他今既被卿等所擒，着即拿解进京，父子叔侄一同正法。但是卿等俱在山岗，因何能知寡人有难前来救驾？”李荣春将万花老祖预赐锦囊之事奏明一遍，皇上闻奏传旨道：“卿等皆被花贼所害，寡人不知，误听奸言，错害卿等，今封李荣春为太平王。”李荣春又奏道：“臣罪如山，未有大功如何敢受侯爵？”皇上道：“卿是被奸贼算计陷害，不足为罪，今日有此大功，理当受爵，卿勿固辞。”李荣春只得谢恩，立在一旁换了太平王冠带。皇上又传旨：“封陶天豹为晏平侯之职。”陶天豹也谢恩，换了晏平侯冠带立在一旁。皇上又传旨：“封施必显等皆为总兵官之职。”施必显等各各谢恩。礼毕，施必显俯伏启奏道：“臣父施廷栋死在花锦章之手，伏望天恩开典。”皇上闻奏降旨道：“卿父无故受屈丧身，情实可悯，候朕追封便了。”施必显谢恩。李荣春又跪下奏道：“臣奏：总兵窦景凡奉旨领兵来征臣等，臣将冤情诉明，以故窦景凡拜表上奏，无非请旨招安。谁知被花锦龙冒奏窦景凡私通贼党，按兵不动，蒙恩扭解来京，被臣等劫上山去。可怜他一片忠心不能出头，伏惟万岁赦他冤情。”皇上闻奏道：“窦景凡有表来奏寡人实在不知，谅是亦被花贼弄弊，即着三法司将花锦章父子兄弟并羽党勘明正法，九族全除。窦景凡、田大修俱遭陷害，着即起复原职，加升三级。”陶天豹也跪下奏道：“臣启陛下，田大修那日申明

花秦氏一案，将秦氏并曹通正法，修有本章奏明，未知此表曾呈御览否？“皇上闻奏道：”朕亦未曾见及，田大修本表必定亦是被花贼玩法，亦须勘问明白。“即降御旨一道：“着满朝文武陪众功臣御宴三日。”众人一齐谢恩。皇上驾退回宫，两班文武退朝，俱到礼部衙门陪宴。王春即时差官调土木匠兴工起造王侯府第，一面差官赍诏去拿花虹同花锦文、秦泰等来京。三法司奉旨，登时勘问。花锦章等一概招认，三法司勘明覆旨，皇上闻奏传旨，立命将众贼一概处斩，花家眷属着本处官员尽行拿下，俱皆处斩。三法司奉旨，即将众人押到法场一概斩讫，随即复旨，不知以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晏平侯会轴完婚 太平王荣归团圆

话说三法司斩了花锦章等一班奸党，随即回朝复旨，却好窦景凡、田大修亦到朝见圣上，皇上传旨：“各还旧职，加升三级。”田大修、窦景凡二人谢恩。退朝来见李荣春等，众人正在饮酒，遂请他二人同来入席饮酒。李荣春说道：“我等今日各食皇上高官厚禄，只是有官无妻，却要预备才好。”施必显道：“这有何难？现有卢赛花、汤胜姑并我的妹子，大家议定就可以成亲了。”李荣春答道：“好虽是好，只是无一个人做主。”陶天豹道：“我下山时师父与我一本姻缘簿，叫我俟议亲之时开看。”施必显说道：“既有姻缘簿，快取出来大家观看。”陶天豹遂将姻缘簿取出，众人上前一看，上写着：“童孝贞配汤胜姑，施必显配花赛金。”施必显道：“乱来、乱来，花赛金已死多时了，还有什么花赛金，难道叫我与鬼做亲不成？”陶天豹道：“莫忙，下边还有注脚可看。”大家再看注脚写道：“花赛金虽然身亡，但他阳寿未终，奉阴主之命令其借尸还阳，今在山东东昌府聊城县杏花岛已故邓义之女邓天香，邓天香亦已身故，现在邓天香即属花赛金借尸还魂的。”众人看明，拍掌大笑道：“天道公平，花赛金惨死，今日又得借尸还阳，真乃好人自有好报。”陶天豹道：“再看张顺配史莲姑为妻。”张顺笑道：“那个史莲姑？”陶天豹道：“下边亦有注明。”大家再将注脚细看，只见上面写道：“史忠拐迷红花欲图苟且，被其女史莲姑将药仍制其父成呆，才保得红花完璧。着陶天豹用省人丹医治红花，配与李元宰成其夫妇。其史忠仗药迷人，终成呆汉，无容救治。施碧霞应配陈松为妻，卢赛花该与陶天豹配成夫妇。”李荣春阅明说道：“此乃姻缘前定，大家遵依仙师之命，毋庸推却。”童孝贞道：“只是花赛金在着邓府，大家并无一人认得，那一个可去作冰人？”王春道：“他乃我的表妹，表妹夫亡过多年，如今待我去作伐便了。”李荣春道：“既如此，敢烦大人屈玉一行。”王春道：“我是伴驾之臣，难以远离，况且我年纪老了，不免告老还乡，前去以为撮合便了。”施必显道：“大人贵处在那里？”王春道：“亦在东昌府。”众人道：“如此一发妙了，我们大家多

要回去，明日一同奏过圣上还乡便了。“ 到次日五更三点一同上朝，先谢圣恩，然后各将要还乡祭祖完婚奏上，奉旨准奏，钦锡祭祖完婚，又赐许多异宝奇珍。 众人谢恩退朝，择日回家，文武百官俱来送行，李荣春一概辞谢。大家起程而去。这日已到幡蛇山，陈松下山迎接。进入山寨，李荣春就将札付一道，调遣本处汛弁一员在幡蛇山扎住，帐下喽罗统归收管。 且说王春别了众人先到东昌邓府，见了邓夫人，说明这件缘故。邓夫人闻言说道：“管什么花赛金借尸还阳，这我到不晓得，我只知是我女儿邓天香就是。既然姻缘注定，要表兄做主，不必受茶，竟来入赘完婚，也使我有半子之靠。”王春道：“这个使得。”遂别邓夫人又来到幡蛇山，将此情由对众人说明，大家遂将施必显送到邓府就亲。邓夫人因见女婿面貌生得狞怪甚是怕人，心中不悦，面见温色。 众人劝慰道：“这是姻缘注定，非人所能勉强也。”邓夫人没奈何，只得选定吉日良辰与小姐成亲。此乃五百年前注定，所以邓小姐全无怨恨，请施碧霞进来，将前情细细说明，施碧霞才知详细，遂说：“此乃贤妹平素为人好处，才得借尸还阳。 如今红花也有下落了。” 邓天香闻言问道：“如今红花在那里？”施碧霞遂将姻缘簿上注明缘故细说一遍。邓天香道：“怎么能使我见他一面才好？” 施碧霞道：“这有何难？少不得我与哥哥要往扬州收回母亲的棺木，贤妹同我前去，自然得与红花相见。”邓天香道：“只是母亲无人相伴，不肯放我还乡呢。” 施必显道：“这就奇了，嫁鸡随鸡飞，不怕他不放尔同我回去。”施碧霞道：“哥哥，尔动不动就说蛮话，尔岳母年老无子自然要靠女婿，莫如同到山西早晚相随，岂不两便？”施必显道：“尔这句话到说得有理。”便来与邓夫人计议。邓夫人没奈只得依允，收拾物件与众人一同起程，望扬州而来。 且说扬州这些百姓三三两两说道：“如今李大爷做了王爷，这都是他平生做人好，今日才有好报。花家作恶多端，今日个个吃刀。”那轿夫殷三道：“我借花兴两千钱，还他五千四百文利钱，还要行凶霸道，害我卖了女儿还他本钱，再不道他今日也是一刀两段。”内中有个财主叫做桃洪道：“尔这还是小事，不要说他罢了，我才是不愿他哩。去年三月初间我的小妾被花子能抢去，到五月半间说不中他意不要他了，赶了出来，我只得收回家去。谁知到今年正月生下一个花贼种，若是别人定然不要，我是无子之人，见了小孩子心就欢喜，只得权且养着。”殷三道：“这是他代尔之劳替尔生子，还有甚不好么？” 桃洪道：“别的事情可以代得，这件事岂是代得来的？这是他的贼种，并非我自己亲生的，要他何用？只是我无子之人权且养着就是。” 不说众人指骂花家，且说李荣春奉旨荣归，船只已到码头，满城文武官员俱来迎接。李荣春吩咐各官回衙理事，单留司狱官李国华相见。李元宰先来拜见父亲，略陈别后之事，李国华喜出望外

，又与李荣春等相见，说道：“自从大爷封王之后，地方官早已将大爷府第改造王府，这些分散家人使女若大若小个个各回府中来了。”李荣春道：“有劳先生费心。”李国华道：“岂敢，理所当然。”只见这些家人使女都来迎接，李荣春等并家眷俱各上了轿、骑了马。来到王府，三声炮响，笙簧齐奏。众人来到银安殿，望阙谢恩，礼毕然后一同坐下。外面只有陈松是个白丁，内面惟有施碧霞未做夫人，到后来自然有受封赠。且说李元宰辞别众人同父回家拜见母亲李奶奶，一家欣喜是不必言了。卢夫人也回自己家中而去。这些家人们依旧尽来伏侍。窦爷夫妇辞别众人还乡，大家备酒送行。田爷夫妇也要还乡，众人亦各备酒钱别。这一日王春说道：“各位未经完婚者不如就在王爷府上完了花烛，然后还乡如何？”李王爷道：“如此甚好。”那卢夫人要赘陶天豹到家，陶天豹并不推辞，遂选定吉日就要完婚。忽见门上人进来禀道：“王瑞奇领了王翠儿特来求见。”李荣春闻报说道：“我正要访问王翠儿下落，如今他却自来，这也难得。”陶天豹道：“如今是李家的弟妇了，理当迎接。”众人俱出来迎接，接进内厅，只见王翠儿呆呆立着，那王瑞奇满身只是发抖，李荣春问道：“令爱为何如此？”王瑞奇道：“我那日在沈府中做了七八日衣服，只见对面有个痴呆之女好似我的女儿一样，我就去问他家之人。谁知他家并无男人，只有母女二人，一个呆汉，我就吓他拐我的女儿，他母女道：”不是他拐的，是门口拾进来的，既是尔的女儿尔带了回去罢。‘我只得带了回来，千医万医再医不好。小人实在穷苦，养他不起，如今求千岁爷赏小人几两银子，犹如做件好事一般。’陶天豹笑道：”我师父之言果然不差。“遂取出省人丹一粒，命取清水一杯将此丹调化，命他吃下随即就愈。红花吃下此丹，果然依旧好了，遂叩见了众人。李荣春吩咐入内去见夫人，李夫人问道：”翠姐，尔可认得我么？“红花定睛一看，叫声：”嗟！夫人，我如何不认得？“李夫人说道：”尔再将这里的人都认来我看。“红花遂逐一细认，便一一指叫道：”这位乃是大娘，这位乃是施小姐，尚有一位我却不认得他。“李夫人道：”这位乃汤姑娘，这位乃方大娘，这位就是尔家花赛金小姐。“红花闻言再仔细一看，把头乱摇道：”为何全然不像？“李夫人遂将前事详说一遍，红花闻言即走上前来要叩见小姐，邓天香一把拖住，二人说不尽前言后语。那李荣春将姻缘簿的缘故说与王瑞奇晓得，王瑞奇道：”待我到史家去说亲。“张顺道：”且慢，我不要拐子的女儿做老婆。“陶天豹笑道：”姻缘簿上已经注定，难以推辞。“张顺没奈何，只得依允。王瑞奇随即走来与史忠妻子说明此事，史忠妻子闻言满心欢喜，亲送女儿上门就亲。众人举眼一看，见莲姑生得花容玉貌，个个称赞道：”果然生得美貌。“遂差人去请李国华来说明缘故，将红花配与令郎为妻。李国华见说是姻

缘簿上注定，自然依允。择定吉日，李夫人备办嫁妆送红花到李府去成亲，这里陈松与施碧霞成亲，童孝贞与汤姑娘成亲，张顺与史莲姑成亲，李府分了三个洞房。陶天豹到卢府就亲，卢小姐说起遗失丹青小图一事，陶天豹将拾图之事说明，取出真容拴起，卢小姐甚是欢喜，夫妇和顺是不必说。过了满月，施必显要扶柩还乡，陈松道：“我左右无事，与尔一同到山西去住，省得尔兄妹难分难舍。”施必显道：“如此甚好。”童孝贞、张顺、汤堃王春等各要还乡，李荣春吩咐备酒送行。张顺带了史忠夫妇回乡，因他无依无靠，只得随女儿而去。李荣春送别众人回到府中，李夫人道：“李顺、三元、来贵他三人须要替他捐纳一官，以报他平日忠义之心。”李荣春道：“这个容易。”李夫人又道：“我们多亏万花老祖施恩，才能再整门风，须当与陶天豹同去拜谢他才是。”李荣春道：“待孩儿与陶兄弟计议，同去拜谢大恩。”李荣春吩咐排宴拜谢天地祖宗一家团圆。后来诸人俱各往来，互相联姻，世世不绝。正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劝人作善莫作恶，醒眼详观天豹图。